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玉兔東昇



- 文 / 蕭逸
- 圖 / 王愷
- 題字 / 韓錦田



感情深厚武功高 揮筆如劍出新招

蕭逸著力提昇武俠境界



他是江湖上風格獨特的武俠高手，
他的身姿，如此曼妙，唯美……。
他不輕易出手，
他說：「拔劍，一定要有拔劍的理由……」。

文 / 夏雨

攝影 / 本刊攝影 胡福財



「眼前冰河當道。
冷月下，燦若銀龍。
這種天氣，河水早已結冰，浮雪為風吹淨，祇剩下滑溜溜晶瑩如玉的冰面，宛若比天裁地的一把長刀，橫置此千里雪原。」

寥數筆，天寒地凍的雪夜景象，便恍然如在目前。

讀者或覺意外，這樣精緻的文字，竟然是摘錄自武俠小說中片段。事實上，這便是蕭逸對自己武俠小說創作文字上的一貫要求。

這些年來，國內讀者每每隨蕭逸手中的一管筆，飛天遁地，遨遊江湖。「天岸馬」也罷，「飲馬流花河」也好，總是文詞絕美，刻劃深微，引人入勝。但對文字背後的那個作者，多數人除了陌生，還

有好奇。
蕭逸的寫作歷程，以及他目前境況如何？今年冬天，羈留美國多年的蕭逸，飛回國內，正可一釋讀者心中的好奇。

神怪武打光是熱鬧

要將武俠小說帶入文學層次

蕭逸本名蕭敬人，民國四十九年開始投身武俠小說的創作行列，算算已經二十五年。

「我和古龍同時，當時金庸的作品非常風行，因為朋友鼓勵，我自己也嘗試寫武俠小說。」第一部「鐵雁霜翎」，接著是「七禽掌」，均廣受歡迎。不到一年工夫，不但稿費拔尖，同時也享譽「武林」。截至目前，蕭逸總共寫了三十部武俠小說。早期的武俠小說，蕭逸謙稱「那只是滿腦子的幻想，根本談不上什麼文學價值，內容情節雖豐富，却表現得幼稚，完全沒有頭緒，只是一味熱鬧罷了。」

十五年前，蕭逸感覺自己寫小說似乎被困在某些既定的格式，跳不出來了！他自己警覺到這點，所以到美國後，花更多時間思考和進修，以拓展寫作生命。蕭逸非常謙虛，他半開玩笑地說：「頭十年的東西現在不敢看了！一看就會臉紅。」

二十五年的搖筆桿生涯，深覺寫作就像挖礦，年輕時，礦源豐富，左右逢源，年事漸長，礦愈挖愈深，礦苗愈少，只有往人性的方面發展，去深入挖掘了！

「就我個人來說，我並不贊成時下所說的突破，我覺得人性本身就是一種突破，只要作者能觀察深刻、闡釋精細，照顧到別人所忽略的層面，那你便是隨時都在突破。」人性很複雜，所謂善惡，也很難截然劃分，因此蕭逸小說中的人物，善惡之間，讀者只能自己小心去分辨。

蕭逸近年來寫作，故事的發展每每喜歡與史實結合，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像「西風冷畫屏」、「飲馬流花河」、「含情看劍」、「天岸馬」等皆然。這可能和他赴美後潛心讀史有關。

除了著重故事本身的歷史背景，蕭逸對寫作上最大的期許，就是把武俠小說帶引到文學的層次。「武俠小說絕不止於神怪和武打，只是譁眾取寵，讓讀者看一小熱鬧。」蕭逸希望自己的小說，能留給讀者一些思考的空間，一種美的想像。

考據正確開始動筆

寫景宛若一幅絕妙的山水畫
談到經由文字所傳達的美感，在蕭逸作品中，可謂俯拾皆是。而且蕭逸擅長以景喻情，每有畫龍點睛之妙。且看下面這段：

便在這一霎，銀衣人揮出了他的一雙劍鋒。
正如孟天笛所料。
銀衣人果然是採取交錯雙翻的手法，長劍猝出，宛若一對雙飛蝴蝶，冷月下交織成兩彎弧形劍光，直向孟天笛兩側劈斬而來。
雷霆萬鈞，冰雪一片。
好快的出手。

再看下面一小段：
倏起倏落，夜月下有如跳擲星丸，轉瞬間，已飛逝無踪。

曾有人形容蕭逸的武俠小說，「文詞之美，不作第二人想。」誠非溢美。

看蕭逸的作品，有一種清靈秀逸的詩境，尤其他的寫景，宛若一幅絕妙的山水，展現在我們眼前。武俠小說被有些人視之為怪力亂神，不入流之類，是上不得家頭的消遣性書籍。然而，蕭逸從事武俠小說的創作態度是嚴肅的，他說：「我願以自己的努力，提昇它到文學領域，讓武俠小說作為教材，自己也不會覺得臉紅。」

蕭逸在創作上的認真態度，還可從另一點上看出——他不僅要求歷史背景的融合，任何涉及專業的知識，他一定作最正確的考據，才開始動筆。

就拿樂器來說，時報周刊連載小說「天岸馬」中，有一段描寫秦老人與地久以笛聲較量功力的文字：

原來笛音七調，有所謂的「小工調」、「六字調」等……每字之音，均有「陰」、「陽」之謂，「清」、「濁」之分，因其音之連貫各別，故於念之際，各有所宜之音。

耳聽著兩者笛音，忽東忽西，或如九天之鳳鳴，或似蕭蕭斑馬之嘶，如是「鐵騎竄出」，「銀瓶乍破」，間或大珠小珠滾落玉盤，終而一天飛雪，而至萬花飄零之微……

至此，雙方笛音戛然而止。大地沉眠，忽入「涅槃」之境，再無一絲異音，而風引樹搖，殘雪盡落，一切俱都是在「靜」態之中……

俠客拔劍須得慎重

技巧上求精鍊內涵上求豐富

通常蕭逸在執筆之前，會先擬定一個起頭十分精彩壯烈的故事，從此佈下伏線，一步一步發展。蕭逸說，他在執筆時，很少先想到該如何結束，都是順著內容自然的發展而收場。

對於成爲一個好的武俠作家，蕭逸認為先決條件在於，必須是個感情深厚的人。「唯有深厚且濃郁的感情，才能作者充滿無限的生命力，對其作品、人物，有專一不渝的執著。」此外，文字駕馭能力和中國歷史、地理的基本常識，蕭逸也認為需要達到一定的水準。



積數十年寫作經驗，蕭逸的感受是：「武俠小說愈來愈難寫了！」唯其難寫，才更吸引作家不斷往深處挖掘，在技巧上求精鍊，在內涵上，更要求豐富。

一般人批評武俠小說，常說其中人物是「武而不俠」。蕭逸個人很欣賞「俠以武犯禁」這句話，形之於創作，則是打鬥雖不可避免，但不必要的打鬥，則儘量減少。他說：「一個俠客之所以拔劍，一定要有拔劍的理由：要殺一個人更須慎重。也就是說，一定要和俠義的內涵配合起來。」

武俠小說外，蕭逸也寫過數百篇散文，但感覺上，還是寫武俠小說最得心應手。

蕭逸目前的生活，全然以寫作為主，每天儘量要求自己上午八點開始寫起，一直到中午。中午以後，就是讀書進修和運動的時間。「寫作二十五年，沒有熬過一夜，超過下午六點，也沒有寫過一個字。」蕭逸的作息時間十分正常，他每天三次運動，包括游泳和練瑜珈。

除了讀書、寫作，他最大的樂趣就是旅行了，蕭逸每年都要外出旅行幾次，歐洲、亞洲甚至非洲，他都去過。旅遊使他的眼界大開，也充實了他的人生經驗。

經年筆耕，其間如百味雜陳般的心境，也只能歸結爲簡單的兩句話了：「沒有經過長夜痛苦，不足以成爲作家；沒有深刻的人生體驗，豐富的感情，也不足以成爲作家。」

(認明本人、謹防假冒)



黃仙財相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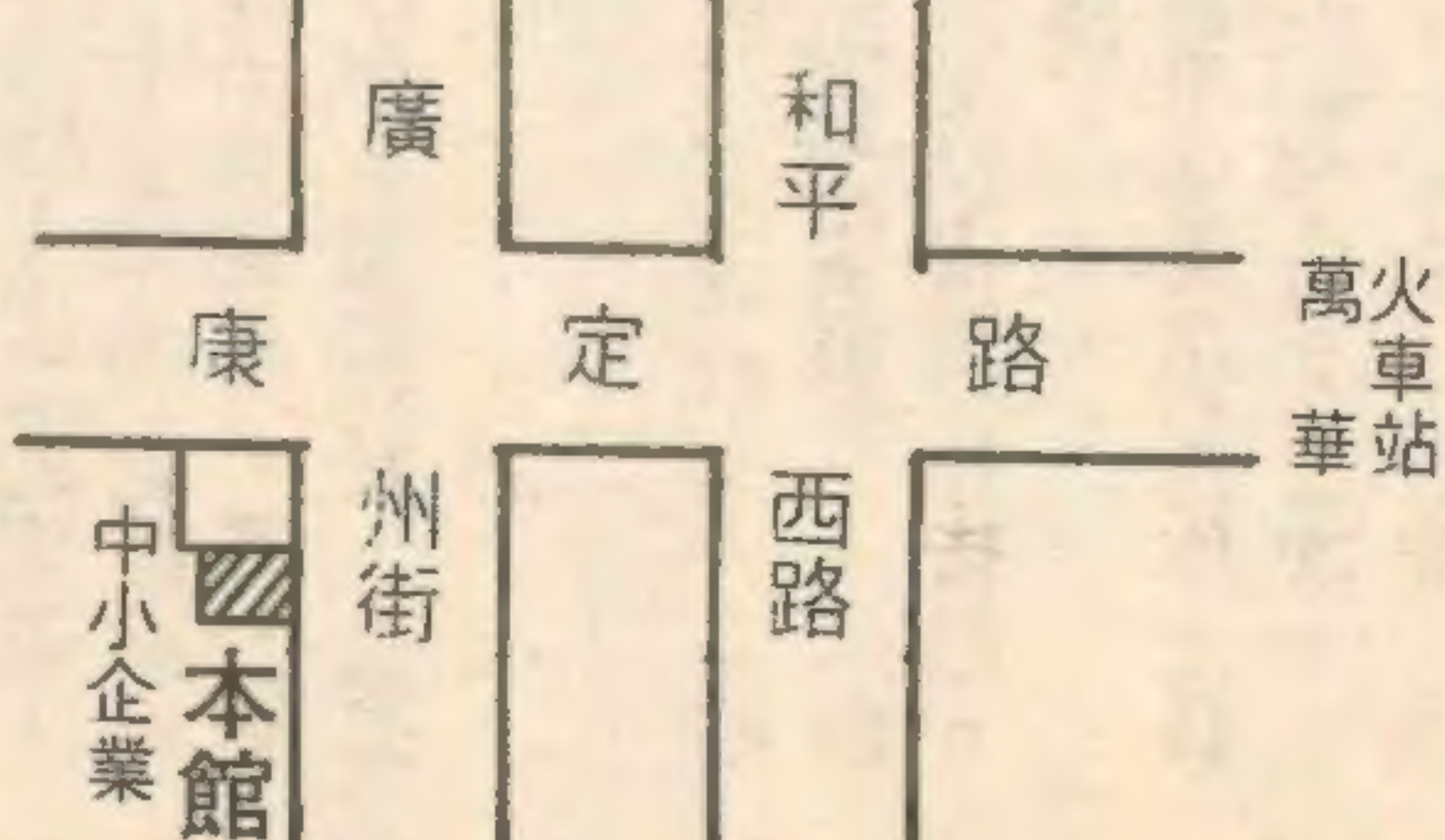
聰明看耳目
氣色觀現運
富貴看八字
骨格定榮枯

日據時代台南古都有一位十二歲稟賦神奇，深得命理之學的神童——仔仙，身懷救世濟人之心，常爲芸芸衆生排難解紛、化劫消災，德澤廣被鄉里，一時傳爲奇談，至今已有四十八年的經驗。

本名黃仙財的「仔仙」，心地仁慈，雖有獨特稟賦，却不以此傲人，仔仙擁有一本民國四十八年的日曆本，當求告者翻閱後，配上命格、運氣與生辰八字，即可斷出流年與前途。不謂靈氣充盈、玄機耐人尋味。
仔仙能替人指點迷津、公司行號、嬰兒命名，大批流年、取藝名、地風水，皆能使您逢凶化吉，一切逆境當能迎刃而解。

台北市廣州街165號(廣州街、康定路十字路口)
TEL: 3083339

《第二、四星期日公休》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文／蕭逸・圖／王愷・題字／韓錦田

1

玉兔東昇

韓錦田



這是一道什麼樣的彩虹？
這是名家最得意的彩虹！
這是蕭逸傾力描繪的一道武俠彩虹！

沙鍋居的早市

李 老大人最近常鬧牙疼，吃東西不大俐落，一塊「水晶肘子」，儘管味兒不差，進了嘴裡咕嚕過來又咕嚕過去，却是怎麼都咬不爛，沒法子下嚥。

「好吃……是好吃……祇是咬……不動……」

一張嘴說話，口水也淌了出來。

身旁挺漂亮的一個小跟班兒，趕忙送上手巾把兒，恭謹的爲他老人家擦着口涎。

桌子上三個大官人，一起欠過身子來，大獻殷勤，其中有人就拍了桌子——

「把掌櫃的給我叫過來！」

掌櫃的原就沒有敢離開，這當口早市方開，面對着滿屋子的大官，少說都在四品以上，那一個他也惹不起。一聽着吆喝，三腳併兩步的來到跟前，低聲下氣的陪着小心——

「大人使喚哪！」

「不使喚你使喚誰！」

說話的人姓曹名同，字子秋，山西大同人。成化年進士出身，如今的官位是「太僕寺」少卿。平素話多，嗓門兒又大，同官給他取了個外號「曹大噪子」。

「自己瞧瞧！這肉怎麼嫩的？」曹大噪子打着十足的官腔：「老大人牙不好你不知道？生意越幹越回去了！」

「是……」

「快撤回去，給加把火去——」

「是……」

也希招呼人了，掌櫃的挽起了袖子，剛要端起沙鍋，這才發現裡面壓根兒就沒肉了，光剩下幾塊蔥薑，外帶湯汁，這個「肉」沒法子再回鍋了。

「這麼吧！」算他會巴結買賣：「這鍋沒燉好，小的再給您各位大人重上一鍋，老大人您再嚐嚐；準爛！」

聽聽倒還像句人話。老大人怪過意不去的笑着：「就這……麼吧……你忙……你的去吧！」

揮了揮袖子，打發了掌櫃的。老大人敢情那塊肉還在嘴裡「咕嚕」，要不然怎麼說話直跑氣兒！

瞧瞧那一身講究的穿戴，當知他的官位不小。套句本地「北京」的官話——那敢情！這滿朝文武，誰不知道他李東陽，李老相閣！

打天順年進士出身，歷官成化、弘治。如今已是正德年間，他老人家歷官三朝，眼前還是個大紅人，居官「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四十年清節不渝，外號「李不倒」，又稱「不倒翁」，祇憑着這個本事，揆諸當朝，再無一人能出其右。

誰都知道如今是大太監劉瑾當朝，「千子小人雞犬飛天，多少朝士，由於不能「忍」而罷黜丟官，便是爲此喪失性命也日有所聞。他老人家就有這一套忍耐功夫，逆來順受——「退一步海闊天空」，這一退可就保住了榮華富貴，下一步該怎麼走，可就全看他老人家的了。

距離上朝，總還有半個來時辰。

新主子登基未久，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朱厚照，十來歲一個毛孩子，他懂得什麼？還不是聽從身邊人的調唆？看誰不順眼誰倒楣，誰讓他「當時」不快活，他就讓誰「一輩子」不快活。尤其這兩天，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怪的是，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英雄。越是昏君無能，小人當道，越有那不怕死的忠臣義士，偏偏不與苟同，犯顏直諫，這堂子戲可就熱鬧得緊，大家夠瞧的了。



老大人不急不躁，慢條斯理的呷上一口熱茶。

「沙鍋居」早市方開，却已盛極而衰。已有招人呼著起駕套車，原因是早朝的時候近了。

說白了，他這個買賣原就是為著眼前的這些王公大臣早朝而開，招牌上明明就寫著「過午不候」。這裡掌灶師傅的手藝好，不用說早已遠近馳名，從燒鴨烤豬到爆炒溜滑，無所不精，尤其出名的是「水晶肘子」、「蒜泥白肉」，堪稱雙絕，百吃不厭。吃飽喝足，時候可也差不多了。

一個人走，大家夥都似坐不住，紛紛吆喝著算帳離開。性子急的，來不及上車，乾脆就在這裏當家換起了衣裳。人人跟前都有個聽差的跟班兒，官大人脫下便袍，換上官衣，搖身一變，氣勢立有不同，這就不便再像剛才一樣隨便玩笑說話了。

此去「正陽門」不過一箭之遙。

旭日東昇。皇城「三大殿」的金色琉璃殿瓦，在秋日朝陽照射裡，璀璨出一片刺眼的金黃……

此時，金鐘響、玉磬鳴，已到了早朝時刻……

○ ○ ○
老大人好涵養——眼看著一千同僚朝官走的差不多了，這才放下筷子，由那個漂亮的跟班兒手裡接過了新沏的龍井香茗。

揭開青花細瓷的碗蓋兒，那麼不急不躁，慢條斯理的撇著茶葉沫子，緩緩的呷上一口……

三個同僚的官人，可沒有他老人家的好涵養，「朝服」早就穿戴好了，只是老大人不招呼聲，誰也不便僥倖先行。

「耐著點性子，遲不了！」

李老大人總算開了金口：「官家昨兒晚上在『豹房』玩了多半宿，瞧著吧，今兒早朝八成兒起不來，有得磨蹭，還早著哩！」

「這……」李老大人這話，自然有他的火候功夫。經他老人家這麼一提，三位官人這才心裡一塊石頭放落下來，相繼的端起了茶碗。

喝了一口熱茶，老大人這才想著還沒「淨臉」。當時有人伺候著盥盆打水，洗漱一淨，接下來六名侍從捧著一面肉牆，取過了他的一品「官誥」——蟒袍玉帶。真就像戲台上那般模樣，三四雙手，伺候著他老人家一個人，總算換上了官衣。

衣服換好了，總該走了吧？

不！還有一會子好磨蹭。

頻頻眨動著一雙灰白色的花花「壽」眉，李老大人那長方形的「目」字臉上，氣色陰沉。

這才聊到了正題上——

「今天這個早朝……」

目光抬起，直視對座的曹同：「子秋，我告訴你給潘侍郎傳的話，你帶到了沒有？」

「這……」曹大嗓子翻著一雙腫泡眼：「去過他府上，不過……潘大人玉體欠安，在帳子前面說不了幾句……糊糊塗塗，也不知道他老聽進去沒有……」

李老大人「哼」了一聲，慢吞吞的說：「謝于喬走了以後，我最擔心的就是他（註：謝還號于喬，原東閣大學士，因上名諫殺劉瑾等八名宦官，而遭罷黜，他的性子太剛，眼前這個場合，有眼睛的人，都應該看看清楚，何必呢，犯得著嗎，勸他忍著點兒……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這……卑職明白！」

「老大人想要潘侍郎不說話？太晚了！」

說話的郭順，小個子，留著八字鬚，湖南人，任職戶部、官位郎中。由於尚書韓文的官位不保，人心動搖，因此「見風轉舵」，伺機托庇於李老相閣，俾冀能保住原來官位，這幾天尤其走得特別熱絡。

聽了他的話，老大人吃了一驚。

「怎麼回事？」

「卑職昨天才聽說的，」郭順抱拳回話說：「潘大人的指子已經上去了……」

「啊——！」

「潘大人的指子，不僅僅參了焦相閣一本，便是對司禮太監也頗有微詞——」

「壞了！」李老大人為之瞠目結舌：「他到底還是忍不住……壞了事了……這兩天因為我沒有上朝，偏偏就有這種事……這可怎麼是好？」

曹同怔了一怔，紅著臉說：「潘大人的官聲很好，平素很少說話，說不定……」

「你知道什麼？」李老大人搖頭嘆息道：「劉老相閣、謝老相閣、韓老尚書這些人那一個官位不比他大？如今又怎麼樣了？幾次「廷杖」有眼睛的人都應該瞧出來了，官家那裡，如今是不許人再說話了……」

幾句話，說得各人透心發涼，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看起來，他這個侍郎是做不下去了！」

忽然，老大人眼角湧出了熱淚：「丟官事小，今日早朝這一頓棍杖，只怕便要了他的性命……却是何苦來哉？」

曹同「唉呀！」一聲，面色蒼白的道：「既是這

樣……老相閣……你老要救他一救……」

「難……」老大人木訥說道：「我與他三十年交情，還用你來關照？只是這一次怕是幫不上他的忙了……早些時候焦芳已代傳官家的話，要我少管閑事……這話當然不是官家說的，我當然知道是誰說的？你們也知道是誰說的……」

外面來人催駕，老相閣的八抬大轎已經備好——他是幾個特准「紫禁城」乘轎的年老重臣之一，與駕可以直抵「太和殿」，不受干涉。

其他各人可就不行了，在宮門之前「文官下轎，武官下馬」，往後還有好一陣子路途要走。

當官的並非事事如意，一本難唸的「官經」，可不是人人都能唸得下去，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個中滋味，便只有他們自家心裡有數了。

李東陽不幸言中——

兵部侍郎潘照告人不成，害了自己。詔責劉去侍郎官職，廷杖「午門」。

大學士李東陽、王博跪請不准，再請為劉瑾擋了駕。當廷傳刑，押潘照赴午門，即刻執行。

一片金風，飄下了桐葉幾許。

時令深秋，殿簷下，乍見燕子的裁衣……

一溜子校尉吆喝聲中，潘侍郎直押午門，出御道東側，那一片青石板地，便是行刑的地頭。

在八名錦衣衛左右押赴之下，潘侍郎兩腕緊縛，每過一扉，身後的黑漆鐵門即行關閉，發出震耳的碰擊聲，驚飛起一天的鴿子，儘自在天上打轉。

這般陣仗却不曾嚇著了潘照。

他雖是進士出身，却久戰沙場，幹過宣化鎮的總兵，也陪同前兵部尚書劉大夏治過黃河，為朝廷立過大功，忠心耿耿，此心可對天月，不期今日却落得了如此下場。

仰視白雲，發出了幽幽一聲嘆息。

久病新癒的身子，顯得單薄了些，尤其是那張臉，白中透青。額面天庭，一片烏黑，顯然是大難當頭了。

「刑不上士大夫」自古皆然。

今天的情形可就不同。

始作俑者，當屬本朝開國太祖皇帝，此後也就屢見不鮮，那時候的廷杖，充其量只是一種羞辱，隔衣墊氈，受責之人並無人身傷害，那裡像今日情形，一場廷杖下來，能活著不死的倒成了「倖數」。

潘侍郎這一雲母寧才覺著了後悔，後悔沒有早聽李老相閣的一番忠告，如今可是什麼都完了。

佔地不大的那一片青石板地、天井院子，當就是行刑的地方了。

三面高牆、一方箭道——

此時此刻，箭道兩側，錦衣衛兩列站立，衣紅裙、襲衣。各人懷中抱著一根紅通通的東木「鴨嘴杖」，少頃行刑，料必是這些傢伙。

潘照遠遠站住，身邊人囑咐他暫時在一張石鼓坐下。

「大人好生歇著，還有會子好耽擱——」

說話的廷衛，紫黑臉膛，四十開外的年歲，邊說邊自嘆息，往前踏了一步，小聲道：「大人不認識

我？小人早先在兵道當差，聽候過大人的差遣，就是那兩年治河時候，也不離大人左右——」

「哦……！」

「小人姓張……張鐵柱……」

「啊！你是鐵柱子？」

「對了，小人就是鐵柱子——」

張鐵柱嘆了一聲，指著身邊另一個廷衛道：「這

是小人的好友黃明，早先也在兵部當差，我二人對大人的處事為人都實實敬佩，大人不必顧忌，可以放心說話。」

黃明左右打量一眼，支使著另外四人，大聲道：「過去，到前面站著去！」

四校尉應了一聲，走向前道槐樹下站住。

如此一來，說話可就方便多了。

張鐵柱咳了一聲：「我二人如今在西廠當差，只管押解解官廷中事，打人的事例由東廠負責。早先就聽說那個姓焦的（指焦芳，時任戶部尚書）與大人不對，却不知道大人也得罪了這個活閻王，今天情形，看來對大人不利，回頭對答，大人千萬要小心仔細，免得眼前吃虧……」

幾句話說得潘照熱淚滂沱直下。

「鐵柱子，這朝廷中事如今不要再談了……回頭廷杖却賴你暗裡打點關照才好……」

「來不及了……」

張鐵柱苦笑道：「事情太……眼前情形，大人也看見了，打人的事是東廠負責，那邊雖有幾個朋友……眼前却不是說話的時候……」

黃明湊前道：「有話快說，時候到了……」

潘照看了一眼，站起來嘆息道：「也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回頭如有不測，夫人那邊……」

「這個小人省的！」張鐵柱道：「大人擔待！」

昂首前視，便自不再說話。

一行腳步聲，踏進眼前，敢情是有人來了。

來者七人。

清一色滾紅藍緞子官衣，黑紗長帽，斜跨腰刀——便是「東廠」錦衣衛士的穿影打扮。

却由一個隸屬「內廠」的高瘦太監，前頭帶領，直趨而前，一直來到面前站定。

「潘大人請吧！就別叫咱們費事了。」

兩句話出口，往邊上一站，這個太監勾了一下右手袖子：「帶著——」

六名東廠衛士，一邊三個往潘照身邊一站。

「潘大人——」高瘦太監一臉輕浮的笑著：「橫豎就是這麼回事，您是帶過兵的，嚇不著您，千歲爺可是來啦，請吧！您哪——」

潘照冷冷哼了一聲，却把一雙灼灼目神，轉向一旁的張鐵柱打量一眼。

俱在不言中了。隨即在「千錦衣校尉押解之下，直趨而前。」

再一次的校尉吆喝聲，驚起了飛鴿滿天……

不知什麼時候，這片「午門」殺人的地方，竟然盤踞滿了鴿子，在西方，鴿子常被喻為「和平」的象徵，來到了咱們東方，可就身價暴跌，充其量不過是有錢爺兒們桌子上的「一道好菜而已。」

廷杖

清一色滾紅藍緞子官衣，黑紗長帽，斜跨腰刀——便是「東廠」錦衣衛士的穿影打扮。

却由一個隸屬「內廠」的高瘦太監，前頭帶領，直趨而前，一直來到面前站定。

「潘大人請吧！就別叫咱們費事了。」

兩句話出口，往邊上一站，這個太監勾了一下右手袖子：「帶著——」

六名東廠衛士，一邊三個往潘照身邊一站。

「潘大人——」高瘦太監一臉輕浮的笑著：「橫豎就是這麼回事，您是帶過兵的，嚇不著您，千歲爺可是來啦，請吧！您哪——」

潘照冷冷哼了一聲，却把一雙灼灼目神，轉向一旁的張鐵柱打量一眼。

俱在不言中了。隨即在「千錦衣校尉押解之下，直趨而前。」

再一次的校尉吆喝聲，驚起了飛鴿滿天……

不知什麼時候，這片「午門」殺人的地方，竟然盤踞滿了鴿子，在西方，鴿子常被喻為「和平」的象徵，來到了咱們東方，可就身價暴跌，充其量不過是有錢爺兒們桌子上的「一道好菜而已。」

廷杖

清一色滾紅藍緞子官衣，黑紗長帽，斜跨腰刀——便是「東廠」錦衣衛士的穿影打扮。

却由一個隸屬「內廠」的高瘦太監，前頭帶領，直趨而前，一直來到面前站定。

「潘大人請吧！就別叫咱們費事了。」

兩句話出口，往邊上一站，這個太監勾了一下右手袖子：「帶著——」

六名東廠衛士，一邊三個往潘照身邊一站。

脫髮後有效 脫髮前也有效

禿髮·脫髮·頭皮屑·頭皮癢
對髮下藥·寶髮再生

■防止禿髮請先從防止落髮開始

您每天梳頭髮，常常會看到頭髮脫落，這是我們髮根毛母細胞組織機能衰退所造成的不正常現象，如果不設法予以治療，而導致禿髮。因此預防落髮於治療，防止禿髮請先從防止落髮開始。

■預防脫髮●治療禿髮●再生新髮

頂上良藥寶髮生，具有預防脫髮，治療禿髮，再生新髮三大功效，可以使您的頭髮在脫髮前給予防止，更可以治療禿髮，予以再生新髮。如果還有掉髮、禿頂、頭皮屑、頭皮癢的現象，請使用寶髮生，對髮下藥，寶髮再生，恢復您烏黑濃密的頭髮，看起來滿瀟灑。

■寶髮生使髮根恢復生長力

- 活化毛細胞作用。
- 充盈毛細胞表皮作用。
- 增殖表皮角質層作用。
- 殺菌作用。
- 增加皮膚面遊走細胞作用。
- 治癒作用。

■寶髮生適用對象

- 男性頭頂禿髮、頭部一處或多處圓形脫毛，請用寶髮生再生新髮。
 - 男女性頭髮脫落，請用寶髮生來改善脫髮，防止惡化成禿。
 - 男女性因落髮而頭髮稀少，請用寶髮生來防止再脫，並增加新髮。
 - 男女性頭皮屑過多、頭皮癢。
- 請用寶髮生來止痛去頭皮屑，預防脫髮。

有不正常掉頭髮的朋友請注意！

不正常的脫髮是禿頭的前兆，越是無所謂，禿頭就越早來臨，敬請提前防患！



寶髮生
Baldocin
治療毛髮藥劑

台灣總代理：和新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臨沂街27巷8號 電話：(02)3952758
郵政帳號：0702021-2 請駕全省藥房購買

北市商標字第7503096號
許可證字號內衛藥製字第11802號

武俠小說

眼前這群鴿子也忒下賤了，皇宮內院，那裡不能去？單單選了這片最血腥污穢的角落，盤桓不去，把和平與殺人聯在一塊，豈非大大的諷刺？

灰色的羽翼，翻騰上下，煽動起一天的迷離……不期然，團團圍住了潘照，紛紛墜落在他頭上、肩上，剎那間人鴿混淆，幾至不分。

「鴿鳥有情，其鳴呼吊！」

潘照陡然定下了脚步，一聲長嘆，由不住淌出了辛酸之淚。

○ ○ ○

「潘照聽宣，接旨——」

上首中座，紫面金衣的那個人一聲吆喝，字正腔圓。好聲音，觀其穿彰，觀其氣勢，不用說，這個人便是劉瑾了。

可不是當年職司「鐘鼓」的那個小差使了，如今他的官位是「司禮太監」總督十二團營，欽賜「九千歲」。在中央朝廷來說，實際上的權力，儼然已駕乎「大學士」、「尚書」之上，真正除皇帝之外，再無一人堪與頡頏，事實上，當今皇帝的一切所行，泰半由他作主，朝旨代批代擬，大臣的任免，無不聽其自主，皇帝本人這個位置，倒像是虛設的了。

雖是個自「官」的太監，却生得人高馬大，相貌不凡，無如臉上少了那麼一絡鬍子，於大臣言，總似有欠官威，再者，嗓音也忒尖細了些。

但是這個人，眼前與潘照言，却絕對掌握有生殺予奪之權，那「接旨聽宣」的吆喝，終使得生就鐵骨的潘侍郎，為之屈膝下跪。

「兵部侍郎潘照，目無皇上，屢次以下犯上，着令廷杖午門，剝本兼各職，削為庶民，欽此！」

娘兒們似的一聲尖笑，劉瑾頻頻挑動著那一雙過黑的長眉，一聲嗔呼：「謝恩吧！潘照！」

「萬歲、萬歲！」

叩頭待起的一霎，才知道雙膝以下的一雙小腿，已吃對方錦衣校尉手上木杖，結實壓住，站不起來了。

「你——？」

一掙未起，再次的又跪了下來。

一頂二品烏紗翅帽，早在當廷摘離，錦袍玉帶又



老槐樹下列了兩張座椅，是劉、馬二人慣常觀刑的坐處。

何能倖免？不容招呼，即為眼前校尉強剝了去。

當頭的劉瑾，瞧著過癮，賊忒忒的竟自笑了起來。

「潘鏡心（潘照號），你們也算是老朋友了，你却一直跟咱家過不去，今天開罪了皇上，落得如此地步，却又怨誰？生死有命，你也就認了命吧！」

說到這裡，面色一沉，轉向身旁，提督「東廠」的馬永成，冷冷一笑：「時候差不多了，就別耽擱了，完了事兒，我還要回去交旨呢！」

「晚不了！」

說著話，這個「錦衣衛」東廠提督，忽地站了起來——一副瘦小乾枯的個頭，三角眼，尖下巴亮動。

那副賣相，可真是毫不起眼，認識他的人，却都知道，這個太監較劉瑾更是心黑手辣，人犯落在他手裡，十九無活，因此得了「馬剝皮」這個外號。

素日早朝，班位併列，潘照與他，頗不陌生，却因為恥其為人，一直不曾招呼，今日落在了他的手裡，也就沒有什麼好說，認了命吧！

潘侍郎一雙眸子，緩緩由二人身上轉過，真個是什麼話也不必說，冷冷一笑垂下頭來。

馬永成夜貓子也似的一聲吆喝：「傳刑！」

說時，即與劉瑾離座而起，轉向「西墀」那一棵老槐樹下。

那裡列著兩張座椅，正是他二人慣常觀刑的坐處。

馬永成那一聲「夜貓子」也似的吆喝，激發起眾校尉：聲動天地的「廷威」附和，便是鐵打的漢子，這一霎也為之股慄，心也碎了。

喝聲未完，四名錦衣校尉，如狼似虎的已撲身而前，把一個黑布口袋，不容分說，倏自向潘照當頭罩落，即行動手，把他凌空架了起來。

先時押赴潘照來的那個高瘦太監，忽地閃身而中，高叱一聲：「兜！」

這一叱，有分教！

即聽得「劈拍！」一響，抖出了錦緞一方。

潘侍郎「牲口」也似的架落其上，却由六名錦衣校衛，分持四方，把他凌空「兜」起。

那一面吩咐下來：「杖四十！」

高瘦太監又是一聲吆喝：「擱棍！」

眾聲附和裡，一人持棗木「鴨嘴杖」，緊緊壓在潘照股上。

却有個傳話的人，跑向高瘦太監前，小聲嘀咕了幾句，後者那一張青皮寡肉的臉上，一霎間更見陰沉，冷笑一聲，厲聲喝道：「打四十！」

眾聲附和「打四十！」聲動天地，響遏行雲。

高瘦太監又叱：「用心了打！五棍一換人！」

這番交代，自有特別含意。當凡「用心打」或「五棍換人」二者任出一言，犯人便無活理，更何況兩者併宣？潘侍郎此命休矣！

四十廷杖，換了八個人。

真個是棍棍見血——打到第六個人時，潘侍郎那裡已沒有了聲音。八人杖畢，不用說，早已是血人一個。

瘦子太監走過去看看，一片血肉模糊。棍杖所及，連帶著腰膀遭殃，犯人的根骨椎亦為之生生折碎，焉能還有活理？

試試口鼻，已是沒有出息。

「咻！」打鼻孔裡出了股子斜氣兒。

「死啦！」

那意思不像是死了個當朝大臣；或者是一個人，倒像是死了一隻狗，一隻貓。

——那邊上還等著他的回話呢！

瘦子太監緩緩的轉過身子，喜孜孜的移動著脚步……

說是「報喪」其實是「報喜」。最起碼朝廷裡又少了一個專行作對，看著就討厭的人，豈不謂皆大歡喜！

寒嗖嗖的起了一陣子風。

不期然灰羽翻飛，又看見羣鴿的翩跹，雲集……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文／蕭逸・圖／王愷・題字／韓錦田

2

玉兔東昇

韓錦田



這是一道什麼樣的彩虹？
這是名家最得意的彩虹！
這是蕭逸傾力描繪的一道武俠彩虹！

● 前情提要 ●

潘侍郎挨了四十廷杖，
從此朝中少了一個「說話」的人。

■ 有女懷春 ■

李老大人親來發葬，留下了兩千銀子。
臨走的時候，洒落了兩行老淚，一面親手撿起來
跪在地上的潘夫人和她女兒潘潔。
目睹著這一雙寡母孤女，老大人不免觸動傷懷，
再一次湧出了熱淚。

「傷心的事總算完了——入土為安，你們也都盡
了心，他如地下有知，也該閉上了眼睛……」

「老大人……」

女人總是女人，事到臨頭，便似只有哭之一途——
倒是她女兒「潔」姑娘，看起來還算鎮定，輕輕地
推著母親，喚了一聲「娘——」，親自上前，移過來
一張椅子。

老大人搖著手：「姑娘，你就別張羅我了！」

早就聽人說起，潘照有個姑娘，年方十六，出落
得異常標緻，琴棋書畫無所不精，自幼就許配了人
家。

那個未過門的親家，官印洪大略，却也赫赫有名，
目前官居山西巡撫，兼著「太原鎮」的總兵，與潘
照過去是同科的進士，又是結拜兄弟，最是要好，
這一段佳話，也就不脛而走，傳頌仕林。

李老相閣早就聽說了，不免向著眼前的故人之
女，特意了打量地幾眼。

白皙、秀麗，確是個美人胚子，只是個頭兒似乎
偏高了些兒，雖是一身重孝，却不掩玉潔冰清。

潘照有女如此，雖是無後，原也差堪告慰了，只
是碰著了眼前這般光景，夫復何言！

打量著對方母女，既是故人身後，有幾句肺腑之
言，却是不能不說了。

靈堂裡冷冷清清，素聯高懸。除了喪家的幾個下
人，倒是沒有外人。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再沒有比官場更勢利現實的了。

比較起來，李東陽李老相閣的不畏權勢、雪中送
炭，誠屬難能可貴，無如他的支援與同情，却貧瘠
的可憐，不過只限於幾句臨別贈語而已。

「我勸老弟妹稍稍安頓一下，這就帶著姑娘走吧
……」

「走？……」

未亡人一臉的迷惘，竟似還不曾想到了這一招
兒。

「不能在這裡再住下去了……」

他的眼包聽差的，扶著他暫時在椅子上坐下來。

「老大人的意思……？」

「別等著過七期了，走吧，到山西去——」

潘夫人這才忽然明白過來。

這件事她豈能沒有想過？只是眼前瑣事忙昏了
頭，總是定不下心好好想過。老大人這麼一提，她
才恍然似有所悟。

「越早走越好，到了山西，見著了洪大人，就好
了……你們的交情，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一聽去山西，潔姑娘可就悄悄的垂下了頭。

潘夫人擦了一下眼角的淚，喃喃道：「原說是明
年春上……誰又會知道碰見了這種事……」

說著她可就又自淌下了眼淚。



「老大人的恩典……我們母女也……只有拜受……」

「大人」雙手拄著紫藤木的龍頭拐杖，所謂的「八杖於朝」，雖說如今還早了幾年，却是承惠先帝的遺眷，這根「龍杖」是他七十大壽時，先帝賜贈，他老人家自受杖日起，便老實不客氣的持以上朝了。

「事非尋常，洪大人理當照顧……這件事還不便張揚，要快——身邊還有什麼得力的人沒有？」話方出口，老大人也就自知失言。

——潘侍郎就算廷杖不死，廷諭已是削為平民，那裡還能有昔日排場？

「回頭我派兩個人過來，護送你們，一兩天之內，收拾收拾，這就走吧！」

「老大人的恩典……我們母女也……只有拜受……」

潘夫人眼睛一紅，拉過女兒，正要下跪。老大人却延出胳膊攔了攔。

接著他在那個跟班兒揹扶之下，抖顫顫的站了起來，這就要走了。

為免招搖，老大人的八抬大轎穿門直入，除了四個便服侍衛之外，一班儀仗全然免除。

上轎子時候，老大人拄著他的「龍頭」拐子——

「等著我差來的兩個人……很可靠的兩個人……」他說：「這件事，不要對任何人提起……要不然你們就走不了啦——」

潘夫人一面收拾著東西，把潘侍郎生前最喜愛的一口傳家古劍由牆上摘下來，轉手交給女兒潘潔。

潔姑娘接過來，用布揩著上面的灰，不禁有些兒發呆。

她想起了父親生前常說的一句話——「我家只有這個女兒，這口名劍又要來何用？」

又說：「留著吧，留著做為將來女兒出嫁時候的嫁粧！」

這些話當年聽來只是好玩，有些害羞……這一刻那回想起來，却似有千鈞巨力，緊緊壓置心頭。

潘夫人似乎發覺到了，瞧著她，微微一笑，有些兒苦澀的意味說：「那孩子今年總有二十了吧，不知道讀書之外，練過劍沒有？要不然可惜了啦這口好劍……」

潔姑娘當然知道「那孩子」是誰，說來他們很小的時候還在一塊玩過——如果沒有記錯，他比自己大四歲，現在應該正是弱冠之年。他是洪家的大少爺，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名字叫「洪亮軒」，聽說學問不錯，已經開了科，中了秀才。

原是「門當戶對」的姻緣，父母的意思，明年春上熱熱鬧鬧的辦一堂喜事。誰知道禍起蕭牆，忽然間會發生了這種橫逆，兩家再見面，又該是一番什麼樣的光景？父喪在身，又那裡還有心情去談論婚嫁？

一想起來，心裡真是煩透了。

門簾子撩起——

老僕潘德進來回話說：「下人們都準備好了，說是要見夫人小姐最後一面才肯走……」

聽見這個話，潘夫人的眼淚，一霎間又自湧了出來。

「不見也罷……不見了……」

無力的揮著手，她說：「銀子都發下去了？」

「都發了，二十兩的，十五兩的……還有十兩的，按著小姐的吩咐，都發下去了……」

「還有些客人先生呢？」

「張管事正在開發……」

「告訴張管事的——」潘夫人轉過臉看著女兒：「這件事你要自己去一趟，有幾位先生都是你多年來的老朋友了，要好好說，跪下來給他們磕頭……」

說著她的眼淚可又淌了下來，一面背過身子來，用手絹擦著鼻涕。

都只為潘侍郎生前重德、重仁義，發跡以來，門下「食客」、「門生」不斷，十幾二十個都是常有的事，這些人份子複雜，良莠不齊，既為主人見重，饗以衣食，其中少數甚而有月有銀俸，自能以「下人」視之。

潘夫人這才特別關照女兒，要她「跪下磕頭」。

潔姑娘打西面院子回來，「彩蓮」在後面跟著。主婢兩個都像是有重重心事，見面告別，少不得又哭了一鼻子，眼睛都哭腫了。

看似順理成章的事情，辦起來却也得手碍脚。彩蓮跟上來一步，尖聲尖氣的說：「您也太大方了，那個姓劉的，一看就是個老混混，五十兩銀子還嫌少？真不要臉，也不看看這是什麼時候？」

「算了……」潔姑娘說：「他就算是個老人啦！一百兩銀子不算多。」

彩蓮撇了一下嘴：「老不害羞……您是不知不知道，他幹的那些不要臉的事……還給他錢，不打他一頓板子就是好的了！」

潔姑娘站住腳，看了她一眼，欲問又止。不問她也知道，大宅門兒裡，人丁複雜，男男女女，上上下下，主人煩於公務，那裡能面面俱到？狠狠的向彩蓮「盯」了一眼，恨她的曉舌，事情都已經過去了，人都打發走了，還提個什麼勁兒！

○ ○ ○

秋天的太陽，金子也似的灑了一地。不經意的掃上一眼，也覺著「幌」眼難開。

這個人倚門而坐，長長的伸著兩條腿。都交了「寒露」，他仍然還是來時候的那一身灰布直裰，黑黑的眉毛，過重的壓著那雙沈鬱的眼睛，直鼻樑，方圓臉，襯著那麼一身魁梧的骨頭架子，「病大蟲」也似的「賴」在地上。

這邊還喘著條狗——大黃。

不只一次的，他張開那隻大手，順著狗身上的毛。這條狗在潘府，是出了名的狠，出處西藏，人稱「獒犬」，人見人怕，却偏偏對他服氣，一人一狗，像是看對了眼兒，暇時相聚，嬉鬧追逐，或是像眼前這般晒著太陽，相處極是和睦。

也算是府上個「門客」吧！

姓袁：袁菊辰。

聽說與潘侍郎沾著一房遠親，能寫能畫，尤其難能的是算得一手好算術，對什麼「勾」、「股」、「弧」別人視同「奇怪」得不得了，學問，他却最感興趣。

——便是因為這樣，潘侍郎視為奇才，就留他住了下來，有時候幫著算算賬，處理一些文書，都很勝任，獨自個住在北面那個小跨院裡，與人無爭，

也很少出去，唯一的好朋友，便只有這隻大黃狗。

由於這條狗的過於厲害，倒像是成了他的保鏢，丫鬟、婆子只要遠遠一看見他，無不「哇哇……」怪叫，日久天長，這片小院落，竟像是成了他的禁地，一千閒雜人等，如非有事相召，是萬不會來的了。

○ ○ ○

都已經走了過去，却似有所發現的忽然站住了腳步——潔姑娘十分好奇的扭過身來，向著洒滿殘陽的小院落裡走過去。

透過那一扇爬滿了芭蕉的月亮洞門，在幾已掩飾於荒草的青石小徑道間，她看見了那條幾乎都已經忘了的黃狗——「大黃」。

也看見了黃狗身前的兩條長腿。

「哦——那不是我們家的「大黃」嗎？」

「誰說不是……」彩蓮一時顯得有些緊張的樣子：「小姐……我們快過去吧，別惹牠——」

「怕什麼？自己家裡養的，也不會咬人！」說著，她就轉過身子來：「那……又是誰？」

「是袁先生——」

「就是會算算術的那個怪人！」

這麼一說，潔姑娘立刻明白了，眼睛頓時為之一亮。

那是父親生前時候，嘴裡一直提到的一個人。不只一次的，聽他老人家跟母親提起，說是有個遠方來此投奔的故人之子，姓袁，是個人才，會算算術、畫房圖，後面院子的八角涼亭就是他設計的，當時父親很有意思要讓自己去從他學算術，不知怎麼回事，却只是說說而已。

可是潔姑娘從那一天開始，却是把這個人的名字記在心裡。

「袁菊辰！」

心裡記著這個名字，一時之間，對方那個高碩、略似豪放不羈的身影，便自浮現眼前。

瞧過他總有十回八回了。

每一回都是同樣顏色的一件灰布直裰，頭上的方巾，顯示他是個典型的文人，可又怎麼年紀輕輕的不急於功名上進，却懶居在這裡？

——倒是這個人的一手好字以及「妙手回春」，屢屢讓父親大生讚嘆，喻為「可造之才」。

「怎麼會把這個人漏掉了？」

潔姑娘心裡這麼想著，不知怎麼回事，臉上竟為之「燒」了「盤兒」。

「怎麼說他是個怪人呢？」

潔姑娘轉向彩蓮詢問。

「還不怪？」彩蓮分開著一雙眉毛：「一個人誰也不理，一天到晚寫些奇奇怪怪的字，晚上人家都睡了，他一個人常常坐在亭子裡，對著天上的月亮星星看，真像個傻子樣的！」

說著低頭「咻」的笑了一聲：「有一回，我聽見他跟張管事說話，真好玩兒，您猜他說什麼？」

潔姑娘搖搖頭，臉上亦不禁掛起了微笑。

「他說呀，月亮什麼時候「虧」？太陽什麼時候「死」（應是「蝕」）……又是什麼月亮是個小球、太陽是個大球……噯呀，奇奇怪怪的，簡直聽也沒聽過，把個張管事聽得一楞一楞的，直翻白眼兒……」一時忍不住咕咕咕咕的又直笑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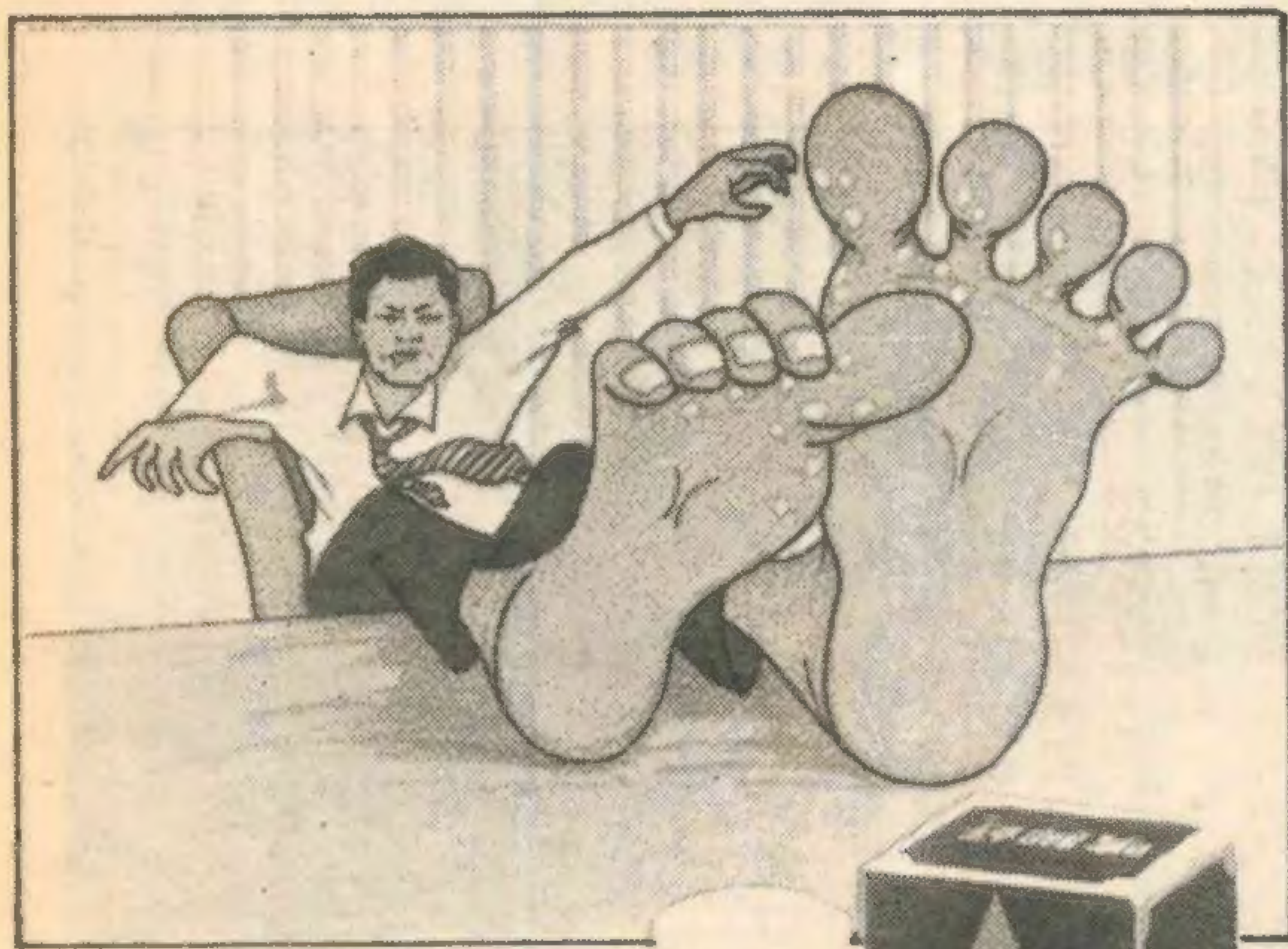
治療香港脚乾淨又俐落噴脚好液
敬請一噴!!

- 噴脚好液只對患部噴射，不會傷及其他正常皮膚。
- 噴脚好液不必用手直接接觸患部，衛生安全。
- 噴脚好液不必浸泡，只要對脚一噴，方便無比。
- 噴脚好液一瓶可多次噴用，花費低廉。

治療香港脚邁進噴的時代

香港脚請用

噴射式 噴脚好



噴的較好
噴的方便
噴的安全
噴的衛生

癢!癢!癢!癢得叫人受不了! 香港脚來了!!

夏天到了，我們脚板子，既流汗又不透風，香港脚的細菌——白癬菌，開始在脚底皮膚的角質層繁殖，這些細菌的分泌物刺激皮膚，於是水泡長出來了，奇癢無比，還會越長越多，嚴重起來更會痛，使足下寸步難行呢!

噴的較好、噴的較方便!!

治療香港脚已邁進噴的時代，噴脚好液的問世，噴的方便、噴的安全、噴的衛生，即使再頑固的香港脚、頑癬、噴射式噴脚好有效。

- 止癢作用
- 消毒作用
- 殺菌作用
- 鎮痛作用
- 乾燥作用
- 除臭作用

噴脚好液適應症

- 治療香港脚(水蟲)
- 治療頑癬(頭癬、牛皮癬、白癬)
- 治療掌(趾)汗癬
- 治療灰指甲、灰趾甲
- 治療表皮角化症(鵝掌癬)
- 治療其他寄生性皮膚菌傳染症

主治香港脚頑癬新藥

噴脚好液



總經銷：
以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臨沂街27巷8號
電話：(02)3952758
《請認明全省各大藥房購買》

北市衛藥廣字第7506269號 衛署成製字第6559號

潔姑娘也被逗笑了，笑聲微啟，即行收住，彩蓮也自發覺，趕忙「繃」住——這可不是說笑的時候，要讓夫人瞧見，少不了一頓好罵。

潔姑娘略一思付，點頭說：「去，我們瞧瞧他去！」

大黃狗「呼」地一聲，撲到了跟前。

彩蓮嚇得一聲尖叫，躲在了潔姑娘身後——

「袁先生——小姐看你來啦！快把狗看著……」

倒是不必——狗是認得主人的。只是在潔姑娘身邊「撒歡兒」，圍著她團團打轉。

然後在袁先生輕輕的一聲呼喚之下，乖乖的走向一旁，伏身不動。簡直像一隻小貓一樣的溫順服貼。隨後那個人頂長的身影，緩緩由地上站起來，略似有些意外的那種表情，向潔姑娘注視著……

竟然連聲招呼也不會打。

「袁先生……」潔姑娘輕輕的喚了一聲，一時才警覺到，下面的無話可說。

她奉母親之命，原是向一些待要離開的故舊先生禮貌辭謝告別，該發的銀子，顯然都已發完，却是萬萬沒有想到，竟「疏忽」了眼前的這一位。

這個人到底是該留下來，還是和其他人一樣打發他走呢，張管事既無提起，母親也沒有交代，這一霎的面對，却又該如何處理才好？

便只這麼稱呼了一聲，一時無言以繼，只是傻傻的向對方看著。

姓「袁」的竟然也是好涵養，一句話也不妄說。彼此便只是默默無言的互相看著。

對於已死的長者，他由衷的有一番哀悼，這一霎，在面對著死者身後唯一的愛女之時，豈能沒有一些感觸？

只是嘴裡的那根舌頭，天生不會說些動聽的話，特別是當著對方姑娘人家，更不知如何表達才好。

倒是彩蓮機伶，一句話說出了關鍵所在——

「小姐是問你，張管事的可來過了？」

「對了——」潔姑娘這才轉過來響亮：「張管事可來看過先生？」

袁菊辰點頭說：「來過了——」

張前李後

那一雙含著著深遠意志的眼睛，在潔姑娘臉上轉了一轉，終於明白了對方的來意。

「我已經跟他說過了……等護送夫人和姑娘到了山西，便自離開……」

「噢——！」潔姑娘有一絲意外的驚喜：「原來是這樣……」

一聽說，他要護送自己和母親到山西，心裡真有種說不出的喜悅，由不住再一次的向這個人「盯」了一眼。

「謝謝你……」她說：「只是太麻煩你了！」

「沒有關係……」袁菊辰搖搖頭說：「去山西，對我來說，其實是順路，拐不了多大的彎兒……」

說時微笑了一下，牙齒潔白整齊。

隨即向潔姑娘微微欠身為禮，便自轉過了身子。



老僕潘德跟蹤奔入，臉上染滿了鮮血……

隨即，在兩面落日餘暉的映襯裡，他碩長的身子，邁進了眼前的小木屋，便自不再出來。

潘夫人微微一笑說：「我也把他給忘了，剛才張管事的來給我說過了，很好的一個小孩，寫寫算算都很能應付，有他跟着，一路上也有個照應，好吧，難得的一片好心，你爹總算沒有白疼了他……」

潔姑娘見母親答應，心裡也自開心。

也說不上什麼原因，自從剛才匆匆一見之下，對方姓袁的那個碩長的身影，略似沉鬱的臉上表情，在自己心裡，竟自深深留下了印象。

「他跟你們是親戚？」

潔姑娘仰着臉看着母親，心裡透着好奇。

「那是什麼親戚！」潘夫人說：「詳細情形我也

不清楚，像是他的爺爺，跟你的爺爺是結拜的兄弟，你父親常說他爺爺是個很奇怪的人，有一身很好的武功……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也沒弄清楚……」

潔姑娘點點頭說：「這麼說起來，我們是三代的世交了，怎麼他這個人……？」

才說到這裡，彩蓮進來說：「李府裡來了兩個人，張管事正陪着來見夫人。」

潘夫人點點頭說：「知道了！」轉向女兒說：「是李老大人派的人來了！」

張厚、李福——

挺體面、健壯的兩條漢子。

姓張的濃眉大眼、膀大腰圓。姓李的略瘦偏高，一雙眸子湛湛有神，更似透着精神。

兩個人，都是李東陽老大人的近身侍衛，忠心報主自是不在話下，今次山西投親，任重道遠，老大人為念故情，特別打發他們兩個沿途護送，顯然有特別含意。

有書信為憑——

「潘夫人莊次：朝中風傳有人逆圖對府上不利，居家謹慎，速速上道。

謹著張厚、李福至府聽差，二件精通武技，可以深信，一切心照不宣。

節哀順便，自求多福。

東陽頓首」

潘夫人閱後神色一變，點點頭說：「我知道了……」隨即把來函撕得粉碎。

張厚、李福跪下請安之後，肅手而立——看看這兩個，頗似身手矯健，倒也忠厚持重。由於是李老相閣的特別推薦，不能不賁眼相待，剛要囑咐幾句話兒，却聽得外面一陣喧嘩聲起。

緊接着門簾子「刷」地地撩起。

老僕潘德跟蹤奔入，臉上染滿了鮮血，大叫一聲：「刺客——殺人——」

話聲未已，已自仆倒不起。

門簾子「嘩啦啦」再次撩起——風掣電馳般自外面閃進了三個人來。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這是一道什麼樣的彩虹？
這是名家最得意的彩虹！
這是蕭逸傾力描繪的一道武俠彩虹

玉兔東昇



3

●文 / 蕭逸
●圖 / 王愷
●題字 / 韓錦田

《前情提要》老僕大叫：「刺客——殺人——」
門簾撩起，自外面閃進了三個人來



張厚好快的身手，兩三下便把幾個混混殺手擺平了。

幾乎在同時之間，張厚、李福這一雙來自李府的「健」僕，已向來人發動攻勢——排山運掌，力道萬鈞。對方三人，身子方一闖進，東南西北還沒有摸清，即在張李二人聯手的掌勢之下，被逼得踉蹌跌倒，擦地而出。

有似滾地人毯。

三個人三個方向。

咕嚕嚕「毯」般的一陣子打轉，陡地躍身而起，「刷！」地分向三方而立。

那副「德性」可真教掛不住——一霎間，俱都楞在了當場。

一式的穿戴打扮！

白巾加額，衣著縞素，特別是每人腰上的那根草繩——那樣子分明是喪門吊孝，却不知居心叵測，竟會是上門行兇的三個要命煞星。

二瘦一胖——一高兩矮。

却都是面生橫紋，滿臉殺氣騰騰……

原來事先早有商量，每個人都持着冷森森的一雙「匕首」。這東西俗稱「攘子」，長不過尺半，却是尖銳鋒利，窄窄的刀身上，有一道深深「暗溝」，插在人身要害，常常不覺其疼。刀拔人亡！是一種最為陰損，「殺人不見血」的厲害玩藝兒。

只當是十拿九穩的一樁殺人買賣，作夢可也沒有想到，居然是看走了「招子」！

李老大人不愧是老謀深算，這一着險棋真教他「料」定了，張厚、李福早不來，晚不來，套句俏皮話，可正來在了「節骨眼」上。

事發突然，真還有點暈暈乎乎的莫名所以？

「你們好大的膽子……！」

說了這幾句，領頭的那個黑臉胖子，可就顯着心理發「虛」，下面話一時接不下去。

「我們好大膽子！」

張厚往前邁了一步，一隻手撩起了長衣下襟，綁在腰上。

李福悠然獨步，停身丈外。——那樣子倒似沒他的事，把人交給了張厚。

——却是這一站，有分教。

三個兇手突地心裡一動，肚裡有數，才知道奔向前院大門的唯一通道，叫人家給「封」住了。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張厚冷森森的笑著：「一句話——誰打發你們來的！」

「你……你問不着！」

黑胖子圓瞪着兩隻眼，那樣子可真有點急了。祇當是兩個女人，一老一小，輕而易舉，刀下人亡。茶館裡清茶一碗，收銀三百，眉毛都沒有「縹」一下，就接下了這件好差事。

却是，「老虎嗅鼻煙兒」——沒聽說過。——天下沒有「白」拿的銀子，這宗買賣可是透着「扎」手。

雖說是地頭上的三個混混。却也殺人當切菜，幹這種「昧」良心的殺人勾當，總有個十回八回了。黑胖子「牛剛」，拿眼睛掃了一掃同行二人——別瞧着哥兒兩個賣相不濟，却有個駭人的外號——「奪命雙蛇」。

●滾地人毯●



「大黃」凌空飛撲，擇喉而噬……

「青蛇」許小乙。

「火赤練」管昭。

加上「黑太歲」牛剛。哥兒三個在「南城」也算小有名號，無如今天出師不利，殺人不成，眼看為人所制，怕是凶多吉少，這可是始料非及。無論如何，說不得只有與對方放手一拚了。

「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這件事豈是你能管得了的？這可是你自己找死——哥兒們，上！」

許小乙、管昭兩個人，早已蠢蠢欲動，「黑太歲」牛剛話聲方出，兩個人已陡地竄身過來，四隻明晃晃的匕首，一齊向着張厚身上招呼下來。

隔着一道窗縫，向外窺視的丫環彩蓮，目睹之下，嚇得「哎呀」叫了起來。

潔姑娘責怪的眼神兒，狠狠的「釘」着她，嗔道：

「別出聲兒！」

房門早已關死，還用椅子頂上。

潘夫人、潔姑娘、彩蓮三個女人依偎一起，心裡

的驚懼可以想知，所有的指望，可全在李老大人所差來的這兩個人身上了。

只以為這個張厚，萬難逃過兩個小混混的四口尖刀，却不知怎麼回事，只見他抬腿閃腰，連帶着一個擰身，麻花卷兒般的一個打轉，兩條「毒蛇」的四把刀子可全部落了空招。

非但如此，兩個人「黃狗吃屎」各自都來了個「大馬扒」，手上的尖刀也拋落地上。

張厚果然有兩下子——

好快的身手！

「刷！」地一個旋身，右手突然「撲！」地抓住了其中之一——許小乙的肩頭，却也沒放過另外那個——左腳勾處，一式「鴿子翻身」，「碰！」踢中在管昭的心口窩上。

這一腳力道不輕。

對付這類上門殺人的混混，張厚自不會留情，更何況所踢的是對方心窩要害？

腳尖到處，「火赤練」管昭「噢！」地痛呼一聲，

整個身子離地三尺，直直向後倒了下來，一口鮮血「咻！」地狂噴出口，便自昏了過去。

許小乙却也沒落下好來。眼看同伴性命不保，許小乙用力一個翻身，想掙脫被對方抓住的肩頭，就勢來上一式「鐵頭」，直撞對方前胸。

市井街頭的一個混混，那能有什麼真功夫？這一式「鐵頭」功，便是他最後僅有的伎倆。撞着了人家倒楣，撞不着自己倒楣。

「嘿！」

看著撞上了，其實是落了空。

他的頭快，人家的手更快。隨著張厚曲起的右肘，只是用胳膊肘子向上一頂，這一手簡直與剛才的那一脚有異曲同工之妙。

「噢！」地一聲，正中在許小乙的心窩上。

許小乙也和剛才的管昭一樣，便自直直的倒了下來，當場人事不省。

這番情景，落在了一旁「黑太歲」牛剛眼裡，早已嚇個魂飛魄散。

——他早已有一番付度。前門一面已讓敵人之一堵死，便只有往側面逃竄，說不定能為自己闖出一條生路，總不能坐以待斃。

一念之興，無庸深思，霍地騰身躍起，越過了一片花園，直向左側面飛撲過來。

張厚、李福豈能就此放過？各自喝叱一聲，雙雙騰身躍起，作兩路包抄之勢，兜攔過來。

遠路

「黑太歲」牛剛，這一霎原形畢露，再也顧不得什麼丟人現眼。

他的輕功本來不佳，一路翻騰，脚下障礙又多，只聽得一陣子唏哩嘩啦，踢倒了許多花草樹木，甚至於把迎面當前的一堵假山也推倒地上，發出了極大的震耳聲。

雙手持刀，圓瞪著兩隻眼，牛剛惡煞般地衝了出來——

這一面花葉扶疏，月亮洞門裡秋陽和煦。

身後追聲已近，牛剛凶神惡煞般便自向眼前洞門闖了進去——

却不意腳下方自跨進，眼前黃影閃閃，「呼！」地撲過來一頭大黃狗。

凌空飛撲，擇喉而噬——一口直向他喉門咬來。牛剛嚇得怪叫一聲，掄刀就搏——隨即展開了一場人狗大戰。

張厚、李福聞聲而至，怔了一怔。

俄頃之間，院子裡又歸於寧靜……

他二人彼此對看一眼，霍地躍身院內——

却只見對方那個黑壯漢子，直直的倒在地上。一雙匕首脫手拋落，那樣子分明像是已經死了。

張厚吃了一驚，趕上幾步，就地瞧了瞧，却是看不見他全身上下任何一處為狗所傷的痕迹，却是怪了！

大黃狗吐著長長的舌頭，其聲咻咻的臥在地上，向這邊看著——

院子裡灑滿了一地的秋天太陽，柳樹上知了兀自「噉噉……」叫個不歇。

的那般懶散……

天才濛濛的有些兒發亮，潘家的「車」隊已然出發。

經過昨天的一鬧，老夫人幾乎要病倒了——她終至明白過來，李老大人的一番忠告，絕非空穴來風，仇人好狠心也，非但沒要了官人性命，連自己寡婦孤女也不欲放過，再不逃走，性命不保。

便自這樣，房子也來不及處理，留下了兩個年輕的家奴看守，連夜整理打點，第二天方微明，便自動身起程。

一總是三輛大車。

頭一輛坐著張厚、李福和潘家老奴「潘德」。後者刀傷不死，一條老命總算保住，臉上纏著布，一條右手吊在脖子上，傷勢顯然不輕，總算還沒有大礙。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他一直這樣安慰著自己。兒子「潘恩」今年也三十好幾了，他們世代在潘家為僕，怎麼也不能把他們拋下，更何況今日為主人負傷，便只得帶著他們一併上路。

第二輛車上，也是四個人，潘夫人、潔姑娘、彩蓮，還有個老婢「夏氏」。

第三輛車，人數最少。

兩個人——張管事的、袁菊辰，外加上一條狗——「大黃」。

這便是潘家一行的陣勢。已經是簡得不能再簡了，東西幾乎全部都扔了下來，饒是如此，箱籠什物，也有十幾大件，其他小東西林林總總，裝滿了三個大車。

這條胡同，住滿了達官貴人，此行上路，潘家尤其小心，生怕驚動了他們，是以特地選了個大清早晨，車子一來，就放進大門，人貨上滿，開門就走，雖說其勢赫赫，卻沒有驚動什麼人。

回頭向著「故園」的黑漆大門看著，特別是那些露出高院牆的石榴樹，石榴花開得一片爛紅……每年一度，樹上都是結滿了石榴，今年却不及等著它結果了，白虎當門，大難臨頭，家人逃生之不及，便自這樣捨棄一切而去了。

潔姑娘生怕觸及母親的傷心，忍著幾滴出的眼淚，在此離去的一瞬，只是一聲不吭的望著，默默的承受著此一霎臨去的傷感。

車行順暢。

和風晨露裡，蒸騰著凌晨的霧氣。北國之秋給人以無比的肅殺感覺，特別是染目於兩旁有秋收的莊稼，這一「穗晚楓秋」之景，令人迸淚。

潘夫人心情不用說極其沉痛。從上車到現在，一句話也沒有說！

令她發愁的事情，可也多了。

太原那邊親家翁的情形到底怎麼樣，還是個未知之數，原打算先派過去個人，事先打上一聲招呼，也好讓人家心理有個準備，那裡知道事發突然，雖是兩家至好，總是太過唐突。

將來的日子，更是千頭萬緒，簡直不知要怎麼捱下去？

馬車越過了「長安大街」，一片金色陽光之下，照著紫禁城的琉璃殿瓦——就近的騎樓矮房裡，有

超群整型 整型超群
超 群
雷射美容整型外科

- 國際雷射醫學會會員
- 國際美容整型外科學會會員
- 國防醫學院臨床講師
- 前三軍總醫院外科主治醫師
- 前榮民總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 陽明醫學院臨床講師

馬超偉 大夫

顏乾輝 大夫 聯合主治

主治科目：
雷射美容整型外科
皮膚科、泌尿科

〈衛生署優生法指定醫院〉
優生保健婦產科
(不論月份，月經規則術)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26號2樓
電話：5929809·5949369
5958293·5958354

人高高搖着三角小小旗幟，操縱着呼哨來去，翻騰當空的大片鴿群。
別矣！北京。

○ ○ ○

伸着兩條長腿，袁菊辰身子斜歪在椅子上。
大黃狗一聲不吭的就臥在他腿下，吐着根長的舌頭，想是也知道了主人家門的變故，變得安靜了——而主人這個「家」裡，牠其實祇關心着袁菊辰一個人，平日相處，心領神會，已似默默相通。此番事非尋常，却又怎麼回事？——却非牠的智慧和能明白的了。

張管事的苦着張臉，他的「腳氣病」犯了，走路很不俐落，這會子車行無聊，乾脆脫鞋解襪，亮出了乾瘦乾瘦的腳丫子，不停的用手指在腳趾縫裡串着，嗅嗅捏捏，自虐似的；竟然也是一種享受。

車行顛簸，不注意掠了個高兒，差一點把他給摔了下來，一脚丫子踩到了狗身上，惹得大黃狗直向他呲牙，嚇得他趕忙把腿收回來。

「唷——這可是到了哪啦？」
伸着脖子往外瞧了瞧，左右再一打量，立刻就認了出來。

「到了長帝店了？還真快——」
說話的當兒，馬車可就停了下來。

張管事趕忙穿上襪子，繫上了他的布鞋——他這個人，小腦門，尖下巴兒，上面七上八下生着幾根狗鬍鬚子，論實相實在不怎麼樣，倒是人很忠厚，心地也好，和他的外表大相逕庭，誠然「人不可貌相」。

黃土道上瀰漫着大片黃霧，兩邊柳樹上蟬鳴囀耳。河溝裡幾個屁股股的小孩，正在打着呼嚕——張管事的趕忙下了車。

前頭車上那個叫李福的漢子，已走了過來。
「走了老半天，歇會子吧！」

粉紅色的「酒」招子迎風抖擻。
小酒店却取了個大名字——
「四海風」

西風瘦馬



車行順暢，和風晨霧裡，蒸騰著凌晨的霧氣。

潔姑娘同着母親、彩蓮、夏曉曉在裡面桌子。
張管事、袁菊辰、張厚、李福、潘德、潘恩六個人分兩排坐定。三個趕車的自家帶着乾糧，就在道邊柳樹下席地而坐。

在車上折騰了半天，彷彿是骨頭都要散了，潘夫人感覺着全身都不得勁兒，這會子吃了半碗「片兒湯」，夏曉曉張羅着向一個賣瓜的小販，買了幾個香瓜，切開來大家吃。

蟬聲聒耳——總是那種單調的起伏聲音。秋後的太陽暖烘烘的照在人身上，多麼多麼舒坦了，若是能打上個「盹」兒，該有多好？

潘夫人不經意的歪在椅子上，竟自睡着了，頰青絲，霜也似的一白，在陽光裏更顯眼，她臉色蒼白、消瘦，只是十來天的時間，一下子把她折騰得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年似的。

原來打算吃飽就睡，瞧着這個樣子，張李二位商量了一下，只得暫時耐下了性子。

老管事的說：「這些日子可真苦了家父母了，再不教她睡睡，保不住半道就許病倒了，反正這一路吃飯住店，倒也方便，用不着急在一時，你二位的意思怎麼樣？」

李福笑笑說：「說的也是，一切聽憑老管家關照就是！」

「那就歇上一會兒吧！」
張厚、李福自位子上站起來，四下走走。

老管事的翹起一隻腳，脫下鞋襪，又開始玩起了他的爛腳丫子……

○ ○ ○

袁菊辰緩緩走到了驛道一旁。
這裏有個池塘，塘邊栽了半圈柳樹，有個茅草亭子。他就信步踏了進來。

亭子裏原有三個人。
一個賣茶葉蛋的光腳小孩、一個老乞丐、一個依柱閑坐的瘦高漢子。

老乞丐席地而臥，顯然睡著了。
瘦高漢子面前攤着吃剩的骨頭，刻下正在剝食茶葉蛋，一雙濃黑的炭眉，眼睛又細又長，刀板子也似的長臉上，刻劃著幾道深刻的皺紋，全身上下，

顯示著很濃重的那種風塵氣息，却是穿著不差，一條月白綢子單褲，外罩著素灰面布細布長衣，腳下一雙「雙臉京皂」，和結紮褲腳的帶子同一色澤。

袁菊辰就著對面一根柱子坐起來，買了兩個茶葉蛋，那人却把面前一攤骨頭，連同個油紙包兒，一併向著大黃狗面前拋來。

大黃狗嗅了嗅，只是用眼睛向袁菊辰望著。

「吃吧！」

有了主人這句話，「大黃」這才老實不客氣的享用著面前的大餐。

灰衣人緩緩點了一下頭，讚說道：「好教養，好漂亮的一條『金毛吼』！『西藏來的？』」

話聲裏帶著濃重的秦嶺口音，却把一雙眸子，骨碌碌來回不住的人狗打量不已。

袁菊辰只是微微一笑。

——他的眼神兒也不閑著，一瞟之下，「盯」住了柳樹下的那匹青驢瘦馬。

馬鞍子等物什，都卸在地上，半舊的青鞞皮韉子裏，插著口刀。長長的刀把子，黃銅吞口，刀式修長，顯非一般尺寸。

只是那麼轉了一眼，袁菊辰的一雙眼睛便自移向別處，再不向對方一馬，多看上一眼。

灰衣人吃完了茶葉蛋，拍拍巴掌站起來。

往前面走了兩步，站住腳打量著地上的馬黃——忽然間「大黃」目露凶光，「嗚」地一聲，露齒而威。

這人「哈哈！」一笑，便自繞過身來，由另一面走了出去。

在樹下，他整鞍繫帶，一切就緒，翻身待上的一霎，却又回過臉來。

不期然，迎著了袁菊辰逼視而來的眼兒。

「朋友貴姓？」

「袁！」

「這是那裏去？」

看看對方沒有置答。他却一笑，翻身上了馬背。長衣飄飄，長蹄踐踏著一地落葉，便自蕭蕭去了。

下期待續

專治 慢性尿道炎·金黃色葡萄球菌(即超級慢性淋病)！

(一)症狀：

(二)檢查：

(三)治療：

偶而輕微紅腫脹痛，尿道發熱帶黃色分泌物，小便次數多或分叉，婦女白帶增多黃色，隨季節時好時壞，似有病好像無病，就是不自然感覺，影響工作情緒日久使人感覺憂慮，若不及早檢查治療，細菌侵入深部組織，引起輸尿管、膀胱、輸精管、前列腺炎等肌肉組織肥大或壞死，尿道狹窄阻塞等症，導致腎臟病變，菌尿、尿毒症等，後果不堪想像，目前社會開放，生活方式不同，不要諱疾忌醫心理，請速檢查治療。

本所採用電腦檢查，特用美製高壓無菌檢驗棒，攝取尿道分泌物，經處理資料顯示，細菌顏色和數量多少，潛在體內所有細菌，疏而不漏檢查出來，若治療不做精確檢查是徒勞無功的。

依據電腦 ELECTRO BRAZ 報告，用最新方法治療絕對準確，全部根除，本所並備有各國專藥 JROGESS 專門抑制尿道各類球形細菌，迅速特效，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等即「超級慢性淋病」具有特強效果，五至七日痊癒。

吳氏泌尿專科

院址：台北市南京西路十二號門診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電話預約掛號 543-5745 星期日下午休息

Wu Chan Skin and Urology medical Specialty

中衛醫院內第 750201 號



一條人影掠身直起，向著正中馬車撲了過去。

兩旁的秋收莊稼，在黃昏太陽的渲染裡，顯現著一種寂寞、蕭條。

三輛馬車按著一定的車行速度前進。

黃土道路上，有兩道極深的車輪痕迹，馬車便是在這個痕迹之內，作一定的軌跡前進。道旁高大的榆樹，形成兩行陰影，每一根都似有百十丈長短，巨龍也似的倒臥在兩旁的旱田莊稼裡。

袁菊辰一聲不吭的用小刀子削著什麼——是剛才在亭子附近採來的一捆乾樹枝子，車行無聊，閑著也是閑著，他就用刀子削成一截截的木樵子，併列的插在車窗上。

張管事問了幾回，所得的答案，仍然只是一個微笑。他也不再搭理，獨自個拿著桿「京八寸」的小小旱煙，有一口沒一口的抽著。

前面旱田裡，種著西瓜。

有人在瓜地裡躺著。

走在最前面的一輛車，忽然慢了下來，車把式眼尖，一眼看見前面車輪印痕裡，置著兩塊大石頭。這玩藝兒非同小可，若是懵懂不知，飛馳而過，準能把馬車跳起半天，摔個粉碎。

三輛車忽然停了下來。

第一輛車上的趕車把式，嘴裡罵了一聲，跳下車，往前面輪溝裡彎腰搬石頭，却是不知怎麼回事，身子才一彎下，便自倒了下來。

坐在前座的少僕潘恩「噢」了一聲，一邁腿躍下車轆，耳邊上嘎然作響，一口飛刀直向他頸項間飛來。

車上的李福啊呀一聲，來不及有所施展，一腳踏向潘恩背上，後者身子向前一栽，「咻——」一口飛刀直擦著他頸邊滑了過去。

乍見著落地的這口飛刀，潘恩嚇呆了。

大黃狗

前情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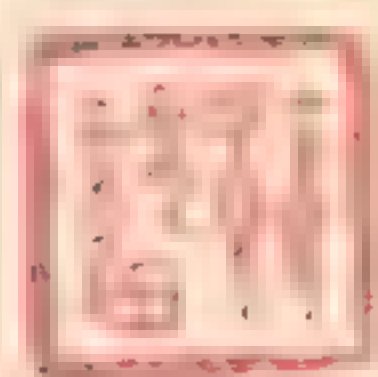
袁菊辰訂住柳樹下那匹青驢馬，灰衣人吃完茶葉蛋，站起來。一笑翻身上了馬背，便自騎著去了。

玉兔東昇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文／蕭逸 圖／王愷 題字／韓錦田

4



李福、張厚却已雙雙由車座上躍了下來。兩個人的反應幾乎是一致的，身子一經落下，慌不迭向著第二輛車前飛身逼近。

敵人一面顯然已注意及此。

瓜田裡驕地飛縱起三條人影，兩口鬼頭刀，一左一右，同時迎上了張厚、李福，擡頭就砍，下餘的一個，倏地掠身直起，倏起條落，直向著正中馬車撲了過去。

一頂馬連波的大草帽幾乎完全遮住了來人頭臉，襯著黃繭布的一身褲褂，怎麼看也是一個莊稼漢子，他卻是不折不屈來自大內的一個殺手。

這一瞬，可真是險到了極點。

張厚施展「掃堂腿」，叭！一聲，把迎面奔向自己的這個持刀漢子，掃倒地上，怒叱一聲：「好強盜！」急向當中馬車撲去。

——對方頭戴馬連波草帽的漢子，却已先他一步的來到車前。

便在這一霎，一條黃影，躡自第三輛馬車的車轆，隨著「嗚！」地一聲低鳴，現出了「大黃」飛快的身影。

誰也不會想到，第三輛車上的那隻大黃狗，却在此危機一瞬之間，現身救主。

面對著「大黃」的鋸齒獠牙自天而降；擇喉而噬。來人這個頭戴草帽的疾勁漢子，由不住嚇了一跳，猛可理一個疾翻，閃身於七尺開外，躲過了大黃狗的鋸齒獠牙。

却是如此一來，俾使張厚以可乘之機。

帶著一聲怒吼，張厚的一口「摺鐵刀」，突地脫鞘而出，直向來人迎面直劈過來。

戴草帽的這個人，顯然身手不弱。

「刷啦啦……」一條亮銀鞭，隨著他的轉身之勢，盤空直起，不偏不倚，正好迎著了張厚的摺鐵刀。



「咔嚓！」張厚一刀劈中對方前胸要害。

張厚霍地向後抽刀——
這人冷笑一聲道：「著！」
亮銀鞭一沉，猝起，有如出穴之蛇，反向張厚正中腦門上點去。

這一手變化極快，招式毒辣。

來人出身大內，多半是來自慣以執行「暗殺」密令的「東廠」衛士。本朝自成祖後，西廠錦衣衛，甚多來自江湖草莽，其間出身黑道者頗不乏人。眼前這人，自憑其「尖嘴猴腮」滿臉陰悍之一瞥，即知其出身黑道，絕非善類，狠在這一手「毒蛇寬穴」，既毒又狠，倉卒之間，張厚竟似難以躲閃。却是，無端飛過來的這枚小小竹籤，既快又準，尤其是其不見一些兒聲音。

簡直是毫無所察——

「嘿！」地扎中了他那隻持鞭的手。正當關尺要穴，勁道十足。這個人全身一震，手指鬆處，十二節亮銀鞭「噹！」一聲墜落地上，整個人便自動彈不得。

却是張厚並沒有注意到對方這個微妙的變化，掌中摺鐵刀伺隙由左側方向閃電攻進。

「咔嚓！」

一刀劈中對方前胸要害。

大片血光湧處，這漢子便直直倒了下來。整個過程，竟是那樣的快，局外人所能看見的，只是張厚閃爍著亮刀光的一刀，甚而連張厚本人也不會留意到那一支小小的竹籤。

而真正決定勝負關鍵的，却正是那枚小小竹籤。

另一面的李福，却也以「鴛鴦燕子腿」的功夫，把先此所來的二人之一踢倒地上。手上的兵刃——「太歲鉤」倏地擡起，便在對方翻身欲起的一霎，劃中了他的咽喉。

像是猝然爆開了一朵血花般的慘劇，這個人便白倒臥血泊。

剩下的一個持刀漢子，早已嚇傻了，霍地轉身就跑，却為張厚迎面阻住了去勢，李福自後面趕上來，掄手一鉤，便自結果了性命。

三個人、三條命，瞬息之間，便自解決。

連同第一輛車上那個趕車的把式，現場留下了四具屍體，除了一行三輛馬車之外，再不見一個外人。

張厚、李福總算不負李老夫人的託囑，再一次維護了潘家母女此行安全。

●雞毛小棧●

子時前後。

一片月光，霜也似的灑在地上。同時也照見著「銀杏小棧」這塊年久剝蝕的招牌。

一面是生滿竹子的荒山野嶺，一面是彎若鎌刀樣的「脈溪流」——驛道在溪水的那一頭。這一切在月光的盪漾裡，顯現著異常的寧靜。大地沉澱，玉宇無聲……

所謂的「雞毛小棧」吧！

此去舊省沿途，這樣的小店所在多有，只是這一家却獨有著那種詩情畫意。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小客棧雖然也有兩進院子。

第一進院子除了個可供吃食的小小食堂之外，便是兩間炕房——所謂的「大炕」。南來北往、張三李四，倒下了就睡，站起就走。汗臭腳臭，蚊子臭蟲，再加上此起彼落的呼聲……沒有十分「道行」的人，便只能望而却步。

所幸潘家一家，是被安置在第二進院子。

却也只是小到不能再小的四間土房。

潘氏母女連同丫環「彩蓮」佔了一間比較像點樣的兒的，下餘三間各人就分著住了。

歪斜著的一面小小土牆，一多半都已倒塌。

院子裡有一口井，井上架著轆轤，再就是那一棵高可參天，枝葉蔓延，幾至全棧的「銀杏」大樹了。

——「銀杏小棧」這個名子，便是因此而來。

樹上結實累累，每年都能為棧主帶來一筆不算小的財富。

滿樹結實，月光下，白花花一片。亮若燦銀，和風吹拂，間有所觸，傳送著饒有韻味的聲聲脆響，院子裡散著「白菓」那種獨特氣味，郁鬱清芬，沁人心肺，甜甜的怪好嗅的。

在屋子裡翻來覆去也睡不着。

潔姑娘悄悄掀開了夏布蚊帳，生怕把母親驚醒了，一個人尖手尖腳的來到門邊，悄悄打開門兒一線，向外望了望。

赫！那條大黃狗，敢情就臥在門前。

昨天日間在瓜田的一場驚險，她曾眼見過「大黃」的凶猛，忠心衛主。原來夜晚，牠還負責為自己母女守衛，真是一條既忠又勇的好狗……

只是這麼輕微小小的一個動作，便已驚動了牠，「大黃」立時走過來，頻頻搖著尾巴。

潔姑娘童心未泯的拍拍牠的頭：「等等，等我穿件衣裳！」

明月當頭，清風徐來。

院子裡滿都是「白菓」的清香。

潔姑娘坐在樹下，看著大黃狗在自己面前搖尾乞憐。

「怎麼你也來了，你好朋友呢？」

拍拍牠的獅子也似的蓬鬆鬃毛，潔姑娘微微笑著：「傻東西，我是在問你，袁先生呢，他不是你的好朋友麼？」

大黃圍著她打了個圈兒。

月映樹梢，滿地都是婆婆的影子，這般景象，却是怪嚇人的。

潔姑娘站起來伸了個懶腰，一天的車行顛沛，只覺著全身痠疼，彷彿是骨頭都散了。

秀髮披散，纖腰一展，那高挑細長的身子……，才不過一十六歲，比人家二十歲的大姑娘還高。

直鼻樑骨，瓜子臉，眼神兒尤其鋒利。

早些年家裡來了個算命先生，看過她的手面相，並為她排了八字，說是「鐵掃帚」由於年時兩見亥位，判為「登明芝艷」，命硬了些，却有絕姿。早婚為佳，晚了「一剋」父。因以決定明年春上即與完婚，却不意仍是晚了一步，家主人竟在今年秋上便死了。

又說：「男要通天鼻，女要丹鳳眼」。她的「通天鼻」便是搶了「男人」的三分貴氣。

又說什麼「命坐魁罡」、「馬頭帶劍」，要是男人可就大大的「貴」了，是一塊上上習武功名的料子，只可惜是個大家閨秀的女兒之身。

末了這位先生嚼嚙說：「硬是硬了，却是『一飛冲天』的好命，端看那位爺兒們能駕御得了啦？配好了發子發夫，配不好，禍起連城。」

潘夫人乃把洪家少爺的八字遞給他，算命先生問知了對方身份，放在袖子里，說是三兩天批好了送過來，却是一去無影。

倒是男方送來了訊兒，兩個人的八字早就「合」過了，合適極了，盆子盆孫，這就打消了兩老口子的滿腹疑雲。

信不信也，潘侍郎却是死了。

「難道是我克的？」

每一回想到這裡，潔姑娘都有說不出的遺憾、悵悵。一肚子的怨恨，真不知向誰發洩？既恨自己的命硬，又怨那個算命先生的信口胡扯。

「什麼命好命壞！滿口胡說八道——再見面非碎他一口唾沫星子不可！」

爲了這件事，大姑娘真不知道背後洩過多少眼淚，却是無可奈何……

原來如此

「銀杏」樹上飄下來幾片落葉。葉兒互擦，劈剝有聲，把這原本靜寂的夜，點綴得更單調、深沉……

隨著大黃狗的轉身跑動，那個人高大碩長的影子，忽然映入了眼簾。

「噢……是袁先生……？」

袁菊辰已緩緩來到了近前。

「姑娘還沒有歇著？夜深露重，小心著了涼！」

說時已在面前停定。

仍是白天的那身灰布褂子，却把長襟下擺折起來塞在腰上，像是剛幹過了什麼活兒似的——深更半夜，他又上那去了？

「不要緊……先生這是上那去了？」

說時，她的一雙大眼睛，咕嚕了對方身上轉著。

袁菊辰微微一笑，把翻起來的大襟放下來。

日間人多，半句話也說不上，姑娘害臊，不期然的眼光交接，也覺著怪不自在。

現在的接觸可就不一樣。一來夜月朦朧，二來純出自然，三來，四下裡沒有一個閑人。

「沒敢遠去，只在四下裡走走！」

「我明白了……」潔姑娘微微一驚說：「這裡不安全？」

「那倒不是……」袁菊辰很含蓄的笑著：「出門在外，總是小心點兒的好……」

他臉上的線條在月光裡極是清晰，高聳的眉額，刀板子也似的修長臉，襯著挺直而高的鼻樑骨，却

是另有一種氣勢。

以往她一直只當他不過是個會寫算算的文人先生。這一霎，尤其是對方向自己注視近望時，才似忽然感到他堅定銳利的眼神……再觀著他高大的身影，寬闊的兩肩……這一切可就不是想像中的一個「文人先生」所能涵蓋的了，敢情他也有「粗獷」的一面。

袁先生略以安慰的口氣說：「張、李二位防範的很嚴謹，大可不必慮，姑娘坐了一天車，可以好好睡一覺了。」

「不……不累！」

嘴裏說著，潔姑娘好奇的向他望著：「過去……我對你一直認識不清楚……聽娘說……我們還是三輩兒的交往呢，我怎麼就一直接聽你說過呢？」

袁菊辰忽然笑了，露著白森森的一嘴牙。

「大爺這麼說麼？」他搖搖頭：「上一輩的事，誰又清楚，不過我爺爺跟妳爺爺倒是自小一塊長大的好朋友。至於我父親和令尊，却也見過。」

「僅僅只是見過而已？」

袁菊辰微微點了一下頭：「我父親是一個瀟灑名利的人，雖然知書達禮，可從來就沒有打算做官，令尊自仕宦發迹以後，他們無形中就疏遠了。」

潔姑娘「噢！」了一聲，點點頭說：「這麼說，他們最初原來是很要好的了？」

袁菊辰笑了笑，未置可否。

潔姑娘道：「這件事我竟是不知，也沒有聽父親提起過，原來我們還是世交呢……過去……我們實在太怠慢了……」

袁菊辰搖了一下頭。喃喃道：「這件事並無外人知道，其實家父與令尊大人，少年因意氣不合，分別之後，再無往來……這一次家父打發我來，原是指望我……能為令尊，略盡綿力，却是我的無能……」

搖搖頭，他似有「不忍追悔」的沉痛，抬起臉來，看向意在傾聽的潔姑娘，緩緩說：「我父親一直說『官途多險』……今天證之令尊大人，果然不虛，像令尊大人這等鐵肩道義的心性，當今這個昏潰朝廷，是無能有所作為的……」



袁菊辰道：「姑娘還是不要這麼稱呼我的好……。」

「姑娘該歇息了……」袁菊辰忽然向着傾斜的院牆之外瞥了一眼，隨即轉身而去。

潔姑娘看著他直長的背影，一直進入到天井對面的那間屋子。

「銀杏」樹梢婆娑的搖晃着。

她一點也不睡，尤其是聽見了袁菊辰所說的這些，心裡不勝感慨，不自禁又想到了死去的父親……却是袁菊辰的忽然離開，少了個說話的人，院子裡冷森森的，怪有些怕人。

大黃狗忽然由地上站起來，聳起了兩隻耳朵。

——緊跟着燈光晃動，一人用着快速步伐，來到近前，潔姑娘嚇了一跳，來人已跨進院牆。

卻是李福。

一身疾裝勁服，背插長劍，手裡提著盞燈籠，袁菊辰說的很對，張李二人確是防範嚴謹。多虧了李老大人的差荐，這一行若是沒有他們兩個，一開始便已是不堪設想。

「啊——大小姐！」李福抱著手裡的燈籠：「這麼晚了，您還沒有歇着？」

「這就要去了！」

潔姑娘站起來，向着李福點頭道：「你們辛苦了！」

李福搖頭笑說：「那兒話，您歇着吧，明天一大早還得趕路呢！」

潔姑娘應了一聲，隨即走進房裡——關上了門，插好門栓。

李福把一桿油紙燈掃向門邊，就口吹熄，摸著黑來到了自己睡處。

房裡黑黝黝，哈也看不清。

却似有個人倚牆而立，乍暗之下，好像那裡掛着件衣裳——李福陡地吃了一驚。

不容他作出任何反應，那個影子却似無風自動的忽然飄向近前。

李福陡地打了個跟頭，腳下還沒有站定，來人的一隻手指，挾着一縷疾勁風力，直向他「心坎穴」上點了過來。（未完待續）

● 下期待續 ●

慶安泌尿專科

包皮手術軍工教學生優待

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

台北後火車站（太原路長安西路右側）

電話：五一—〇二四六

台北市醫廣字七五〇五〇三

婦科漢醫珍驗方！專治

不孕症

須夫妻親駕！「保證成功」

● 稱為不孕症，其原因有屬於男方的也有屬於女方的，一般稱結婚三年仍沒有懷孕的婦女為不孕症，如果曾一度懷孕但是此後就沒有徵兆者也可稱為不妊症，女性不孕症的原因有子宮發育不全子宮內膜炎、子宮後屈症的以及卵巢機能不全等。

● 某女士初次妊娠時，曾施行人工流產，以後三年曾服避孕藥物，後來經濟情況好轉，解除所有避孕方法，但經過十年，都無懷孕跡象。根據其X光片看來，係屬卵管堵塞，但使用擴張術通導亦無效果，據說其月經有時會晚十多天，但大都正常，參考其他症狀，確認為流產後遺症，可能當時因流產擴張過度，引起子宮頸腫痛，後來又用避孕藥，引起子宮收縮不良，雖有受孕能力，但都不能長久，後來求本所醫師診察治療服三個經期，且在月經來前十天內避免房事，終於懷孕產子；由此可見，只要對症下藥，大都會有功效的。又男方諸如精液過少，精子活動力衰弱內分泌衰竭，辜丸炎，前列腺炎，性病，女方諸如內分泌紊亂，不能正常排卵，子宮炎，陰道炎、月經異常、性病、結核病；等現代醫學證明了不論用雄性、雌性等內分泌激素或維他命等打針吃藥，其效果是十分令人失望的。「唯若引用漢醫珍驗方加上個人經驗所創溫腎補血法，強腎養經法，祛痰利濕法，舒肝解鬱法所配之精純漢方藥後，的確有極高而不可思議的療效（男性精液少，活動力弱服藥後可以再檢驗作憑證），經服用二至三個月，絕大多數是能懷孕的！」

明德內婦科中醫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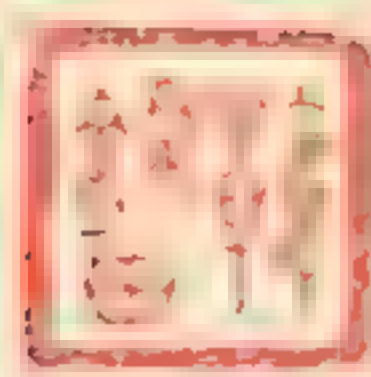
診療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日照常應診

新竹市南大路233~1號

新竹國校旁電話(035) 213346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玉兔東昇



5

●文 / 蕭逸
●圖 / 王愷
●題字 / 韓錦田

《前情提要》李福脚下還沒有站定，來人一雙手指挾著一縷疾勁風力，直向他「心坎穴」上點了過來！



袁菊辰與對方劍勢同時掠起，翩若飛鷹。

◎旦夕禍福◎

李福「啊！」了一聲。
來人好快的勢子！

隨著他陡然襲近的身子，小小客房裡驀地興起了一陣狂風，那一雙遞出的手指，有似出鞘之劍，直向著李福前心點來。

倉卒之間，李福簡直無以應敵，本能的向著側面，一個疾滾，險些躲開了對方的一隻手指。

這隻手指，擦著了他的衣邊滑過去——「呼啦！」一聲，連帶著李福上衣亦為之撕開了一道破口。

「嘿！！」
來人低低地喝斥一聲。投空的身影「刷」地一勢掉轉，怪蟒般地已自翻轉過來。

李福一驚之下，早已冷汗淋漓，直覺的認定了對方決不是好相與，脚下力頓，待將向院外穿出，却是晚了一步。

隨著來人翻起的一隻駝駝巨掌，「撲！」地拍中他後背脊樑。

這一掌力道疾猛，關鍵之處乃在於五指間的一式「結印」。正是武林中盛傳的「三陰絕戶」手法，極是險損毒惡。

李福身子不及躍起，便自向前仆倒下來，却為來人翹起的一隻左腿接住，隨即輕輕放倒地上。却是再也爬不起來了。

倚身門側。

——這個人一聲不吭的向外默默打量巡遶。

黑而濃的一雙炭眉，之下是既細又長的一雙長眼，却是雙目之下，繫著一方黑色絲帕，看不見是個什麼長相，約摸著是張刀板子也似的長臉。

先時的一番打鬥，看似雷霆萬鈞，其實乜邐不驚。甚而，院子裡的那頭大黃狗都不曾受驚。

蒙面人原欲閃身外出，只是如此一來，難免不驚動了那頭黃狗，却是他深所忌憚。

却在這時，腳步聲響，一片燈光閃動，帶動著一條晃動的人影。

張厚回來了。

蒙面人吃了一驚，一式旋風急轉，貼壁而立。

一不做、二不休！

——這個人回來的正是時候，便像剛才那個人一樣，結果了他。

張厚較李福要機警得多。

燈光揚處，猛然瞥見了房門的虛掩。

雖然不是驚人，却帶給他一種「意外」的警惕：「難道李福還沒有回來？」

心念一動，脚下自然也就放慢了。

聽聽，房裡沒有一點聲音，更不見一些燈光，張厚越加起了疑心。

——離開時候，明明留下燈光一點，何以熄滅了？心念一轉，右手翻起，已把背後的摺鐵長刀，掄在了手上，隨著他前進的身勢，「碰！」一脚踹開了房門，左手燈光照處，一條修長身影，貼壁直立。

「好強盜！！」

嘴裡一聲喝叱，縱身直入，摺鐵刀燦若銀河，取勢流星趕月，直向壁間蒙面人當頭直落下來。



蒙面人正待翻身上馬，突然發現一個人攔住去路。

蒙面人原以為可以重施故技，將來人斃之掌下，却不意這個張厚心思靈敏，動作機警。一口摺鐵刀，矯若銀龍端是不可輕侮。

眼前刀勢，居中掛二，一刀劈臨，其勢凌厲。蒙面人身勢一個疾閃，摺鐵刀「哈！」一聲劈落壁上，火星四射。

却是，刀勢挫處，劃出了一個弧度，直向蒙面人背項間夾去，這一着，有分教：

「不懼正面刀，却怕斜裡掃」——

以蒙面人之詭異精靈，竟然計不及此，隨着張厚拉出的刀光，「刷！」地一聲，直由他後肩劃了過去，一時皮開肉裂，留下了三寸來長的一道血口子。

「哼……」

直痛得蒙面人打了個寒噤。右手遞處，指尖上挑，「嘿！」地劈出一掌，正中張厚那隻拿刀的手，「碰！」連聲，一口摺鐵刀脫手直出，「篤！」地釘在牆上，悠悠晃晃個不休。

這一掌力道十足。

張厚只覺一隻右手，連臂發麻，宛若骨斷筋摧，連帶着半邊身子都為之動彈不得。

蒙面人一聲冷笑，驚地翻身而近，右手倏起，待將以「雙龍出水」之式，直取對方雙瞳。

猛可裡，「嗚！」地一聲，一條黃影，躍空直起，其勢絕快，直向着他當胸襲過來。

昏暗燈光裡，照見着來物毛忽忽的一團，正是院外的那隻大黃狗。

鋸齒獠牙，探爪若鉤。

蒙面人膽敢不抽招換式，保不住便將在這隻畜牲齒爪下負傷吃虧。

急切間，那裡再顧得傷害張厚？慌不迭收回了那隻探出的右手，就勢擰腰倒旋，「嗖！」地閃身一旁。

躲開了大黃狗閃電的一撲。

如此一來，其勢逆轉。

張厚驚得一驚，才自爆發出一聲大喊：「有刺客！」

「——」
揆諸眼前情勢，蒙面人再也不敢多留，即在大黃狗二度撲身時，倏地掠窗而出。

狗吠、人叫，霎時間亂作一團。

像是一縷輕煙般地縹緲，蒙面人已翻身瓦脊，隨即施展輕功，倏起倏落遁身棧外。

這附近田陌縱橫，地勢空曠，大可如意施展。一口氣跑了三、四哩，蒙面人這才把腳步慢了下來。

當前有一道溪流，流水潺潺，映着天上月色，宛若匹練。溪邊修竹迎以夜風，婆娑生姿，更有無限逸趣。

他却是大感沮喪。

竹林裡拴着他的那匹高脚青驢瘦馬——蒙面人走過去，解開繩，翻身待上的一霎，忽然怔了一怔。

一個人直直的就站在眼前。

這個突然的發現，由不住使他大吃一驚。

「誰——！」

「閣下才來！我敬候多時了！」

一面說時，緩緩向前踏近了一步——其勢不偏不倚，正好攔住了蒙面人馬前。

一片月光，穿竹直下，照射着這人的臉，蒙面人忽然為之一驚，却是日前茅亭，吃食「茶葉蛋」時的匆匆一晤，記憶猶新。

「是你……？」

殘月劍

「我姓袁！袁菊辰！」

這個人緩緩報出了名字，却把一雙灼灼神采的眼睛，直直向對方臉上逼視著。

「我早就算計著你會來，果然沒有讓我失望，光棍眼睛裡揉不進沙子——足下臉上那一塊遮羞的布，可以摘下來涼快涼快了！」

蒙面人「刷！」地閃身一隅。其勢與袁菊辰側面相交。

「你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說時鼻子裡發出了一連串的冷哼，細長的眼睛裡，凶光畢露。

「也好，就讓你小子做個明白「鬼」吧！」

一抬手，拉下了臉上幪布，正是前天茅亭所見的那個身著灰衣的瘦高漢子。

袁菊辰早就料著是他，打量之下，並不覺絲毫意外。

「很好！他向前踏進一步：『是打京裡下來的？』」

「不錯！」灰衣人一雙眸子，咕嚕嚕只在對方身上打轉：「上天有路你不去，地下無門自來投，小伙子，你就認了命吧！」

反手一掄，銀芒乍現，已把背後兵刃執到手上——半面殘月樣的弧光顫動裡，顯示著是一口「弧形」短劍。

灰衣人兵刃在手，臉上殺機益盛。

今夜行事不成，若能就便除了對方姓袁的這個人，也算不虛此行。

「小子！你亮傢伙吧！」

話聲出口，弧形劍平胸而抱，身子微微下蹲，拉開了一個架式。

這姿態落在袁菊辰眼睛裡，不由得心裡一驚。

「足下竟是『兩極門』的出身，失敬！失敬！」說話的當兒，身軀轉動，迎著月影，站了一個如意架式，長衣飄飄，神色更見從容。

灰衣人只以為對方會現出兵刃，却是不曾。更加出其不意的為對方道出了出身門派。更覺著不是好兆頭，一時大現忘志。

袁菊辰冷冷說道：「兩極門開派天南，雖是傳人不多，在武林中秉持正義，很有好評，却是想不到，今日竟出了你這個為虎作倀的勢利小人，不用說，足下當是服侍兩廠『錦衣』衛士的出身了！——這就更失敬了！」

灰衣人由不住又是一驚。

——蓋因為此行出宮，直接受命於「東廠」提督馬永成的面諭，囑令隱密行事，絕不可事機洩洩。却是依然為對方瞧了出來。

倒是小瞧了對方這個難兒了。

一時間，灰衣人目光閃爍，臉色更見陰沉。

「小子，你都說對了，只是知道得太晚了，你左爺爺這就發覺你到陰曹地府去吧！」

話聲出口，自個兒怔了一怔。却是那一句「左爺爺」自己洩了底兒。

事已至此，再無好說。

緊跟著這個姓左的灰衣人，已自騰身而起。

「呼——」宛若飛雲一片。

起落間，翩若驚鴻，已來到了袁菊辰正面當前。

「弧形劍」劃出了一道半圓形的銀光，直向對方當胸劈到。

袁菊辰早已拿捏好對方斤兩氣勢，即使眼前的這一劍，也在他的揣度之中。

甚至於他站立的位置都沒有移動，只是凹腹吸胸向裡一收——那口半月狀的弧形短劍，便自擦著他的衣邊落了下去。

這一劍力道十足。姓左的一招落空，由不住腳下打了個閃，差一點栽了下去。

他却是詭異、凶狠，緊接著錯身擰腰，第二劍「金鷄亮羽」，反手直撩，「刷！」地直向袁菊辰臉上倒捲了過去。

却是，對方這個年輕人的莫測高深。

姓左的這一手，固是凶狠凌厲，仍然在他意料之中，是以灰衣人劍勢方起的一霎，袁菊辰不差先後的與他掌中劍同時掠起——翩若飛鷹，「呼！」地拔起了一丈五六。一起即落，掠向對方身後。

灰衣漢子「刷！」地一個疾轉，掉過來身子。袁菊辰却先他一步落地站定，一派從容的對面站立。

——便是那種悠閒大度，無比從容神采，驕地鎮壓了灰衣漢子的凌厲氣勢。一霎間使他認識到面前的這個袁姓少年深藏不露，悠悠難量。

萬萬也沒有料到，潘氏母女身邊，竟然會隱藏著如此罕見身手的一位高人，今夜料將是凶多吉少了。

袁菊辰從容不迫的眼神，瞬也不瞬的直向他盯著。

「今夜來的倉卒，沒有帶著傢伙……就用這件長衣暫時奉陪，同你玩玩吧！」

說時從容款解，打轉成碗口般粗細的一道巨索，忽悠悠蛇也似的纏在臂上。

便在這一霎，姓左的已再一次發動了攻勢。

標準的身材， 不再是夢想了

仙桃牌使妳乳房發育健全



不用再去羨慕別人了！我也“長”大了！
如果妳擁有一副標準身段，整條街的男男女女，都會看著妳！
如果妳擁有一副健美的身材，整個海灘的眼光，都會投射在妳身上！

治療少女、婦女乳房發育不全

仙桃牌通乳丸針對乳房發育不全的因素：
營養不良、虛弱、乳汁缺少予以改善，強身、補血、通乳，對女性乳房發育不全及衰弱諸症，具有治療及促進改善之功能。

仙桃牌通乳丸行銷十餘年效果好

仙桃牌通乳丸，大家都知道是女性歡迎的好伴侶，不祇歷史悠久，品質藥效好，同時有外銷日本。

國內合法的治療藥劑

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上市（內衛成藥字第3969號）其處方效能，是可以認定的。



不二價
450元



仙桃牌通乳丸

總經銷：和新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臨沂街27巷8號
電話：(02) 3952758—60
(請駕全省各大西藥房購買)
郵政劃撥帳號：0702021--2
內衛成藥字第3969號
省衛藥廣字第7503016號

● 逆旅 ●

一片劍光，配合著灰衣人落下的身勢，直向著袁菊辰當頭猛劈直下。
劍勢凌厲，隨著灰衣人大星殞落的自空而降，頗有泰山壓頂之勢。

袁菊辰偏偏不為所懼。
那件緊緊纏在臂腕間的長衣，便在這一片雲怪蛇也似的抖了出去——唏哩哩一陣子脆響聲裡，已自把對方弧形短劍倒纏了個結實。

「撒手！」

緊接著右手抖處，灰衣人手中的一口弧形短劍再也把握不住，「呼！」地脫手而出，一時破空直起，足足竄起來五六丈高下，刷啦啦斬落滿天婆娑竹葉，聲勢甚為驚人。

姓左的灰衣人由於操刀過力，連帶著整個身子亦被帶的飛天而起，一時虎口迸裂，鮮血直流。

這一式「飛衣為刃」，功力十足。力道間含著著至為強勁的「氣煞」勁道。灰衣人猝當之下，幾難自己，眼前之勢，非但兵刃出手，整個身子也像球樣的拋了出去。

「嘆通！」摔了個四腳朝天。

這一摔力道不輕，真像是把他全身骨頭都摔散了，却也把他從「夢」中摔醒了過來——再不逃命，更待何時！

一念之興，姓左的手腳齊施，狗也似的向外「竄」了出去——却是仍然慢了一步。

宛若一襲輕風，「呼！」地來到了眼前。

——袁菊辰冷叱一聲，右手抖處，一襲長衣宛似長槍怒劍般直穿而出，「嘿咻！」刺中對方後背脊樑。

這一刺之力，不啻長槍鐵杵，內力之所灌注，幾欲無堅不摧，姓左的血肉之軀，如何當得？慘叫一聲，搶倒血泊，便自一命嗚呼。

袁菊辰悄悄回來的時候，客棧裡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幾乎鬧翻了天。
一眼看見了袁菊辰，張管事的重重在地上踩了一



袁菊辰右臂長衣一抖，灰衣人手中短劍立時撒手。

脚，大聲道：「我的好人，你可是回來了，這是到那裡去了，真把人給急死了！」

「表……大哥……」

潔姑娘匆匆走過來，臉色發白的說：「可嚇死我了……你瞧瞧去，李福他……他……他……」

李福就在隔壁屋裡躺著。

一襲素單遮身，早已身故多時。

張厚與他最稱交好，一朝人天遠離，痛心欲焚，這一霎，雙目紅腫，只是默默向屍身注視，那樣子像是個傻子。

袁菊辰呆了一呆，緩緩走了過去，揭開素單瞧了瞧，一句話也沒說的坐了下來。

「是叫人用重手法給打的……脊樑骨都折了，這傢伙好毒的心！」

張厚緊緊的咬著牙：「這個人我見着了，還交了手，功夫極高，當時要不是你那條狗，我這條命怕是也搭上了！」

張管事嚇的直翻著白眼：「有一就有二，他要是再回來，可怎麼得了？快吧，快吧！明天一大早就走吧，路上也別耽擱了。」

袁菊辰搖搖頭：「也不要急在一時……」

張管事害怕的道：「他要是再回來了呢？」

「不至於……」袁菊辰搖了搖頭，心裡自然有數，他已經為李福報了仇，對方那個姓左的，已是命喪黃泉，再也不會來了。

由於姓左的來自大內的身份，不能不使他有警惕，李福已死，自己的責任更重了。

小小客棧，發生了這等人命大事，自是不免慌張，客棧掌櫃的、賬房先生、小夥計一時都來到跟前，七嘴八舌亂成一團，大家都嚷著要去報官。

報官自是難免。只是這麼一來，事情可就鬧大了，不得已張厚只好出面，自個兒往衙門口跑上一趟，他有「李老相閣」這塊護身符，一切當可便宜行事，原是不打算洩露的，事到臨急，也就顧不得了。

張厚由衙門回來，帶來了令人氣餒的消息——「良鄉」縣的縣令要親來查驗屍身，囑令潘氏一家不可離開。

眼巴巴的盼著，好不容易，這位縣大老爺來了。一切經過，張厚早已說明，大老爺姓唐，黑不溜秋，又乾又瘦，要不是那身穿著，真當他是那家煤舖裡的大掌櫃的。開口說話，一口濃重的湖北口音，人很深沉，話也不多。

驗完屍後，就在「銀杏」小棧傳令找主人問話，之後再傳潘夫人母女。

見面行禮，大老爺連口的「不敢當」，雙手親與攙扶，請她們母女坐下。

「夫人受驚了，這都是下官防範不力……」

「大老爺不要這樣稱呼！」潘夫人說：「我家先大人已被皇上削為平民，我如今只是一名落難的婦人，夫人這兩個字，是萬萬當不得的了。」

唐縣令「赫赫」笑了兩聲，轉咳一聲道：「好說，好說！潘侍郎功在朝廷，今番不幸，也不能就一筆抹殺……這樣吧，你們母女暫先委屈兩天，一方面死者發葬，再者，李老相閣那一邊，也不能不知會一聲……」

潘夫人搖搖頭說：「李老大人那邊，就不要驚動了……」

「也好，也好……」

唐縣令皺著眉說：「他老人家歲數也大了，再說，這些小事也犯不著麻煩他老人家……這樣吧，死者的後事，就由本縣從優安置……夫人和小姐先安下心歇上兩天，本縣再派幾個人護送你們出境……」

又道：「這良鄉地面，京畿重地，一向治安良好，却是怎麼會……？也不知是那裏的毛賊？」

潔姑娘在一旁忍不住道：「什麼毛賊這麼厲害？分明是有人想置我們母女於死地……」

潘夫人輕嘆道：「你不要亂說！」狠狠的瞪了女兒一眼，後者臉上一紅，默默的垂下了頭。

「噢——！」

「大老爺不要多疑，小女口無遮攔，當不得真的！」潘夫人淒然動容說：「我們母女落難之身，如今一無所有，誰又會加害我們呢！」

● 下期待續 ●



彩蓮打著個燈籠從對面走過來，遠遠站住，她實在怕那條大黃狗。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文／蕭逸・圖／王愷・題字／韓錦田

玉兔東昇

前情提要

「大老爺不要多疑，小女口無遮攔，當不得真的！」
潘夫人淒然動容說：「我們母女落難之身，如今一無所有，誰又會加害我們呢！」

夜店

唐大老爺前後在客棧裡走了一圈，臨去前，呼來客棧主人，特別囑咐了一番，留下了兩個捕役負責戒衛，這才押着李福屍身去了。時間是黃昏時分。

張厚陪同押護屍身還沒有回來。老僕潘德却又病倒了。

他歲數大了，身體原來就不好，昨天夜裡連驚嚇的這麼一折腾，可就犯了病，所幸有個兒子潘恩在身邊服侍，延醫煎藥，格外辛苦。

夏嬌嬌掌燈進來。

屋子裡靜悄悄的……

簾簾燭光，把人的影子映在牆上，朦朦朧朧，搖晃晃，更似無限淒涼。

潘夫人和女兒正在吃飯，她只吃了半碗麵條，就放下了筷子。眼巴巴的看向夏嬌嬌。

「張頭兒回來沒有？」

「還沒有！」夏嬌嬌說：「他們是結拜的兄弟……怕是還有一陣子耽擱。」

「潘德的病呢？」

「正燒着呢！」夏嬌嬌坐下來嘆了口氣。

潔姑娘停箸道：「不是說要扎針嗎？剛才我看過了，燒的好厲害！」

夏嬌嬌說：「扎過了，郎中說他的病是『緊頭風』，頭上有傷見了風，心裡又有火毒，一天半天還好不了，這可真麻煩！」

潘夫人點點頭，苦笑道：「真是沒有法子……我記得他老家是……？」

「河南府……」夏嬌嬌說：「我看——要不然就叫他們……。」

潘夫人嘆了一聲：「叫他們留下吧……還有你，張管事的，年紀都大了，都別跟著了！」

夏嬌嬌楞了一楞，欲言又止。

潘夫人說：「我剛才也想過了，到山西去，我們是投奔人家，這麼多人也說不過去，再說這一路太危險……你們也都看見了……往後一路，可保不住危險生事！」

潔姑娘一聲不吭的站起來走向窗前，向着院子裡靜靜坐着。

一想到離開這些昔日共守的老家人，她心裡像是刀子割一樣的難受。

「先到潘德老家去住着吧，以後我們安定下來，再來接你們回去……」

潘夫人終於下定了決心，看着夏嬌嬌道：「你、劉管事的、潘德父子兩個都留下，以後我們定下了你們再回來！」

夏嬌嬌什麼話也沒說，想着心裡難受，掏出手絹擦着眼淚。也只好這樣了，路上不太平，侍候不了主人反倒給主人添麻煩，能夠在潘德家裡先住下來，確是一條萬全之策。

這麼一來，潘氏母女身邊便只有三個人了，丫環彩蓮、張厚和袁先生。

彩蓮自不用說，當是潔姑娘的陪房丫環，張厚是李老大人暫時打發過來的人，還要回去，袁先生呢，他原本是潘家的客卿，更不會在山西洪家住下去，一家人便自這麼無情的分散開了。

夏嬌嬌找着了劉管事商量，把夫人的意思轉告了他，劉管事就膽小如鼠，一路上早已嚇得神魂不安，夫人這個決定，正同皇恩大赦，心裡雖難以割捨，為大局着想，也只好如此。

他們兩個隨即去看生病的潘德，把夫人的打算告訴了他們父子。



「小人方召，給夫人小姐請安……」

倒是那位袁先生，獨個兒倚門而坐，沒事人樣的，長長的伸著兩條腿，悠閒的看著天上的月亮……大黃狗不用說，就睡在他身邊。月色如霧，閃爍著一樹的銀杏，真同「銀子」般白花花亮著光。

彩蓮打著個燈籠，從對面走來，遠遠站住——「袁先生還沒歇著麼？……夫人請你過去一趟……」邊說邊自後退，她實在怕那條大黃狗。他隨即站起來，狗也站起來。

「你下來！」袁菊辰說。在狗頭上輕輕拍了兩下，大黃就又趴下來。

○ ○ ○

潘夫人說：「我請你來，是想聽聽你的意見……袁先生你看這些殺人的是那裡的？」

袁菊辰想了想，說：「來人的武功很高，既然連李侍衛都不是敵手，而遭了毒手，我猜想這些兇手，是朝廷下來的……可能是來自東西兩廠……」

「啊——」潔姑娘嚇了一跳，插口說：「是錦衣衛？」

「很可能！」

「只是——」潘夫人說：「他們的目的是我們母女，可是沒有得手，你看他們會就此甘心？」

「大概不會……」

「那意思是說，他們還會再來？」

袁菊辰搖頭：「暫時不會……」

「為什麼？」

「因為這種暗殺手段，不宜公然施行，這次李福的死已驚動了很多，又驚動了官府，這大概不是他們所樂意看到的……」

潘夫人微微點了一下頭，用著讚賞的眼光看著他。

「你說的很對，大人在世的時候，就說過，劉瑾和馬永成這班人，平日壞事做絕，却是表面極要面子，更怕御史老爺的參奏……」

袁菊辰說：「雖然如此，他們卻不會就此甘心，而且，眼前我們卻不能留在這裡……」

潔姑娘張大了眼睛：「為什麼？是因為唐知縣……？」

潘夫人看了女兒一眼，小聲喚道：「你又亂說話了……」

「姑娘說得不錯！」袁菊辰道：「是他！」

「唐知縣？」潘夫人說：「他……難道會……？」

袁菊辰搖頭說：「事情還有待證實，不過，這個人神色可疑，我就心他有異心，或將藉故把夫人母女扣留，轉而向上方請示發落，詳情是不是這樣，很快就知道了。」

潘夫人「哦——」了一聲，神色變了一變。

潔姑娘看著母親，點頭說：「袁先生猜想的很對……這個唐知縣我看他也是個很工心計的人……」

「妳可更小心著點兒……不要上了他的當。」

潘夫人輕輕嘆了口氣，看著袁菊辰苦笑道：「我們娘兒倆個，如今是什麼都沒有了……為什麼……他們一定要害我們的性命……？這又為了什麼……？」

說著一時垂下了頭，忍不住淌出了眼淚。

潔姑娘說：「張厚怎麼還不回來？他回來就好了……」

「我有點耽心，他回不來了！」

「什麼……？」潔姑娘一驚：「你是說張頭兒……？」

……？」

潘夫人也似嚇了一跳。母女二人用著不勝詫異的眼光向他望著，顯然是大惑不解。

袁菊辰說：「我只是這麼猜想而已……」

接著他嘆息一聲：「希望我是猜錯了，夫人與姑娘請想，如果這位唐知縣有心扣留你們，像張厚這樣的人，他們自然放他不過，如果今夜他不回來，便……是不妙了。」

潘夫人呆了一呆：「你說的這麼以為？」

「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袁菊辰說：「這個念頭我已經跟張厚說過，勸他不要去，可是他聽……不過，我轉念再想，張厚是李老相閣身邊的人，唐知縣即使有心向劉瑾邀功，目的只是夫人與姑娘，却未必敢公然殺害他的性命……」

潘夫人點了一下頭，神色稍微緩和。

她說：「他們兩個是李老大人身邊的得力侍衛，只是派來暫時保護我們而已，李福已經死了，要是張厚再有意外，我們就太對不起他老人家了……張頭兒難道真的回不來了……？如果這樣，我們可怎麼辦？」

潔姑娘輕輕拍著母親的背：「不會的……不會的……娘……妳放寬了心，袁先生會有辦法的……會有辦法的……」

袁菊辰正要說話，丫環彩蓮匆匆進來道：「衙門裡來了人，要見夫人……」

來人——縣衙門的一個姓方的「典史」，俗稱「四老爺」。

「小人方召，給夫人小姐請安——」

一面說，這位方四老爺向著潘氏母女深深一揖請了大安。

潘夫人拿眼睛看了袁菊辰一眼，喃喃道：「方老爺太客氣了，有什麼事麼？」

方典史站直了身子，一雙眼睛咕嚕嚕在各人臉上轉了一圈，彎動著一雙黑眉的眉毛，笑了一聲才說：「有件小事奉大老爺之命，來知會一聲——府上的那位張爺，因為李老爺的喪事，暫時不能回來……總還有一兩天的耽擱……」

潘氏母女聞聽之下，俱都吃了一驚，由不住一齊向袁菊辰望過去。

方典史嘿然一笑：「我家大老爺為恐夫人小姐掛念，特別要來知會一聲。請夫人小姐不必耽心，只管好好在這裡住著。大老爺特別差派了東縣的錢捕頭，來聽候差遣，負責保護你們的安全，如果有什麼需要，只管向他招呼就是。」

說著回頭向外招呼道：「錢頭兒，你進來一趟。」

外面應了一聲，一個矮小乾枯，身著長衣的公門捕快模樣人走了進來，向著各人，大聲唱喏，隨即走向門邊。

方典史特別指明了潘氏母女向他關照說：「潘夫人、小姐還要在這裡住幾天，你多操勞，負責照顧吧！」

錢捕頭應了一聲，含笑一揖，便自轉身步出。方典史說了幾句無關痛癢的話，也自起身告辭。臨行之前，特別注意了袁菊辰幾眼：「這位是——？」

潘夫人說：「是我們的一門遠親，袁先生。」

袁菊辰抱拳道：「四老爺多多指教！」

「那裡，那裡，好說，好說——」

說時，便自邁著八字腳向外步出。

隔著窗戶，遠遠的瞧著他正自和錢捕頭咬著耳朵，不時的回頭向這邊瞟上一眼。

潘夫人悵悵的看著袁菊辰說：「真讓你猜對了，他們扣下了張頭兒……他要不要緊？」

「不要緊……」袁菊辰十分鎮定的道：「張頭兒的性命不必憂慮，原因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倒是我們這幾個人却要早作安排！」

「我們……？」潘夫人苦笑了一下：「你的意思是說快點去，離開這裡？」

「不錯！」袁菊辰說：「越快越好！」

「可是怎麼走呢？」潔姑娘說：「我們已經被他們看著了，剛才那個姓錢的，另外還有兩個……？」

袁菊辰微微一笑：「這件事就交給我來辦吧！」

大行家

馬車快要離開的時候，夏曉第一個忍不住哭了起來。

「夫人、小姐，你們多保重吧！」

潘德父子也不禁眼淚汪汪。他們分別都已向夫人小姐叩頭告別。

張管事最後上車，登車前緊緊握著袁菊辰的手，一再的關照囑咐——

「老弟，一切你多操心了，到了地頭，想著給我們捎個訊兒……夫人小姐那邊……你就……你就……」

說著說著，他也抽抽起來，一面用袖子頻頻拭著臉上的淚。

兩名捕快，左右各一，錢捕頭和方典史也都動——後者得請示之後才來不久，對於離開的四個人雖不曾阻止，却很注意，總算沒有特別刁難，順利放行。

時間約莫是正午時分。

現在只剩下了四個人。

潘夫人、潔姑娘、彩蓮、袁菊辰——外加一條狗——大黃。

彩蓮和潔姑娘都哭腫了眼睛。潘夫人臉色一片蒼白……

比較起來，到是這個「袁先生」心情夠寬，很看得開。臉上看不出一些兒悲傷的表情，至於內心是否如此？可就不得而知。

銀杏大樹在陽光照射下，泛射出一片刺目白光。時有小風，引動著一地的光彩迷離……

潘夫人覺著累了，彩蓮扶著她上炕去喘一會兒。袁菊辰有所示意的看了潔姑娘一眼，起身告辭。潔姑娘送他出來，在門口——

「袁大哥……？」

「請轉告夫人，準備一下今天晚上我們要走了！」

「今天……晚上？」

一眼瞧見那位「錢」捕頭，就坐在那邊樹下乘涼。潔姑娘頓時把聲音放小了——

「你是說，我們……今天晚上要走？」

袁菊辰微微點了一下頭。

5815307・5634241-5 郵政劃撥0742415之3號雷裕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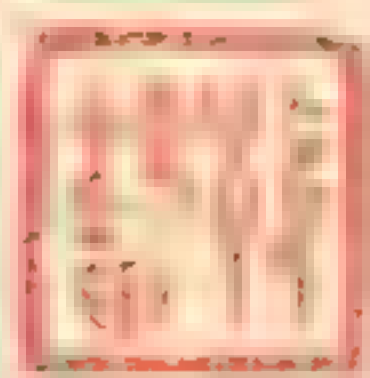
電話・五一〇二四六

台北市醫廣字七五〇五〇三

11 9時報周刊 (第443期) 中華民國75年8月24日~8月30日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玉兔東昇



7

●文 / 蕭逸
●圖 / 王愷
●題字 / 韓錦田

《前情提要》霍七以為有機可乘，突然展開凌厲攻勢，掌中長刀盤若飛蛇，直向袁菊辰頸項揮落！



袁菊辰手刀一起而落電光石火般切在霍七頸上

好快的刀！
好快的刀！！
霍七的刀快，袁菊辰的手更快。
一片刀光，眼看着已挨着了袁菊辰的脖子，却是他的手先已巧妙的落在了對方的刀背上。
雖然只是兩根手指頭，却顯示了驚人的內力。以至於霍七雖是施出了全身之力，竟休想能夠把手裡的刀推進一寸。
唏哩哩，搖曳出抖顫顫的一片刀光……
對於霍七來說，一霎間的驚詫，真個是無以復加——前推固是不能，後拖亦是枉然，總之，這口刀就像是夾在了緊密的岩石縫中一樣，除非是你有撼動山岳的能力……
霍七當然沒有。
袁菊辰也就不再留情。
霍七已似由對方凌然的眼神裡，驚覺到了不妙，驀地鬆手退後。
——對方的出手，却總是較他要搶先一步。
他這裡方具動勢，袁菊辰的另一隻手，已似燕子般的抄飛而起。一起而落，有似電光石火，只一下，已切在了霍七的脖頸上。
這一下端的不輕。
只聽見「喀！」的一聲，像是斷了根骨節的那種聲音，霍七雙眼一翻，便自直直的倒了下去。
武林傳說裡，就有那麼一種功夫——「碎玉功」，能以本身「至柔」內勁，力碎至剛，以之施人，常常是外體皮肉不傷，內裡五臟盡摧。
眼前姓袁的所施展的一手，若是這門傳說中的功夫，霍七性命休矣！
錢捕頭一驚之下，陡地打了個哆嗦。
——箭已在弦，不容不發。
「好小子——」
嘴裡一聲喝叱，脚下頓處，有似疾風一陣，已自撲身而前，一雙牛耳短刀，早已取在手裡，順着眼前這股勁頭兒，雙刀一上一下，上取咽喉，下扎小腹，驀地直向着袁菊辰身上扎了過來。
其勢絕快，却仍然不出袁菊辰的算計之中——一片掌影，其薄如紙，恰恰在錢捕頭遞出的雙刀之間，電光石火般的猝然落下。
「咻——」
宛若長刀劈風，猛可裡已現眼前。
錢捕頭手裡雙刀，幾幾乎已經挨着了對方的肌膚，偏偏對方的掌鋒就是快了那麼一點。
這一掌與前次的那一手，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錢捕頭只覺得頭頂上一聲雷鳴，隨着袁菊辰掌鋒落處，登時頭骨盡碎，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舉手之間，連斃二命。
好厲害的「碎玉」手勁兒——這股勁道運行之下，肉掌大可當兵刃使喚——却把一旁目睹的王亮，嚇了個魂飛魄散。
那樣子，簡直像是遇見了鬼。
「啊……」
腳下一個打閃，差一點坐了下來。
對方袁菊辰的身子，恰似一陣飄風，「呼！」地已現之眼前。

●小試牛刀

王亮全身一顫，迎着對方雖然來勢，一個踉蹌，待將坐倒的一霎，已吃袁菊辰的一隻左手，落在右肩之上。

「啊啲啲……」

一聲驚叫之下，才似覺出對方那隻手，並不若想像的凌厲，分明是不着力道。

一剎那間，這隻看似無力的手，却已灌注了凌人勁道，隨着袁菊辰收動的五指，有似一把鋼鉤，簡直像破衣直入，嵌進了他的皮肉之中。

「你……饒命……」

王亮只疼得全身打撚，一雙眼睛睜得又大又圓，簡直像是脫眶滾了出來。

「別怕，我不殺你！」

「啊……是……是……」

這句話，總算是給他吃了顆定心丸，却只把一雙異常驚悸的眼睛，骨碌碌在對方身上轉個不已，一時弄不清對方是何居心。

袁菊辰這才冷冷說道：「你們的鬼伎倆，我清清楚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誰要先向我下手，那可他自己找死，他們兩個就是最好的榜樣……」

「是……是……」

王亮只覺着全身透體發涼，禁不住兩條腿又自發地打起顫來。

「這一切都是我幹的——與潘家毫無牽聯！」

冷冷一笑，袁菊辰接下去道：「回去告訴你們縣太爺說，叫他少幹缺德的事，要是再敢助紂為虐，陷害忠良之後，回過頭來，我必取他性命！」

王亮哆嗦着應了一聲：「是……」

「還有件事……」袁菊辰緩緩說道：「除了這兩個之外，那邊竹林子裡，還有一具屍體，也得煩你們收一收，打點一下，給北京錦衣衛送去，記住，再過幾天，屍體可就臭了！」

王亮心裡一驚，正待出聲說話，忽然覺着對方那隻抓着自已肩頭的手指抖了一抖，似有一股勁道透過他的手指尖端，霍地傳了過來，即覺着身子一冷，頓時木頭人兒般站在當地，動彈不得。

一驚之下，王亮隨即明白：自己已為對方這個人點中了穴道。

果然不錯。袁菊辰隨即收回了那隻緊抓着他肩上的手——

「你已經被我點了穴道，八個時辰之後，穴道自解，不必害怕，要是你想中途掙扎，自求解脫，那你是自己找罪受了。」

話聲出口，右手輕轉，那一盞高懸在半空中的燈斗，倏地打了個轉，應勢而滅。

霎時間，室內一片黑暗。

袁菊辰已遁身而出。

土佬

車聲轆轤。

馬車沿着平沙鋪就的驛道，在和緩的夜風吹襲裡，順勢而前，輕快俐落，進速極暢。

袁菊辰跨在馬上，傍車而行。

一夜全速前進，俟到天亮前後，已到了「張坊」地面——車上的三個女人，潘氏母女、彩蓮，不用說，心情都極惡劣，車行顛簸，一路無話，搖搖晃晃，都睡着了，就連那條大黃狗，也伏在座下，不再移動。



袁菊辰一雙眼睛，沿著江流極目眺望。

袁菊辰的精神却是極好。

事態的發展突變，不容置疑，護侍潘家母女一行安全的重任，已經落在了他的肩頭，他必需不顧萬險，達成道義使命，應是責無旁貸。

晨霧在日出的紅光裡迅速撤退，勢如奔潮，日光照射下，七彩繽紛，堪稱絕景。

眼前一道河流，靜波緩緩，源遠流長，便是著名的「拒水」，若是捨車乘船，轉向「涇口」，不出一日，即可越過長城，來到「開源」，而瀕臨山西省境。

潘氏母女所欲投奔的洪大人，官居山西巡撫，更掌有全省兵符，一俟進了省界，便是他的地盤，以潘洪兩家之交好，料是有個照應，再無可憂。把她們母女送到那裡，應是可以大大鬆一口氣了。

只是眼前……

袁菊辰心裡捏着一把冷汗，一雙深邃的眼睛，沿著江流極目眺望。

江面上霧氣蒸騰，隨著晨風漸次擴散，波光粼粼，燦若明鏡。此時此刻，却不見一艘行船，不遠處有

一渡口，拴着幾隻扁舟，冷冷清清，還不是揚帆待發時候。

心裡盤算未已，馬車已馳近前面渡口。

却在道邊不遠，草舍三間，搭有一個「豆坊」，熱騰騰的幾個大鍋上竹籠高架。正在做着豆腐生意——不用說，也兼營早市。

中國人吃豆腐的歷史無從考據，相信應是十分久遠之事，腐不足為貴，才有後來飲用的豆漿發明。一般人早點上「豆坊」，只是買兩塊熱豆腐吃，多是白口而啖，為的是吃那股子原來的鮮嫩滋味，講究一點的才想到摻以佐料。

潘夫人便是最愛吃新鮮豆腐的人。

老遠嗅着了這股味兒，她就關照彩蓮說：「瞧瞧，敢是那裡有賣豆腐的地方吧！」

彩蓮探頭一看，喜道：「真叫您猜對了，可不是前面就到了麼？」

折騰了一夜，人馬都夠哈！趕車的把式不待招呼，自個兒即把車子停了下來。

彩蓮第一個跳下來，轉身攙扶潘夫人：「潔姑娘都下來，袁菊辰在一邊拴住了馬，隨即走了過來。」

「袁先生，在這裡吃點東西，歇會子吧！」

潘夫人用那種渴望的眼神向袁菊辰看着。真的，外出時候，身邊沒個男人跟着決計是不行的，「女主人，男主人」，外面的事情，事無鉅細都該由男人作主才是——女人別瞧再能，一到事頭上，可就沒有主見，傻了臉啦！

潘夫人就是這典型的婦道人家，很細心精明的一個女人，遇事絕不僥倖，而能尊人長。

就衝着夜半啓程，七彎八拐，甩脫了良鄉縣衙門的監視糾纏這檔子事上，不折不扣的已顯示了袁菊辰的才堪大用。母女倆嘴裡不說，心裡對袁菊辰這個人可是服氣到了家，深深慶幸這一趟身邊有他跟着。

袁菊辰說：「不妨事，您好好歇一會兒吧！」

四個人圍着個簡陋的八仙桌子坐下來，各取所愛的點了豆腐、豆漿、豆漿，像牛舌頭一樣的燒餅、麻油散子……

一夜的奔騰，肚子早就餓了，吃起來香極了。潔姑娘喝了一大碗豆漿，吃了兩個燒餅，發現到對座的袁先生吃的比自己還少，只喝了一碗豆腐腦，就停箸不進——

不只一次的，他抬起來的眼兒，向着當前的江水打量著，深邃的目光，在在顯示著沉着、睿智，却是神秘的——真不知道他心裡在盤算著什麼……

「袁大哥，再多吃點吧！」

「噢！我不餓——」袁菊辰笑了一下：「我早上一向吃得很少……」

很敏感的他已經注意到對方已對自己改了稱呼。潘夫人也注意到了——

「對了！」她說：「原是該這麼稱呼的，你們這一行多虧了妳袁大哥，論情份，你們該當是義兄義妹，以後就靠妳義兄多疼妳了……」

說著不免觸動了傷懷，眼淚直在眼眶裡打轉。「娘——」潔姑娘向著袁菊辰睨了一眼，怪不好意思的臉上現著微紅。

彩蓮嬌聲嬌氣的說：「我的背好酸啊……手膀子都要折了……」

一面播著右面胳膊，撒嬌似的向袁菊辰說：「袁先生你們多歇會兒吧，下一站到那兒呢？」

潔姑娘嘆說：「就妳嬌嫩！早知道也把你留下來算了！」

「人家說的是真話嘛……」

怪委屈的樣子，彩蓮像是要哭了。

袁菊辰點點頭：「說得也是，我也在就心夫人挺受不住，所幸，後面的路應該是鬆快多了。」

「怎麼……？」

潔姑娘有些兒好奇，剛要問，却見那一面趕車的老馮，手裡拿著個牛舌燒餅，一面嚼著，一面走過來——

「行啦！行啦！都談妥啦！」

袁菊辰眼睛一瞪，老馮才似忽然的有所警覺，趕忙把話頓住。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給來板熱豆腐吧！」

電腦

ELECTRIC BRAIN

檢查・治療 準確可靠！

吳氏皮膚泌尿專科

Wu Clan Skin and Urology Medical Specialty

軍公教學生 八折優待

醫師吳曉東主治

院址：台北市南京西路13號
(今日新光百貨公司對面)
電話：預約5435745
門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
二時至九時，星期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止，下午
休息。
北市工醫廣字第750201號

兩個鄉巴老頭兒，忽然打老馮身後走上來，向著豆腐店面招呼一句，隨即就座。
袁菊辰深遠的眼睛也似的逼視過來，即只是一瞥而已，不再向二人多看一眼。
像是本地常見的那種跑單幫的客人，兩個老漢過去總有六十開外的年紀，各人穿著一身黃麻布的兩截褲褂，一頂大草帽，各人都帶著一個沉重的土布搭連，裡面鼓膨膨的裝著不少東西。
禿頂扁鼻，黃臉高顴。——再平常不過的兩張臉，顯示著慣有的那種風塵氣息。



兩個土佬跨上驢子，真個來去如風。

豆腐來了。
兩個老漢虎也似的，以手代箸，轉瞬間，風捲殘雲般已把一整板豆腐吞吃了個乾淨。
禿頭的一個嚷著說：「好喇——這才叫夠味！」
黃臉的一個嚷著：「再來幾個燒餅！」
說話口音，前者是保定，後者黃臉的那個却帶著山西腔調，一副若無人模樣，食量却是驚人，十來個燒餅一上來馬上就光了，還嚷著要。
老馮站在袁菊辰面前，忍不住剛要說話，袁菊辰的眼睛又制止了他，他憋不住，乾脆就坐下來，大口吃著燒餅。

口吃著燒餅。
還好兩個土佬來得快，去得也快，拿塊布把沒有吃完的燒餅包起來，吆喝一聲，丟下了半串小錢，嘻嘻哈哈的就走了。
外面樹下拴著兩匹驢子，一人一匹跨上就走，真個來去如風，倒也乾脆。

人中香蓮

老馮這才鬆了口氣，一面回頭向著遠去的一雙土佬打量道：「這兩個老頭子……？」
袁菊辰說：「你剛才可看見過他們？」
「有……」老馮說：「我剛才在租船的時候，他們在問路！怎麼樣？難道這兩個人是——？」
「還說不準！」袁菊辰說：「船租好了？」
「租好了！」

老馮於是把租船的經過說了一遍。潘氏母女這才知道下面的路改乘船了，原來袁菊辰早有打算，此去山西，捨陸乘舟，一來方便，二來也安全的多。
潘氏母女聽後心裡很高興，特別開賞了老馮許多錢，對於前此負傷早已離開的兩個車把式，也只有由衷抱愧了。却不意這個老馮，是個重義氣漢子，除了先前講好的本資之外，其他一概不收，推讓半天，才收下了，言明作為前此受傷二人的賞金，這才告別而退。

「這一趟要不是大家幫忙，我們母女簡直就別想動了。」潘夫人若有所思的眼睛盯向袁菊辰，徐徐的道：「菊辰，多辛苦你了……」

「袁大哥，我們下面的路怎麼走呢？」
潔姑娘清澈的眼睛在袁菊辰身上轉了一轉，却像是架不住對方炯炯的眼神兒，略似羞澀的又把頭低下了下來。

「由拒水轉向涇河，直放涇源，出了長城不久就到山西的靈邱了……」
袁菊辰說：「到了靈邱，給洪大人搭上了線，夫人與姑娘就不用著急了！」
聽見了「洪大人」這三個字，姑娘的頭垂的更低了。

「袁先生你也跟我們一塊到洪家吧！」彩蓮忽然冒出了這麼一句——
却是正說中了潔姑娘的心裡，才低下的頭又自緩緩抬了起來。

袁菊辰微微一笑：「我就不便打攪了。」
潘夫人說：「總要住些日子再說吧！」

袁菊辰笑了一笑，沒有說話。潔姑娘卻別具慧心，看出了對方心裡的涵意——分明是「婉拒」了。那一絲笑容裡，又似蘊涵著一種不足道的苦澀，却是神秘的，真個費人思忖……

雖然彼此相識多年，談笑相知却只是這兩天的事情，這個不輕易言笑、舉止有度的年輕人，其實有著深邃的內涵，更不是一個隨風擺動，沒有主見的人，却是在和藹誠懇之後，有所執著。

一霎間，潔姑娘眼裡露出無比的傾慕，却又似有些迷惘……對方這個人，其實深不可測，自己所知瞭解解他的，却是這麼的少……

日上三竿，流金萬道。
一陣江風，打大拒河水面上吹過來，飄送著淡淡的一抹蓮香。那一面舟船聚集之處，殘荷萬株，混合著淤集不散的水面穢物，已絲毫沒有美的感受，也只有偶而吹襲的風，提醒著那一隅水面的夏日風光，畢竟蓮荷本身自愛——出污泥而不染；象徵著濁世君子的自持與不隨波逐流——他也應有一種不取媚俗世的高風亮節……就像是眼前的這個年輕人吧！

袁菊辰自位子上站起來。
正在打盹曬太陽的那隻大黃狗也跟著站了起來。
「我們走吧！」

說時，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下游河邊上，停著幾隻蓬舟——其中之一，便是老馮已為他們僱好的此行座船。

雖然不大，對於四人一狗來說，應是綽綽有餘。行李家貝，早已搬妥船上。人——上來，便即起航。水緩風和，麗日當空。欸乃一聲，蓬舟已移向水面江心。

● 下期待續 ●

國際整形外科學會會員
美國雷射外科學會會員

郭劍芳大夫

赴美國波士頓出席全美雷射
外科醫學年會業已返國，即
日開始專業門診手術。

電話：331-5796 · 311-0253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122號4樓
(北門郵局斜對面)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文／蕭逸・圖／王愷・題字／韓錦田

8

玉兔東昇

前情提要

雖然與袁菊辰相識多年，談笑相知却是這兩天的事，這般難得的傾慕，却又有些迷惘。



袁菊辰旋身揮劍，匹練般的一道銀虹，迎向來人的長刀。

■ 蚱蜢舟 ■

風和日麗，水波不興。

扯起了一面風帆，倚舵而坐，撐船的艄公老馬，至此才像是得能喘上口氣兒。

由腰上拔出來舊煙袋，打着火燃上了煙，深深的吸上那麼一口；濃濃的白煙，就像是兩條小蛇，打他鼻孔裡溜出來，一個勁兒的往高裡爬，漸行漸淡，終至化為飛煙一片，完全看不見了……

瞧瞧他那股神兒；閉着眼，攏着眉……彷彿已到了忘我之境，快樂裡揉和無限痛苦！過去的歲月，已付於流水，未來呢，又豈能盡如人意？苟能化為飛煙一縷，上昇天庭，飄飄羽化而登仙，那滋味該當多好？

老艄公眯起一隻眼，向天打量着，歪下來的草帽，幾乎遮住了他的半邊臉，剩下來的另一半，黝黑、蒼勁，一眼即能看出，這是一張半生與湖海為伍，打過交道的臉；却是，那一道鮮紅略呈紫色的刀疤，迎着偏斜的日頭，十分清晰。

刀疤的一半，掩飾於密密濃濃的虬髯裡，瞧着這片鬍鬚，和倚下來的長條個頭兒，猛然間提醒着你，對方曾經是條漢子，最起碼，也似有過強梁霸道的歲月，如今竟似蕭條了。

像是滔滔不絕的江水，後浪急催前浪，再強的人，即使你是當今頂天立地的英雄，在無情的歲月催逼之下，也自有「淚盡無語」的一天。

人心世道，知足常樂。

人若是不知足，也就不快樂了。

老艄公其實並不老，頂多五十歲，一多半的頭髮還是黑的，却是那重重交疊的皺紋，看起來直覺的

認為他已經老了。

江風徐徐，引人入睡……

潘夫人仰在椅子上已經睡着了。

彩蓮為她蓋上一件衣裳，傍著長椅，自個兒也在打盹兒。

潔姑娘手托香腮，染目於滔滔江水，這陣子倒不think，却似有永遠也想不完的心思，越想越煩，越煩越想……沒完沒了的……

像是往常一樣，袁菊辰半斜着身子，伸着一雙長腿在晒着太陽。

秋陽黃金，晒在人身上，暖烘烘的，那滋味真是有一番消受。大黃狗就趴在他跟前，一人一狗，都像在睡着了，模樣兒份外親切。

○ ○ ○

翻過身子來，面向船尾——可就瞧見了身後的遠近來船，大大小小，總有十數艘之多——大肚子的雙桅貨船、輕巧單帆的「兩頭翹」，甚而小到不能再小的「蚱蜢舟」，一一畢陳眼底。

說到「蚱蜢舟」；這小傢伙顯然就在眼前不遠。——或許是行得太疾了，浪花捲處，窄小的船身看來像是要由水上跳了起來。如此一來，可就難為了船上把舵打槳的兩個艄公。

好精練的身手！！——

船尾的一個，忽地搶步而前，「喂！」地縱身船頭，合二人之力，硬生生把揚起來的船頭給壓了下去，却在船身平下的一霎，迅速的又回到了原來的船尾，前後兼及、縱退無迹，妙在來去進退，配合着船身的運行，時間不早不晚，動作不快不慢，真個恰怡好處。



刀光劍影中，來人拔身而起，已立身左面崖頭。

操船的兩個舟子，顯然是此行道的頂尖老手，只可惜，一身能耐糟蹋了，不啻水上生計的大船買賣，却划着這樣的「小不點兒」，豈非是有些悖於情理？

袁菊辰忽地翻身坐起——便在這一霎，接觸到對方之一仰起來的半邊臉，四隻眼睛交接之下，對方忽地垂下了頭，長槳翻飛，小船很快的便擦過了過去。袁菊辰確是眼睛夠尖，驚魂一瞥間已看出了個中端倪。他卻是不動聲色的又自慢慢躺了下來……

風帆飽引，船行順暢。

午後「申」時左右，已接近「紫荊關」附近。

但只見西岸峭壁如障，高聳如雲，寬闊的江面一下子却變得窄細了，那一面起伏於高山峻嶺間的巍峨長城，勾畫出此一脈的風光綺麗，江山如畫。

潘夫人頭暈想嘔吐。袁菊辰乃自傳話後首的公——老徐，隨即把船攏向岸邊。

岸石嶙峋蘆花翻白，好一副深秋景況。

小船旁岸，在一株枯柳上拴上了纜，三個女人乃自陸續上岸。

女人家瑣碎事多，袁菊辰亦不便揮手，好在野處無人，石屏樹障，大可方便行事。

一切料理完畢，潘夫人吩咐彩蓮在一片草茵地上坐下歇息，取出食物乾糧，隨即向彩蓮道：「去請袁先生過來——」

袁先生不請自來。坐下道：「夫人覺得好些了？」

潘夫人含笑：「老了，經不住了，快坐下吃點東西吧！」

潔姑娘隨即把備好的燒餅夾肉送過來。

「大哥，還要走多久才到呀？」

袁菊辰說：「晚上大概可以到王安吧！」

他坐下吃着燒餅，一面說：「如果夫人和姑娘不累，我打算連夜走下去，那麼天一亮，就可到涿源，就與山西搭界了！」

潔姑娘大似意外道：「這麼快？」

潘夫人笑說：「這樣就好，早一天到早一天安心，到了山西跟洪夫人取上聯絡就好了！」

潔姑娘恨恨的道：「這些人真可惡，爹爹已經都死了，對我們還放不過！」

「小孩子家別胡說八道的……這不就好了嗎……」

潘夫人眼睛看向袁菊辰說：「這個洪夫人跟先夫過去最是要好！他們是同科的進士，人既和藹，又義氣，我看你不妨就留下來，我跟他說說，大小也能給你謀個差事……」

潔姑娘放過眼神來，直向他睨着，多希望他能點頭答應，他却只是微微一笑，未置可否。

潔姑娘剛要說話，袁菊辰的眼睛，却似忽有所見——像是被什麼物什吸引了住了。

一艘小小的「蚱蜢舟」。

出劍

蚱蜢小船，停泊在蘆花深處。雙方距離，差在一箭之遙，設非是居高臨下，目光銳利，真還看它不清。

袁菊辰却清晰的看見了，更清晰的印象是，這艘小船前並無所見，那麼它應是方才泊岸不久，無獨有偶的也來到這處風光明媚的中流野渡，却是人同此心，巧得很。

一霎間，袁菊辰臉上顯現出幾許陰森——那一雙深邃的眼睛，情不自禁的緩緩向附近山岳，楓叢巡邏。

「大哥你發現了什麼？」

潔姑娘不覺有些警惕，開始有些不安。

「沒有什麼……」

袁菊辰起身換了個位置，繼續坐下來。

「對了！」他向著潔姑娘微微一笑：「早先搬箱時我發現姑娘還帶着一口古劍，能借我瞧瞧麼？」

潘夫人先就笑了，指了一下女兒：

「那是她爹留下來的，我們家從她爺爺起，這是第三代了，就沒一個人會使寶劍的，怎麼，袁先生你還會武……是個行家？」

「談不上行家——略通一二！」

「唉……」潘夫人忽地睜大了眼睛。

潔姑娘更似驚異不置，母女二人用着簡直難以置信的眼神兒向他瞧着，這當口，彩蓮早已跑回船上，用不了一會工夫，已把那一口置在布套裡的長劍拿了過來。

「既是這樣，倒真要請你看一看！」

一面說時，潘夫人轉手把劍遞到了他的手裡。

解套、取劍。

好樣兒的一口古劍。

劍式修長，一色的青鯊魚皮鞘子，劍把子特長，倒是與袁菊辰的這隻大手很對稱，其上密密纏繫着金絲銀線，却已為人手磨蝕得快看不清楚了。

這就說明了，這口劍當年的輝煌歲月——它是一把真正用來對敵的兵刃，而不只被人家收留供着，用以為傳家的古董。

再看看，劍柄的黃銅舌口，都已生了絲絲綠蝕。

「可憐了這口好劍啦！」

——這可是袁菊辰心裡的聲音。

「都生鏽了！」潔姑娘說：「你抽出來看看！」

袁菊辰搖搖頭說：「那不是鏽——是霉點兒！」

他却不急去抽劍出鞘，一雙眼睛煞有介事的游轉於眼前山嶺。

「用石灰塊輕輕一抹就乾淨了！」

他的眼睛隨即移到了另一面。

太陽的陰影在這一面構成了特殊的圖形，凸透玲瓏，無盡綿延。

萎萎芳草，絨面子也似的鋪陳地上，偶爾還能看見一兩隻探出頭豎着長耳朵的野兔。

陰影映襯在黃草地上，形像似乎有些模糊。尤其是那一片搖動的楓叢，雲也似的詭譎，搖搖顛顛晃動不已，像是包含着令人難以猜測的一個極大謎團。

袁菊辰深邃的眼睛，一直都不曾離開過這片楓樹的投影。

涼風習習，潘家母女這一路從來還沒有舒暢過。

彩蓮站在潘夫人背後，有一下沒一下的為她拿捏着肩膀上的懶筋，母女主婢喁喁而談，淺淺而笑，歡愉的氣氛，前所未見。

一隻野兔，忽然由草隙裡探出了頭，立刻就吸住了大狗的注意，「呼！」由地上站起來，箭也似的撲了過去。

草叢裡頓時引發了一場追逐之戰！

便在這一霎，一條修長的人影，長空一煙般電地拔了起來，緊接着飛星下墜般，直落而下。

一起即落，勢若飛雲一片。

便是由那一片搖動的斜陽投影上看出了端倪——

袁菊辰恰恰便於這一霎，拔出了手上長劍。

旋身、揮劍。

匹練樣的劃出了一道銀虹，「鏗鏘！」一聲，迎着了來人的修長刀勢。

「哎呀——」

驚叫聲裡，彩蓮拖着潘夫人，與撲上來的潔姑娘一併倒在地上。

那一刀，原是直奔潘夫人頭上而來，袁菊辰却像是背後生了眼睛一般，不緩不急、不偏不倚，恰巧在這一霎間轉身出劍。

刀劍交碰的一瞬，空中來人忽地一折，彩雲翻飛的已飄出丈許開外。

殘陽斜照裡，這個人身子真個鷹樣的靈巧，却在翻身下落的一霎偏頭沉肩，「唸！」的打出了暗器梭子鏢，直襲潔姑娘頂門。

袁菊辰早就防着了對方的有此一手。左掌乍翻——「呼——」地劈出了一掌。

梭子鏢歪了一歪，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便自擦着潔姑娘肩頭打了過去。

「好個小子——」

出口是酸不溜吉的山西腔調，緊接着這人的腳下一頓，浪捲礁崖的一個倒翻，嗵嗵嗵衣袂飄風聲裡，已到了袁菊辰身邊。

禿頂扁鼻、大三角眼，正是清晨豆坊所見的兩個土佬之一。

日間江上一瞥，袁菊辰便已看出了蹊蹺，却不料又自在這裡見到，這番邂逅，自非偶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內的魔爪子還真是多，當真的陰魂不散。

眼前這個山西土佬，怎麼看也不像是食祿皇差，不過手底下的功夫却是不含糊，出刀之狠，身法之輕靈巧妙，皆屬一流境界。

想是心忿袁菊辰的從中作梗，出手更見狠毒，恨不能一刀把對方劈作兩半。

死亡約會

袁菊辰倚劍右臂。

山西土佬的一刀，恰於這一霎劈臉直下——刀光一閃，有若一條銀線，劈空而至。

所謂的「藏暉一線，如意布施」。山西人堪稱刀法嫺熟，是一個精於此道的高手。

正因爲如此，袁菊辰的精神才越加抖擻。

隨着袁菊辰轉動的身軀，右臂長劍方自劃出了半個圈子，山西人却似已有所警，陡地面色一變，收刀即退，却已是慢了一步。

袁菊辰跨進的身勢，就像是一陣風。

刀光劍影閃爍裡，那人「哼」了一聲，早地拔身而起，人影翻躍裡，已立身左面崖頭。

「好小子……有你的……」

以刀作杖，「叮！」一聲，點向石面，借以支持着搖搖欲墜的身子。

一片殷紅顏色，打他肥大的褲襠間滲出來，點點滴滴，順褶直下。

B型肝炎肝硬化

清除體內肝炎病毒。促進肝細胞再生。

現代醫學證實漢方最根本治療

曾在亞熱帶地區，有許多外觀健康的B型肝炎帶菌者，通常於針頭與注射筒及輸血、口液，都會傳染B型肝炎，易引起急性肝炎、慢性肝炎、猛暴性肝炎、持續性肝炎、遷延性肝炎、活動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黃疸、膽囊炎、非A非B型肝炎、囊胞性肝(囊腫)肝硬化、肝癌、脾腫大、腹水等症。

現代醫學治療肝膽病，目前使用皮質固醇和保肝、平肝、長期安靜休養、打點滴補充營養。病者有點勞動或停業，症狀又再復發而不易根治。現代醫學公認B型肝炎

炎、慢性肝炎、肝硬化、肝腫瘤，並無特效藥。

曾于中國醫學漢方對於B型肝炎、慢性肝炎、肝硬化、胎兒蛋白、肝腫瘤、此症經過歷代幾千年來的研究結果，在臨床證實上亦取得了肯定的療效。於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之臨床醫學資料發現很多病者在打針吃藥治療無效，再改用中醫葯方藥澈底痊癒。能有直接消除B型肝炎病毒，使胎兒蛋白轉為陰性，並增強體內產生抗體免疫的作用。

一、林××75年2月15日口乾、疲勞、

小便黃，檢驗 GOT，²²⁸ GPT，²⁸⁶ B 型肝炎 (+)，余採用「降肝酶」服用到 75 年 4 月 29 日再檢驗肝功能平常。B 型肝炎 (一) 痊癒。

二、郭××70 年 5 月 2 日口乾、肝腫痛、全身黃疸、大便秘，經榮總診斷證明書「肝腫痛。余投「治肝靈」煎水服用一二〇天治癒。追訪「治肝靈」煎水服用一二〇天。漢方藥治肝靈對於急性肝炎、慢性肝炎、遷延性肝炎、持續性肝炎、活動性肝炎、脂肪肝、黃疸、非 A 非 B 型肝炎 (囊腫、肝硬化、肝腫痛、脾腫大、腹水等症，特別有效。並具有保護肝細胞，促進肝細胞再生，防止肝細胞壞死，抑制肝纖維化，疏通門脈循環，恢復白蛋白、球蛋白比例正常。促進膽汁分泌，迅速恢復肝功能正常，並無副作用。在目前醫學界最廣泛應用肝腫痛最特殊顯著的神聖藥。

本資料痊癒 B 型肝炎、慢性肝炎、各種肝臟病、肝硬化，不計其數的病例澈底根治。供給病者參考，歡迎索取，請附工本費 30 元郵票，現金及欠郵資不收，寄高雄郵政九三七信箱陳先生收即寄

電話：(〇七)三一三三六三七

糖尿病特殊療法

漢方增強胰臟細胞分泌代謝

血糖尿糖迅速下降恢復正常

於中老性人病中，糖原病是臨床上常見的，絕大部份發生於幼年，引起疾病的酶，一種是由傳因的代謝分泌不足所引起。脂肪以及蛋白質代謝紊亂的臨床上早期多無症狀，晚期則常出現高血壓、動脈硬化、肺結核、肝病、白內障、尿酸、蛋白尿、皮膚瘙癢等。

現代醫學治療糖尿病採用最新英國第三代中醫學治療糖尿病採用最新英國第三代

電腦快速血糖測定儀，檢驗飯前飯後血糖，再配合準確90%以上論治。根據尿糖檢驗，分陰虛燥熱型及腎陰虛型兩種。床即一陰虛燥熱型及腎陰虛型兩種。在治療上，必須掌握病者體質，診脈、熱、痰、實，再從肺、肝、腎三臟入手，以肺、腎為重點。

據國內外最新之臨床漢方醫學資料報告，中醫認為精氣神「三消症」：

- ①上消為肺燥陰傷、口乾渴飲、治宜清熱潤肺、生津止渴。
- ②中消為胃熱陰傷、多食易飢、消瘦、治宜清胃養陰。
- ③下消為腎陰虧損、口渴多飲、小便頻數、治宜補腎陰、滋潤健脾。

病理檢驗院報告單「有憑有據」證明痊癒。
 曾於日本、香港、韓國、及國內醫學界之臨床上，很多糖尿病人長期口服
 藥降糖藥物，及注射因藥林一效果不佳
 再採用秘方一消渴靈一能增強刺激胰
 臟細胞分泌代謝，能使體內脂肪及蛋白
 質調整合平衡，即確能將血糖迅速降復
 正常，徹底根治。絕無副作用，走向
 獲得健康，延年益壽，更達到治療疾病的
 目的。宏仁出版社 局版字第二二五五號

歡迎索閱，並附工本費20元郵票，（欠
 郵資及現金不收）寄高雄郵政九三七號信
 箱糖尿病漢方研究中心收即寄。
 電話：（07）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就於綜合歷代很多名醫之治療方法，再融合十餘年臨床經驗，達到登堂造極的結晶，並於臨牀證實，只有信心治療，確能短期痊癒。

9月10日許××患糖尿病二四一，有口乾多尿、舌白膩、脈弦數。採用漢方「消渴靈」煎水服用到漢方「消渴靈」確實優良獨特驗方，證明到漢方「消渴靈」確實優良獨特驗方。

二、朱××一年前罹患糖尿病會服西藥控制，75年2月25日經檢驗血糖三二八，至5月1日由漢方「消渴靈」煎水服用，經水服藥後，血糖降至九二，血酮陰性，體重增加五磅，精神煥發，體力充沛，已能從事各項運動，且無副作用。

山西人硬是有股子狠勁兒，就是自恃不倒。却於這一霎，一條人影，於左面大楓樹上嘩啦啦現身而下，施展的是「海燕掠波」輕功絕技，起落之間已到了袁菊辰身後右側。黃臉高顴，白巾加額，一身繭布褲褂，正是豆坊初見二者之一。

身勢乍臨，手底下嘩啦一響，一把亮銀索子鎗，抖了個筆直，二話不說，直向着袁菊辰眉心打來。軟兵刃能當刀劍施展，極是說明了來人的身手不凡。

別瞧着一副土佬的賣相，手底下却各有千秋。後來的這一個，出手更狠，恨不能一傢伙在對方身上留下個透明窟窿。

却是這個後生小子忒扎手了。劍勢迴揚裡，硬生生逼退了來人撲前的身子。沉肩、倒擰——

「唻！」蹶出了一丈三四。

第二次作勢，更欲前撲的一霎，崖頭上的山西人忽然出聲而止——

「藍老二，算了吧——」

這聲呼喚，還真有用，沒來的這個陡地聞聲而止，身勢微側，螺絲轉兒般一陣子打旋，已飛身直起，落在了崖上同伴身邊。

「小夥子功夫不饒——」鵝們兄弟今天算是栽了，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小夥子，你報個萬兒吧！」說話時，山西人一頭華髮，刺蝟也似的直立而起，那一雙三角眼，精芒畢射，簡直恨不能一口把對方生吞下去。

整個下半截身子，都讓血滲透了，他却硬是直立不移，倒也是條漢子。

袁菊辰略一遲疑，隨即報出了姓名。

山西人重複唸着「袁菊辰」三個字，字音却似由牙縫裡擠出來的。

「這就對了……」山西人冷冷哼着：「西山鶴袁海天是你什麼人？」

袁菊辰猝然吃了一驚。

「我看看也像！」後來的藍老二冷森森說：「不用說，是你爺爺了，好小子，連你爺爺西山鶴在世



來人身勢乍臨，手底嘩啦一響，亮銀索子槍直向袁菊辰眉心打來。

的時候，對我們尚且禮讓三分，你這小子……」說話口音是濁音極重的「保定府」味兒，較諸前者的山西話，尤其刺耳。

「好了！」山西人打斷了同伴的話，三角眼裡迸着火星，陰森森的說道：「鵝們這個樑子算是結上啦，小子，你今天傷了鵝一劍！鵝要在你心上扎上三刀六個眼，我們就這樣說定了……」

話聲一停，再也忍不住頹廢之勢，身子一軟，幾欲不支的倒了下來，却是藍老二的橫臂一擋，緊急中攙住了他倒下的身勢。

藍老二更不是省油的燈。像是喝風那般的呵呵笑着，一臉的陰狠殺氣。

「小子，俗們是死約會，不死不散。」後會有期！」

腳下一頓，雙雙飛身而起。荒草裡，連續幾個起落，已是不見。

直認着一雙土佬跑沒了影兒。再見蚱蜢小舟已解纜自離。

好久、好久……袁菊辰才把手上長劍收入匣內。

「袁大……哥……」

潔姑娘抖顫顫的搶步而前，臉上表情錯綜複雜，說不出是喜是悲？更多的却是無限驚詫……

潘夫人、彩蓮更像是三魂悠悠的由夢裡醒轉，連驚帶嚇，早已熱淚漣漣。

怎麼也沒有想到，一向木訥少言，極具內涵的這個年輕人，竟然會有這麼一身不可思議的高超武功？要不是他的侍衛身側，娘兒三個豈能還有命在？絕處逢生，幾疑身在夢中，真正說不出的悲喜交加。

「孩子……你……你……」

一言出口，潘夫人情不自禁，竟自出聲痛哭起來。

「雨過天青，沒有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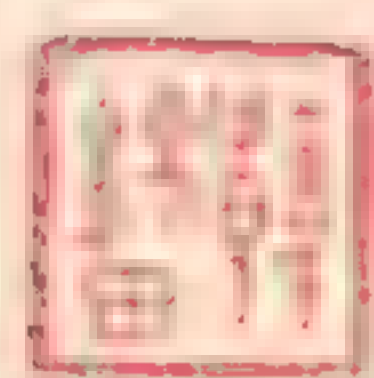
袁菊辰頗似感慨的微微一笑，向着岸邊打量一眼：「我們走吧！」

● 下期待續 ●

● 下期待續 ●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玉兔東昇



9

●文 / 蕭逸
●圖 / 王愷
●題字 / 韓錦田

《前情提要》怎麼也沒想到，袁菊辰有如此高超的武功，要不是他隨侍在側，娘兒三個豈能還有命在？



一條人影大吼一聲，手中長篙怒蛇般直向袁菊辰背心刺到。

十三把刀

扯起了風帆一面，老鴛公倚舵而坐，再一次點火抽煙，像是有沉沉的心事，使得他眼前的一雲很不開朗……

透過噴出來的濃濃煙霧，他用半眇着的一雙眼睛，向着船頭上的一人一狗打量着。

風緩水疾，舟行甚速。

這一帶江道極窄，七扭八彎，蜿蜒如蛇。如此水勢，即使慣以駛舟的老手，也得十分仔細，一個不小心，撞上了岸邊礁石，保不住人舟俱碎，葬身魚腹。

老鴛公却似胸有成竹，一點兒也不慌忙，胳膊窩夾着舵把子，憑恃着他特殊的熟練反應，不時的左右移動，即能化險為夷——他猶能處變不驚，忙裡偷閒的抽上口煙，這般鎮定功夫，全在老到精深，却是修來不易。

閒來無事，袁菊辰把一口寶劍在手裡玩着。

不只一次的他拔劍出鞘，明晃晃的劍身，映以天光，燦若秋水，直似鏡子般的明亮，以之窺物，沿江景色，歷歷在目，船上的一切，即為之畢陳眼底。

由是，老鴛公那一張生滿了鬚子的長臉，在銀光顫動的劍身上，直似呼之欲出。

那一面，大黃狗倚舷而臥，懶洋洋的顯得很不精神。

一向在陸地上，生活習慣了，這是牠有生以來第一次乘船，悶懣懣了無生氣，看起來那樣子像是生病了。

鏡身再轉——潘夫人躺在椅子上閉目養神。彩蓮睡着了。倒是潔姑娘一聲不吭的向江上望着，一雙細長的眉毛，微微蹙着。

她有太多的心事，未來的一切簡直無能揣測，悶沉沉的壓在心裡，真叫人煩。

偶而轉過臉來，却與袁菊辰的眼睛碰在了一塊兒，隨即報以腴腴的微微一笑。

「你喜歡這把劍？」

轉過身子來，抱着一雙膝頭，用着敬慕的眼神向對方望着。由於方才的一番經歷，袁菊辰早已成了她心目中的大英雄，自是贏得了她衷心的敬佩。

「是口好劍！」

一面說，他已將長劍插落劍鞘。

「只是現在還不能還給你們！」

說時他輕輕一嘆，深深體驗到自己的任重路遠，責任重大。

「大哥……？」

潔姑娘似有所悟的呆了一呆。

「姑娘——」

袁菊辰緩緩又自抽出了長劍，在眼下觀賞着。

他的聲音忽然放大了：「剛才那兩個人，不是一般江湖人物，却是大有來頭！」

「是朝廷派來的……？」

「不是……」袁菊辰冷冷一笑：「雖不是朝廷派來的，却也與他們沾了點邊兒，不用說，是他們用銀子請出來的，是兩個不折不扣的黑道殺手！」

「啊……」潔姑娘嚇了一跳：「大哥，你以前見過他們……？」

「一條人影大吼一聲，手中長篙怒蛇般直向袁菊辰背心刺到。」



這一手輕功提縱功夫，全憑一氣運施，極是難能。

「沒有，不過聽說過！」
袁菊辰聲音裡透著冷：「在襄陽江湖黑道，有個買賣叫『十三把刀』，剛才那兩個人，就是其中之一。」

潔姑娘一驚道：「十三把刀？」

語不驚人死不休，話聲傳處，老翁公的煙也不抽了。

袁菊辰微微一笑：「十三把刀就是十三個人！專門打家劫舍，殺人滅口，無所不為的十三個人！」

「他們……幹什麼要……？」

「我剛才已經說了！」袁菊辰說：「這十三個人，其實是唯利是圖的十三個小人，他們每個人都有一身厲害的功夫，武藝超群，多年以來在北幾省，稱得上壞事幹絕……倒是沒有想到這一次竟然會聽從權奸差遣，幹起謀害忠良之後的黑心買賣來了……朝廷奸官許以重酬，他們也就賣身投靠，真正不知廉恥！」

船尾的老翁公忽然發出了一串咳嗽，大聲嚷道：「小姐扶好了手，下去了！」

話聲方頓，船身猝然高高擡起，來了個疾行搶渡，一下子直向半丈來深的河道下摔落下去。

老翁公招呼是招呼了，却是晚了一步。這一帶江流逆轉，起伏極大，行江駛船，全在機警老到，必

要時的出聲招呼，應視為當然之事，老翁公如此歷練，竟然也有此疏忽。

潔姑娘原來手抓蓬索，急切間使勁一抓，整個身子貼在了帆柱上，誠然是穩住了。

可憐的是彩蓮，睡得正香，事發的一霎，簡直無從防範，一個咕嚕，直由椅子上滾了下來。

——却是驚無險。

袁菊辰的一隻腳，不緩不疾，忽地落在了她的身上。

只是輕輕一踏，便自定住不動。

非僅此也。他還是手腳並用。

脚下施展，手上更不開著，却似更要快上一籌，那一半擊在手裡的劍鞘，突地搭上了潘夫人膝頭。

——後者原在椅子上打盹，事發突然，保不住連人帶椅，一併翻落江心，却是在袁菊辰妙手一搭之下，化險為夷。

眼前一搭之力，看似輕巧，其實真力內注，以至於潘夫人連人帶椅看來固若磐石，直似釘在了船板之上，紋風不動。

隨著怒濤的湧湧，「嘩啦！」大響聲裡，灑落下的浪花，整個船身，都打得透濕。

乍驚之下，恍若隔世。

怒浪飛捲裡，傳過來「大黃」的一聲哀鳴，誰也

不曾留意到，那一條黃狗，竟然落在水裡。

「啊呀——」潔姑娘驚叫了一聲。

叫聲未已，袁菊辰已自船上飛身而起，直向波浪洶湧的疾流間落身而下。

一起即落，浪花飛捲裡，有如巨鷹天降，只一下便自攔住了「大黃」的頸上項圈，「嘩啦！」一聲，大片水花飛濺裡，已自落回船上。

這一手輕功提縱功夫，全憑一氣運施，極是難能，直把船上各人看得目瞪口呆。

獨脚龍王

船身乍沉又浮，嘩啦啦飛起萬點銀星。

却於這一霎，一條人影，陡地自船尾搶身而近，大吼一聲，手上長篙怒蛇般直向袁菊辰背心刺到。

怎麼也不會想到，船上的老翁公，竟然野性大發，猝然間向袁菊辰展出手。

雙方距離如此之近，那桿長篙足有丈許來長，一經抖出，即行臨近——

偏偏袁菊辰迴身是眼。即在潔姑娘再次驚叫聲中：「哇！」地轉過身來。

回身，現腕。「哇！」地一把已攀住了尖銳雪亮的篙鋒，那樣子真險到極點，差在毫厘，即把他刺了個透心穿。

老翁公這一篙勁力十足，乘虛而入，滿以為十拿九穩可以得手，却料不到對方如此滑溜，回身一攢，力逾千斤。

雙方力道俱稱巨大，一經會合運施之下，直把鵝卵粗細的一截篙身，咯吱吱變成了一面大弓也似。

老翁公越是用勁，越不能逞，抖擻頭的長篙，眼看着即將折為兩截，對方長身少年却似打在泥地裡的一截鋼樁，動也不動一下。

「好個……小子……你……？」

一霎間，老翁公那一張長鬚子臉，脹成了紫醬顏色，力道運施下，足下輕舟儘自滴溜溜在水面上打轉不已，隔著一截長篙，雙方竟成了膠著狀態。

「認栽了吧，從一上船，我就認識你了！」袁菊辰炯炯目神，瞬也不瞬直向著當前的翁公盯著：「你的那兩手，在我眼前要不開。不用說說剛才的兩個也是一路的吧！」

老翁公嘿連聲冷笑不已，頭上的一抹子短髮，刺蝟也似的直立著，圓睜著的一雙火眼，襯著瘦削的長臉，滿臉鬚鬚，真個「狼」樣的猙獰。

「你……小子又算老幾？」老翁公臉脹青筋的道：「一個初出道的雛兒……不知天高地厚……你爺爺叫字號的時候，小子你還在穿開襠褲呢！乘早跳江吧，還能落下個全屍！」

話可是說得夠損。

一口豫西腔調，那麼高瘦魁梧的身架子，較之袁菊辰可也並不含糊。

船身在二人巨力蹂躪之下，猶自在團團打轉，轉著轉著，可就碰着了左面插天石壁，「碰！」的發出了一聲。

却在這一霎，那一桿堅逾精鋼的長篙，吃不住二人手上勁道，「咔嚓！」折為兩截。

把握著一瞬良機，老翁公狀似飛鷹的已自掠身而

起。

「哇噲——」
強大的衣袂盪風聲裡，老翁公手裡的半截長篙「白蛇吐芯」，嚙然作聲的已自點向袁菊辰前胸。

袁菊辰冷哼一聲，身側霍地向左一閃，右肩方沉，手上長劍作勢欲起的一霎，對方却似已得了先機，不待招式用老，即行收招換式。

——一式「潛龍昇天」，硬生生把前撲的身子拔起來一丈四五。

好輕巧的身子。

隨著老翁公下墜的身子，單足微曲，不偏不倚恰恰當好的落在了帆桅頂尖。

一陣子船身打顫，連帶著老翁公的身子也跟著滴溜連連打轉，却是危而不墜，險中偏安，左舞右擺裡顯示出一手「風擺殘荷」絕活兒。

緊接著桿尖兒上的老翁公發出了沙啞的一聲狂笑：「這就難怪了，足下施展的是『紫流江派』身法，西山老袁是你什麼人？說出來咱們也攀個親家！」

「那倒不必了！」

袁菊辰隨手把半截斷篙丟向江裡，却把一口寒森森長劍抽出劍鞘。

一霎間，他臉現殺機。

對方這一式「潛龍昇天」連帶著「風擺殘荷」身法，確已是爐火純青，陡然間使他記起了一個人來。

正為如此，他就越加的不敢形之大意。

仰首當空，袁菊辰越見險沉：「我這雙眼睛還沒有花，你們果然是一夥的，看起來，你們這十三把刀全出動了，獨脚龍王解七，我認識你了！下來吧！」

「哈——」

鴉鳥樣的一聲怪笑，緊跟著眼前人影翩躚，解老七已經下來了，真個晴空飛羽，輕到無以復加。

野渡無人，輕舟自橫。

却是那滔滔江水儘勢西流，無日繼夜，淘盡了千古歲月，多少人間豪傑？

三個女人不用說，早已嚇得面無人色。

倒是潔姑娘的一份小心，生怕船翻了，大家夥葬身魚腹。驚慌中不失鎮定，死抱著一截舵把子，任憑船身打轉，死也不鬆。

她的一雙眼睛却也沒有忘了，淚兒汪汪一個勁兒的直向著袁菊辰瞅著！

俱在不言中了。

皇天有眼，神靈保佑……

水遁

「打人一拳，防人一脚！」老翁公直認著對方，一雙眸子鷹樣的凌厲：「不錯，我就是解七，閻老大已叫你傷了，還有十二把刀，一個一個的打發吧！夠你忙的！」

果然是解七。

此人綽號「獨脚龍王」，却非無因，一隻右腿自幼即練有「鐵掃帚」的橫功，站起來一柱鋼樁，有「入地半尺，橫掃八椿」之能，斷斷非比等閑。

在十三把刀裡，他行「七」，外人即以解七稱之，以實力論，在十三把刀裡，雖非個中翹楚，却較

有困難請到：

宜德

婦產整形醫院

收費低廉 服務親切
安全可靠 醫術一流

詢問電話：314-9788
331-2400

地址：台北市衡陽路11號
2樓(新公園衡陽路側門)

北市衛(城)醫字第056號

電腦

檢查 治療

準確可靠！

吳曉東醫師

主治

軍公教學生八折優待
院址：台北市南京西路13號(今日新光百貨公司對面)
電話：(預約) 5435745
門診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下午二時至九時
星期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止，下午休息

吳氏皮膚泌尿專科

市衛醫廣字第750201號
Wu Clan Skin and Urology Medical Specialty

為首的閻老大猶狼十分。

「呼通！」拋下了手上斷篙，解七的一隻右手直探向前胸腰側，「刷啦！」耀眼生輝，一條「十二節亮銀軟鞭」，已撒在手上。

「紫流江身法，已是江湖絕學，施出來叫俺姓解的也開開眼！」

亮銀鞭「刷！」地掄向左手，身子骨滴溜一轉，已到了右面船艙。

夾着船艙，有一條小小過道。

兩個人各踞一端，頗似夾道相逢。

袁菊辰一聲不吭的向對方望着，像是蓄勢以待。

他已設想出對方的狠毒居心。儘量思考着應對之策，以期出劍奏功。

船身猶自在徐徐打轉，潔姑娘的一雙眼睛，已經完全被船上的兩個人所吸引，再也無能兼及其他。

「獨腳龍王」解七忽然向前搶進了三步——也就止手於此了——打對方袁菊辰那裡傳過來一股寒森

森的勁道，一時格阻住他的去勢。

解老七心裡有數，愈是有功夫的人愈能體會，便是一種「練家子」所謂的「混元真氣」，功夫的高下，其實不待真個刀劍來往，常常只是氣機的一觸，即能測知。

除非是麻木不仁的白痴，解老七焉能心裡沒數？無如是差刀既出，實難入鞘耳。

「嘿……」不含糊呀，小子！」

嘴裏儘管奚落，心裏却是有數——一個拾掇不下來，一世威風，即將喪失在對方這個後生小子手裏，更有甚者，一條老命，是否還能保住，可就大成問題。

他焉能不格外小心？

「刷啦！」

亮銀鞭搭向左手胳膊，解七的身子忽地矮了下來，——袁菊辰立時有所體會，敵人或許由上方趁虛而來，却要防備著他的聲東擊西。



剎那間解七手中的十二節亮銀鞭，已向袁菊辰的咽喉扎來。

無論如何，接下來的兵刃一擊，却已說明了解七的技不得逞。

長劍迎著了鞭梢，發出了其聲極是清脆的一聲脆響——「叮！」，解七的十二節亮銀軟鞭，已自高處盪了起來。

這個猝然的變化，顯然大大出乎了他的意外。

「啊——」

猛可裏騰身即起——一招不退，對於解七來說，已是黔驢技窮，直把他嚇得面色慘變，驚出了一身冷汗。

也不欲逗留——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隨著他的身子在空中一個疾滾，一式「飛燕朝水」，直向著眼前疾流江水栽了下去。

却是袁菊辰放他不過。

——一片冷顫顫的劍光，幾乎隨著對方的身子同時翻起，「嘶——」

銀光乍閃，即化為一天血雨。

這一劍雖不曾劈中解七身上要害，却也較「要害」相差不多。

隨著長劍劃出了一片弧光，解老七的一隻右腿，齊著膝蓋生生被斬落下來——

「碰！」墜落船板。

——緊接著「呼通！」一聲，水花四濺裏，已吞沒了解七直栽而下的身子。

江浪翻滾，隨即把他吞嚥了，只留下滲有鮮紅血液的一片泡沫……

真應了「獨腳龍王」這個綽號了。

船身猶自在江上打轉。

不用說，三個女人再一次嚇得呆住了。

袁菊辰一劍得手，冷森森持劍而立，那一雙湛湛目神，瞬也不瞬的直向眼前江水注視著。

却似有一道細細紋路一逕逕通而逝。

「獨腳龍王」不愧是「獨腳龍王」。

他竟然還沒有死。

得饒人時且饒人，容他去吧！

● 下期待續 ●



袁菊辰右手力抖，一條人影，直由道側飛崖墜落直下。

前情提要

老艚公解七的一隻右腿被袁菊辰長劍斬落，人也栽入江浪中，真應了「獨腳龍王」這個綽號。

玉兔東昇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文／蕭逸·圖／王愷·題字／韓錦田

10

大黃歸天

大黃狗生病了。整整一天，牠臥在袁菊辰睡房的角落裡，全身顫抖，時有呻吟。必然是病勢不輕，一天都沒吃東西，水也不喝一口。一直閉著眼，也只有袁菊辰在牠面前蹲下來，看著牠的時候，才微微睜開眼睛，「吱吱——」悲吟兩聲，隨即又閉上了眼睛，眼角口邊，流著濃濃的涎。

一聲也不吭，袁菊辰靜靜的看著牠，像是在看著一個生平最好的朋友。

「大黃不行了，過不了今天晚上，牠就要死了！」

站在門口，袁菊辰向潔姑娘、彩蓮如是宣布。立刻，兩個年輕姑娘都哭了。

「就不能找個大夫給牠瞧瞧……？」彩蓮說：「好可憐……一定是掉在水裡淹的……」

潔姑娘說：「人吃的驚風散，牠能吃不能？」

「應該可以……我已經給他試過了……」

「沒有用！」

潔姑娘睜大了眼睛，臉上淚淌不乾。

「沒有用……」袁菊辰搖搖頭：「該試的都試過了。」

「這麼說……？」潔姑娘大是不解的道：「牠一直都是好好的，怎麼會掉一次水就……？」

「落不落水，都沒關係，牠是中了毒！」

「中……毒？」

兩個姑娘異口同聲都嚇住了。

「有人在牠飯裡下了毒！」袁菊辰冷冷笑著：「是我太疏忽了，光顧了人，竟不曾顧著了牠，害牠遭了人家的毒手！」

「是……誰？」

「成七……」

「成……七？」潔姑娘大惑不解：「是那個……搖船的老艚……公？」

「就是他……」袁菊辰目光炯炯的說道：「我太小看他了，這個人比我想的要厲害的多！」

「啊……」彩蓮忽然記起來說：「我記起來了。我看見他把吃剩的雞骨頭餵大黃吃……怪不得牠吃下去不久就睡下老實了……」

「哎呀……這個人好可怕……」

潔姑娘臉色雪白的驚嘆著，著實吃了一驚。

袁菊辰苦澀的笑了，笑。

「從一上船，我就注意到他了……他的一切，都落在我的眼裡，譬如說，他給那兩個人做信號、打手勢，都沒有逃過我的眼睛，只是百密一疏，却漏了這一宗，害了大黃……」

「啊……你是說，那兩個土老頭兒也是他勾來的？」

「他們根本就是一路的！」袁菊辰說：「桅桿上掛著一面『八卦』銅鏡，利用日光的反射，老遠都能看得十分清楚，兩個土佬就是認著這一點鏡光，緊追不捨……我心裡一直就有數……他餵狗吃骨頭，我只當他是在與大黃套熱絡，怎麼也沒想到，吃

剩的骨頭上，竟然會下了毒……可見人心之險險難測。」

「這麼說……大黃是救不……了？」

「不行……」

說話的時候，室內大黃忽然「唔唔——」叫了幾聲。三個人聞聲而驚，忙自趕進房裡。

他們看見了垂死前大黃的掙扎，隨即便倒下來死了。

雖然只是一條狗，而帶給他們的傷感，却不下於一個人，「狗」的忠實，有時候較一個人更有過之而不及。

大黃的死，竟然連潘夫人也掉了眼淚。

○

這裡是「涇源」縣轄的「獨山」鎮城。

站在客棧門口向外望，高大的「五台山」已清晰在望，山上的「金頂寺」黃琉璃殿瓦，在秋日照射下，反射着閃閃金光。

五台山山勢綿延，佔地極廣，事實上踏入五台山界，也就是來到了山西地面。

感覺上袁菊辰的心裡輕鬆多了。

潘家的未來親家翁洪大略，官居巡撫，兼掌兵符，在山西稱得上是頭一號的人物，官聲也很不錯，潘夫人對他的評語是：「很夠交情。」

是以，每個人心裡想的都是：「一進入山西，給洪家取上了聯繫，就算是「功德圓滿」。」

○

○

傍晚時候。

馬車已進入五台山界。

瞧見着山界邊沿，那一塊高大的青石巨碑——「山西省界」，每個人心裡真的落下了一塊石頭。

這一路甚是荒涼，沿途所見民房都是低矮草舍，間或有一、二大戶置有莊院，土牆延伸，却也為風沙所蝕，斑斑點點，望之瘡痍滿目，大不美觀。

這一帶農戶以「棉」產為大宗。收割後的棉田，看上去一片荒蕪，山勢盤桓，無盡綿延，農民求生不易，也想像其他各省山居農民一樣，開墾出片片梯田，種些雜糧、玉米。

袁菊辰跨轅而坐。車把式是個早已漢化的蒙古人，說着一口道地的本省官語，酸不拉吉的，聽起來很不是個味道。

他告訴袁菊辰說，這一路野獸極多，常有豹子潛伏道邊崖樹，忽然出現突擊行旅客商，被傷害的人着實不少，而且前面五台山山下叢林中，更時有強人剪徑，是以他車座之前，特意的懸有一面長弓，無數雕翎，更有像關公一樣的長桿大刀一口。

這人膀大腰圓，滿臉落腮鬍子，乍然一看，真個有張飛之勇，一路上大吹法螺，說他曾經有一次力敵十二小盜，大獲全勝，斬下了其中五個人頭，以之懸掛車轅，一路行走，再無一人敢以招惹，他這個「活關公」的外號就是這麼鬧出來的。

問他的名字，才知他本人並不姓關，姓「包」，取了個漢人名字叫包勝。

一路上盡聽他一個人大肆吹說，又自誇他的箭法如何了得，說着說着即時興起，拿弓拾箭，「嗖！」地發出一矢，射中道邊石碑，「叮！」地爆發出

一點火星，包勝的豪興越加大發，一時縱聲狂笑，儼然唯我獨尊。

流星

笑聲未已。

一條飛索，自空而降，怪蛇樣的直向他頭頂套落，一下子套了個結實。

於此同時，一根葉多莖粗的蒼蒼巨樹，「咔嚓！」爆響聲裡，攔向眼前。

車行正速，怒馬如飛，事發突然，簡直無能自控，更何況「活關公」頸套飛索，自身不保。眼看着前奔怒馬，唏哩哩長嘯聲中，人立前蹄向前，整個馬車轟然作勢，而後直掀而起。

果真如此，車上各人萬難倖免。

却因為車轅上多了個袁菊辰，情形可就大為不同。

事發突然，顯然出乎袁氏意外，無如以他那般鎮定功力，當為「泰山崩於前而不潰」，越是情勢險惡，越見其臨事鎮定。

眼前之一瞬，可資證明。

飛索天降，怒馬人立的一霎，袁菊辰坐姿不移——右手輕抄，抓住了「活關公」包勝的項上長索，同時間足下力頓，施展出「大力金剛頓」功力。

——雙足力頓之下，硬生生將幾已掀起的馬車壓落下來，「匡噹！」大響聲中，激飛起一天的塵土。

那一匹受驚人立而起的壯馬，却也吃受不住，登時立地不動，也為之老實了。再看前方斷樹，相距不及一丈，堪稱絕險。

隨著袁菊辰右手力抖之下，一條人影，直由道側飛墜墜落直下。

這人自恃孔武有力，原打算把「活關公」包勝生吊起，却是沒有料到對方身邊的這個年輕人如此了得。吊人不成，自己反受其害。

眼前這一摔，力道不輕。

「撲通！」大響聲裡，登時一命嗚呼。

於此同時，「咻咻咻！」三條人影，分別由前道掠身而出，身法之輕巧，極是罕見。

一起即落，疾若飛鴻。

一經沾地，落地生根。

眼前擺了個「品」字形，將馬車正前方三面包抄，却是不可輕視。

來者三人，二男一女。

各人一頂馬連波的寬簷大帽，襯着不同顏色的緊身衣靠，極是雄姿颯爽。

兩個男的，一老一壯，老者在六旬，黝黑瘦高，濃眉細眼，嘴下留着一抹戲台上周倉也似的鬍子，一身白色短打勁服，背插雙刀，神采間極是桀驁不馴。另外的一個却是矮壯精實，禿着個光葫蘆也似的腦袋，閃閃有光。

——這個人個頭兒雖是不高，手裡却掄着一雙南瓜般大小的流星雙錘。曳着丈把長的銀色鋼索，兩隻流星，同於他那顆光禿的腦袋瓜子一般，閃閃生光。

却是居側而立的那個婦人，細長窈窕，剛健婀娜。

——鬢邊插着一朵小小玫瑰，帽紗輕啓，顯示着一張棱角分明，極是刁鑽模樣的瘦削長臉。她是施劍的。

一口七星長劍反掄右腕，細長的三角眼，刀子也似的銳利，雖是個女人，看來較男人更要凶悍十分。

二男一女的忽然現身激發着眼前的騰騰殺機，不用說，料是早經部署，却是不曾料到，袁菊辰的臨場鎮定，挽狂瀾於既倒，使得對方未能如期預期的即時見功，自是怒發如雷。

「光棍一點就透，你就是那個姓袁的吧？」居中而站的乾巴巴老頭兒，駢着兩根手指頭，直向袁菊辰指着：「好樣兒的……佩服、佩服——」

說時，這個瘦老頭兒一時嘿嘿有聲的笑了。

「小兒們，你們講講斤兩，為人家的事，犯得着嗎？今天這碼子事，只要小兄弟你一點頭，我們絕不為難，只把車上的三個坤道給留下，你就走人……至於你們之間的事……咳咳……可以以後再說，要不然……」

說到這裏，這個濃眉細眼的瘦老頭子嚙著一嘴被煙薰黑了的牙，冷森森的笑了。

「你的那兩手固然是高明，可是雙拳難敵四手，總不成還能以一敵三？」

「老三，給他閉嘴幹什麼？」

說話的禿頭矮壯漢子，聲音宏亮的嚷著：「這小子連傷了我們哥兒們好幾個，那能就這麼便宜，白白的讓他走了？」

話聲出口，手裏的一雙流星錘雖然作響的已自掄了出去，却不是往袁菊辰身上招呼，只是在空中掄著，嗖嗖作響的舞出了兩道銀光，光華過處，葉飛枝斷，其勢甚是驚人，却無非虛作姿態而已。

這般陣仗，自是唬不住袁菊辰。

却把那一位「活關公」包勝嚇了個不輕，張皇作勢的把攔置車上的那口官刀拿起。

這麼一來，正予敵人以可乘之機。

他這裏刀勢方舉，一點銀光，驟然作響的已劃空而至，不偏不倚正好迎著了他的官刀，「噹！」地一聲大響，火星四迸裏，包勝手裏的官刀，已自脫手飛出，嘩啦啦砍倒了一片林木。

包勝「啊唷！」痛呼一聲，那一雙緊握官刀的手，虎口盡裂，滿都是血。

對方禿頂矮漢見狀由不住大聲發笑不已。

「活關公」包勝直嚇得魂飛魄散，驚叫一聲道：「爺爺饒命——」，顧不得剛剛才自誇下的海口，眼前這就要下跪。

凶婆娘

却是——

一條腿方自着地，已被身邊的袁菊辰抓住了背上衣裳。

「有點骨頭！」袁菊辰說：「給我坐好了！」



三條人影，分別由前道掠身而出，身法輕巧，極是罕見。

治療香港腳乾淨又俐落噴腳好液

敬請一噴!!

- 噴腳好液只對患部噴射，不會傷及其他正常皮膚。
- 噴腳好液不必用手直接接觸患部，衛生安全。
- 噴腳好液不必浸泡，只要對腳一噴，方便無比。
- 噴腳好液一瓶可多次噴用，花費低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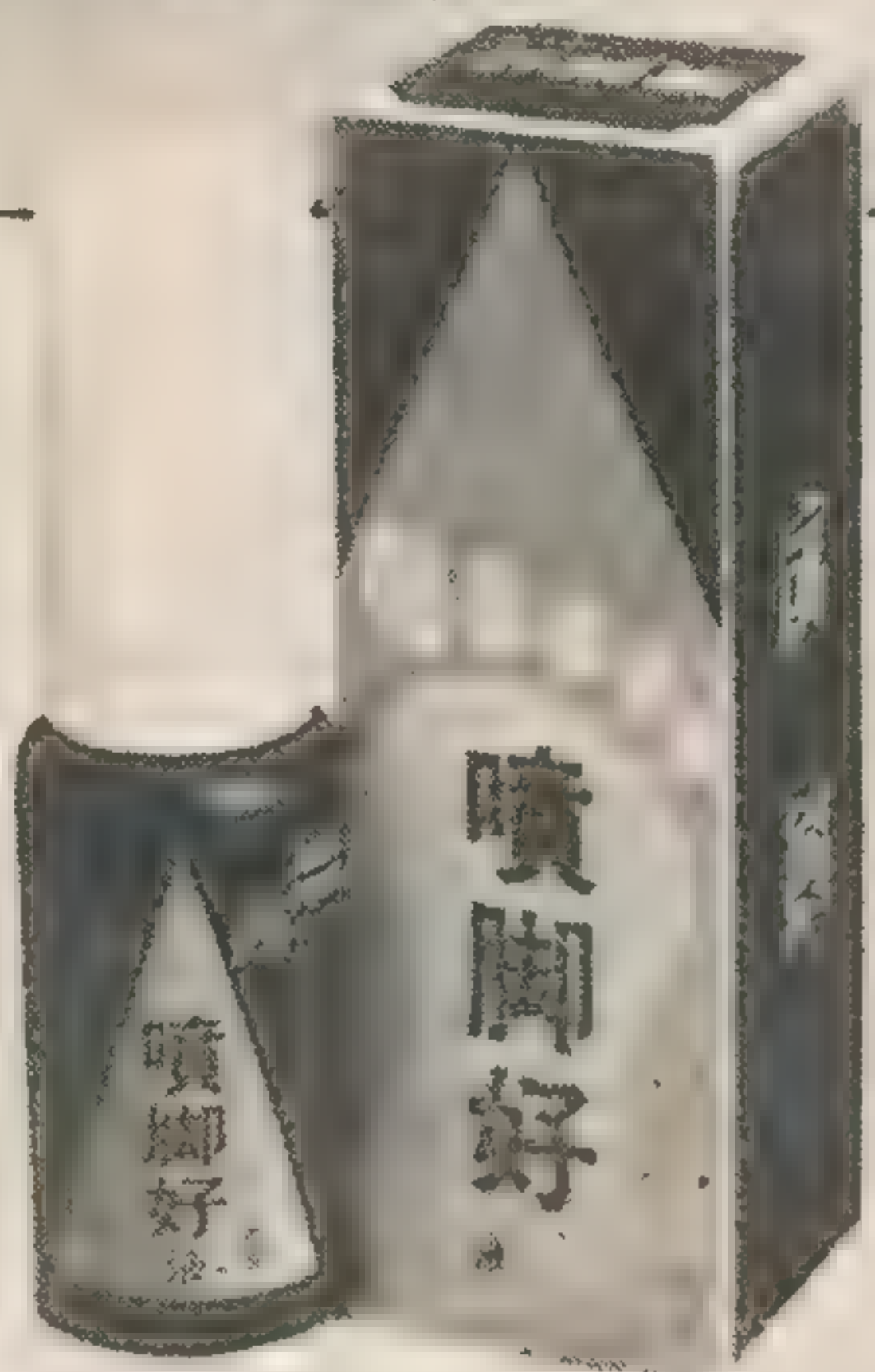
治療香港腳邁進噴的時代

香港腳請用

噴射式噴腳好液



噴的較好
噴的方便
噴的安全
噴的衛生



癢!癢!癢!癢得叫人受不了! 香港腳來了!!

夏天到了，我們腳板子，既流汗又不透風，香港腳的細菌——白癬菌，開始在腳底皮膚的角質層繁殖，這些細菌的分泌物刺激皮膚，於是水泡長出來了，奇癢無比，還會越長越多，嚴重起來更會痛，使足下寸步難行呢!

噴的較好、噴的較方便!!

治療香港腳已邁進噴的時代，噴腳好液的問世，噴的方便、噴的安全、噴的衛生，即使再頑固的香港腳、頑癬、噴射式噴腳好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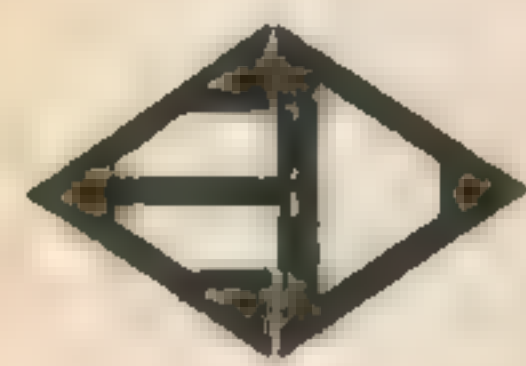
- 止癢作用 ●消毒作用 ●殺菌作用
- 鎮痛作用 ●乾燥作用 ●除臭作用

噴腳好液適應症

- 治療香港腳(水蟲)
- 治療頑癬(頭癬、牛皮癬、白癬)
- 治療掌(趾)汗皸
- 治療灰指甲、灰趾甲
- 治療表皮角化症(鵝掌癬)
- 治療其他寄生性皮膚菌傳染症

主治香港腳頑癬

噴腳好液



總經銷：
以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臨江街27巷8號
電話：(02)3952758
(請認明全省各大藥房購買)

北市衛藥廣字第7506269號 衛署成製字第6559號

活關公想不起來都不行，硬生生地的被按坐在位子上，看看這邊又看看那邊，直嚇得全身打顫，那裏說得出一句話來。

禿頂漢子的流星錘猶自在天上舞著，配合著他宏亮誇張的笑聲，更增無限氣勢，好幾次，這雙流星錘呼然作嘯的由袁菊辰頭上掠過，仍然也只是虛作姿態而已，並不曾真的貿然向對方身上招呼。

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在天上盤旋，嗖嗖破空聲。連帶著龍飛蛇舞的兩脈銀光，確實給眼前增添了無比陰森氣勢……誰也料不到，這一雙流星什麼時候會忽然招呼到袁菊辰的身上，或是直襲向他身後的車廂？——那裏面的三個女眷，如何當受得如此沉猛的一擊！

袁菊辰却是那麼的沉着鎮定……

對於空中的一雙流星，他甚至於望也不望上一眼。那雙湛湛有神的眸子，却只是向正中那個乾癟的瘦老頭注視——或許是下意識裏，這個人才值得他的一瞥。

「謝了！」

直到這時他才回答對方的話，那意思也就是拒絕了對方的一番好意。

「不用說，三位也是十三把刀裏的英雄好漢了？久仰之至！」

一面說，微微的拱了一下手。

那一口曾於萬險中屢建奇功、出奇制勝的長劍，就壓置在右腿之下，劍穗長垂，文風不驚。這番鎮定功夫，看在對方三人眼裏，著實不敢對他心存輕視，以至於空中的一雙流星，始終也只是虛張聲勢，不敢有所異動。

老頭兒哼唧唧的了幾聲。

「何必逞能？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十三把刀，還能叫你一個人給挑了？」

「那就走著瞧吧！」

簡單的應了這麼一句，依然是沉著鎮定。

流星錘兀自在空中舞著，宛若奇光電閃，幻化著各種姿態。

老頭子圓瞪著兩隻眼：「這麼說，你是刻意的要跟我們作對為敵了？」

「說錯了！」袁菊辰說：「是你們刻意的要跟我作對為敵，不是我！」

瘦老頭楞了一楞，陡地往後面退了一步。

「好！八仙過海，那就各顯神通吧，看看誰強！」

話聲出口，腳下一頓，却向側面閃了出去——空出來的那個位子，却讓身邊的那個禿頂漢子補了空缺。

於此同時，矮漢子已飛出了他手裡的流星——「咻——」

有如閃電一道，更似神龍擺尾，棒棒大小的一團銀光，直向袁菊辰當頭飛來。

早先袁菊辰的眼角就已經掃著他了。

——以他判斷，這一錘仍然是虛張聲勢。

果然，呼地疾風作響，這隻流星錘却只是距離著他頭頂半尺上下，呼嘯著擦了過去。

却在這一霎，一條人影，風掣電閃的已搶撲而前。

那是個極快的搶撲之勢——

隨著他落下來的一隻右腳輕點之下，整個身子已向袁菊辰身上飛撲過來。

來者正是那個乾癟的瘦老頭兒。

一雙雪花長刀，想必是剛才到手，配合著他急快的落身之勢，陡地閃出兩輪銀光，直向著袁菊辰兩肩劈來。

唏哩一聲。

長劍出鞘。



一雙雪花長刀，陡地閃出兩輪銀光，向袁菊辰劈來。

隨著袁菊辰機動的右腕，「叮噠！」兩聲，已把對方來犯的一雙鋼刀，撥開左右。

非僅此也！

迴避劍勢，璀璨出冷森森的一汪銀虹，硬生生把瘦老頭身勢倒翻——「呼！」大鷹展翅的一式開合，却已把身子落向車廂之上。

如此一來，大可兼及車廂。敵人想要向車內的三個女人出手，可就要費點事了。

袁菊辰的身法不謂不快，那一輪飛天流星，却比他更快。

「咻——」

銀光穿處，連帶著對方禿頂漢子的一聲喝叱。這一錘真有「飛星貫月」之勢，快到無以復加。

臨釀如此之久，禿頂漢子才自出手，觀其出勢，大有破釜沉舟之勢。

袁菊辰「刷！」地一個疾轉，對方流星錘却是直奔胸前而來，強大的勁道，虎虎生風，倉卒間真個難以招架——無如袁菊辰却早已防到了他的有此一手。

身隨劍轉——

長劍翻處，施展了一手極其靈巧的劍招，劍花輕揚，「刷啦！」一聲，已觸及了對方流星錘的長長索鏈，緊接著輕輕一振，施出了巧妙的四兩撥千金之勢，忽悠悠——偌大的流星來勢，頓為之走了偏鋒，「呼！」地由左側方擦身而過。

却在這一霎，一聲尖叱道：「打!!」

緊跟著「咻——」一聲，一蓬飛針，衆蜂出巢般，直向著袁菊辰全身襲到。

聲出、人起——

噴嚏噴衣袂飛處，一條疾勁婀娜人影，已搶身車廂——正是對方三人陣營裡的那個娘兒們。

身落，劍出，七星長劍「嘶！」地兜心就刺，連帶著她的全身上下，有似狂風一陣，一古腦俱都向袁菊辰身上撲來。

好厲害的婆娘!!

。下期待續。



像是炊煙一縷，袁菊辰已拔身而起。

袁菊辰吉人天相，這枚細小飛針，恰恰射中他左腳足踝關節之處，未曾順血而行，只不過微有酸楚，却是無碍行動，心裡雖知不妙，却也並不十分在意。

細腰女人連番兩次施展，發出暗器「細雨飛絲」，都沒有傷著對方，早已心裡怯怯，更何況目睹著同伴袁菊辰的慘死，更不禁嚇了個魂飛魄散。

眼前一霎，袁菊辰身如狂風，已自背後襲來，長劍抖處直刺向她背脊樑。

細腰女人「哎呀！」一聲叫嚷，腳下一蹌，一跤跌倒地上——

咕嚕！就地一轉，身子才自坐起，已被袁菊辰手上長劍比在前心之上。

這一劍，袁菊辰原已蓄勢待發，終是心存仁厚，俟到鋒利倒尖，已觸及對方肌體的一霎，霍地停住。

袁菊辰却是放她不過，起落間，有似輕風一陣，「呼！」地直向她身後襲到——

足間落地的一霎，彷彿才覺出左面足踝微微一麻，不禁心裡一驚。

原來細腰女人在十三把刀之中，係以「暗器」見長，有「千尾毒蜂」之稱。所發暗器「細雨飛絲」，每一枚細若牛毛，為數千百，事先以細薄竹膜包裹，藏置彈筒，用時只需以手指微撥，即能發動網簣，猝然彈出，由於體積至為細小，肉眼極難辨認，一經著人，順血而行，逆入心臟，便是死路一條。

袁菊辰低估了身後那個女人。

飛身凌空的一瞬，他卻也沒有忘記身後的一蓬飛針，是以特意的把身子縱高了一些，就勢揮掌，發出了大股勁道。即所謂的一「劈空掌」力。

那個體態婀娜的細腰女人，頗似難當袁菊辰的反手一擊，整個身子向後直倒下去——

好柔軟的一式妙姿。

隨著她的嬌姿一轉，蜉蝣戲水般已飄身丈許開外。

袁菊辰却是放她不過，起落間，有似輕風一陣，「呼！」地直向她身後襲到——

足間落地的一霎，彷彿才覺出左面足踝微微一麻，不禁心裡一驚。

袁菊辰低估了身後那個女人。

飛身凌空的一瞬，他卻也沒有忘記身後的一蓬飛針，是以特意的把身子縱高了一些，就勢揮掌，發出了大股勁道。即所謂的一「劈空掌」力。

那個體態婀娜的細腰女人，頗似難當袁菊辰的反手一擊，整個身子向後直倒下去——

好柔軟的一式妙姿。

隨著她的嬌姿一轉，蜉蝣戲水般已飄身丈許開外。

袁菊辰却是放她不過，起落間，有似輕風一陣，「呼！」地直向她身後襲到——

足間落地的一霎，彷彿才覺出左面足踝微微一麻，不禁心裡一驚。

袁菊辰却是放她不過，起落間，有似輕風一陣，「呼！」地直向她身後襲到——

足間落地的一霎，彷彿才覺出左面足踝微微一麻，不禁心裡一驚。

原來細腰女人在十三把刀之中，係以「暗器」見長，有「千尾毒蜂」之稱。所發暗器「細雨飛絲」，每一枚細若牛毛，為數千百，事先以細薄竹膜包裹，藏置彈筒，用時只需以手指微撥，即能發動網簣，猝然彈出，由於體積至為細小，肉眼極難辨認，一經著人，順血而行，逆入心臟，便是死路一條。

袁菊辰吉人天相，這枚細小飛針，恰恰射中他左腳足踝關節之處，未曾順血而行，只不過微有酸楚，却是無碍行動，心裡雖知不妙，却也並不十分在意。

細腰女人連番兩次施展，發出暗器「細雨飛絲」，都沒有傷著對方，早已心裡怯怯，更何況目睹著同伴袁菊辰的慘死，更不禁嚇了個魂飛魄散。

眼前一霎，袁菊辰身如狂風，已自背後襲來，長劍抖處直刺向她背脊樑。

細腰女人「哎呀！」一聲叫嚷，腳下一蹌，一跤跌倒地上——

咕嚕！就地一轉，身子才自坐起，已被袁菊辰手上長劍比在前心之上。

這一劍，袁菊辰原已蓄勢待發，終是心存仁厚，俟到鋒利倒尖，已觸及對方肌體的一霎，霍地停住。

袁菊辰却是放她不過，起落間，有似輕風一陣，「呼！」地直向她身後襲到——

足間落地的一霎，彷彿才覺出左面足踝微微一麻，不禁心裡一驚。

原來細腰女人在十三把刀之中，係以「暗器」見長，有「千尾毒蜂」之稱。所發暗器「細雨飛絲」，每一枚細若牛毛，為數千百，事先以細薄竹膜包裹，藏置彈筒，用時只需以手指微撥，即能發動網簣，猝然彈出，由於體積至為細小，肉眼極難辨認，一經著人，順血而行，逆入心臟，便是死路一條。

袁菊辰吉人天相，這枚細小飛針，恰恰射中他左腳足踝關節之處，未曾順血而行，只不過微有酸楚，却是無碍行動，心裡雖知不妙，却也並不十分在意。

細腰女人連番兩次施展，發出暗器「細雨飛絲」，都沒有傷著對方，早已心裡怯怯，更何況目睹著同伴袁菊辰的慘死，更不禁嚇了個魂飛魄散。

眼前一霎，袁菊辰身如狂風，已自背後襲來，長劍抖處直刺向她背脊樑。

細腰女人「哎呀！」一聲叫嚷，腳下一蹌，一跤跌倒地上——

咕嚕！就地一轉，身子才自坐起，已被袁菊辰手上長劍比在前心之上。

這一劍，袁菊辰原已蓄勢待發，終是心存仁厚，俟到鋒利倒尖，已觸及對方肌體的一霎，霍地停住。

好厲害的聯手夾擊。

像是炊煙一縷，袁菊辰已拔身而起。

那一雙分開的腳步，恰似漫步幽靈，極是巧妙的竟自落在飛來的一雙流星之上。

隨著他吐氣開聲的一聲喝叱，似虛又幻，浪子踢球也似的，又把南瓜般大小的一雙流星倒踢了回去——

「刷——」

宛若倒捲銀河，忽悠悠反向對方襲到。

力道疾猛，勢若排山。

袁菊辰怎麼也料不到竟然會有此一著，直嚇得面無人色，猛地拋出了手上鎖鏈，欲待閃身，那裡還來得及？

呼嘯聲中，銀河倒捲——

「碰！碰！」

一雙流星，已雙雙擊中他全身上下。

這般力道，自是可觀。

袁菊辰「啊呀！」一聲，整個身子被擊得倒蹶了起來，大口鮮血，隨著他後仰的身勢，怒泉般狂噴而出，「撲通！」跌出丈許開外，頓時命喪黃泉。

却是——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文／蕭逸·圖／王愷·題字／韓錦田

11

玉兔東昇

前情提要

身落，劍出，七星長劍兜心就刺，連帶著她的全身上下，有似狂風一陣，一古腦向袁菊辰身上撲來！好厲害的婆娘！

細雨飛絲

袁菊辰確實也夠沉著——

身勢輕轉，滴溜溜疾若旋風，已踏向車廂前首，同時右手揮灑，發出了大片劍光，勢若狂瀾，已將來犯的一蓬飛針，盡數擊落。

——便在這一霎，對方婦人凌厲的劍鋒，已自擦著身側滑了過去。

想是過力過猛，長軀婦人身子一個踉蹌，幾乎由車頂上栽了下來。她却是滑溜的緊，一刺不中，身若飄風，已自轉向篷車尾端。

轉身、錯步，霍地一個疾轉，身後一截長髮，馬尾也似的甩了起來，却是捨劍不用，左腕突出，白森森一隻細手，凌空作勢一指。

「咻！」

啞響響處，一蓬銀絲，再一次直向袁菊辰背後襲來。

另一面的禿頂漢子，更不示弱。這一霎，更是緊追不捨——一雙流星錘，忽悠悠泛出大片銀光，疾雷奔電般直向袁菊辰前胸擊到。

不動。

另一面，那個乾瘦的瘦老頭兒，本已竄身而近，目睹著眼前的情景，突地一呆，驚叱道：「且……且……」

袁菊辰長劍微起，「啞！」的一聲，已自把細腰女人頭上草帽劈作兩片，如此一來，對方那張臉更自暴露無遺。

高穎、尖額、目露凶光，只看一眼，即知道是一個厲害險詐的女人。

「你……？」這個女人明明嚇得臉無人色，却仍是嘴硬：「殺就殺吧——幹嘛嚇唬人哪？姑奶奶不吃……這一套！」

「嘴」唐本地」的土話，雖然混着北京的腔調，可是聽起來就不是那麼一個滋味。

袁菊辰真有殺死她的衝動，無如殺害一個無能還手的女人，終非所願，若是就此白白放她逃開，却也便宜了她。

一時之間，頗為難。

冷冷一笑，他怒視着對方這個女人道：「妳這個女人……叫什麼名字？」

「啞！」那女人白着他，撇着嘴說：「殺就殺吧，何必多問！」

袁菊辰劍勢一舉，奇光暴射，直逼向她眼前，叱道：「說！」

細腰女人嚇得打了個閃，嘴裡猶自不肯服輸說：「啞！幹嘛呀！姑奶奶是吃飽長大的，可不是叫人給嚇唬大的……」

話聲未了，隨着袁菊辰的右腕輕振，劍光閃處，直向着對方女人當頭罩落而下，後者「啞啞！」的叫了一聲，跟着一連後退了三步，才自站定，只覺着頭上涼颼颼的怪不是個味道，伸手一摸，清潔溜溜。成了個光葫蘆頭，一頭青絲，竟吃對方剃了個乾淨。

「啞啞……啞啞……要死囉……」

一連串的「啞啞」聲裡，她竟自啞啞大哭起來。哭了兩聲，自覺着不妥，一個竄身跳了起來；待將揮劍與對方拚命的當兒，面前人影猝閃，已為自己方面的那個瘦老頭兒攔在眼前。

「算了吧，大妹子！」

鐵青着一張臉，雙刀成了「單」刀，另外一把，早在先時由篷車上摔下來時，拋離出手，丟得沒了影兒。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袁菊辰一連展示了這幾手絕活兒，眼下更是「手下留情」，再要不識趣，見機退身，可真是「耗子孫貓鼻樑骨」——「作死」了。

「足下好純的功夫，哥兒們認了，算是栽到家啦——」

拱了一下手，瘦老頭子那張臉像是給「殃打了」一樣的黃。



夕陽殘照裡，來人一行已蜿蜒奔馳而近。

號稱「千尾毒蜂」的那個細腰女人，好生生的失了一頭秀髮，變成了個光頭葫蘆，這口怨氣真是從何說起？一見同伴向對方認敗服輸，如何依得？登時又叫又嚷的撒起了潑，哭天搶地的掄着七星長劍，說是要跟對方拚命。

瘦老頭自是不容她自己送死，死拉活拉的把她給架到了一旁——

「姓袁的，攔着你的吧！——姑奶奶要不把你給大卸八塊，算是你養的！不把你小子熊黃狗屎給搗出來，你是不知道馬五爺有三隻眼！」

好潑辣的女人！

聲音又脆又尖，這一嚷嚷，四山齊應。好說歹說，總算被同伴那個瘦老頭兒給架着走了。

迎駕

袁菊辰甚至於不再向他們多看一眼。

他的目光却為另一起的來人所吸引——

夕陽殘照裡，來人一行已蜿蜒奔馳而近，將士的頭盔、甲冑，在陽光道染裡，一片璀璨，難道是地方上駐防的馬隊騎兵？

說來就來，還是真快。

俟到為首馬上戰士的「八音號角」響起，一行二十人的鮮艷馬隊，風馳電掣的已來到面前。

猝然而臨，突然而止，激盪起漫天黃塵，霧也似的在當前團團打轉，久久不散。

為首的一個武官，相貌堂堂，長眉細眼，猿背蜂腰。想是一路騎馬過久，臉上已見了汗漬，陡地舉手延臂，止住了馬隊的前進，却把一雙眼睛逼視著面前的馬車。

「——這就是了！」

目光一轉，看向當面的袁菊辰，抱拳拱聲道：「借問一聲，潘老夫人的車駕……？」

「這就是——」

袁菊辰神色一喜，一心期盼的來人終於到了。

「你們是……？」

「在下侯亮，奉總兵大人手令，專程迎接潘夫人、小姐一行，原指望可以出城迎接，想不到夫人車駕如此之快，遲來一步，還請恕罪！」

說時滾鞍下馬，眼睛直看向前車：「夫人呢？」

憑著袁菊辰的直覺觀察，來人一行應非匪類喬裝，只是為慎重計，他卻不敢稍有疏忽。

「總爺剛才說到奉有總兵大人的命令，不知可肯賜示一閱？」

姓侯的武官看他一眼，點頭道：「這個自然！」回頭一聲招呼：「張得勝，把大人的手令拿來！」

張得勝應了一聲，滾鞍下馬，即行由身邊取出一截纏有彩帶的竹筒，打開來，內有一帋手令。

「大同鎮營官百戶侯亮出關一行，各城關隘准於放行，此令！」

雖是一帋手令，却也蓋著顆「大同鎮總兵官」紅通通的大印。

袁菊辰看了一眼，雙手奉還。

侯亮嘿然一笑道：「怎麼樣？錯不了的——」

話聲才住，車門已打開來。

侯亮第一個下來，輕聲喚道：「袁大哥……沒錯兒，這個人我們認識……」

侯亮哈哈一笑說：「啞！這不是大小姐嗎？」上前一步，大聲唱喏，行了個禮，問：「老夫人呢？」

潘姑娘指了一下車座，其時彩雲已攙著潘夫人下了馬車。一路的車行顛簸，連驚帶嚇，潘夫人那張臉可就明顯得十分憔悴，却是勉強的擠出了一絲笑容。

「侯亮——你早來一步就好了……那些個要命的土匪……要不是袁先生……我們早就完了！」

侯亮忙自上前行禮問安。自責道：「原打算出城去迎接您，來晚了，來晚了……潘大人的事，這裡也聽說了……唉……真是從何說起……」

這個侯亮原來是洪家的老人了，一向在洪府當差。水漲船高，如今補了個百戶的小武官。算是洪家一個心腹當差。

潘、洪兩家，過去稱得上是通家之好，逢年過節，禮尚往來，洪大人總是打發侯亮奔走，故此認得，

提起了潘大人的不幸，夫人可就由不住觸動傷懷，少不得又自落下淚來。

侯亮才發覺說錯了話，忙自打岔，用話遮過。

隨道：「這一段山路，平素就聽說不大寧靜，却是沒有料到竟敢向夫人下手，真真該死——」

說話時候，他手下的官兵已自把道邊兩個死人遠遠搭向一邊，一面用物什掩遮，回頭再發交地方。

馬車繼續前進。

羈旅

袁菊辰依然坐在前面車轅，「活」關公成了「死」關公，一聲不吭的駕著車，經過剛才驚心動魄的一場交戰，早把他嚇了個魂飛魄散，直到現在餘悸猶存，話也不敢多說一句。

侯百戶在馬車邊，向潘夫人道：「回頭到了地方，先在靈邱好好休息兩天，一切小人自會安排，這就不用發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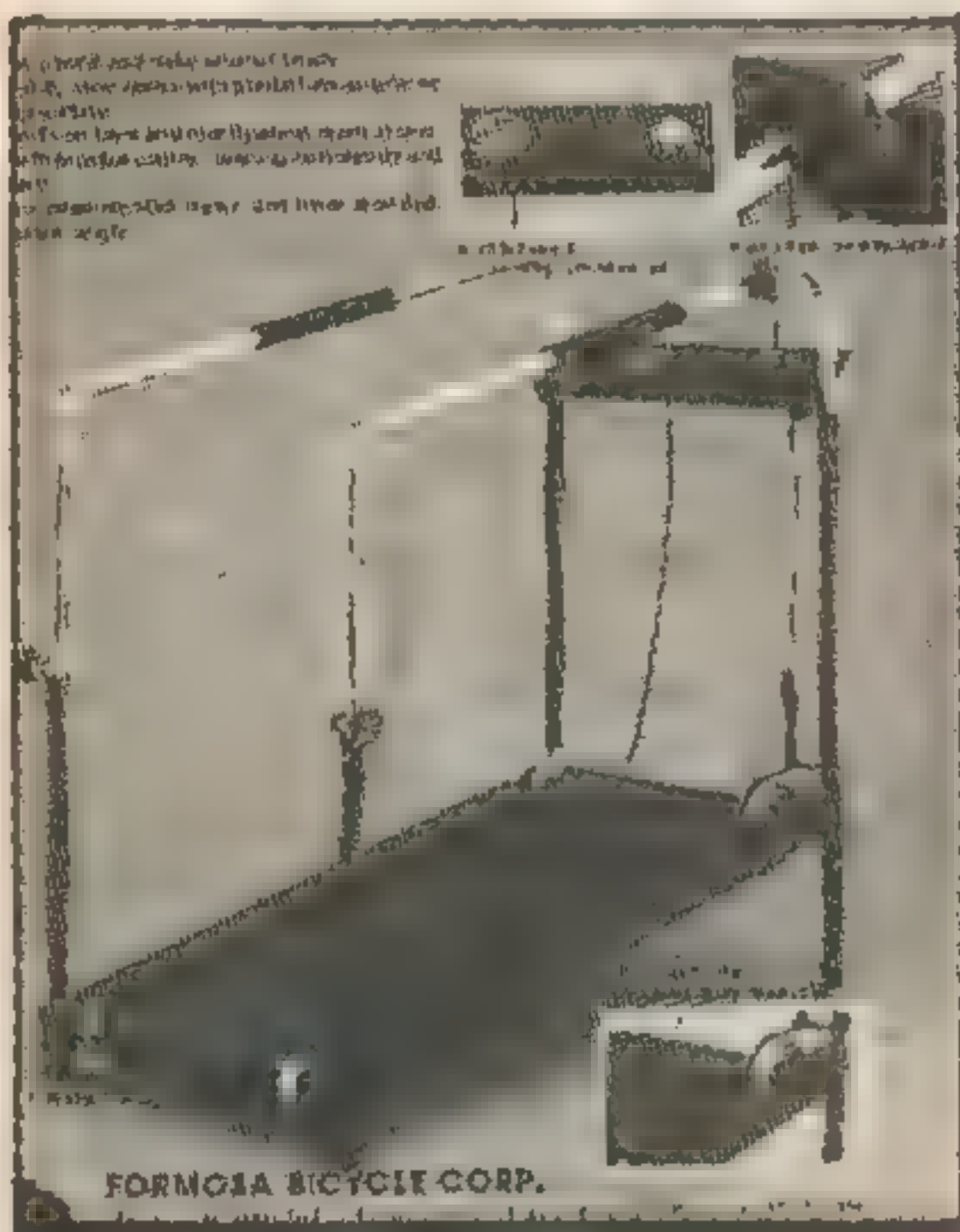
潘家這個未過門的「親家翁」洪大略，官居山西巡撫，更掌有總兵官的兵符，原來駐防太原，後因朝廷議設「九邊」，易地大同，仍由洪大略兼領「總兵官」，只是多了個「監軍太監」，太原與大同距離遙遠，既有「鎮守中官」與「監軍太監」的遙相呼應，他也就變得輕鬆，除非萬不得已，他在太原穩如泰山，動也不會動一下。



FBC-8852



FBC-8833S



FBC-301

你想擁有健康的
身體嗎？
保持健美的身材嗎？
請採用本公司榮譽出品
老少皆宜的健美運動車

臺灣自行車有限公司

電話：七五二三一六九一七
郵政劃撥：〇二二三九一七一
門市部歡迎參觀：台北市龍江路42號2F

工廠直營批發零售
外銷產品品質優良



馬車在平坦的官道上繼續前進。

潘夫人一行，承他路迎，毫無疑問是直奔太原了。

在馬車裡，潘夫人確是感觸深刻。

其實她心情寬慰，每日以來久懸的一顆心，總算放下了下來，當下面現微笑的看向女兒說：「這就好了，我只當洪家那一邊不會來的這麼快，想不到他們早就預備下了……等到了太原，住下來，給你們小倆口兒辦完了事，我也就放心了，總算對得起你父親在天之靈了。」

不知怎麼回事，潘姑娘最怕聽這件事，每一次都弄得她臉紅心跳——無如她也知道，女兒家大了，這是免不了的，她也曾仔細的去追憶：回想著這個未來的夫婿……想來想去，所得下的印象，依然極是朦朧，那麼淡淡的……不著邊際。

「洪親家這個人還真夠義氣，你父親生前也只交了這麼個朋友，要不是他，我們娘兒兩個可那裡安身？唉！雪裡送炭呀……人只有在最困難的時候，才能看出來好壞居心……」

說着說着，她眼角又自淌出了熱淚。

馬車在平坦的官道上繼續前進。前後既有官兵馬隊的護侍，情勢頗為改觀。

「娘——」潘姑娘終於把憋在心裡的話吐了出來：「我們真的就住到洪家去了？這又算是……怎麼回事呢？」

「……」潘夫人怔了一怔。

「再怎麼說，我還沒過門兒，也不能就算是他們洪家的人……更何況，爹爹才過去，還有孝在身上……住過去總不大好吧！」

幾句話說得潘夫人熱淚漣漣，一個咕嚕打車座上坐起來：「妳……？」

緊緊抓着女兒的一雙肩頭，「孩子……話是沒有說錯，可是如今的情形不同，妳難道沒有看見？要是沒有人家袁先生，我們這兩條命還能活著……？李老大人是怎麼關照着？妳都忘了……」

潘姑娘緩緩低下了頭，便不再吭聲。

可是她忍不住——

「住過去就住過去，可您得依我一個條件，要不

然就拉倒！」

「妳這個……孩子……」

「本來嘛？」潘姑娘說：「住過去是將就情勢，沒有法子，可也得等爹的三年孝服滿了，才能嫁……人……」

說到「嫁人」，她的臉又紅了，那一雙大眼睛裡，却是光彩銳利，顯示着她的倔強，一點也不含糊。

「這……」夫人輕輕一嘆：「這就再說吧……三年也許太長了……不過……再說吧……」

潘姑娘見母親鬆了口，才似回嗔作喜。

說話的當兒，馬車已慢下來。

小丫娘彩蓮探頭車窗，向外看了一眼，指着一幢房子回頭說：「到了……是這個客棧吧？」

不是客棧，是驛站！

「雙驛驛」

——顧名思義，當屬來往於「靈邱」、「廣靈」二縣之間的官式「驛」站了。

既有侯百戶隨行打點，「雙驛驛」怎能不盡心接待。

後面的三間上房，一向也只有各府縣正堂才得享用，這時在侯百戶的招呼之下，全數撥給了潘家使用。

雙驛驛的驛丞悉知是總兵大人的官親，那裡敢怠慢？少不得殺雞宰鵝，極盡巴結為能事。在他細心的招待之下，潘氏母女在寧靜的後院上房，總算平安的度過了一夜，睡了個前所未有的好覺！

早飯時刻。

袁先生竟沒有來。

潘氏母女心中十分惦念，要彩蓮告請。有好多事還要向他討教，對於袁菊辰，她母女極是倚重，如今愈發是一刻也少他不得。

却是沒有料到，彩蓮獨自個回來。帶回來一個不好的消息——

袁先生「病」了。

● 下期待續 ●

國際整形外科學會會員 美國雷射外科學會會員

郭劍芳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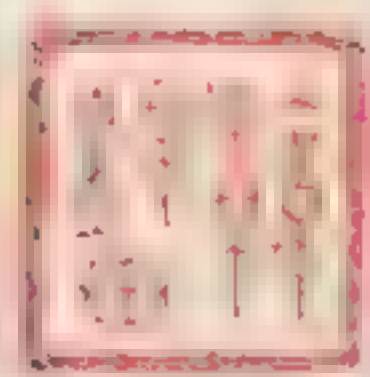
赴美國波士頓出席全美雷射
外科醫學年會業已返國，即
日開始專業門診手術。

電話：331-5796 · 311-0253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122號4樓
(北門郵局斜對面)

北市醫衛廣字第740802號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玉兔東昇



12

●文 / 蕭逸
●圖 / 王愷
●題字 / 韓錦田

《前情提要》經過長途跋涉，總算平安到達了「雙靈驛」，却沒料到早飯時刻，小丫孃帶回來一個不好的消息——袁先生「病」了



聽說夫人小姐來看他，袁菊辰慌不迭披衣坐起。

或許是夜裏受了風寒，還是中了暑？總之，頭重脚輕，渾身上下那裏都不得勁兒，袁先生竟自賴在床上，起不來了。

聽說是夫人小姐來看他，慌不迭披衣坐起。

小丫孃彩蓮好心的拿了個枕頭爲他墊在背後，扶他坐好了，潘夫人、潔姑娘已雙雙步入。

「這就不敢當了……」

袁菊辰欠身向著二人拱了一下手。

潔姑娘忙自上前，摻住了他：「你坐好了……」

眼珠子一轉，嚇了一跳：「哎呀！臉這麼紅……別是燒得慌了吧！」

手伸了一半，終究「男女授受不親」，不敢逾矩。怔了一怔，又收了回來。

潘夫人却是落落大方的在他額頭上摸了一下，不覺吃驚道：「燒得很厲害，這得找個大夫瞧瞧——」

潔姑娘轉身就去：「我找他們去！」

「用不着……」袁菊辰唉了一聲。

潔姑娘回過了身子：「爲什麼？看樣子病得可不輕呢！」

潘夫人說：「我看是受了暑，又着了點涼，吃兩副藥就好了！」

「叫他們去請個大夫去！」

說着，潔姑娘又要轉身。

「姑娘不用了！」袁菊辰搖了一下頭：「這不是病，是……我自己知道怎麼治……請不要耽心……」

潔姑娘揚了一下眉毛：「你自己會……治？」

彩蓮笑道：「我都忘了，過去張管事的老說，袁先生開的方子，比大夫開得還靈驗有用，袁先生本來就會給人看病嘛！」

潘夫人含笑點頭說：「真難得的！文武全才，既然這樣，你就快開方子，請他們派個人趕快抓藥去吧！」

袁菊辰瞧着她母女一臉關懷的樣子，也就不再堅持，點頭答應，隨即由彩蓮留下侍候。母女二人又囑咐問候了幾句，才自離開。

藥煎好了，濃濃的一碗。

彩蓮端過來，待要侍候袁菊辰服下。一面笑道：「這個藥可是真苦……我可是不敢喝！」

「妳喝過了？」菊辰顯然一驚。

「……沒有……只嚐了一點點……」彩蓮說：「用舌頭嚐了一下！」

袁菊辰才似放心的點了一下頭。

「還好，這個藥不是吃的！」

「不是吃的？那……？」

「是搽的！」

袁菊辰看着她，點頭說：「妳來得正好，請關上門，幫我一個小忙！」

彩蓮依言行事，却是莫名其妙。

袁菊辰說：「剛才不便多說……我不是受了什麼寒暑，是……」

「怎麼……回事？」

「是爲昨天那個兇惡的女人暗器所傷……傷了我



潔姑娘親自為袁菊辰的傷處包紮妥當。

「腳！」說時，他已揭開了腳下被子，露出了受傷的「左」腳。

彩蓮可不憐什麼暗器不暗器的，却是知道昨天攔路打劫之中，有個厲害的婆娘，可厲害啦，再看袁先生露出的一隻左腳，又紅又脹，其大如斗，不由嚇得差一點叫了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

「不要怕！」菊辰說：「是毒！」

「昨天那個兇惡婆娘的暗器裡竟然饒有劇毒……」

才說到這裡，話聲一頓，剛要出聲喝問，房門開啓，潔姑娘却已閃身進來，隨手又關上了房門。

「小姐……妳也來了？」

潔姑娘衝着她擺擺手：「別大聲，娘知道又害怕了！」

一面說，趨前而近，看見了菊辰那一隻腫大的腳，不自禁皺起了眉毛：「這……？」

苦笑了一下，袁菊辰說：「不要緊……放一點血也就好了！」

他隨即由枕下取出了一把匕首，另有一捲繩索，

即行動手，將足踝以上部份，用繩索緊緊綁紮結實的「左」腳。

彩蓮瞧着害怕的道：「……要幹什麼……？」

袁菊辰用匕首指了一下門邊的銅盆：「麻煩妳……爲我接……」

彩蓮應了一聲，端過了盆子，放在菊辰腿邊，却是心裡緊張害怕，一雙手簌簌打抖。

潔姑娘向著她哼一聲：「我來！」即把銅盆接過來，擱置菊辰腿下。

袁菊辰感激的點了一下頭，說：「那女人所發的毒藥暗器名叫『細雨飛絲』，十分細小，細若牛毛，我盤算是傷在足跟關節之處，等下煩請姑娘仔細瞧瞧，拿出來也就好了。」

潔姑娘點點頭說了聲好。

彩蓮忙即端了把椅子，讓小姐坐好。

袁菊辰抽出刀出鞘，取刀待刺的一霎，再看潔姑娘神情鎮定，表情從容。以她大家出身，自幼生長深閨，一路之上，歷經百險，難能不喪其志，這一霎面對白刃血污，更無所懼，誠然極是難得。

潔姑娘已作好準備，見他久久持刀不下，不免仰頭看著他，微微一笑：「怎麼了？」

菊辰說：「姑娘還是暫時避一避的好……小心血髒了妳的衣裳。」

潔姑娘搖搖頭：「不要緊……」

身子向後收了一收，雙手持盆依舊。

刀尖劃破足踝的一霎，淌出了大股的淤血。

潔姑娘閉了一下眼睛，隨即又睜開來，心裡確是有些不忍，却能力持鎮定。

却只見袁菊辰緩緩用手推動那一隻腫脹的腳，直到積存腳上的淤血全數流盡，顏色由黑色轉爲鮮紅爲止，他才停住了動作。

潔姑娘長長的吁了口氣說：「這就好了！」

話聲方頓，袁菊辰的刀尖，已自行劃開了足踝皮層，現出了森森白骨。

潔姑娘記住他先前的囑咐，立時俯下身子，就其剝露的骨節縫隙細細找尋——却只見這一片骨色，白中泛烏，可知毒性之深。

袁菊辰哼了一聲：「姑娘可找着了？」

「還……沒……有……」

「不要急，慢慢的看……那針細得很……多半是夾在骨縫之中……」

話聲才頓，潔姑娘已驚喜喚道：「看見了……」

「在……那裡？」

隨著她指尖指處，即見一粒極爲細小的黑點，緊緊嵌在骨節縫隙之間，袁菊辰幾經辨認，才自看清楚。

「不錯……就是它……」

「可……怎麼拿出來呢？這麼小……」

潔姑娘試着想用指甲去捏。

「不可……」袁菊辰說：「小心毒！」

潔姑娘嚇了一跳，慌不迭收回了手。

袁菊辰身上有傷，却也功力不減，即行將手上寒森森的一口短刀探向傷處，一旁站立的彩蓮，只以爲他要用刀尖去挖，嚇得叫了一聲。

却不知，袁菊辰功力內聚，早已灌注刀身，隨著刀身落處，「彈！」一聲細響，頭髮樣細小的一枚小小鋼針，已自吸附刀身。

各人趨前細細觀看，只見那黑色的細小鋼針，蜷曲似的在刀身蠕蠕而動。怎麼也不會想到，如此樣的細小傢伙，竟然有這般毒性，若是順血而行，任它流向心臟要害，焉得還有命在？

隨後潔姑娘與彩蓮親自動手，在袁菊辰的關照之下，把那一碗濃濃藥汁，遍塗傷處，再用乾淨白布包紮妥當，事情雖是簡單，却是瑣碎，一切就緒，却已是晌午時分。

慧劍斬情絲

袁菊辰睡著了，發出了沉重的出息聲音。

潔姑娘、彩蓮爲他關好了門，雙雙走出來。一片艷陽穿簾直下，照射著眼前這片小小院落，像是灑了一地金子那般的明亮。

推開了上房房門，潘夫人正自眼巴巴的盼著——「喂！妳可回來了！」夫人問：「袁先生的病怎麼了？」

「還發著燒，病得不輕……」

原想把他爲毒藥暗器所傷的經過說出來，却怕母親吃驚，隨便應付道：「看樣子也許不要緊，休息

幾天也就好了……」

「那可怎麼辦？」潘夫人皺著眉道：「剛才侯亮來說，洪家那邊已派車來接，明天要走了……」

「這麼快？」

「還快？早到早安心吧！」

「可袁大哥他還病著……怎麼走呢？」

潘夫人想想也是無奈。

「看看吧，說不定好好睡上一覺，明天就好了，再不，去跟侯亮說說，再晚一天走……」

潔姑娘說：「我這就找他說去……」

侯千戶搖著頭說：「這就難了……」

「爲什麼呢？」

「聽對方不答應，潔姑娘不由發起了愁來。」

「一來是大人那邊命令晝夜兼程……再方面……」

「侯亮乾笑了一聲：『大小小姐您還不清楚嗎？這一路上有許多不平靜？還有……』」

他的聲音忽然放小了，身形前傾說：「……聽說京裡又派下了人來……」

這句話，不禁使潔姑娘爲之吃了一驚。

「早走的好……早走的好……」

說話的是「雙靈驛」的驛丞許太平。

這人伸著細長脖子，一臉緊張模樣：「大小小姐，夜長夢多呀……萬一京裡來了人，我……」

搓著兩隻手，許驛丞一臉爲難的道：「這個責任太重了……我擔當不了呀！」

倒也是實話，憑他一個小小驛丞，是個官兒都比他大，若是錦衣衛來此要人，他能拒絕？一面是直屬長官，一面是京裡權宦，夾在兩難之間，那可真要他的命了。

「可是……」她心裡放不下的還是袁菊辰：「袁大哥他還在病裡……還在發燒……」

許驛丞一笑說：「這個簡單……袁先生可以留下來，放心在這裡住著，等病完全好了再去……」

侯亮說：「就是這話，他病好了，還怕找不上門？這就用不著操心了。」

「可是……誰又服侍他呢？」

「我，我——」許驛丞用手指著自己鼻子：「我本人親自服侍他總行了吧！」

侯亮哈哈笑說：「你瘦里瓜吉的，沒四兩肉，跟個燒雞似的，那能侍候人？」

「我專門派兩個年輕的服侍他總行了吧？」

這麼一說，連潔姑娘也忍不住笑了。

想想也是，萬一京裡錦衣衛再派人來，一家人性命堪憂，袁菊辰又在病中，自是無能抵擋。對方要抓的是潘家人，正主兒既然走了，當然不會留難他一個外人，倒不如留下他獨自在這裡好好休養，等傷勢好了再去太原相會不遲。

心裡雖然這麼定了，總是依依難捨。

記得當日動身之先，袁菊辰已經說過，他此行只是護送自己母女，却無意入住洪家，這也是人之常情。每一想起，心裡就有說不出的紊亂，那是因爲這些日子以來，承他一人力照顧，人家既然豁出了性命，保護自己母女的平安無恙，那能再對他心存見外？

……微妙的感情，便種因此……

短短幾日的相處，其間更多凶險，却是無阻於她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文／蕭逸・圖／王愷・題字／韓錦田

玉兔東昇

13

前情提要

袁菊辰把玩了一會兒「吹雪」長劍便自睡著了。不知何時，身邊異響，一團火光，猝然出現眼前。

不速之客

正是由於眼前那一團燈光，使得他吃了一驚，隨即發覺到敢情是天已經黑了。耳邊上傳過來簌簌聲響，眼看著那一團燈光漸漸向自己行迎過來。袁菊辰猝驚之下，待將出聲喝問，不知怎麼一來，他却止住了這個衝動。長劍「吹雪」猶自在手裡抓著。這個突然的警覺，終使他心裡大為放鬆。即使在病傷之中，兵刃在手，也足能發揮相當功力，端看對方來人到底是何等角色，再定行止。火光閃爍，照著來人那一張瘦削的臉，細長的脖子——原來是他！許驛丞，許太平。袁菊辰一顆提著的心總算放了下去。「許老爺，這是幹什麼來了？」

像是嚇了一跳，許驛丞忽然站住：「你……還沒睡著？我來瞧瞧你的病怎麼樣了！」說時，他已移步而近，用手裡的油紙燈籠高高舉起向他臉上照著。袁菊辰將長劍藏置身側，只向著他點了一下頭，表示感激。「噢……瞧著是好多了，肚子餓不餓？要吃點什麼不要？」「不必……了，謝謝！」一面說，袁菊辰已撐著坐起來。「不……睡下……睡下……」他倒是還真關心，伸出一隻瘦手，摸著他的額頭：「噢……不燒了，不燒了，這就好了，好了！」再用燈照照一旁桌上：「給弄個暖壺，盛點熱水，看看少些什麼只管招呼，甯客氣！」鼻子裡哼哼唧唧，東照照西照照，這才轉身走了。人不可貌相。

像許驛丞這個樣子，臉上沒四兩肉，腦後見腿的德性，倒有這麼一顆好心？袁菊辰心裡相當納悶兒。

遠處傳來敲梆子的聲音。三更三點。

夜可是深得緊。喝了一碗熱水，一面運功調息，發了些子汗，這會子袁菊辰感覺著輕快多了。

他知道這命是撿回來了。嘗聽人言，江湖黑道有劇毒「子午穿心散」，施之暗器，順血而流，中人心臟必死無異，看來對方那個婆娘所施展正是此物，却是更有甚之，用之以細小飛針，設非是自己內功精湛，不使毒氣攻心，加以毒針又恰恰夾在骨節縫中，二者只疏其一，自己這條性命也難以保全，這時想來，兀自不寒而慄。

毒質雖去，元氣却已大傷，非一兩天即能復原，說不得只有耐下性子，在這「雙靈驛」站暫住下來。

却是方才才水喝多了，小腹脹得發慌。

袁菊辰懶散的由床上下來，披上件外衣，把「吹雪」長劍連同劍鞘權作手杖，緩緩來到後面院子。毛廁在馬廄旁邊，不待走近，已是臭氣薰天，另一面是沃沃田野，也就不必受罪，倚著一棵大樹，就地解放，倒也乾脆。

人真是極其脆弱，以他那般結實強壯的身子，一次病下來，不過在床上躺了兩天，感覺著竟是這般的輕飄。頭重腳輕，搖搖欲墜，像是一陣大風也能把自己颳倒了。

天色清明，星皎雲淨。想是日間的那陣子雨，把雲霧一攪而清，此刻看來便只是一脈清輝。月光影裡，萬物靜觀，無限透剔玲瓏，却是蕭蕭夜風，帶給人幾許寒意，再見落葉的飄零，感覺著像是秋事已深了。

袁菊辰有一絲落寞的傷感。這悵悵愁懷，却不知向誰人傾訴？

——何以那個姑娘——潔姑娘的美麗面龐，又自浮上了他的眼簾？



鬼影子也似的，袁菊辰一隻手已扣住「反手金刀」方大可的頸項。



袁菊辰雖在病中，一經精神貫注，仍然餘勇可賈

他想：她們此刻到了那裡？如果沿途沒有耽擱，此刻應已是數百里外，當在雪山山脈之間，不出一、二日，也就應該到達太原了。

獨自倚樹遐思。却是斜刺裡的一幢火光，猝然打斷了他的思維——

緊接著蹄聲得得，一個小夥計拉著三匹馬，打著盞燈遠遠走向馬廄。

如此深夜，竟然還有人投宿來了？

思念方興，耳邊即已聽見了人聲的寒喧——便在那一隅，黑忽忽的幾個人影湊在一團。

約莫是許驛丞的聲音，低沉、沙啞——

「三位老哥辛苦了，等了一天，請進，請進——」

一個人說：「人呢！還在嗎？」

「在……」許驛丞聲音很低：「睡了……睡了……還病著……」

「好！」那人喝風也似的笑著，三、四個人在許驛丞帶領之下，進了驛站堂屋，房門隨即關上。眼前頓時一片漆黑。

●黑吃●

袁菊辰簡直嚇呆了。

好一陣子，他佇立在眼前這棵大榕樹下，但覺著遍體生冷，直由脖子向外冒著涼氣。

來者三人，難道竟圖對自己不不利？而這裡的驛官許太平，竟然與他們勾串聯結，沆瀣一氣，却是為何？

若是這個猜測，不幸成為事實，它所牽連的後

果，簡直令人不寒而慄，袁菊辰略一思忖，幾乎無能自己。

雖說是還在病中，為了刺探進一步消息，不得不勉力以赴，隨即匆匆把衣服穿好，試著提吸氣力於下腹丹田，霍地縱身而起，宛若飛雲一片，「呼！」地已落身對面瓦脊之上。

休看他眼前猶在病中，一經精神灌注，仍然餘勇可賈。

幾個起落打轉，夜月下一如白鶴翩躚，翔無天辰。矯健的當兒，已來至驛站中庭。

來者三人正在據案吃喝。

桌上酒菜，早已備好。一盞高脚架燈，搖晃出一室的迷離，昏黃的燈光，不時把活動的人影拉長了又弄矮了，看過去十分陰森。

說話的聲音，十分低沉，却是每一個字都落在袁菊辰的耳朵裡。

清一色的灰布大褂，腰上加著公門慣見的「開腰」，衣著雖是一致，模樣却大有不同。

一老一壯。

老的約在六十七、八，三角眼，八字眉，弓背縮腰，個頭兒却是奇高，坐在那裡比人家站著還高。其他兩個約在四旬上下，一個黑面細眼，生著繞口虬髯。另一個刀骨峨嵋，骨架子極大，却是肉不見多，大手大腳的，樣子很是陰沉。

三個人都有濃重的風塵氣息，舉手投足之間，顯著公門當差的那種特殊圓滑、老到。

「來來……」老的一個向著許驛丞舉手相召：「坐下陪陪我們哥兒三人喝酒！」

黑臉虬髯的一個，不等坐下來，先已仰脖子乾了一盅，砸著嘴，罵一聲：「——還真夠勁兒，這一路飛趕，老子骨頭都散了！」

三個人都坐下來。

許驛丞連連抱拳行揖，笑得兩臉皺紋，隨即在下首落座：「三位老哥一路辛苦，兄弟敬三位一杯，先乾為敬！」仰首而乾，杯底乾著各人照了一照。

——却把聲音放小了：「三位喝，我就不奉陪了，回頭——」

話聲未完，一隻胳膊已被身旁高個頭老人抓住：「那怎麼行？你不能走，回頭好戲，還要你一旁指引，幫個人場！」

許驛丞推脫不開，只得坐了下來，一臉苦笑道：「別的事兄弟都能幫忙，這……殺人的買賣，兄弟可真叫外行，怕是……幫不上忙！」

黑臉漢子哈哈一笑：「你客氣啦——一重生，二回熟，沒有許老爺的指點，我們那能成事？」

「這……」許驛丞喃喃說道：「人在後面院子睡著，三位打算什麼時候下手？」

「別慌……」老的一個皮笑肉不笑的緩緩說道：「時候還早得很，天亮以前準能完事，我們走了，你再睡覺不遲。」

「這件事，總兵大人他老人家知不知道？」

許驛丞猶在心裡發毛。他的官位太小，一點風吹草動，將來怪罪下來，都不得了。

三個人對看一眼，彼此相視一笑。

許驛丞立刻發覺，自己這話問得太露骨：不合官場門道，也太外行。

只要想想對方三個人的特殊身份——總兵大人的貼身護從，這句話實在是多此一問。

他的心也就踏實起來。

「老哥——」黑臉的一個用手拍著他的脊樑：「就算是不上『品』吧，大小你也總是個官兒，作官的要懂得官經，你明白吧，能說的才說，不能說的只能拿眼睛瞞，心裡有數就得了——」

八字眉的那個老頭嘿嘿一笑：「就是這句話，俗們兄弟要給你兜著，就憑你剛才那幾句話，傳出去落在別人耳朵裡，你這個驛丞也就別想幹了，說不定連命都得賠上，你明白吧？」

許驛丞一時臉上變色，連口答應著，作揖陪笑。

「三位老哥的金玉良言，兄弟永生不忘，剛才的話就算是沒說，三位多多包涵……」

「這就是了！」高個子老頭笑著兩隻眼：「今天晚上的事今晚上了，明天一，哈都不知道，誰問也不知道，知道吧？」

「啊——」許驛丞先是一楞，接著才會過意來，連聲應著：「是……知道！知道！」

「知道就好了，俗們兄弟一向不佔人便宜，麻煩人家，有銀子開銷——」

神子抖了一抖，「叭！」地落下一錠銀子，光圓淨亮，總在二十兩之數。

「這——」許驛丞頓時眼睛一亮，伸手待取的一霎，却又笑著搖頭：「這……我不能收，一頓酒飯又算什麼？算是兄弟孝敬三位老哥……」

「嫌少？」

「不……怎麼會……？」

「那就拿著！」老頭說得豪爽：「還是那句話，幫忙不能白幫，再說一遍，穩住了你那張嘴，知道吧！」

「老兄你大可以放心，今夜以後，一問三不知總行了吧！」

嘴裡說著，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把銀子收了下來。銀錠子到手的一霎，心裡有數，毫無疑問，這才是從行庫出的本省官銀——換句話說，一般人是不可能隨便到手的，設非巡撫總兵大人的親自出手，則又自當別論。

許驛丞頓時心裡明白——憑他們哥兒三個身份，豈能有此手筆？不用說，這是洪大人親自開銷，用以封閉自己的一張嘴，應無可疑。

可又話說回來。若是洪大人的親自出手，斷斷不應只此幾錢微賄，少說也應在百兩之上，才與他洪大人的官位素行相襯……

這麼一說，二十兩之外，多餘之數，他們哥兒三個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吞」了下去，可也忒狠了點兒。

有此一念，許驛丞可就笑不出來了。越想越不是個滋味，這二十兩銀子可真收下「窩心」的慌。

他許太平也不是省油的燈，把心一橫，銀子原封還，不要了。才收進去，又掏了出來，雙手奉上。

「幹什麼？」高個子老頭為之一怔：「嫌少？」

「豈敢！」許驛丞結巴著說：「有事為大人效勞，理所當然，何況又是三位老哥親自出馬……」

話還未完，黑臉的一個霍地虎下臉來：「你——」

高個子老頭拿眼睛制止了他，轉而一笑，如沐春風：「說你糊塗，你又聰明，得了，這二十兩你先收著，另外二十兩也跑不了，回頭一總給你。你為什麼！俗們又為什麼？總不能讓俗們老哥兒們白忙活吧？是不是？」

話幾乎已挑明了，毫不諱言的是吞了他的「贓」，許太平眼睛可得放亮一點，再要不見好就收，往下可得自己思量思量，是否能擺得平眼前這個局面了！

六隻眼睛，別具陰森的直瞅著他，許驛丞那敢再哼個「不」字，乖乖的把退回的銀子又收了回來。這才是皆大歡喜。

天亮前後。

一頓酒飯吃喝，總算侍候完事。許驛丞領著三個煞星，悄悄走出堂屋。

半輪殘月已復黯淡，這一面適當老榕樹的大片陰影，尤其黑得緊。

在許驛丞陪同之下，三個人各處走了一轉，跨進了後進院子，便是裡面的上房三間。

「就是左面的那一扇——」許太平的聲音低到不能再低：「看見了吧，多多偏勞，兄弟在前面候著，這就不奉陪了！」

「去你的吧！」

老頭子揮了一下手，許太平皇恩大赦的忙即抽身以退，臨去的一霎，却不忘囑咐——

「殺入夜」

「殺入夜」

「殺入夜」

「殺入夜」

「殺入夜」

「殺入夜」

李致遠 親自主持

25年整形經驗

美——令人舒適
易於接近

國際美容整形協會會員專科醫師
值得信賴！



整型項目：

最新三式異體置入，不變硬不結疤，柔軟自然。

手術後乳頭紅潤細小，與少女般的漂亮。

手術後一週，回復青春年輕十歲，整個臉孔光澤。

有拉皮除皺紋之功效。

以最新十二種做法，廿分鐘形成自然美觀，即刻可上班。

具製材料，精工雕刻，手術後自然秀挺。

免香、麻面、面皰，精細磨平處理。

開業執照醫字第074號

北衛三廣檢字第71219號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3段3號2樓

服務專線：5922211・5931929・59444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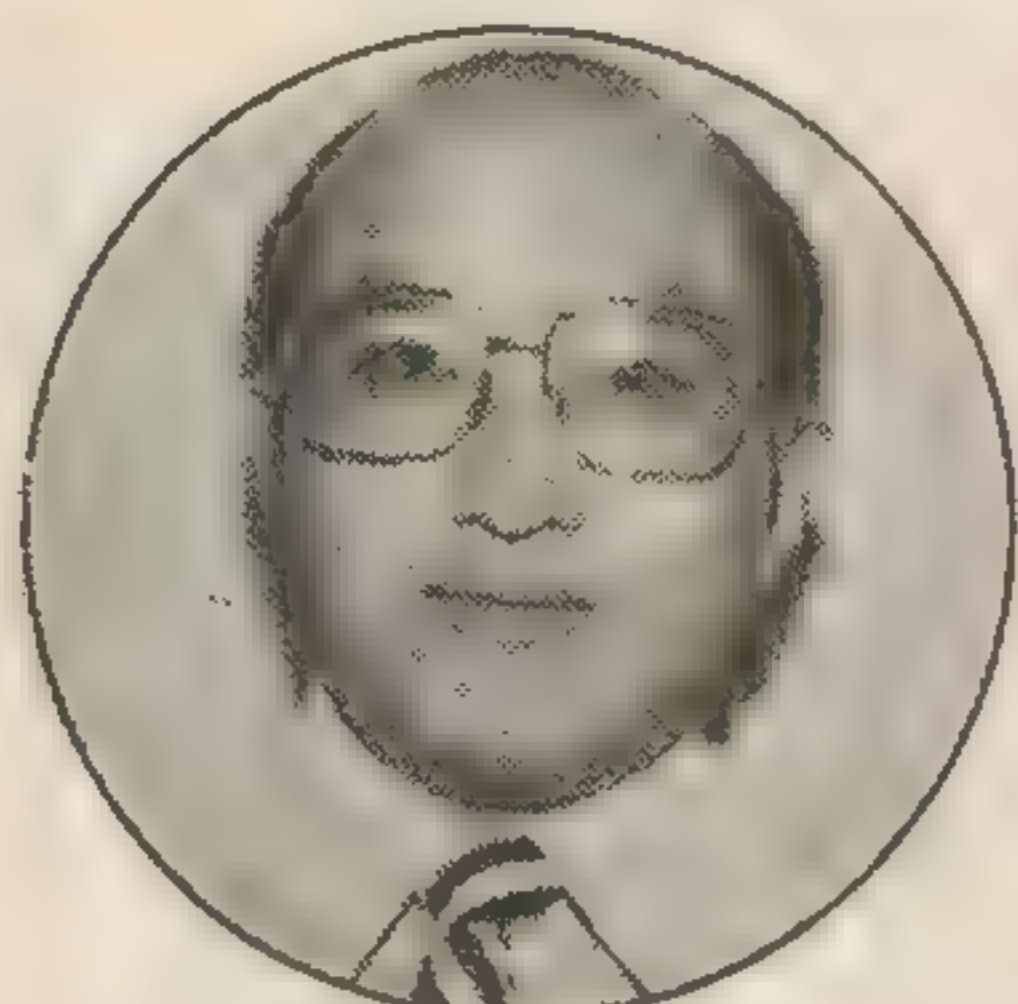
華美整形外科醫院

國際整形外科學會會員・CENTE刀雷射外科研究員主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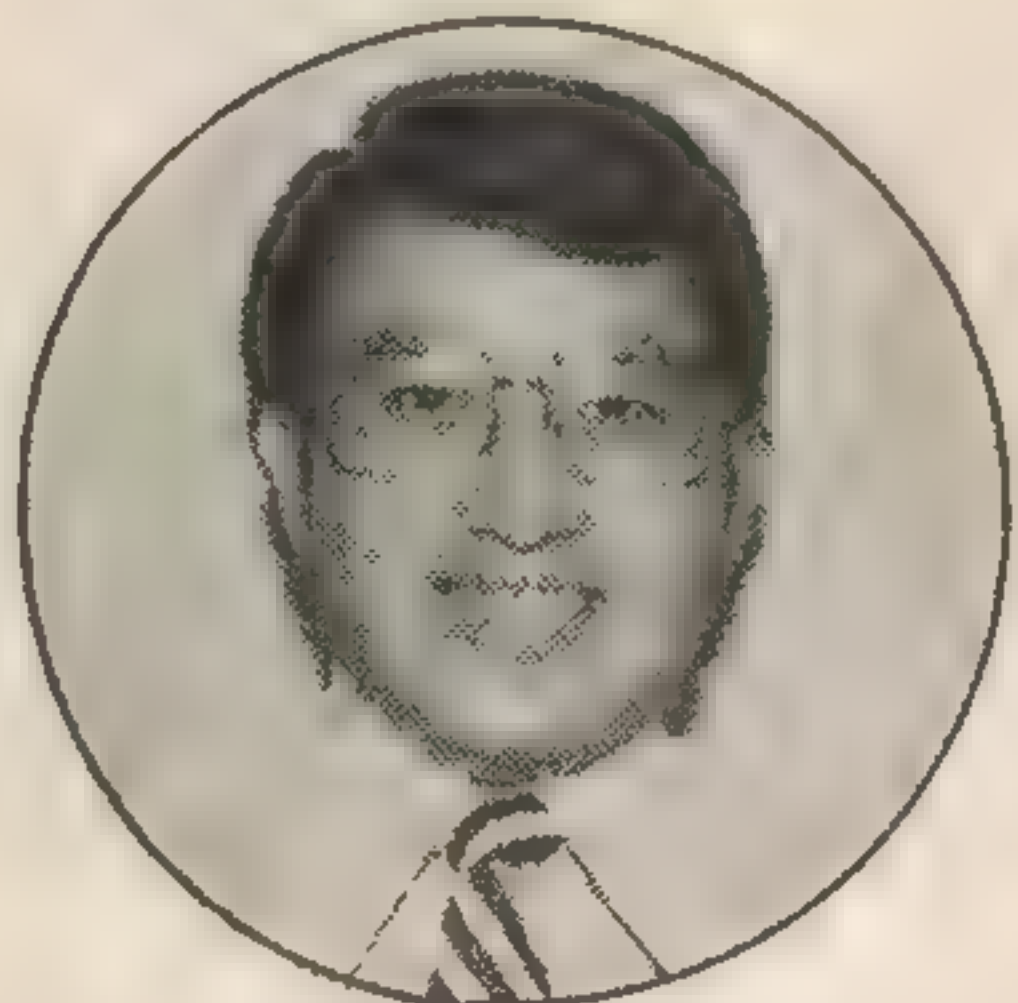
奇蹟織髮中心

MIRACLE HAIR WEAVING CENTER

增加您的魅力・解決您的煩惱



編織前



編織後

高雄分公司開幕了！！

“MIRACLE編織法”是將新頭髮織在您現有的頭髮上，非常穩當！您可以將它當成是自己的頭髮一般使用，可以梳、洗、運動、睡覺，而不受影響。

為慶祝開幕4週年

憑廣告九折優待

台北總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151-5號(利來華府大廈1F)
TEL: (02) 709-7558・709-8103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三民路3段260-43號(一心名廈11F6室)
TEL: (04) 235-7588

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七賢二路25號11樓1室(王子大飯店隔壁)
TEL: (07) 251-9411

營業時間：上午10:30至下午7:30 星期例假日公休

「小心着點兒，聽候百戶說，他身上有功夫……」

這一點不用他饒舌，姓侯的早關照過了。好漢就怕病來磨，就算他真有功夫又怎麼樣？一來有病、二來還在睡夢之中，更何況哥兒三個有備而來，怕他個「球」？

許驛丞一步退出。

三個人燕子也似的紛飛龍而走。

「嚇」好快的勢子。俟到許太平面壁而警，回頭再打量，却已不見了對方三人的身影。

彼此相識，頗有時日，只當是三個人油嘴滑舌，那有什麼能耐？這一霎才知道，敢情人家身上還有真本事，牛皮不是吹的。

這就回去堂屋，獨自個再喝兩盅吧！

輕輕的用手一推，房門就開了。

黑臉漢子一動也不動的站在當前，等了好一陣子，才自閃身進入。

憑着他老練的眸子，即使在黑暗之中，也能看見了，約摸著，床上確是睡著個人。

頭朝裡，屁股朝外——是「拱」著身子的那種睡相。

聽不見沉重的呼吸聲音，涼颼颼的，屋子裡滿是清風，窗扇緊閉，却是為何？

原來是斜側上方，那一面小小透氣的天窗敞開著。這就難怪了。

「反手金刀」方大可——這個外號可不是「浪得虛名」。早先未跟隨洪大人當差以前，哥兒三個在江湖上已小有名氣，冀北一帶，提起「燕山三狼」，耳多有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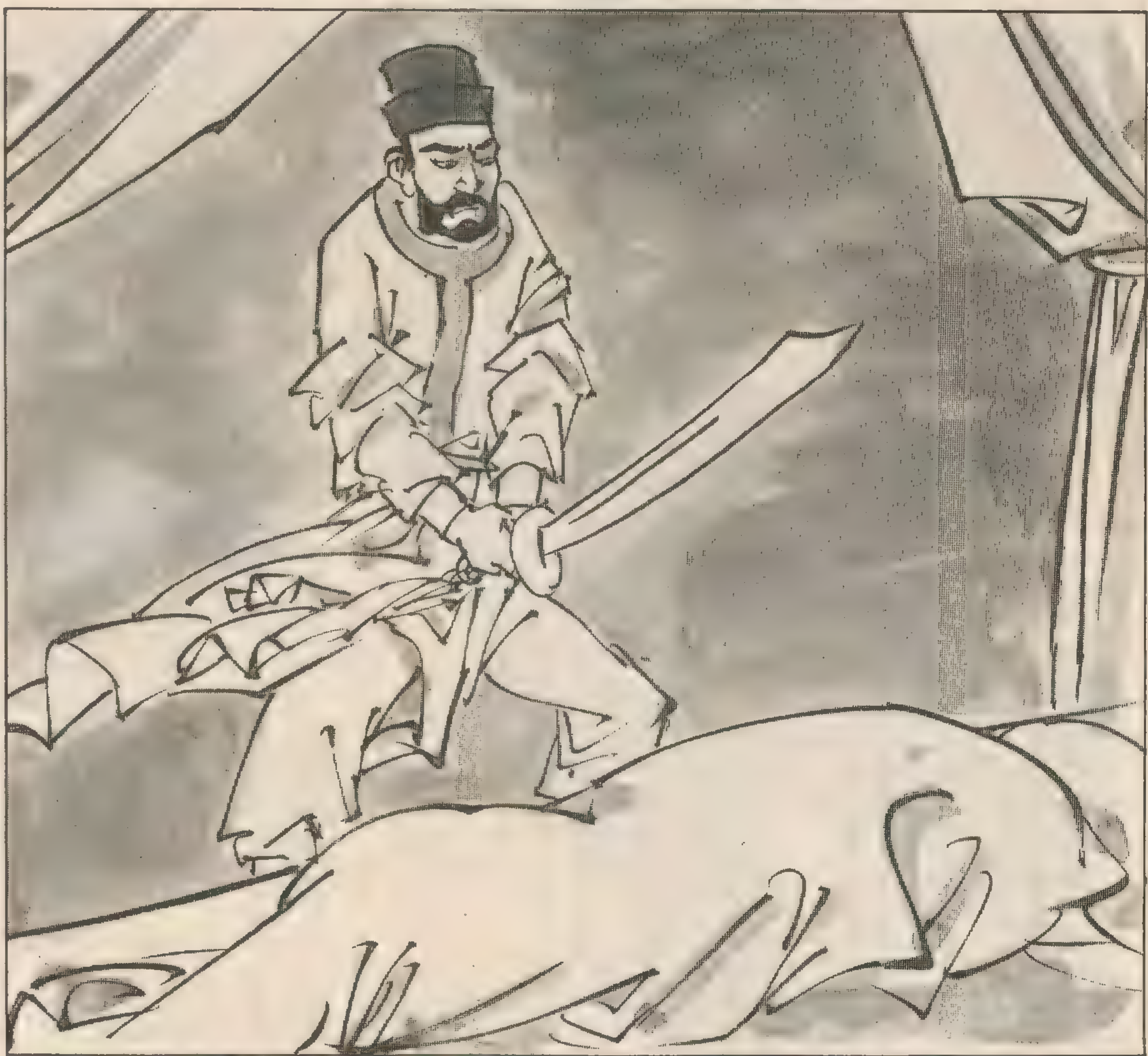
「紫蠟子」孫九。

「病大蟲」管同。

「反手金刀」方大可。

哥兒三個今夜可都沒閑著，全卯上了，却由「反手金刀」方大可打了頭陣。

打斜刺「天窗」吹過來的這股子賊風，冷颼颼的「浸」人毛髮，直覺的令人心裡發毛。方大可刀交



刀式不謂不快，動作也够俐落，只是「人頭」不對。

右手。這「反手金刀」一式，左右施展，最是拿手。老長的一截刀身，反掄臂後，幾至全然不顯——

隨著他的一式前撲，脚尖飛點，「呼！」地已竄身牀前——緊跟著的一手「推窗望月」，拉動著右手的長刀，「撲哧！」一聲，已把牀上人切開兩半。

刀式不謂不快，動作也够俐落，只是一樣，「人頭」不對。

說白了，這一刀「切」的不是人。

軟不叮嚕，倒像是一團棉花。

方大可刀勢方出，頓知不妙——收刀、旋身，夜鳥也似的一個打轉，呼地撒身四尺開外。緊跟著長身直立，帶人也似的直向牆上貼去。

這一手「藏影」之術，方大可施展得極是老練，用以失風夜戰，常能於一擊不中之後，立於不敗之地。只是今夜他可是遇見「鬼」了。

方大可帶片兒似的身子，方自向牆上一貼，却是一個人先他一步，或許更早一點，早就「貼」在那裡了。

鬼影子也似的，那人的一隻手，幾乎不費吹灰之力，極其自然的便自攀著了他頸項。

一收而緊，力逾萬鈞。

這一手疑是「無極門」的「金剛鐵腕」之術，暗中人堪稱深入三昧，施展得極是老道，伸、曲、盤、扣，宛若一式，容得方大可有所知覺，其實已落身敵手，再想轉動，那裡還來得及？

隨著這人右腕的一式急收，方大可只覺著眼前一陣子發黑，金星亂冒，頓時岔過了氣去。

隨着這人的一隻大手，五指箕開，同時間已按在了他的「心坎」穴脈。

一股勁道，緊叩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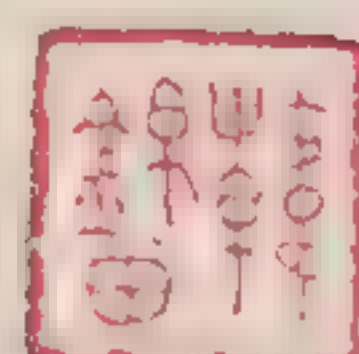
「反手金刀」方大可陡然打了個哆嗦，長刀嗒然而垂，便自一聲不吭，七孔流血而亡。

神不知，鬼不曉，七豎不驚，一條人命便自結束。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玉兔東昇



14

●文 / 蕭逸
●圖 / 王愷
●題字 / 韓錦田

《前情提要》驛官許太平心懷不軌，竟與江湖黑道勾結串聯，意圖謀害袁菊辰，未料暗算不成，先了結了「反手金刀」方大可。

頂上雷鳴

這個人其實也不是別人。

袁菊辰。

以一手「金剛鐵腕」之功，舉手之間，勒斃了「反手金刀」方大可，微妙處，乃在於全無聲息。顯然這一切，俱在事先安排之中。

——即使那一面斜開上方的天窗，也早於事先開啓。如此一來，便可從容而出。

像是一條碩大無朋的蜥蜴。

袁菊辰展示了他不為外人所知的「收骨卸肌」之術，長軀伸縮，又似魚龍曼衍，妙在全無聲息，極其輕悄的已自那一面小小天窗游身而出，攀上了屋頂冰冷的瓦脊。

現在，他貼身於滑冷的壁角。正自運用一雙深邃的眼睛，默默向四方打量着：

半面殘月，光色如晦。偶有小風，刷啦啦捲動着瓦面的枯葉，景象十分蕭索。

四下裡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

袁菊辰却是信心十足。

他知道，暗中藏置的另外二人，勢將不耐久候，必將出現。



事實非但正如所料，且要快些。

一條人影，極其輕飄的已由西側面，掠上了當前瓦脊——動作之快，宛如穿簾之飛燕。却是脚下稍欠俐落，發出了「喀！」的一聲。

身勢一經下落，絕不停留，滴溜溜一個打轉，已躍上正面屋簷，顧盼之間，神色裡顯示着焦躁不安。

袁菊辰却已看清了他那張臉——三角眼、八字鬍、弓腰駝背，襯着他旗桿也似的一截長軀，正是三人為首的那個老者。

「紫蠍子」孫九。

身子甫落，捏口打了一聲長哨——

靜夜裡，有似怪鳥鳴空，聽來極是刺耳。

似乎是認定了「袁菊辰」的刀下人亡，怎麼也不應拖延如此之久。

却是這一現身，為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

「紫蠍子」孫九哨聲一起，身子已霍地拔起，長煙一空的落向正中過道。

一片月光，打斜面正照着這一面的山牆，牆角陰影下，站立着一個人，正向他點手相召。

「紫蠍子」孫九「哈！」了一聲，直覺的認定了必是方大可無異。

悶不吭聲的又是怎麼回事？！

若照孫九慣常的行事機伶老到，萬不應有此疏忽，只是人到「霉運當頭」之際，常常舉止反常。

「怎麼啦？！」

話出人起，輕輕一晃，已來到了當前牆角。

猛可裡，牆角下的那個人，一陣疾風也似的閃身而出，其勢之快，疾若飄風。

「紫蠍子」孫九一驚之下，才知認錯了人——敢情不是「親」家，是「冤」家。

說時遲，那時快。一念未興，來人——袁菊辰的一隻手掌，飛鷹搏兔般，霍地直向他兩肩撲來。

孫九「嘿！」了一聲，點足就退。

却是袁菊辰的身子，所形成的龐大氣勢、陰影，有似怪風一陣，緊逼着他的身子，撲面而至。

千鈞一髮之際，「紫蠍子」孫九劈出了一掌，一縷尖風，直劈向對方面門。

即使這一掌，也在對方算計之中。

隨著袁菊辰的陡然站定，「老子坐洞」上軀霍地向後一收，孫九頭那般奇怪的出手，亦為之落了個空。

「咻——」指尖一線，險險乎直擦著袁菊辰的鼻尖劈了下去。

招失手，大事不妙。

由於古劍過於銳利，竟把對方長鞭削去了兩截。



袁菊辰右手翻起，巨掌已向孫九當頭罩落。

「紫蠟子」孫九陡地定住了身子，疾鷹怒滾的向側面一個疾翻，却是來不及了。

袁菊辰這隻深鷲的鷹，早已蓄勢以待。隨著他右手的翻起，那一隻鉗巨掌，已自向孫九當頭罩落。

雖說是大傷新癒，功力亦頗可觀。宛若一聲鳴雷，響自孫九的頭上頂門，即似有萬鈞巨力，霍地直灌而入。

這一手「翻天掌式」，袁菊辰無疑全力施展。昔日練功時，內力灌注直下，足可將一面青石磨盤，擊為齏粉。

孫九的一顆頭顱，不比青石磨盤，一霎間更不及提聚運力。隨著袁菊辰翻天掌式之下，頂上雷鳴一聲，當場頂骨震碎，「騰騰騰！」後退三步，麵條兒也似的癱了下來，便不再移動。

如仍然有所不足，驚動了暗中的那個人。
「病大蟲」管同。
休看他病態支離，拖著「刀骨哦凸」的一副骨架，却是三人之中最具實力的一位。
酒筵之上，彼此對答，獨獨這個人一言不發，像是有了一肚子的心事，却又吃酒不多。
那當口兒，袁菊辰就注意到了他，對他也特別留下了一分仔細。
這一霎，連殺二人。更不見此人的露面——足足證明了此人的陰鷲沉著。
無論如何，袁菊辰「除惡務盡」，却是放他不過，萬萬容不得逃身事外。

凶訊

袁菊辰繞到了這一面角落。

依然是靜悄悄，不見一些動靜。
忽然，他聽見了一隅馬廐裡，傳過來牲口的「響鼻」聲音——

便是這一點異於尋常的暗示，使得他乍有所警，猛可裡身勢前縱，起落之間，撲向馬房。

馬房裡黑漆一片，却在一隅角落處，懸掛著一盞極是暈黯的「氣死風燈」，所能見到的光度，也只在尋丈之間。

袁菊辰認定了這一面的事有蹊蹺，却非無的放矢——即在他飛縱的身勢，方一臨近馬廐當前，猛可裡「嘶——」的一聲細響，兩點銀星，已臨當前。

對方頗似深精暗器名家，施展的是「彈指飛丸」暗器手法，一法二丸，併排而馳，直認著袁菊辰一雙眼睛打來。

這就證明袁菊辰所見不差。
敢情是「那個人」真的藏在這裡了。

袁菊辰一聲冷笑，反手而抄，「叮！」的一聲，由側面把一雙「亮銀丸」抄在掌內。

便在這一霎，一條人影「咻！」地騰身而起，狸貓也似的已躍上了兩邊院牆。

「嘆魯魯——」長衣下擺疾振有聲。
對方這人——「病大蟲」管同，却像是不戰而遁，脚尖方及牆角的一霎，沉肩甩手，「嘶——」地又自發出了暗器「亮銀丸」。

依然兩粒並排，却是上下之式。上取咽喉，下奔小腹，夾著尖銳的破空之聲，一閃而至。

袁菊辰早在對方出手的同時，騰身而起，一縷炊煙般的輕巧，渾身夜空，對方的兩粒銀丸，饒是不失準頭，却也打了個空，「叭！叭！」分別打在了粉牆之上，由於勁道十足，竟自深深嵌入牆內。

——迎著袁菊辰自空墜落的身子，「病大蟲」管同一個疾翻，驚魂一瞥的當兒，展出了兵刃「十三節亮銀軟鞭」。

這條軟鞭原是緊束腰際，隨著他的出手「刷啦啦！」揮灑出大片銀光，一式「撥風盤打」，直向袁菊辰當頭直揮而下。

袁菊辰再也不閃身迴避，長劍「吹雪」，隨著他猝然下落的身勢，「太公釣魚」鏗鏘！一聲，已與對方十三節亮銀軟鞭迎在了一塊。

由於這口古劍的過於銳利，加上袁菊辰內力的十足，「咣」的一聲作響，竟自把對方細長的鞭身，削下了老長的一截。

十三節變成了十一節。
「病大蟲」管同一驚之下，嚇出了一身冷汗，腳下用力，施勁兒的向側面縱身而出，落身於院牆之外。

認準了對方縱出的勢子，袁菊辰抖出發出了銀丸——原物奉還。

「打！！」
直取對方背後脊樑。

「病大蟲」管同一個滾身之勢，刷啦啦揮鞭以迎，打落了一雙銀丸，袁菊辰的身子却已似抄波燕子，極其輕靈的來到了近前。

劍花輕盤，一劍當心而刺。

管同「嘿！」了一聲，揮鞭待振的一霎，才自發覺到手上軟鞭，已為對方抄在了手上。

一驚之下，再想回身，已似不及，「嘆咻！」已

為對方手上長劍貫穿了前胸。

一沾即退。
隨著袁菊辰躍出的身子，「病大蟲」管同身子一連晃了幾晃，才自緩緩的倒了下來。

○ ○ ○
堂屋裡燈光未熄。

許驛丞獨自個在喝著悶酒——要不是為了還有二十兩銀子好拿，他早就去睡了。

這個人去了半天，一點消息也沒有……
這不是透著有些兒「玄」。

難道說哥三個早就完了事，招呼也不打一聲，便自走了？果真如此，那可就不夠意思……
越想越是坐不住，這就撐燈站起來，到外面瞧瞧去。

從衣架上拿起了棉斗篷披上，再點了個油紙燈籠，轉身走向門前，剛要起手開門的一霎，風門自開——「呼——」帶進了一陣子寒風。

一個人鬼魅也似的閃了進來。

「啊……」
許驛丞驚呼一聲，仰身就倒，却是這個人出手極快，左掌輕探「嘆！」地已抓住了他右面肩頭。

許驛丞又是一聲「啊……」叫聲未已，對方手上——口冷森森的長劍，已經比在了咽喉上。

緊接著這個人左手鬆開，放開了緊抓住對方的肩頭，許驛丞抖顫顫的一連後退了好幾步，「碰！」地撞在牆上。

饒是如此，仍然未能躲過了對方的寶劍。鋒利刺眼的劍尖，猶自比著他的喉嚨，感覺著對方劍尖分明已觸及肌膚，任何情況下，只消順勢略推，必當濺血當場。

許驛丞直嚇得牙齒打戰，目光望處，才自發覺站在眼前的這個人，不是別個，竟是後院臥病牀上的那個姓袁的。

他竟然還沒有死？
一驚之下，面色慘變，只覺著全身打顫，差一點倒了下來。

「你……你沒有……？」
「不錯，我還沒死！」

袁菊辰冷銳的眸子，直向他逼視著：「我要是死了，天下也就沒有「公理」兩個字了！」

「是……」許驛丞抖顫著：「他們……他們三個呢？」

「死了！」
「噢……」直覺著眼前金星亂冒，許驛丞簡直要昏了過去。

「你……別……別下手……」
「那可看得你不是實話實說了！」

「我說……說……」
「要是沒有半句虛假，別怪我劍下無情。」袁菊辰聲音裏透著冷：「剛才來的那三個人，是幹什麼的？」

「他們……他們是總兵大人的當差……隨身護衛的……」

「為什麼要對我下毒手？」
「這個——因……為……這是大人的交代……」

「大人交代要殺我？」
「不是……」

107時報周刊(第451期)中華民國75年10月19日~10月25日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玉兔東昇



• 文 / 蕭逸
• 圖 / 王愷
• 題字 / 韓錦田

《前情提要》袁菊辰抱病手刃三名惡客及許驛丞之後，念及潘氏母女目前處境險惡，策馬急追却是東西莫辨，不知方向……。

15



潘夫人母女所乘坐的油碧彩車，忽然停了下來。

凶兆

這個念頭的忽然興起，由不住使得她驚出了一身冷汗，整個身子都彷彿僵住了。她一會兒，才似甦醒過來。打量著手裡的兩截斷釵，搖頭嘆息一聲。

「啊——斷了!?——」

潔姑娘接過來看了一下，不經意的笑道：「不要緊，叫金器舖子給鑲個箍子，照樣好看！」

小孩子到底是小孩子，那裡能體會大人的心思？更何況這類金屬靈性的感覺朕兆？那就說也說不清了。

彩蓮由潘夫人隨身攜帶的首飾匣子裡又挑了根玉釵，和潔姑娘兩個人配合著，總算把她的一個「元寶髮式」給梳好了。

照照鏡子，光潔油亮，連一根跳絲也沒有。可是她的心卻為著一種莫名其妙的不祥陰影籠罩著，再也提不起一些兒興頭來了。

卻在這時，前道上車馬喧嘩，彷彿有人來了——同時這輛所乘坐的油碧彩車，忽然停了下來。

「怎麼回事！到了!?」

彩蓮忍不住探向窗外，望了一下，收回身子。潘夫人用著強烈震撼的眼神兒向她望著，直覺地覺出了不妙。

「來了些人，侯亮正在給他們招呼說話。」

潔姑娘說：「大概是代州衙門裡來人了。」

聽女兒這麼一說，潘夫人的一顆心才算放了下來。

可不真是真教潔姑娘猜對了。

代州衙門差人來了。

一個姓陸的「同知」，押著大隊人馬，和一輛空著的馬車，像是「路迎」來了。

侯百戶說的好——

「陸老爺親自來接夫人小姐來了。」

來人陸謙，雖然職司「同知」，因為所任職的「州」衙門要較「縣」衙門高上一級，按明朝制度，「知州」是「從五品」的官階，「同知」是「知州」之下的一等屬員，也有「正七品」的功名，與「知縣」不相上下，是以派頭不小，差不多的時候，皆可代表主官行事。

潘夫人雖說是朝廷二品大員的誥命夫人，無如今日過去判若雲泥實不可同日而語，若非是仰仗著那位未過門的親家翁抬舉，那能有眼前排場。

聽說是陸同知親來迎接，慌不迭與女兒下車相見——對方騎在馬上，掙著一部黑鬚，頻頻點頭說：

「你就是巡撫大人的官親，潘夫人嗎？」

潘夫人應了一聲。

陸同知眼睛瞟向潔姑娘：「這是妳女兒潘潔？」

潘夫人又應了一聲，心裡却老大不是個滋味。若是平日，堂堂侍郎夫人、千金，憑對方區區一個七品同知，焉敢如此放肆？即以當前而論，不看僧面看佛面，即使看在洪大人面上，亦不該如此托大，顯然是個不識時務的人……。

——心裡雖然這麼想，也只能自嘆自艾，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世事本來就是如此，也就不必再在乎這些了。



侯亮竟自跪了下來，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

陸同知一雙眼睛在潔姑娘身上轉了一轉，咳了一聲說：「我家大人正在恭候，特著我來接待，你們這就換過來吧！侯百戶也好回去覆命去了。」

潘夫人不明所以的移目侯亮，後者陪笑道：「陸老爺有他們自己的馬車，侯亮這就跟夫人小姐告別，不再等候你們啦！」

說著抱拳躬身一拜，轉身待去的當兒，不知怎麼竟自跪了下來，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

「老夫人、小姐……你們多保重，侯亮人卑言輕，一切聽令行事，作不得主……這就……」

一言未已，語下咽塞，竟自淌出淚來。

一旁的陸同知哈哈一笑，揶揄道：「侯百戶，你太多禮了，這就請回去吧！」

侯亮其時悲從中來，原似要說些什麼，聽見陸同知這麼一說，才似有些發覺，一時收斂失態，含糊應了一聲，由地上爬起。

陸同知微微笑道：「老哥回去見着撫台大人，就說我家大人聽令行事，一切自有安排，請他老人家不必掛念，過上幾天，兄弟同我家大人再去問安，面稟一切。失禮、失禮，老哥這就頭裡走吧！」

侯亮看着他，想要說些什麼，却又嘆了口氣，拱了一下手，即行轉身上馬自去。

潘夫人望著他的背影，一時臉色蒼白。卻是一句話也不說。

車上的箱籠什物，早經轉到了另一輛馬車上。這輛車雖不若先時乘坐的那輛舒適華麗，卻也不差。

潘夫人一行三人上了馬車，未及多言，馬車即在陸同知帶領之下，浩浩蕩蕩踏上了未竟征途。黃塵彌漫裡，猶自見侯亮一行三人馬，佇立驛道，遠望目送。

潔姑娘說：「倒是看不出來，侯亮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彩蓮不解道：「好好在他們車上，幹嘛又換過來？我們現在到底是在上那兒呀，小姐？」

潔姑娘說：「剛才不是說過了嗎，去代州……」

微微一頓，她卻也有一些兒納悶，轉向母親問道：「娘——這是怎麼回事？侯亮不是來接我們的嗎？怎麼他們又打發他回去了呢？」

潘夫人臉色蒼白的厲害，聆聽下仍然是一言不發。

「娘——您怎麼啦？」

「只當是母親仍然為著那一支「斷釵」心存不祥，一面說一面用手輕輕向她一推。」

「這才似把潘夫人由夢中驚醒。」

「孩子……」她說：「我們不好了……怕是……」

「一言未已，眼淚已自簌簌淌了下來。」

「怎麼回事……？」

「但願我是猜錯了……」潘夫人喃喃說道：「別是洪大人把我們出賣了吧？」

「怎麼……會？您是說……？」

「我是在耽心，洪大略把我們出賣了……」潘夫

人臉色白裡透青：「知人知面不知心……他是你爸爸生平最要好的朋友，真要是這樣，他不是連禽獸也不如，我們全家可都瞎了眼睛，這一次是羊入虎口，命該如此了……」

幾句話出口，直把潔姑娘與彩蓮聽得面無人色，半晌作聲不得。

「不——不會——」

定了定神，潔姑娘緊緊握住母親的手：「您太多心了，洪家無論如何也不能做出這種事。娘……一定不會是這樣……您放心吧！」

「不是這樣，等一會就知道了！」

長長的嘆息一聲，潘夫人喃喃說：「我們太傻了……不該把哀菊辰留在雙靈驛……要是他跟在身邊就好了……」

長夜

在這個黑黝黝的小房間裡，三個女人足足等了一個更次，仍不見「知州」大人的傳見。

呼呼夜風，一次又一次的吹在銀紅紙糊就的窗戶上，發著輕微的那種刷刷聲——月影偏斜，把一行松樹的影子，倒映在窗戶上，那個滋味看上去可就更單調了。

房子裡只點著一盞燈，光度晦黯，似乎還不如外面的月色明亮。

在土炕上，潘夫人合衣而臥，竟日車行，不勝勞苦，躺下不大會兒她就睡著了。

潔姑娘與彩蓮對兒的炕上坐著，用一牀被子蓋著腿，卻是不敢睡。

這裡的人剛才關照過了，還不是睡覺的時候，要見過了知州大人，才能安歇。偏偏這位大人恁地忙碌，這般早晚還不傳見，娘兒三個這個「候見」之苦可是大了。

雖在落難之中，這「大家」風範，卻也不能不顧。

生恐怕有失儀態，母女兩個人「盛粧」以待，連件外衣也不敢脫。

這地方似乎比北京還涼，不過是深秋光景，入夜以後，竟然很有股子冷勁兒，腳丫子冰涼冰涼的，在被窩裡半天都捂不熱。

「到底算是怎麼回事嘛！」

彩蓮伸著胳膊，打了個大大的哈欠，語焉不清的嘀咕著：「有什麼……話明兒個不……能說嗎？非得等著今天？」

潔姑娘看著她睡眼惺忪，有點支持不住的樣子，不由大生憐惜，輕輕嘆道：「那你就先睡吧！帶著妳出來可真是個累贅！」

彩蓮「小可憐」也似的瞇著她，想說什麼，話未出口，又自瞇瞇的打了個哈欠，便自老實不客氣的縮下身子來，頭才挨著了枕頭，便自睡著了。

瞧著她那張不失稚氣的臉，潔姑娘好生不忍，輕輕嘆息一聲，把被子為她拉起來蓋好了。

這當口兒可就聽見了院子裡的梆子聲，三聲梆子，三點小鐘——三更三點，敢情是「子」夜來臨，夜深了。

對著銀紅紙窗，俄頃間，潘潔竟自發起呆來——這算是怎麼回事兒？把人弄得不上不下，像是懸在了半空中……

有眼無珠

冷靜的思索之下，她才似覺出了有些不妙。母親的話猶在耳，這一靈尤其尖銳，像是一根針，猛然的刺進了她的心裡——莫非是自己一行，真的被洪大略在暗中給出賣了？

再想，那個自幼就相識的侯亮，離別時的諸般反常，分明已在預示凶耗，自己偏偏一時糊塗，竟自會沒有看出來，倒是母親心思夠細，悟出了個中道理。以方才印證此一刻的遭遇，絕非「杞人憂天」，哎呀呀！可是真正的不好了！

一念之警，潔姑娘機伶伶打了個冷戰，直驚得出了一身冷汗，先時的困倦，早就忘了個乾淨。

緊緊的咬著唇兒，臉色白中透青——

「可眼前又是怎麼回事？」

總不成洪大略礙於自己母女的情面，不便相見，乃自暗中唆使這個「代州」的知州，中途向自己母女下手陷害？

若是這樣，今晚明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喪失性命，端看這個知州大人如何發落執行了。

潘潔可真是坐不住了。

寒嗖嗖的揭開被子，下了炕，總是心裡不死——她悄悄走向窗戶，輕輕的把窗子推開一線，向著院子窺伺——

小小院落，倒也清幽可人，寒月下花葉扶疏。不像是州縣衙門的正堂所在，更不像是用以囚人的牢房，倒像是「州大人」的內宅所在，或是一個通向內宅的別院？

有一條蜿蜒而前的廊子，通向深邃的一個洞門，門前佇立著一個佩刀漢子，地上插有長燈一盞。再看，附近左面，也有兩個同樣穿戴佩刀漢子，各踞一面，坐在石鼓上。

除此而外，可就別無影兒。

悄悄的關上了窗戶，潔姑娘倚牆直立，心裡撲通撲通跳，看來情形不妙，自己母女像是被「軟禁」了，即使有心脫逃，也屬妄想不能。

設非是親眼看見，親耳聽見，潘潔總還存著萬一的希望，總不敢相信，這個父親生平第一知己，會是這樣的人。

——即以常情而論，父親既已身死，大不了這門婚事告吹，又何至於非要對自己孤女寡母施以毒手？看來自己純然多慮，且先不要自己嚇唬自己才好。

一顆心七上八下，東想西想，總是難以持平。長夜漫漫，却要等到什麼時候？

她這裡剛忍受不住，待要上牀歇息，耳邊上却聽見了一行人的腳步聲，沙沙來到近前。

即聽得門上「砰砰」兩聲力拍，一個人粗著嗓子喊道：「起來！起來！大人來啦！」

正在睡覺的潘夫人和彩蓮，俱不禁由夢中驚醒，慌不迭起身坐起。

潘潔忙過去為母親加件衣服。彩蓮找著鞋子，還不會為她穿好，門外鎖鑰聲響，房門已推了開來——

一片燈光璀璨，隨即走進來四個人來。

走在前頭的兩個人，分屬當差，各人持著一盞書

有「代州」字樣的棉紙燈籠，進門之後，分向左右站立，後面的兩個人，才是正主兒。

兩個人身上都披著一件披風，右面瘦高的一個長臉，留有黑鬚，正是日間郊迎潘氏母女來此的那位陸同知，陸大老爺。

右邊的那個料必就是「代州」知州汪大人了。

汪大人官印「汪昭」，看去年歲不大，似較那位陸同知還要年輕，不過三十來歲，個頭兒不高，却似極有精神，一雙高聳的顴骨，配著鷹樣的一隻鼻子，兩隻眼睛炯炯有神，一看上去，即知道是一個極有城府的厲害角色。

「噢！裡面太黑了，點燈！點燈！」

陸同知也附和道：「叫他們掌燈！」

外面人頭有回應，隨即抬進來一支高脚架燈，頓時屋子裡光華大盛。

汪大人揮揮手，連先時兩個打燈籠的人也打發出。房子裡便只有他和陸同知以及對方三個女人。汪大人一面看著陸同知遞過來的一張手本，這才向對面的潘夫人母女頻頻打量。

「對不起，衙中事忙，到現在才抽出空來看望你們，嘿嘿……你就是潘夫人——郭氏？」

「是……」潘夫人看著他點了一下頭，指了一下女兒：「這是小女潘潔……」

潔姑娘福了一福：「參見二位大人！」

「起來，起來，坐下……坐下……」汪知州抬起手來摸著下巴頰上的短鬚：「吃過飯了吧？」

潘夫人說：「吃過了！」

「路上可太平？」

「嗯……不太好……」潘夫人微微苦笑：「不過總算過去了！」

「噢——噢——」汪知州輕輕一咳：「你們的事，我多少也聽說了一些，這是要上那裡去？」

怎麼也沒想到對方竟然會忽然有此一問，三個女人一時都為之一楞。

「是去太原！」潘夫人直話直說：「太原洪家——」

「那一個洪家？」

「洪巡撫，洪大人府上……」



汪昭嘿嘿一笑：「拿過去自己看看！」

幾句話只說得潘家母女透體發涼。

「說得也是……」潘夫人哈哈笑道：「這幾句話不知是洪大人親口所說，還是汪大人自己的意思，倒要請你說個明白！」

「哼！」汪昭臉色一沉：「這又有什麼分別？」

「分別很大！」潘夫人臉色鐵青道：「若是洪大人親口所說，我們母女便只當眼睛瞎了，立時回頭就走，若是汪大人你說的，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事有不同，總要分辨清楚才是。」

「倒也有理！」汪昭轉向側座的陸同知齜牙一笑：「無台大人的手諭，可在身上？」

陸同知應了一聲：「在！」雙手呈上。

汪昭接過來，轉向潘夫人道：「我這裡奉有無台大人的手諭，不許你們到太原胡鬧生事，大人更有交代，對你母女沿途拒捕，打殺官差各節，着令本官秉公處理，嚴查究辦，不得徇私寬容！」

「這……是洪大人說的……的？」

「誰還騙你？」汪昭嘿嘿一笑：「得！拿過去你自己看看！也就死了這條心吧！」

抖擻顫接過信來，潘夫人匆匆過目一遍，一時冷汗涔涔，苦笑了一下，轉向女兒道：「妳也瞧瞧吧！」

潘潔伸手接過來，看了一遍，低頭不語。

汪昭拿過來「嘿嘿」一笑道：「怎麼樣，明白了吧！」

「明白了……」潘夫人微微顫抖道：「我認得他的字，是他親手寫的……我們母女……連她死去的父親，我們的眼睛都瞎了……」

「只是……」她却有不解之處：「既是這樣，又為什麼派侯亮來接我們……？他又是安的什麼心？」

兩位大人相視一笑。

「妳好糊塗！」陸同知忽然插口說：「要不接妳們，妳們會自己來麼？」

汪大人聆聽之下，一時「吃吃」笑了起來。

「下期待續。」

「原來是洪大人的府上！」

「——一面說，汪知州情不自禁「赫赫」有聲的

笑了。一隻手習慣的摸著下巴上的鬚子，兩隻眼睛

咕嚕嚕只是在她們母女身上打轉。

「能告訴我，為什麼要去洪大人府上麼？」

「這——」潘夫人定了一定：「先夫潘照，與洪

大人是同科的進士，結有金蘭之好，小女與他家公

子自幼有文定之約，所以特來投奔！」

「原來如此——」



鑑寶醫中

痔瘡再見！ 老中醫有秘方

健康就是財富，祇有身體健康的人，才有充沛的精力去開創事業。患痔疾者，最大的痛苦，莫過於不能站、不能坐、走路困難、大便時疼痛異常；老中醫診斷這種疾病有數十年的臨床經驗，治療病患不計其數，愈患愈良。

根據老中醫師表示，痔瘡患者大部份都差於看醫生，尤其是女性病患，他她們往往

往到西藥房買一點成藥服用，但由於未經醫師指示服用，造成不良的效果。有病找醫生診治，對症下藥才是上上之策。

老中醫師談到痔瘡的初期症狀是腫脹、癢痛、出血、小腹痛，但便後會自動縮進去；到第二期較大，不會自動收縮，必須用手壓進去，若長期拖延不治會愈長愈大；最至走路或便後肛門會自動脫出，用手推也無

濟於事，此為第三期最痛苦，但中醫師仍可治療痊癒。

痔瘡分為內痔、外痔、內外混合痔。內痔長在肛門裏面直腸下端和肛門連接處；外痔長在肛門外面，既不痛也不流血，但易積血塊，血管堵塞時，會形成豆大的腫塊，如不及早就醫，痛楚深無法消除。

老中醫師繼承我國五千年來傳統精深的中醫學術，對治療痔瘡有獨特秘方，經診治，只需塗藥，任何輕重痔瘡都會自動乾枯脫落而痊癒，醫藥期間可照常上班。

老中醫師所著「痔瘡的預防與治療之道」歡迎附回郵索閱，獲益必非淺。來信請寄：北市博愛路25號7F之4號沈小姐收，若有痔瘡疑難問題或欲診斷痔瘡病症，請電五九一七六八八讓您獲得滿意答覆（沈玲）

慶安泌尿專科

包皮手術軍工教學生優待

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

台北後火車站（太原路長安西路右側）

電話：五一—〇二四六

台北市醫廣字七五〇五〇三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文／蕭逸・圖／王愷・題字／韓錦田

玉兔東昇

16

前情提要

潘氏母女一行，歷經千山萬水，眼看太原洪家已經在望，不料却發覺洪大人已將她們出賣了。



魂兮

「就這麼辦啦！」
汪知州一隻手摸着鬍子：「太原妳們是別打算去了，先就在我這衙門住着吧！」
「這……？」

潘夫人冷森森的笑著，微微搖頭道：「不……謝謝你……我們得……走……」

說到「走」，立刻就站了起來，潘潔和彩蓮也跟着站起，像是馬上就要離開的樣子。

汪知州不由「赫赫！」有聲的笑了，眼睛珠子向著身邊的陸同知看了一眼，要「借」他的嘴說話。陸同知的當然會意，一手拍向椅子扶手，「叭！」的一響：「放肆！」

三個女人陡地為之一楞。倒是沒有想到說得好好的，對方說翻就翻，竟然忽然變了臉。

陸同知的這聲叱呼，可也並沒有把對方三個女人來「唬」住。

「怎麼，不叫我們走？」
潘夫人那一張白中透青的臉，更似著了無比陰森，氣得全身打抖。

「我們不去太原……難道還不叫我們走……？」
「走！」陸同知翻動著一雙小眼：「走上那去呀？要不是看在你家大人過去在朝廷為官的份上，你們母女早就下到大牢裡了，還能在這裡跟你們坐著說話？」

「我們犯了什麼罪？為什麼不能走？」
再也不能保持沉默，潘潔忽地閃身而前，水汪汪的一雙大眼睛裡滿是凌厲，那樣子真像要把對方兩個人給吞到肚子裡。

「赫——！」了一聲。汪知州倒似嚇了一跳，可是接下來，他却「度大量大」的又自「赫赫！」有聲的笑了。深邃的一雙長三角眼睛裡，迸射出「色情」的火光——他是用「欣賞」的眼光，向對方這個少女品評的看著，臉上絲毫也看不出一些兒惱態。

陸同知很明白這位上官的意思，「愛鳥及屋」也自不便發作，一時嘿嘿有聲的笑了。

「為什麼？大姑娘妳這話問得好，難道妳還不知道？你們母女就連這個小丫頭也算上——」
伸手指一指，把彩蓮嚇得打了個哆嗦，慌不迭閃向小姐身邊。

陸同知說：「你們這一路上殺官拒捕，犯的罪可大了，還想能活著回去？走！走到那裡去！」

「誰……殺人了？」
潘姑娘氣得聲音都抖了：「我們連個雞也不敢殺，誰殺人了……你可別血口噴人，胡說八道！」

「好厲害的小嘴！」
陸同知歪過頭，向「知州大人」打趣道：「撫台大人的公子幸虧沒有娶了她，要不然還得了？過門三天非弄『崩』了不可。」

汪大人却是欣賞的。「哈哈！」一笑，連說了兩個「好！」字，站起來伸了個懶腰，那樣子是有點累了。

「子珍——這堂官司就交給你了，你看著辦吧，明天見面再說吧！」
一言未已，張開大嘴，連打了兩個哈欠，這堂夜審看樣子他是審不下去了。好在有個心腹的陸同知，交給他決計是錯不了。

送走了知州大人，再回頭來坐下，陸同知老爺這個派頭兒，確實夠瞧的了。
一臉的輕率浮華，把一雙腿腳高高擡起來，放在大理石方几上，陸同知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却只是向著眼前潘家姑娘頻頻打量不已。

「大姑娘妳今年十幾了？」
「我……」潘姑娘生氣的把臉扭到一邊：「不知道——」

「好——」陸同知嘿嘿笑了兩聲：「不說我也知道，既是婚配之年，總也有十六歲了吧！」

「陸老爺，你問這些事情幹什麼？」
潘夫人臉色極是陰沉：「我家大人雖然已死，却是清白之身，我們沒有犯罪！你還問不著我們。」
「問不著……？」

陸同知那張黑臉上，一霎間佈滿了陰森氣息：「不給你們說清楚，你們還真糊塗——實在告訴你們吧，你母女這個罪犯的可大了，撫台大人的手諭，

你們剛才也看見了，老實告訴你們，哼哼……你們母女的兩條性命，如今全在我家大人手裡，你們可明白？」

聽到這裡，一旁的彩蓮直嚇得「哇！」一聲哭了起來。

潘夫人冷笑一聲道：「胡……說，簡直是胡說八道……反了……這還有王法……嗎？」

「放肆！」陸同知一聲喝叱，再一次手拍椅把道：「妳這個女人……嘿，事到如今，妳還敢如此囂張？告訴妳，只憑你們私離京城，一路殺差拒捕的罪名，就是百死有餘……」

「什麼……殺差拒捕？」潘夫人全身顫抖道：「我們也沒有犯罪……為什麼要抓捕我們……是你們想殺人滅口，反而說我們殺差拒捕……？」

潘夫人趕上去扶着她：「娘……您就少說兩句吧，何必跟他們費唾沫……大不了一死，看他們能把我怎麼辦吧！」

一言出口，潘夫人已不禁熱淚漣漣：「孩子……可憐的孩子……我們這一路千里迢迢……為的是什麼……？李老大人……你老人家的……一番好心，白費了……白費了……也只有來生再報答你了……」

彩蓮撲上來跪下，大哭道：「夫人！夫人！您千萬別哭，別難受了……」

無如潘夫人積怨已久，悲忿膺胸，一經發洩，那裡抑止得住？彩蓮這一勸說，她卻更自傷心的大哭起來。

「袁先生……袁先生……你現在在那裡……？你要是來了，也就沒人敢欺侮我們了！」

哭聲未已，却為陸同知的一聲斷喝打斷。

「大膽刁婦，你當這是那裡？容得你如此哭鬧囂張！」怒叱一聲：「來人哪！」

門外應了一聲，立時闖進來兩個帶刀的衙役。

「把這個瘋女人給我押下去，打入大牢！」

兩個衙役答應一聲，立時撲前，待向潘夫人抓去。

「不用！」潘夫人霍地站起來：「我自己會去……」

「娘——」潔姑娘一把抓住母親的手，倏地反身怒向陸同知：「你要幹什麼……？為什麼……要把我母親下入牢房？」

「再說連你一塊下去！」陸同知一聲喝叱：「押下去！」

「你們敢……」

潔姑娘霍地攔在了母親身邊，却為一個衙役用力的把她拉向一邊，便在這一霎，潘夫人忽然作出了令人駭異之事，一把抽出了這個衙役身上佩刀。

陸同知嚇了一跳：「啊——你想幹什麼？」

却只見潘夫人身子一轉，靠向牆角，刀勢乍翻，却把雪亮的刀尖比向前心，這個突然的動作，使得在場每一個人都不禁面色大變。

「娘……」

潔姑娘花容失色，頓為之手足失措。

「孩子……你的命好苦……娘不能再照顧妳了……娘走了……」

話聲未已，雙手力送之下，一口冷森森的長刀，已插進心裡，緊接着身子前仆，連人帶刀一併倒了下來。

下來，霎時間鮮血淌了一地，直把目睹的潔姑娘、彩蓮嚇了個魂不附體，尖叫聲中，雙雙撲了過去。什麼都來不及了。

在染滿了血污的那張蒼白臉上，她看見了慈母的淒涼笑靨，終至一句話也沒有說，便自含恨的去了。

痛定思痛

窗前一片月光，如霜似雪。

聽見了彩蓮含糊的夢囈呻吟聲，潘潔欠身坐起，先把床前的燈撥亮一些，隨即披衣下床。

打從兩天以前，潘夫人撒手離開的那個晚上，彩蓮連驚帶嚇，竟自病倒了，兩天以來高烧不退，全身火熱滾燙，看樣子可是病得不輕。

暖壺裡只剩下半碗水。

潘潔端過來，把她扶坐起來，慢慢的餵她喝下去。彩蓮只喝了兩口，搖搖頭就又躺了下來。

無限淒涼的擠出了一絲笑容，潘潔輕輕拍着她：

「妳好好睡吧，我已經跟他們說好了，明天會找個大夫給妳瞧瞧！現在妳就安心睡吧！」

「小……姐……」

一言未已，彩蓮已淚流滿面。

「夫人死……得好慘……」

「我知道！」潘姑娘眼淚打轉的緩緩說：「正因爲這樣，我們才更要堅強的活下去，知道吧？」

「可是……他們對小小姐沒安好心……這往後的日子！可怎麼……過？小小姐可得要……早拿主意呀！」

「我知道……妳還發着燒……少說話吧！一切等病好了再說……乖乖的睡吧！」

輕輕拍着她，哄着她，像個大姐大姐哄小妹妹那樣。

彩蓮睜着她，感激的點着頭，眼淚淌了滿臉，連枕頭都打濕了。

窗外傳來梆子點的聲音——二更三點。夜却似已經這麼深了。

爲彩蓮蓋好了被子，把燈撥暗了，潘潔緩緩來到窗前，透過了薄薄的一層綽帛，清晰的映襯着院子裡銀白色一地的月光。

她有滿腹的悲怨、辛酸，幾已無能忍耐。不過是個把月的時間，連續遭到父母雙亡的奇慘境地，如今身陷樊籠，未來結果，不得而知，她却已經作好了內心的準備，如不能生離此境，便當像母親一樣魂兮歸去，追隨父母於黃泉路上——那却是最後萬不得已的選擇，只是此刻想來，却已像是唯一的出路，一經念及，不寒而慄，真個坐臥難安。

陸同知已經來了兩回，態度很是曖昧。

似乎是那個汪知州對自己沒存着好心，有心要收納自己，姓陸的話說的很婉轉，旨在探測自己的心意，眼巴巴的等着她的點頭答應。

「真正是瞎了他的狗眼……」

即使現在回想起來，亦不禁有穿心刺骨之痛，那更是生平所從來也沒有受過的奇恥大辱，並非是爲了彩蓮的病，和冥冥中對上天一個極大的盼望，她是無論如何也忍受不住的，只是當時她却能一言不發的靜靜聆聽，無動於心，無動於心，無動於心……

那個小人賊官陸同知竟自會誤認爲她心裡活動了——或許因爲這樣，才自答應爲彩蓮延醫治療，乃能有眼前的片刻安靜。

潘潔的心在顫抖……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怎麼也沒有料到：洪大略竟然會是這種人？這門婚事原來自己的興趣就不大，吹了正好，心裡的一塊石頭就此落地，却是這番羞辱之情，深入骨髓，無論如何也難以忘懷，想起來冷一陣熱一陣，即使在母親新喪之餘仍難自己。

對於洪家父子她有說不出的恨惡，從內心鄙視他們，一想到他們父子，都會通體生寒——像是一場惡夢，生平最醜陋的一場惡夢，想一想起也會覺得噁心，偏偏是她却無能忘懷，因而她的心也就一次次的刺傷，流血不止。

却在這時，一行腳步聲，由遠而近：「潘夫人！潘夫人！」

潘潔上閃現出燈籠的火光，猝然間使她覺到更大的不幸，將要降臨到自己身上了。

夜審

本能的，潘潔以極快的速度換好了衣裳，却把一口利剪藏置身上。

門外腳步聲停，有人在說話。緊接着門板「碰」一聲了兩聲，一人大聲嚷道：「潘潔起來了，問案子啦！起來，起來！」

房門乍開，進來兩個公差，各人一挥燈籠，身上佩着長刀，敢情是提「犯人」來了。

所謂的「夜審」，特別是對於不便公宣的隱秘要犯，夜晚審問案情亦是常有之事，算不得什麼稀奇。

出得門來，一名差役把一條鎖鏈套向潘潔頸項之上，鹹牙一笑：「大姑娘妳多擔待，上面交代，怕生意外，沒法子的事！」

潘潔忽然站住，冷着臉道：「這是上那裡去？」

燈光照處，一條深幽小徑，蜿蜒而前。

潘潔忽然站住，冷着臉道：「這是上那裡去？」

潘潔忽然站住，冷着臉道：「這是上那裡去？」



潘夫人忽然抽出一名衙役身上的配刀。



「問案子呀！」
小差役翻着兩隻小眼，一臉油氣的邪笑着：「沒聽過『夜審』這碼子事？經歷經歷，保管你一輩子也忘不了！」
既已到了這裡，還有什麼好說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一切也只好逆來順受吧！

才多早晚哪？房子裡已升着「火」啦！
紅通通的大盆炭火，搖晃着幢幢光影，滋生出一室的暖意……無如，透過潔姑娘的眼睛，却似無比陰森！
人——半倚而坐。
既無官「衣」，更失官「箴」。

陸同知單着件大紅色的紅絲袍子，「開腰」也沒有束上一根（註：明俗當官人的束腰帶謂之開腰），一隻腳踩在火盆架子上，又開來的裡面褲襠，却是月白色的，鬆里瓜吉的，望之文，實在有失傳統。
一個頭梳高髻的騷娘兒們，喜孜孜運施着粉團兒的一雙細手，正為他拿捏着肩上的「騷」筋。或許是太舒坦了，陸老爺整個身子都癱了下來，乃自演變成了眼前這份「德性」。
「唔——妳來啦！」
陸大老爺才坐起一半，却又被身後的那個婆娘嚶然笑着給按了下去。
反正就是這麼回事了，「清水雜麵」——打量着

眼前的這個俊俏姑娘，再想想州大人託辦的事，那還有什麼「案子」好擺的？
眼前一個外人也沒有，兩個衙役早就擱在門外，花廳的門坎兒也沒有叫他們邁進來，此時此刻，這種場面，完全是說「體己話」的時候，那像是問案子？倒是使得潔姑娘為之暗吃一驚，簡直不明白這個「案子」將是如何一個問法？
怪不自在的，陸同知臉上擠着一抹子笑。
「是這麼回事，姑娘妳先坐下……坐下……」
「站着就好了！」
翻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直直的向對方瞅着，潔姑娘滿臉的不屑表情。
「好……那就站着吧！」
陸同知乾笑了兩聲，把身子坐正了：「你們這不問案子……是閑話家常。為了不使外人起疑，不得不給妳戴着傢伙，大姑娘妳多多包涵！」
潔姑娘生氣的把頭偏向一邊，看他一眼也覺得煩。
「令堂的身後事，姑娘大可放心，大人交代過了，厚於安葬！撫台大人那邊，我們自有安排……」
「……」
說着他可就賊忒忒的笑了，眼角的魚尾紋重重疊疊，總有八、九十來條之多，這一霎的他，那裡有「官人」的氣派？倒像是歡樂場中的一個老混混。
一霎間，潘潔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恐懼，竟有些害怕了。

「這裡沒有外人，大可放心的說話！」他欠起身子來：「老實的告訴妳吧，我家大人看上妳了……」
雖說是心裡早已猜知的事，乍聽起來猶自不免嚇了一跳，潔姑娘「不！」了一聲，倏地後退了一步。
「這可是天大的福！」陸同知眼睛睜成了兩道縫：「乾脆說吧，就等着妳的一句話了！」
「我不明白……妳在說些什麼……」
「唔！真的不明白？」
身後的那個騷婆娘給他裝上一桿煙，遞過來「紙媒」，姓陸的接過來「嘿！」一聲吹着了，「嘿！突！突突！」一連吸了好幾口。
「那就說的更明白一點！」他用手裡的黃玉煙桿向她指點着：「州大人的一房愛妾，年前得病而死，眼前正在物色適當的姑娘，那天瞧見了妳，他老人家很是中意……」
潘潔打心裡生出了一片冷顫，幾乎要倒了下來。
「陸老爺，你說的都是些……什麼話？」
「唔——！」陸同知楞了一下。
「寒着臉，潔姑娘說：『這麼做，難道你們就不怕洪大人知道……？他不是下了手令，要你們殺死我們麼？』」
「不錯！」陸同知嘿嘿一笑：「現在你母親已經死了，大可便宜行事，你知道吧，在這件事上，我們可以幫你一個大忙……」
「幫我的大……忙？」
「這你就不明白了！」陸同知臉色油滑的說：「我家大人是有心開脫妳，只要你點頭答應，撫台大人那邊自有我們應付，完全不必顧慮……譬如我們可以說妳已經死了……」
潘潔身子打了個冷顫——
「好……計……我已經死了……」
「對了！」陸同知嘿嘿一笑：「當然，你要改個名子，不能再姓潘了。」
好陰險的一條狡計。
潘潔母女可以秘密處死回文洪撫台，甚而京中權宦，打消了雙方顧忌。美人兒潘潔却可改名換姓，搖身一變，成了汪知州的新寵小妾，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此事天衣無縫，皆大歡喜，何樂不為？！
忽然，潔姑娘眼睛裡湧出了涓涓淚水。彷彿是感覺着內裡的那顆鮮紅的心又在滴血了。
什麼話也沒有說，像是喪失了魂兒那般，痴痴地坐了下來。
她用「沉默」回答了對方的期待。
沉默的另一涵意，常常就是「默認」。
陸同知總算無負上官所託，心裡一塊石頭落地，一時眉飛色舞的笑了。

● 下期待續 ●

明星、歌星暨愛美淑女們請注意！

隆乳內服祕方



乳房發育祕方 鹿茸 鹿鞭 鹿尾 鹿角 鹿胎 鹿血 鹿腦 鹿髓 鹿精 鹿油 鹿皮 鹿骨 鹿筋 鹿肉 鹿肝 鹿膽 鹿心 鹿肺 鹿脾 鹿胃 鹿腸 鹿膽 鹿尿 鹿糞 鹿毛 鹿鬃 鹿尾 鹿角 鹿胎 鹿血 鹿腦 鹿髓 鹿精 鹿油 鹿皮 鹿骨 鹿筋 鹿肉 鹿肝 鹿膽 鹿心 鹿肺 鹿脾 鹿胃 鹿腸 鹿膽 鹿尿 鹿糞 鹿毛 鹿鬃

專治仕女：發育不全、左右大小不一、乳房萎縮下垂、性冷感症、更年期障害、每天份藥費一百元。年輕者服二十天，中年女士服二個月，絕對保證發育至自然「高隆」。

（患者如有久治不癒疑難雜症，歡迎向下列電話詢問）

● 應診時間：上午九時至晚上八時，星期日照常應診。

！髮白！髮脫

頭髮稀疏 枯黃 脆弱 凋零 敗落
筆者專用之中藥獨得秘方，大補氣血，安神寧經，去虛熱，益中氣，服數劑，停止落髮，繼服則生新髮，並同時還有調整全身機能作用，增加房房樂趣，妙不可言。

腎弱！

夢遺滑精 萎弱早洩 神經衰弱
失眠善忘 精神衰弱 四肢酸軟
耳鳴眼花 腰酸背痛 頭昏腦脹
痰咳失血 體質羸弱 形容枯槁
我們曾醫治痊癒者國內及海外華僑數萬餘人。

同心中醫診所

台北市長安西路91號（信洲大飯店隔壁）
電話：（〇二）五一一一八〇一

男女兩性的煩惱 草藥殺菌素療法！

專治各種細菌所引起的淋病，尿道炎，梅毒、下疳，婦女白帶等中西醫久治無效的頑固病例，我們為您在一定的時間內根治。

抗生藥有副作用及抗藥性，世界各國藥學先進國家對抗生藥使用，均極謹慎，如藥劑用久了，可使人產生再生不能性實血，是一種無法治療的絕症。草藥殺菌素它有比抗生藥更好的效果，但沒有抗生藥所具有的副作用，我們採用了古代秘傳獨特秘方，加以研究改良，效果大增，是神效的醫學發現。

● 應診時間：上午九時至晚上八時，星期日照常應診。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文／蕭逸・圖／王愷・題字／韓錦田

玉兔東昇

17

前情提要

潘母含恨自盡，彩蓮又竟自病倒，潘潔面對陰險惡毒的小人藏官，她只有暫時沈默了。

出紅差

「大人若是沒有什麼別的主意，這件事就這麼定下了！」陸謙賊忒忒的笑着：「一切水到渠成，頂多再熬上十天半月，定可把潘家丫頭弄到手裡，到時候這杯喜酒是一定要向大人討吃的了！」

向著上首的本官拱了一下手，陸同知半歪在椅子上，懶洋洋的用筷子夾起來一塊「羊羔凍」放進嘴裡——許是吃多了幾盅酒，連脖子都紅了，正所謂「酒酣耳熱」快意時候。

汪大人半眯着眼睛，臉上似笑不笑，神態微醺。他有個「不說話」的毛病，什麼事非等到對方把話說完了，才肯答腔。不言則已，出言必中，即所謂「語多玄機」。

像是老和尚捻經樣的，汪大人嘴裡不知在「咕嚕」些什麼，忽然睜開眼睛說了個「好」字。

來了塊「肥腸」放進嘴裡，慢吞吞的嚼着。好是好了，却是未能儘好。總像是還差了些什麼，未能盡如人意。

千鈞一髮之際，灰衣人已將迎面而來的刀鋒，夾在雙掌之中。

黃澄澄的燈蕊在薄如蟬翼的紗罩子裡晃動不已，襯照着知州大人的一張臉，可是怎麼看都有些「礙」眼，那是一張相當不討人喜歡的臉，無知瞧着這張臉的人，却都笑顏以迎，怪是不怪？

當差的「老周」上來給大人斟酒。陳年的「老王汾」洋溢着濃郁的醇香，主屬兩個當官，都是酒鬼，這一回「夜」酒，少說還有多半個時辰好磨菇，可就難為了當差的老周，抱着個罐子，悄悄站在暗影角落裡，這個位置，叫作「背聽」；意思是上官無論說些什麼，一概都聽不見。聽見也當聽不見，日久天長，真的也就聽不見了。

悶了老半天，汪大人總算開口說話了。

「給撫台大人的回文擬好了沒有？」

「還沒有！」陸同知說：「快的很，明天一早就能發出去！」

「說是……？」

「暗室處死！」

「不行！」汪大人說：「改改，改『明正典刑』文到之日，已是就地正法！」

「這……？」

陸同知一時開不了竅，有些糊塗。

「就地正法……？可沒有這兩個字哪……！」

「當然他不會自己出來，得找呀！」

「大人的意思是……？」

「找兩個替死鬼，明榜昭示，就地正法！」

好陰損的障眼高招！

「這……我明白了！」陸同知發了一陣子怔，臉上才自現出了狡黠的笑容：「大人這一手偷天換日，真正高明之至，佩服，佩服。」

汪知州哈哈大笑了幾聲：「你這是損人。不過是玩一手障眼法，瞞過撫台大人那邊的萬一多疑——如果我記得不差，去年春上監裡收了幾個女犯，正好有用，在裡面找出二個，一老一小，一刀了事，永絕後患。」

「罪名是……？」

「私藏不軌，買通主使殺人的通緝要犯！」

「好！」陸同知呵呵一笑：「大人高見，這麼一說，真是死有餘辜了。論功行賞，撫台大人那邊對大人當有一番重賞才是！」

「有我的就少不了你的，你們這是上下串通，不分彼此——」

說到得意時，汪知府又自哈哈大聲的笑了。

却是，他猶有懸心之處——

便是潘潔姑娘的下嫁歸心問題……

陸同知說得好——

「左不過她還是個雌兒，還能翻得出大人的手掌心兒？不出一月，定能讓大人稱心如意！」

飲盡了面前的酒，打躬一揖。天色不早，這就向汪大人告安而退。

○ ○ ○

像是一聲迅雷，霹靂而驚，整個「代州」都為之轟動起來。

這年頭兒，菜市口砍人如同切菜，原也算不了什麼稀罕之事，值不得大驚小怪——怪在所殺之人，竟是三個女人，三個出自朝廷顯宦豪門的女眷，情形可就大為不同，莫怪乎東西二城，那一張殺人的告示方一貼出，頓為之人潮湧湧，萬人空巷。

城裡城外，一傳十，十傳百，黑壓壓擠滿了人。根據現場無數目擊者的口述傳言，死者三人——一個五旬左右的婦人，兩個年輕的姑娘。紅紙黑字的告示，寫得很清楚，姓名分別是「潘氏」「潘潔」「許彩蓮」。

墨迹猶新，人已斷魂。大炮三聲，人頭落地，出「紅」差的黃麻子，人稱黃一，一口十七斤重的雪花大刀，打磨得光可鑑人，殺人如同砍瓜，或許說更要俐落一些。這玩藝兒講究的是乾脆俐落，據說熟能生巧，刀架平肩，輕輕用胳膊肘子那麼一拖，犯人那一顆項上人頭，便自滾落下來。

這一趟子紅差更稱方便，死者三人，既屬坤道，細皮嫩肉，還能不刀下頭落？

像是殺了三隻雞那樣的方便，便把這一件滿城轟動的「體面」紅差事給照顧了下來。

黃麻子不愧是「黃一」，這會子他的威風可大啦。坐店喝酒，大馬金刀。胸脯一挺老高。號衣兩開，露着黑茸茸一片胸毛，睥睨而顧，儼然有「大王」之風。

遲來之恨

黃麻子飲下了第二盞酒，人已醉得差不多了。斜仰在椅子上，四脚八叉，大狗熊也似的那股子憨勁兒。

那一口殺人的刀，就擱在桌子上，映以穿簾直下的陽光，白花花銀子也似的一片璀璨，偶而掃上一眼，也覺着刺眼生疼。

七、八十來個毛孩子，像看什麼似地團團圍著他，攆了好幾次都攆不走，黃麻子是他們心裡的頭一號人物，大英雄——關刀一落，斗大的人頭滿地亂滾，乖，這般威風誰人能及？

黃麻子的氣派更不止此。譬如說，他抱著刀在誰家買賣門口一站，用不著招呼，這家掌櫃的就得趕緊巴結，有哈送哈的。綢緞莊子送綢緞，布店送布，明明是整足的材料，要說是「擦刀布」。元寶銀子，不說是錢，叫作「保福安」。誰要是連這個錢也吝嗇，那可是自己找罵挨，黃麻子只要用那一雙殺人的火眼，狠狠的向你盯上一眼，你可是倒楣了，不生一場大病才怪！就是街坊鄰居也能把你給活活咒死。

「掌櫃的！再來酒……好酒……。」黃麻子翻過身子來，含糊的揮了一下手，酒喝的太多，舌頭都短了。

「行啦，黃爺，不能再喝啦！」老掌櫃的在一旁陪著笑臉，轉過身子攆著四週圍看熱鬧的小孩——

「去去……，沒見過人喝酒？滾——滾！」這一發脾氣，才算把他們給嚇走了。再回過來瞧瞧，黃麻子竟自臥在八仙桌子上睡著了。

說睡就睡，鼾聲如雷。倒是省了事啦——老掌櫃的望著他鄙夷的笑笑。這種人，他是壓根兒打心眼裡瞧不起。

「什麼事幹不了，幹這個？真他娘的缺德帶冒煙兒……。」心裡嘀咕著，腳下轉到了另一個座頭上——這位主兒看上去也不是好相與。

六尺有餘的個頭兒，一身灰布長衣，伸著一雙長腿，坐著竟像是比老掌櫃的站著還高。剛來還沒一會兒，失魂落魄的那般沮喪，坐下來一言不發，只是睜著雙發紅的眼睛向對座睇著，一臉的憔悴，形態極其疲憊。

「大爺，你要吃些什麼？……招呼過了沒有？」灰衣漢子這才把一雙微微發紅的眼睛轉到了老掌櫃的身上。一陣子落莫失意，感染著他那一張憔悴的臉……

「就來一壺熱茶吧！」他這裡是酒館，賣吃賣喝，就是不賣茶。難得的是和氣生財，老掌櫃的會巴結顧客，一笑而啞，轉身侍離的一霎，却被灰衣來客出聲喚住。

「等一等……。」老掌櫃的又轉過了身子。有件事要問掌櫃的打聽一下。

「啊……是……？」是關於剛才殺人的事！

「殺人？……你是說法場砍殺人犯……？」

「不錯！」灰衣人黯然無神的臉上更像是著了一層淒涼：「老掌櫃的可知詳情？」

「原來是這麼檔子事。」老掌櫃的說：「不是三層淒涼……」

個女人嗎？」

灰衣人點了一下頭：「老掌櫃的你可親眼看見了？」

「人太多了，我挨擠不上……。」老掌櫃的說：「這種事每年秋後總有幾回，反正就是那麼回事，看不看都一樣，怪血氣的！」

聽說是對方不曾目睹，灰衣人臉上頓時現出了失望表情。

老掌櫃的嘿嘿一笑：「你來晚了，沒趕上？」灰衣人冷冷的哼了一聲，便自不再多說。

茶來了，他端過來，揭開蓋子慢慢的就口喝著，一雙微腫泛紅的眼睛，便自又落在對座「呼呼！」大睡的黄麻子身上。

「對了！」老掌櫃的忽然笑道：「出紅差的黃爺就是他，你去問他吧！」

灰衣人目光不轉，諦聽之下，表情依舊，却是一口口慢慢的喝著手裏的熱茶。

他身無常物。桌子上擱著個軟皮行囊，行囊裡插著一把傢伙，憑著老掌櫃的慣有經驗，祇是瞟上一眼，即可測知裡面包的是什麼玩意兒。

頓時，對於面前的這位主兒，心裡生出了一絲畏懼，也就不敢賴在眼前多所逗留。

殺人者死

擱下了手裡的茶碗，慢慢的由位子上站起來。眼睛裡交織著灼灼紅光，灰衣漢子把桌上的皮革囊揹好了，却不忘茶資的開銷，在桌子上丟下了一串制錢。腳下移動，一逕來到了黃麻子的座位當

前。

大家夥的眼神兒不由自主的俱都向著眼前集中過來。倒是件新鮮事——向劊子手打聽殺人的事。來人這個灰衣漢子究竟意欲何圖？

灰衣人身子剛一站定，黃麻子即刻停住了震耳的鼾聲。那樣子像是忽然為人推了一把，驀地由夢中驚醒，睜開了眼睛。

「嚇——！」一下子坐正了身子，黃麻子直向眼前灰衣人望著，模樣兒大見稀罕。

「幹啥？」

「給你打聽件事！」

「啥事？」黃麻子虎然作勢的站了起來。

「剛才殺了三個女犯人……是你下的手？」

「不錯——怎麼啦？」

「是老子殺的，怎麼啦？」

一霎間，眸子飛轉，直把灰衣人全身上下看了個裡外透穿——却似有股子深深勁道，無數條小蛇似的直鑽了過來，入膚透肌，滯留到骨髓縫裡。黃麻子那般魁梧架式，亦不禁吃受不住，為之機伶伶打了個冷戰。

「你奶奶地——」隨著後退的腳步，一把抓住了桌子上的大刀。刀勢未起，即為來人灰衣漢子一隻右腳踏住，「叭！」地一響，踩了個結實。

黃麻子力量不小，平素練功，雙手常能掄動兩百五十斤的石鎖。今天却是偏偏不濟，連桌子上的一把刀也是舉不起來。

他這裡越施越勁，灰衣人神態越見從容。連吃奶的力氣都用出來了，仍然是抽不出對方灰衣人腳下那一口薄薄鋼刀。

一驚之下，黃麻子非但睡意全消，七分酒態也打消了一個乾淨。

「奶奶地……你……這個小子……？」

「給你打聽件事？」灰衣人神色冷靜的說：「剛才你殺的真是三個女人？」

「娘地——不是娘兒們還能是漢子？」黃麻子臉上饒是透著稀罕：「你他娘的問這個幹啥？」

灰衣人神色雖然，不愠不躁。

「多大年紀了？三個什麼樣的女人？」

黃麻子用力的扳了一下刀，仍然是紋絲不動，再回頭看看，對方灰衣人竟是不怒自威，尤其是瞪著自己的一雙眼睛，目光如炬，真個有凌人之勢，以他平日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這一霎竟然也有些兒心怯膽虛。

「你……這個小子，儘自問些廢話……怎地？」直起了腰來，黃麻子瞪圓著一雙牛眼：「好吧，俺就告訴你，一個年老的、兩個年輕的，是北京下來的欽命要犯，犯的是主使殺人的通天大罪……知道了吧？」



「大爺！您要吃點兒什麼？」

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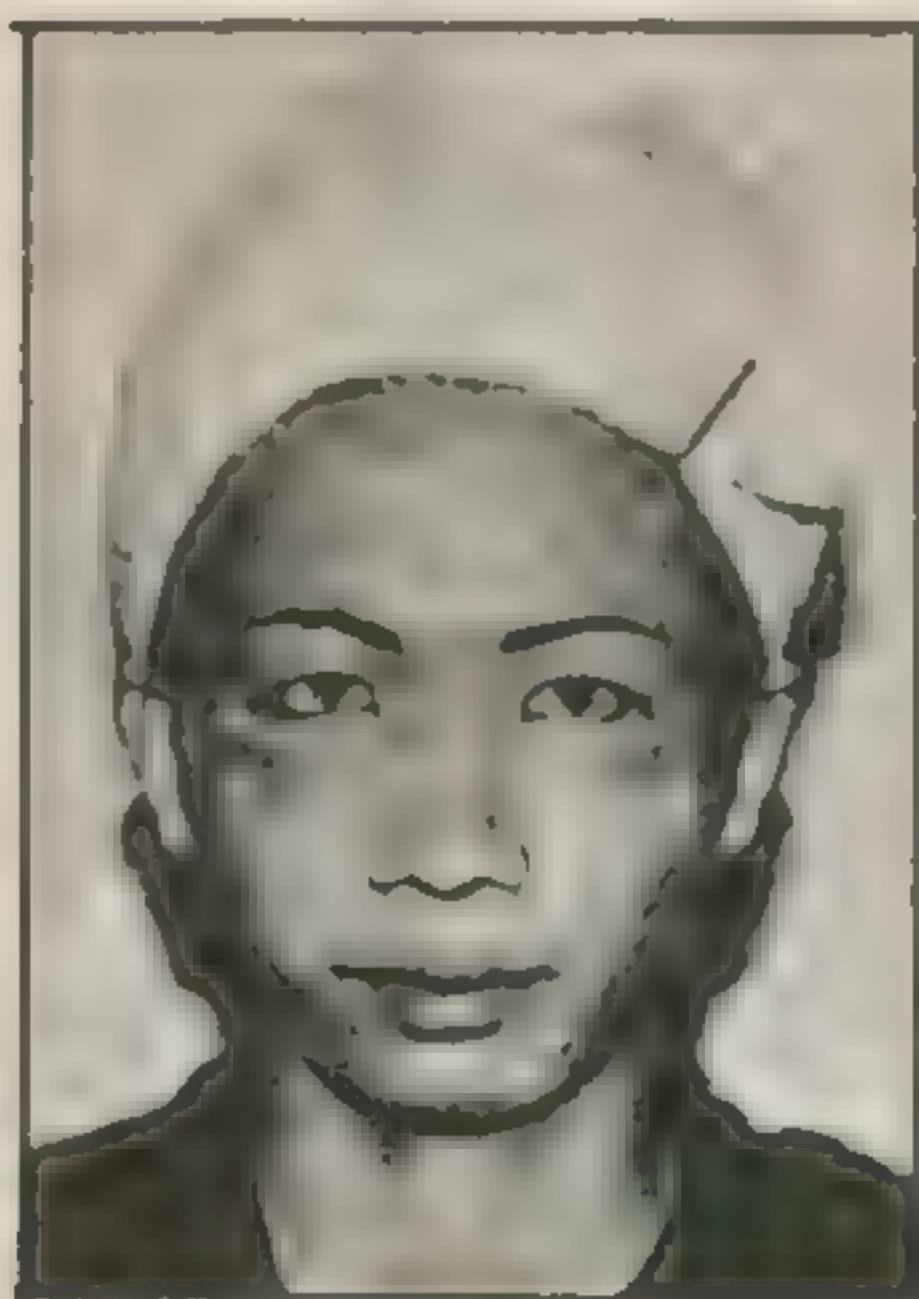
學生特價優惠

向斑點、青春痘挑戰

明倫美容專門店以專業的技術、最新的設備，帶您迎戰皮膚的敵人——斑點、青春痘及毛細孔粗大；並且替您解決各種皮膚的疑難雜症，還您柔細真面目。

●保證有效，無效退款

成功的見證



保養前
嚴麗惠



保養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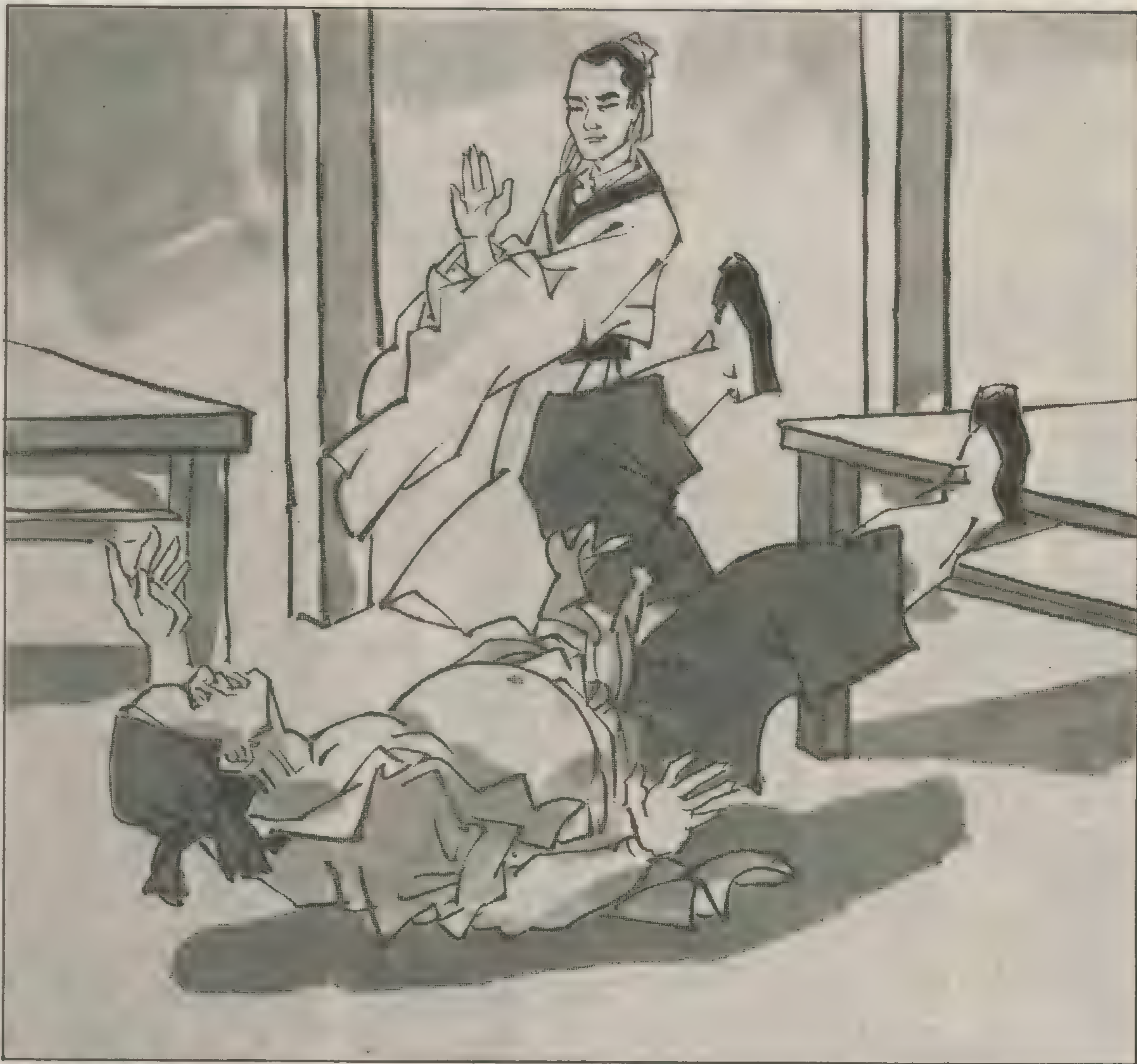
保養前
吳志男



保養後



旅日美容專家
林金鳳主持
美的專門店
明倫美容專業
台北市松山路466號2樓
電話：768-1818



黃麻子滾地元寶似的摔了個四脚八叉。

「老的四十來歲，並不算老，年輕的不過是兩個姑娘——」黃麻子霍地一挑濃眉：「噢——你這小子——」

話聲未完，對方灰衣人的一隻巴掌，「叭！」的一聲已落在了他的肩頭。

別看黃麻子平素威風，自負神力，眼前這一震卻難當灰衣人的輕輕一拍。隨著灰衣人掌勢落處，「撲通！」一聲坐了下來。

他個子極其碩大，半截鐵塔也似的身子，轟地向下一坐，只聽見「喀噠！」爆響聲裡，座下的板凳竟為之吃受不住，當場折倒地上。

黃麻子滾地元寶似的摔了個四脚八叉。野牛似的咆哮起來。

一個鯉魚打挺，霍地由地上翻身躍起，這傢伙却也有些能耐，張開兩隻大手，怒鷹搏兔般，直向灰衣漢子脖子上叉了過來。

却是有一股無形的氣勢，看不見，摸不着。

黃麻子怒熊的身子，方自向上一撲，吃對方這股無形氣勢一撞，通通通！一連後退了三步，「撲通！」一聲，第二次又摔了個四脚八叉。

酒坊裡爆雷似的傳出了歡笑之聲，黃麻子被人打了，這個樂子簡直比他殺人更要熱鬧。

「你他娘地——」

爆吼聲裡，黃麻子一個咕嚕由地上翻起，搶前幾步，嘎然作響聲裡，已自把桌上大刀掄起。

「俺活劈了你個小子！」

話出刀下，「刷！」地一片刀光，直向灰衣人頭頂上直落而下。

酒坊裡再一次爆雷般傳出了亂響，群情大嘩。

亂聲未已，閃亮的刀鋒，已劈面而下。

雷霆萬鈞，冰雪一片。

說時遲，那時快。

灰衣人身勢不轉，腳下不移。千鈞一髮之際，雙手乍起，「拍！」地一聲，已把對方飛面而落的刀鋒，夾在雙掌之中。

四下裡轟然震動，紛紛叫起了好來。

黃麻子牝牛也似的怒聲喘着，到此猶不肯認栽罷休。無如他雖自施出了全身之力，却不能把合於對

方雙掌之間的一口長刀起出分紋。

頭上青筋暴跳，霎時間已是汗下如雨，黃麻子這個苦頭可是吃大了……

「你……個小子……俺老子跟你拚上了！」

「憑你也配！」灰衣人眼睛裡流露着凌人的怒光，更似有難以抑制的「穿心」之痛，以至於淚光婆娑，幾欲奪眶而流。

潘氏母女一家三口的「刀下喪生」，經已證實，再無可疑，自己的遲來之恨，昊天罔極，已是於事無益，這一的痛穿肝腸，五臟俱焚，已使他萬難自己，看看已是不支，偏偏眼前這個殺人的劊子手黃麻子，猶自頻頻惹厭，糾纏不休。

雖說是奉命當差，與他無干，無如潘家三口，死在他的刀下，却是事實——

只此一端，這個黃麻子便是死而有餘。

心中怒火，已到了難以抑制地步，却不忘仍然給對方一條活路之機。

雙手乍分，黃麻子拔刀過力，一個踉蹌，差一點又自摔倒。在此同時，灰衣人已轉過了身子。

「臭小子，你納命來!!」

黃麻子真是凶神附體了，隨着他旋風般的一個怒撲，掌中刀自斜側面直揮而下。刀勢飛展，燦若銀虹。

却是灰衣人早就防着了牠的有此一手，身迴、劍出——

長劍「吹雪」閃爍出匹練般耀眼的一道奇光。

黃麻子刀勢未落，「啊呀！」一聲，那一顆六魁陽首，已脫項而起，陀螺般的飛捲而出，叭噠！大響聲裡，墜落一隅方桌。

「哧——」大股怒血，正月裡花炮似地，直由他無頭斷項狂噴出來，像是下了陣血雨般的，飄落滿場。

群情大噪聲裡，灰衣人長劍落鞘，已自轉身步出。

黃昏的太陽，無力的洒了一地。

時間約莫在「申」時時分。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玉兔東昇



18

●文 / 蕭逸
●圖 / 王愷
●題字 / 韓錦田

《玉兔東昇》汪知州爲了得到潘姑娘，使出偷天換日之毒計，袁菊辰不明就裡，怒火中燒，一劍把劊子手黃麻子給殺了。



袁菊辰猝然轉身，一片刀光當頭直落下來。

◎怒由心起◎

凝血如膏，顏色紫黑。

月色之下，尤其淒慘，有一種陰森的感覺。時有微風，揚溢起的血腥氣息，中人欲嘔……

人死不能復生，那屈死九泉的魂魄，如今又在那裏安身？抑或是仍在現場徘徊不去？等待著至親好友的臨場燒祭憑弔……那可是太淒慘了。

即使鋼鐵心腸也爲之動容，更何況古道熱腸一往深情的他？

袁菊辰一聲不吭的佇立著道邊。

——這裡適當鬧市一隅，日間三個女犯便在這裡行刑。

只爲一怒殺了「劊子手」黃麻子，頓時鋒頭大盛，官兵雲集，四下捉拿，不得已藏身荒郊野祠，直到現在夜露更深，才敢出現。

隨身所携，有一個小小竹籃，裡面是香燭紙錢，相知一場，恩情並重。一旦判決，人天遠離。眼前這「焚心」之痛，將與日俱增，已是無能化解。今生今世，自己勢將背負著這個「無義」的包袱，爲德不足而抱恨終生。

火光明滅，映照著他憔悴的形容，眼淚再一次湧出來，點點滴滴灑落地上，爲著三個「屈死」的靈魂，暫祭心香一瓣，此時此刻，真正無語以問蒼天了。

「潘夫人、潔姑娘、彩蓮……你們在天上可知，保佑我爲你們復仇……殺死那個陷害你們的狗官……洪大略呀洪大略！我不殺你，誓不爲人……！」

夜風迂迴，帶灰飛揚。

朦朧裡，真像有幽靈出沒，潔姑娘等三人的影子，不期然現諸眼前……

袁菊辰終難掩制內心悲痛，便伏身上痛泣起來。

一個陰冷的聲音，突然發自身後——

「果然是你這個小子，姓袁的，你死定啦！」

隨著袁菊辰猝然轉過來的身子，一個人早已切身而過——一片刀光，閃爍而落，直向前者當頭直落下來。

驚惶一霎裡，來不及出劍以近。却把個裝盛香錢的竹籃驚地飛起，「咔嚓！」一聲，砍了個結實。

竹籃碎片裡，袁菊辰已閃身一側。

來人一身黑色勁服，長脖子，長臉，個頭兒極是瘦高，手上雖然施著一口長刀，却在腰上繫著一道鎖鏈，十字扣花緊繫腳，一望之下，即能猜出是來自公門的捕快。

這類人頭，總不免染有濃重的衙門習氣，即使不說話，打量著那副穿著打扮，也能猜出八九。

一點也不假——

日間黃麻子一死，州衙門已起了震撼，陸同知即席指示，佈下了天羅地網，料定著袁菊辰有此一著，果然爲他料著了。

十二名公門捕快，早經部署，滿以爲對方不過只是一個人，還不是手到擒來，却是不知這個人的忒也厲害簡直是要命的煞星。

來人姓金，一字永昌，號稱「鎖子金刀」忝位代



弓弦連響聲中，一片飛天雨點也似的齊集而中。

州府三班捕頭，手下功夫不弱，若非是陸同知的一再關說，他何曾會把袁菊辰這樣的一個人物看眼裡！

只是眼前的這一刀，卻把他從夢中驚醒過來。姓袁的好快的身法。

「鎖子金刀」金永昌一刀劈空之下，袁菊辰身如電轉，「喇」地已閃在了他的身後。

金永昌心裡一急，慌不迭向側面一個跨步，脚下才自跨出半步，已為袁菊辰遞出的右手，擊中脊樑。

「嘿！」——掌力疾勁，極是可觀。金永昌「啊呀！」一聲，叫聲未已，向前一個急踉，便自倒了下來。

怒火之中，袁菊辰已不再手下留情，這一掌力貫丹田，提吸一氣，幾至無堅不摧，金永昌什麼角色，焉能當得？登時五臟盡摧，一命歸陰。

一片燈光，霍地自暗中亮起。有人怒叱著：「射！」

弓弦連響聲中，一片飛天雨點也似的齊集而中。袁菊辰早已預料及此，掌斃金永昌的同時，身子已搶撲地上，就地一個飛滾，「咻！」地掠身而起，已飛身遁去。

其時長劍出鞘，怒發如狂。一片斬殺聲中，為首的幾個人，頓時倒臥血泊。

持燈的一名捕快，來不及操刀的同時，即為袁菊辰手中長劍貫穿，手上長燈足足摔出丈許開外，入地疾滾，呼哧哧為之燃燒起來。

却於這一霎，袁菊辰飛縱而起，混身於沉沉夜幕，消失不見。

遠路

袁菊辰真的病了。

全身發熱、發冷，一夜懵懂，滿口嚙語，幾次坐起，幾次又倒了下去。嘴裡唸唸是潘氏一家三口的名字，這個打擊，於他來說，簡直不能招架，即使是最鋒利的鋼刀，也難望能割人割傷得如此之深……

此去太原，路遠迢迢——前半夜不過是颯了陣莫名其妙的風，後半夜的暴雨傾盆，才是致病之因。

風狂雨驟，夜路泥濘，真正行不得也。——便自在這僻區一隅，「淮江」小棧，落住了行脚。

却是病了。

小夥計江順一大早進來，嚇了一跳——「喲——這位大爺，你別是病了吧？」

瞧瞧可真是嚇人，這個姓袁的客人，亂髮蓬鬆，面紅如火，眼睛都塌了下去，再加上滿臉的鬍渣子，那樣子像是個鬼！

倚身炕角，袁菊辰喘作一團，却是目光如炬，呼哧呼哧而視，便是畫上的鍾馗，看上去也沒有他可怕，真有點駭人！雨猶自嘩啦啦下著。

順著瓦簷子，大股雨水，怒傾如柱，說是「暴雨傾盆」還是一點也不誇張，這般雨勢，在這個季節真正少見，多年來也難得一回，可是透著有些稀罕。

擱下了手上的木盆——「爺——你洗個臉吧！」

瞧瞧窗櫺子一片水濕，今年春上才新糊的窗戶紙，却教連夜的大雨都浸透了。雨勢不歇，天黑如染，白天像是黑夜，簡直又是一奇。

「事實上淹水啦——」江順說：「老木橋叫大水給衝垮了，趕驢子的二、三十個都困在了『三道樓子』，走不動啦！」

袁菊辰只是聽著，吭也不吭一聲。油燈搖子撲突突跳個不歇，泛出來的一片昏黃，婆娑搖曳，映照著他刀板子也似木訥的臉，懵懵醉酒樣的酣睡……

瞧瞧這般架式，也知道病的輕。

沒說的，這就多陪些小心仔細吧！江順挽高了袖子，擰了個手巾把兒，為他擦個臉吧——却不知觸手火燙，嚇了他一大跳。

「老祖宗！簡直像火……」江順一驚說：「得找個大夫瞧瞧才行——可不是鬧著玩的！」

袁菊辰只是向他望望，又偏過臉來，認著那盞燈，一聲不吭的發著呆。

雨越下越大，不時還夾著風。風中有雨，雨中生風——掃在濕透了的老桑皮窗戶上，喇啦啦撒豆子樣的響著。

天昏地暗，白晝無光——這般陣仗，打出娘胎，江順還是頭一次見過。

推開門瞧瞧——乖乖，一片汪洋大海，簡直就要淹到房子裡面來了。

老掌櫃的撇著個屁股，正在簷子下面舀水，生怕大水漫過了門坎兒，要是那麼一來，整個屋子都淹水，可就糟糕了！！

順著房簷子，滿都站的是人，個個都像是落湯之雞，人人愁眉苦臉，如喪考妣。

行路在外，遇著這種天，真叫是沒有法子！有人在簷下已站了一夜，一副「噤若寒蟬」的樣子，住不起店，便只好露天依簷而立，人窮志短，瞧著也是可憐……

雨總算是小了。却是水勢偏高，非但不見小，反而越來越大。街上滿都是水，就差著「陸地行舟」了。

到處都是漂浮著的什物，破罐子、爛桶子、大小木盆、破碎的門板，染目所及，到處都是，鴨鵝家禽，穿梭游泳，好不熱鬧，其實慘不忍睹。

有人家的牆倒了，也有房子塌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來回穿行，俱都踉蹌而過。黃澄澄的泥水幾乎涉到了腰，一副劫後破碎景象，慘不堪言。

老掌櫃的苦著臉，隔著一扇門，向外面望著。這場大雨連帶著淹水，給他帶來的損失不小，土牆倒了不說，房上的老瓦都幾乎壞完了，到處都在漏水，叮叮咚咚，水點子滴在大小不一的盆盆罐罐裡，音階鉅細不一，倒也頗有音韻。

要不是他這地勢略高，再加上每間屋子都砌有很高的門坎，保不住就像其他別處一樣的淹了水。對門的老街坊曹二楞子在他這裡喝茶，看著眼前一片淒涼，直落得長吁短嘆，頻頻苦笑。

「世道不同了，算命的李瞎子說，年年咱們這個地方都祭河神，去年滿第五年該給河神娶媳婦了，偏偏莊稼欠收，地方開窮，竟把這麼檔子事給忘了，你看看，報應來了吧！」

「噢——」老掌櫃為之一楞，煞有介事的道：「倒是有這麼一說……河伯娶媳婦，這是一件大事，怎麼給忘了呢！你看看報應來了吧！」

——他這個人別瞧著老了，腰幹還真結實，粗手大腳丫子，還真能幹粗活兒，只給他十個好天，他就能一準把山牆給重新砌好。

短脖子粗腿，看上去簡直就像是一身用不完的力氣，人老偏是不服老，早年幹的是單幫生意，三條驢子一雙腿。不出兩年，就讓他掙下了這片家當。

「淮江」小棧買賣不大，可是生意不惡。

老掌櫃的年輕時候，闖過江湖，南來北走，講究的是義氣二字，他這個買賣也就全仗著這兩個字給撐起來的。小地方那有什麼像樣的客棧？他這塊招牌也就算好的了。

老者出馬

「給你指明一條發財之路！」曹二楞子豎出三根手指頭：「買賣上門，我分三成，就當是賙濟窮人，老哥哥，怎麼樣？」

倒是件新鮮事兒。牆倒瓦漏，分明倒楣透了頂，那裡還有什麼發財之路？

「行，一句話，你就說吧！」

「一言為定！！」曹二楞子兩隻手拄著他的那根拐子：「你們可別耍賴！」

老掌櫃的精神一振：「你說吧！三成就三成，錢賺了大家花。」

「好——」曹老頭子一下子站了起來，別瞧他腳下不大方便，動作可還真俐落，一個閃身就到了窗戶前面。

「看見沒有？」他用手裡的拐子向外面溜瓦簷下面指著：「這些都是財神爺，給你送錢來了！」

「財……神爺？」

「前面橋壞了，路不通，到晚上，人還要更多，我給你算過了，沒有一百也有八十，這些人都是去『三道樓子』挖煤的，大錢沒有，小錢不斷，一個人收他半吊，你算算一百個人該是多少？」

一說到錢，二楞子笑得滿臉都是皺紋，眼睛都睜不開了。

老掌櫃的人老實憨厚，一時還真有些糊塗——「你是說這些人……來住店？」

「當然，不住進來，那能賺錢？」

「可那有地方呀？」老掌櫃的說：「總共四間房子都滿了，就只剩下這間櫃房堂屋……還漏水……」

「對了！」曹二楞子笑說：「說的就是這間堂屋，連櫃檯也算上，足足能睡下五十個人！」

老掌櫃的楞了一楞：「那怎麼行？我還做生意不做？再說……」

步入中年的朋友請注意：如果頸部常酸痛、肩頭會僵硬、手脚發麻刺痛、心胸悶酸痛、劇烈性頭痛，這些不正常的現象可能是腦血管病變的前兆，高血壓、血管硬化、中風、腦溢血隨時來襲，請及早檢查預防以免措手不及！

爲了家庭的幸福 爲了幼兒的將來 爸爸不能中風



如果體型過胖、缺乏運動，煙酒過度，攝取過量的膽固醇與油脂或吃太鹹，患上高血壓、血濁、血熱、毒血凝滯、血管硬化，致使全身脈管血液循環不平衡，容易引起血管破裂、造成中風、腦溢血、半身不遂。

嬌柔的妻子、羸弱的幼兒的未來幸福，先生們一旦有個三長兩短，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腦中風固然可怕有效預防才是上策

預防中風良藥仙桃牌保血平丸，具有降血壓、平血氣、清血濁、通血脈之功能，舒筋活絡，促進脈行，能防患於未然，預防腦中風、腦溢血、半身不遂、血管硬化、高血壓等腦血管疾病的侵襲。

老牌子信用好

仙桃牌保血平丸行銷十餘年，不祇歷史悠久，品質佳、藥效好，同時更外銷日本、東南亞。

保血平丸主治效能

預防治療・男女適用
高血壓・中風・腦溢血・血管硬化・口眼歪斜
頭頸硬痛・語言錯亂・頭痛目眩・手脚麻木
舌筋強硬・手脚麻痺・半身不遂・耳聾不眠

(請駕全省藥房購買)



預防中風良藥
仙桃牌保血平丸

內南成製字第3696號 省衛藥字第7509064號

總經銷：以達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臨沂街27巷8號

電話：(02)3952758~60

「這就是在做生意！哼，要做得快，錯過了今天，大水一退，前面橋一通，你就是想留人家，白給錢人家也是不留……」

「啊——！」老掌櫃的興趣大增：「你再說說，給我說清楚了，這個錢怎麼賺？」

「這還不容易？」曹二楞子說：「漏水不怕，馬上雨就停，雨一停，自然也就不漏了……」

「嗯——有理！」

老掌櫃的連煙也忘了抽。

曹二楞子越說越帶勁兒。

「我早就看見了，你後面柴房有得是木頭板子——」

「對！」老掌櫃的說：「那是留著夏天釘板炕用的……」

「也別留著夏天用了，現在正用得著！」曹二楞子說：「三塊板子算一個炕，一晚上租金半吊，不算貴吧？可不帶鋪蓋（被褥），明天水不退，一個人就是一吊錢，算算看，一百個人就是一百吊，只管茶水，飯食自理，小孩減半，你看看這個生意好不好？」

老掌櫃的一時也想明白了，一時眉開眼笑，連連點頭道：「好，只是——這屋子只能裝五十，你說的是一百個人……還有五十個怎麼安置？」

「不難……」二楞子嚙着一嘴黑牙，笑嘻嘻說：「廚房能容二十、柴房十個、你自己睡的房子騰出來，再容二十個毫無問題！」

「這——把我睡的房子也算上了？」

「那有什麼法子？要賺錢嘛！沒什麼說的，你就委屈一下，到我那擠擠，反正我老婆孩子都不在家，湊合一個晚上算了！」

說幹就幹。

老掌櫃的親自動手，先找來兩張紅氈，寫上大字

「牀位出租，一宿半吊」

二楞子的話還真有理，紅氈才一貼出去，立刻門庭若市。

沿街兩簷的一幫子窮漢全都來了。



大門開處進來一男一女，竟是耍猴戲賣藝的。

曹二楞子的腿也俐落了，連同小夥計江順，一起幫忙，把柴房裡的木頭板子全搬出來了，數目還真不少，一個人三塊，湊起來正好睡一個人，亂嘈嘈的好不熱鬧。

不大會的工夫，三間屋子裡全住滿了。

○

大門才關上，却被人給推開了。

「慢着，還有兩個！」

進來了兩個人，一男一女。

像是夫妻兩個，挺體面的一身穿着打扮。

男的三十上下，猿背蜂腰，白面無鬚，一雙眉毛又黑又長，眼睛小了點，又細又長。尖下巴兒，背着箱子，上面落着個猴子。

竟是個賣藝耍猴兒戲的。

女人年紀更輕，頂多二十五六，一身大紅底褲、胸前十字盤結，把一對鼓膨膨的奶子高高兜起，襯着蛇樣的腰肢，看來分外惹火，惹人暇思。

「這可是抱歉了，人都滿了，連柴房裡都容不下了，都是人，實在不能住了！」

老掌櫃的連連拱手，作揖連帶打躬。

兩口子只當是沒看見，照樣往裡面走。

越着滿院子的水，一逕的走了進來，堂處看看，後面看看，三間客房，一十八個炕位，不用說人早滿了，不在話下。

慢着，這裡還有一間——

却是只住着一個人。

袁菊辰。

「對不住……」老掌櫃打躬又作揖：「這位客人怕吵，又生病，早就說好了，沒法子……」

女的一個撇着嘴直笑——

「何必多說？人家有錢嘛——」

一口山東腔，字正腔圓。襯着水汪汪的一雙大眼睛。這娘兒們模樣透着嬌媚，倒是有些姿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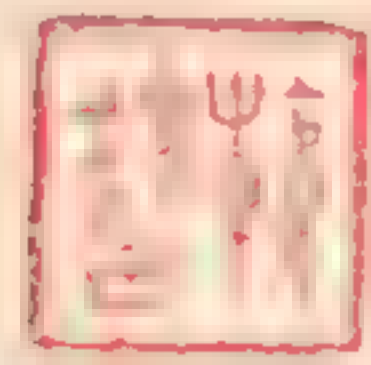
纖腰一扭，走了過去。

身後的年輕漢子，背着個猴兒亦步亦趨的跟着，却向側面院子走了過來。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玉兔東昇



●文 / 蕭逸
●圖 / 王愷
●題字 / 韓錦田

《前情提要》袁菊辰怒斬「劊子手」後，又遭追殺，雖然免脫，却病倒於客棧中。惡人是否會善罷干休呢？

19



袁菊辰打量眼前之勢，自忖著不是好兆頭。

側面院子，一片漆黑，到處都是泥濘。——却有個低矮的馬廄，倚牆斜搭，掛著盞泛黃的油紙燈籠，設非是注意看，真還分不清楚。

桂花飄香

「這是什麼？」

年輕漢子忽地站住了腳。

「馬房——」

老掌櫃的說：「裡面還拴著牲口。」

「過去瞧瞧——」

說話的那個年輕娘兒們，率先向著馬房走來，身後兩個男人只得跟了過來。老掌櫃的苦著一張臉，短短幾步路，却弄了一腳的泥，就著手裡的燈籠照照，對方那個年輕的娘兒們腳上却是一點泥也不會沾上，紅緞子的弓鞋，上面還繡著花——襯著那一身大紅衣褲，乍看之下，還直當是那家的新媳婦少奶奶呢！說是行走江湖賣藝餬口的搭檔，還真不大像，可也說不出什麼地方不像……

老掌櫃的心裡透著希罕，嘴裏可沒有吭氣兒。年輕漢子已推開了馬房的門，走了進去。

老掌櫃的挑高了手上的燈，一照之下，心裡還真納悶兒——什麼地方都想到了，却是忘了這裡。

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地方竟是出奇的好，上面既不漏水，地上又不潮濕，牲口都集中在那一邊上，空出的一間「料房」，堆滿了乾草，四面既不通風，足可容下十來個舖位。

老掌櫃的怔了一怔，心裡正自希罕。

年輕的女人已嬌聲說：「就是這裡吧，天晚了，懶得再走了！」

「這……」老掌櫃的心裡還在盤算能放幾個舖位。對方漢子已摸出了一塊碎銀子。

「拿著！這地方我們包下了，不許第二個人住，知道吧！」

就這麼說定了。

。 。 。 。 。

雖說是牲口住的一間「馬房」，一堆亂草，經過女人的雙手那麼一佈置，情形頗有不同。

外面推進來個「雞公」小車，上面的東西不少，各樣什物齊全，一樣不缺。

窗戶上掛著紅布簾子，床單被褥全有。粉紅色的緞子被面兒上面繡著鴛鴦，銀色的燭台，插著一雙紅臘，一經點起，活色生香。

不用說，這小倆口兒剛拜過天地，還在新婚頭上，到這裡「圓房」來啦！

遠遠的瞧著紅通通的窗戶，老掌櫃的直納悶兒，透著希罕。

「還真有這檔子事，到這裡辦好事來啦！」

「馬房當洞房，真有一手！」

——曹二楞子縫縫著兩隻眼睛，張著個嘴，一臉的「艷羨」就差著「哈拉子」沒有淌了出來。

「也算是功德一件吧！」老掌櫃的臉上堆著笑，伸了個懶腰站起來：「別淨瞧人家啦，累了一天，你也該『挺屍』去了！」

天色陰沉，却是不再下雨。

咕嚕嚕，天上響了個滾雷。

閃電明滅，照著這院子內外，分外清晰。

袁菊辰揭開帳子，蹣跚著下了床，用劍鞘子支著地，想要去倒碗水喝，只覺著頭重脚輕，全身沒有四兩力氣。

此番病勢不輕。

敢情是前番病體未癒，再加上後來的一翻折騰，心情的過份悲傷疲累，幾下裏合在一起，猝然發作，便自成了這個模樣。

看樣子一天半天不會見輕，在此小樓倘不知要耗到幾時，想來好不心急。

潘氏母女既已命喪黃泉，照理說應是別無急務，他却心懷仇讎，一心念著要為他母女報仇雪恨，直奔太原，手刃巡撫洪大明，非如此不足以消除心中之恨。

只是病來磨人，力不從心，好不氣悶。

找著了桌上瓦罐，倒了一碗清水，剛剛才喝了一口，便自迎著了亮若燦銀的一個閃電。

電光一明復滅——却似有個人隔窗佇立，直直地站在那裡。

一驚之下，水也不喝了。

袁菊辰身子向後一縮，隱身於壁角，借助於一片樹的陰影，擋住了身子。

便在這一霎，那個人已閃了進來。

好快的動作。

即使在黑夜裡，袁菊辰亦能感覺到對方是個女人——那是由於對方窈窕的倩姿以及身影飄動之時所帶出的淡淡清香。

如今婦女，稍有餘力，無不以揉抹桂花油為時尚，便是這種特有的香氣，使得袁菊辰心中為之一動。

一個念頭，突地自心頭升起。

記得方才初夜之時，老掌櫃的曾經帶領一對年輕的夫婦，打自己窗前往過。便有這種種桂花的香味飄過，以之印證此刻，香味完全一樣，不用說，便是那個女人了……

一念之警，使得袁菊辰心頭為之一振。

說時遲那時快——

黑暗中「呼——」地一片疾風，夾帶著疑是對方那個女人的身影，已自向著袁菊辰臥炕飛撲過去。

人影乍落，刀光一片。

「噹!!」

一刀砍了個結實。

却是砍了個空。

袁菊辰雖說看不清對方的臉，整個動作，却看得一清二楚。

眼前這一刀，刀勢急勁，絕非平常泛泛身手，以至於刀光閃處，整個帳幔劈作兩片。

來人一刀之下，立刻發覺落了空招，腳下毫不遲疑，一個「倒捲飛簾」之勢，待將向窗外撲出。

袁菊辰却是放她不過。

長劍一吹雲——便自在這一霎，陡地振腕而出，直向對方飛捲的身子劈去。

刀下游魂

「噹——」的一聲脆響。

刀劍相擊，爆射出一片火星。

却在此極快的一瞬，對方女人以一式「金鷹剪翅」的奇快身法，「呼——」地掠身窗外。

其勢絕快。

隨著她翻起的身子，原是虛掩的兩扇窗子霍地為之大開。對方女人身子有如戲簷之貓，一個咕嚕，已閃身室外。

好快的身法。

袁菊辰一驚之下，不曾想到自己的重病在身，直覺的一個飛閃，掠身窗外。

「想走嗎?」

起落之間，才自覺出此番身法較諸昔日，大不相同。儼然頭重脚輕，幾欲跌倒。

袁菊辰乍驚不妙，腳下一連打了兩個跟頭，左手向牆上一按，才自站定。

却在這一霎，一條人影燕子般的輕巧，打對簷霍地飛身而落。

隨著他落下的勢子，「刷啦——」一聲輕響，一條亮銀鞭抖了個筆直。

這人身手較之先時那個女人似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條軟兵刃上極有功力造詣。

眼前這一抖之勢，不啻於一口長劍。

寒芒刺眼，直點眉心。

袁菊辰霍地一個倒仰，「咻——」飛縱出丈許開外，「呼——」落向泥地。

以他平日功力造詣，決計不只如此，却不知目下這一場大病，來勢不輕，竟然精氣兩虛，饒是如此，却也非比等閑。

打量著今夜之勢，他自忖著不是好兆頭。

看來眼前二人，正是先時投店偽裝賣藝的年輕夫婦，身手如此了得，却不知是何路數?莫非為北京奸宦所差遣?潘氏母女既已落難身死，却自苦苦相逼，饒不過自己?!

○ ○ ○

一驚之下，袁菊辰已自泥潭裡騰身拔起。

「咻——」一縷尖風，夾帶著一樣物什，直奔眼前疾射而來——

隨著暗器「梭子鏢」的出手，對方那個年輕的娘兒們，已自對簷飛撲過來。

這個娘兒們還是真狠。

人到刀到。

雁翎刀劈風直下，兜頭就砍。

「叮噹——」一響，第二次為袁菊辰手上吹雪長劍給震了開來。

——却在刀劍一擊的同時，對方的一隻纖纖細手，直向袁菊辰肋間插來。

「噢——」兩隻手迎在了一塊。

耳聽著「叭——叭——」一連兩聲脆響，彷彿是踩碎了瓦片。

聲音既是傳自女人的腳下，也就證明了她的功力不濟——却是這一擊之下，實已耗盡了袁菊辰僅有之力，隨著他的一個滾身勢子，直向當街飄落下

去。

女人嘴裡「啞——」了一聲。

怎麼也沒想到，袁菊辰在重病裡，猶自有如此身手——先時，對方掌勢交接的一霎，袁菊辰固然真力盡耗，對方那個年輕女人，却也差一點折了筋骨，一條左臂齊根發麻。

眼看著袁菊辰的即將脫逃，她自是心有不甘，一霎間刀交左手，却於驚險萬般裡，紅袖猝揚，再次發出了暗器「梭子鏢」。

寒月下，銀光一線。

——即在袁菊辰幾欲站立不穩的身勢裡，「咻——」地傷中了他左面脇側。

這一鏢多半由於對方那個女人的力有未逮，要不然，可就有致命之險。

袁菊辰「啊——」了一聲，腳下一連幾個跟頭，差一點跌倒當街。

偏偏是有人放他不過。

暗影裡，一個人閃身而進。

亮銀鞭驟然作響，兜頭直落。

袁菊辰橫劍以迎，「噹——」然作響裡，削下了對方一截鞭頭。

——施出了最後的所餘勁道，袁菊辰擰身而躍，却是力有不逮，身子一晃，撲通——坐倒於泥潭地裡。

老貓

持鞭漢子自是放他不過。

「小子——你納命吧!」

身起，鞭落——

「刷啦——」亮銀鞭怒捲如蛇，直奔袁菊辰頭頂而下，却為後者翻起的長劍挑開一邊。

袁菊辰身勢再轉，跌落於盈尺泥潭。

眼前形勢，真正險到了極點。

瓦簷上的年輕婦人，施了一手「燕子抄水」絕技，起落間，如飛直下。

兩口子一條心：決計要取對方性命。

——那麼疾快的勢子，一起即落。

雁翎刀燦若銀虹。

一刀直取當心——

此時此刻，袁菊辰力盡而竭，想要閃開對方要命的一刀，可是萬難了。

人不該死，五行有救。

○ ○ ○

暗夜裡，霍地飛過來一件物什。

「呼——」地一聲，力道極大。不偏不倚，正好迎著了雁翎刀的刀勢。

「噹——」地一聲脆響。

一擊之力，極是可觀。

年輕女人這一刀，原來足可致對方於死地，却是受阻於莫名其妙的斜刺一擊，刀勢一偏，震開了半尺有餘，「撲——」砍落在泥地裡。

緊接著，那飛來物什嘩地墜落，泥潭四濺，竟是半塊殘磚。

其勢更不止此。

驚惶萬端裡，一條人影直穿當前。

隨著這個人的驀然現身，雙手齊發，鏗然脆響聲



「噹——」的一聲，刀劍相擊，爆射出一片火星。

脫髮後有效 脫髮前也有效

禿髮・脫髮・頭皮屑・頭皮癢
對髮下藥・寶髮再生

■防止禿髮請先從防止落髮開始

您每天整梳頭髮，常常會看到頭髮脫落，這是我們髮根毛母細胞相繼機能衰退所造成的不正常現象，如果不設法予以治療，而導致禿髮。因此預防勝於治療，防止禿髮請先從防止落髮開始。

■預防脫髮・治療禿髮・再生新髮

頂上良藥寶髮生，具有預防脫髮，治療禿髮，再生新髮三大功能，可以使您的頭髮在脫髮前給予防止，更可以治療禿髮，予以再生新髮。如果您有掉髮、禿頂、頭皮屑、頭皮癢的現象，請使用寶髮生，對髮下藥，寶髮再生，恢復您烏溜溜的頭髮，看起來漸漸年輕。

■寶髮生使髮根恢復生長力

- 活化毛細胞作用。
- 充盈毛細管表皮作用。
- 增強表皮角質層作用。
- 殺菌作用。
- 增加皮膚面遊走細胞作用。
- 治療作用。

■寶髮生適用對象

- 男性頭頂禿髮、頭部一處或多處圓形脫毛，請用寶髮生再生新髮。
- 男女性頭髮脫落，請用寶髮生來改善脫髮，防止惡化成禿。
- 男女性因落髮而頭髮稀少，請用寶髮生來防止再脫，並增加新髮。
- 男女性頭皮屑過多、頭皮癢。
- 用寶髮生來止癢去頭皮，預防脫髮。

有不正常掉頭髮的朋友請注意！

不正常的脫髮是禿頂的前兆，越延越久，禿頂就越來越大，敬請提前防患！



不二價
480元

寶髮生
Baldocin
治療毛髮藥劑

台灣總代理：和新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臨沂街27巷8號 電話：(02)3952758
郵政帳號：0702021-2 請駕全省藥房購買
北市衛藥廣字第7510482號
許可證字號內衛藥製字第11802號

中，飛出了一掌金錢。
饒似暗器手法中的「滿天花雨」打法，觀諸眼前之勢，數目極多，少說也在百枚之數。
雖說是份量輕微，取數於當今通用的「正德通寶」制錢。却由於來人手上力道的驚人，距離既是如此之近，一發而至，有似出巢蜂群，一古腦直向對方二人迎面擊來。

其勢絕險。
迎面男女，萬不曾料到有此一手。一聲驚呼，雙飛身而退。
有似剪翅的一雙燕子，「刷！」地作兩下分開。猶是慢了點兒！
星光爆射裡，彷彿是那個人「呀！」地嬌呼一聲，便自隱身暗夜。



老掌櫃道：「好樣兒的！老哥哥佩服的就是你這一號的人。」

袁菊辰一振未起——
却為來人一把抓住了手腕。
要命關頭，眼前這一臂之力，實有可觀，即在來人奮身直起的勢子裡，雙雙拔起，落身於對面矮牆之上。
緊跟着兩個人身子向後一仰，即在來人巧妙的持撐之下，翻身牆角。
眼前人影疾閃——
對方年輕漢子去而復還。
寒月一線，照對着對方那一張看似陰沉的瘦臉——
正是先前投店、揹着猴兒的那個年輕漢子。
眼着袁菊辰即將刀下喪生，却是功虧一簣，焉能不為之大興惱火？
却是在暗中婆娘的一聲痛呼呻吟裡，打消了他的繼續搜索之意。
袁菊辰乃得險中逢生。
掠過了一面矮牆。
貓也似的貼簷而進。
這個人身子不高，却似有無比勁道。袁菊辰在他攙扶之下，倒也輕鬆自在。
幾次三番，袁菊辰就近打量他的臉，皆因為對方臉上的那個「遮面虎」拉扯得過低，幾乎連鼻子都遮住了一半，自是看不清。
站住，瞧瞧，又拐了個彎兒，其實不離眼前五丈開外。
「呀！」一聲，推開了房門一扇。
房子裡敢情還點着盞燈。
螢火蟲屁股一樣的那麼一點點光度，約莫著也不過勉強可以辨物而已。
進來之後，房門又關上。
土炕上敢情還幽著個人。
曹二楞子！
許是剛才照顧生意，搬門釘板過於勞累了。二楞子張着個嘴，鼾聲連天，怕是打雷也吵他不醒。

「夥計，別出聲兒！」這個人啞著聲音說：「要是讓人聽見，我可救不了你啦！」
聲音透著耳熟，偏偏是袁菊辰一時想他不起。即在對方攙扶之下，歪在了土炕床上……
「你是——？」
掙扎未起。袁菊辰不勝汗顏，只是向對方頻頻顧盼。對方的仗義援手，救命大恩，令他感激不盡，却是這個人……？
「嘿！！」
眼前這個人眨著精光內蘊的眸子，自我調侃道：「我一摘下帽子你就認識我了！」
「嘿！一笑，舉手拉下了帽子。
「啊——是你……？」
老掌櫃的！
「怎麼著，認識了吧？」老掌櫃的堆滿了一臉的笑：「打從你一來，我就認出你是誰了，不用說，大開代州城，刀殺劍子手黃麻子的那個人就是你了！」
「這……？」
袁菊辰強笑着點了一下頭。
「哈——」老掌櫃的挑了一下大拇指：「好樣兒的，老哥哥佩服的就是你這一號的人。」
「只是……你是——？」
「老貓上樹！」老掌櫃的鹹牙一笑：「聽過我這號的人沒有？」
「老貓……上樹？」
「不給你說清楚了，料你也猜不出來！」老掌櫃的挪動了一下身子：「老貓是我的號，姓袁名樹。合起來就叫『老貓上樹』，明白了吧？」
原來是這麼檔子事。
袁菊辰點頭道：「袁兄……。」
「小人物！不比兄弟你！」老掌櫃的一笑說：「閒話少說，先讓我看看你的傷！」
說到了「傷」，袁菊辰頓時覺出那地方熱辣辣的疼，身子挪了一挪，紅疹疹的挑出了一片鮮血！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玉兔東昇



20

• 文 / 蕭逸
• 圖 / 王愷
• 題字 / 韓錦田

《前情提要》袁菊慶病臥客棧，一對男女殺手又追擊而至，袁菊慶功力不濟，險象環生，千鈞一髮之際，却為老掌櫃所救。

義薄雲天

好一陣子折騰，才算把袁菊慶身上的傷給料理好了，染滿泥漬血污的衣裳也不要了，暫時換穿了曹二拐子的一套新衣，倒也勉強合身。

一切就緒，已是三更時分。

打量著手裡捏有紅線的「梭子鏢」，掂了掂，桑樹說：「份量不輕，女人能有這個手勁兒，倒是不多見，兄弟，你這條命好險，算是撿回來了。」

忍著傷痛，袁菊慶苦笑了一下，沒有吭聲兒。

桑老掌櫃的說：「急著上路？」

「倒也不是……」

「那就好！」老掌櫃的說：「十天半月你就放心在這裡住著吧，明天天亮了，叫二拐子給你看看，他有個親戚是專治跌打損傷的郎中，等把身子完全養好了再走也不遲，反正你不說走，我絕不趕你。」

袁菊慶點頭道：「謝謝……」

「只是有一樣——」桑掌櫃的說：「從明天起，

你可不能露臉，要是叫人看見起了疑，官私兩面都罩不住，可就壞了！」

「當然……」

袁菊慶伸手把桌子上的梭子鏢拿起來認了認。

「知道是誰吧？」老掌櫃的神秘的笑了一笑：「誰你惹不了，單惹上了他們。」

「是——？」

「十三把刀！聽說過沒有？」

袁菊慶點了一下頭，便不再吭聲。

算算看這一路之上，把他們哥兒十三個收拾得也差不多了，不用說這是最後一撥子了，却是男女兩個難兒，透著稀罕。

「我的這雙『招子』不花，十三把刀裡面，數他們兩個最難纏！」桑老掌櫃說：「男的叫『飛麒麟』，謝天，女的是他老婆『小紅蛇』，莫飛花，夫婦兩個出了名的狠，誰要是惹上了他們，不死也得剝一層皮，你又怎麼惹上他們啦？」

這可就說來話長了。

長長的嘆了口氣，一時真不知從何說起。

桑老掌櫃的站起來到外面瞧了瞧，關上了門，特別在窗戶上加了一層單子，如此一來便不愁燈光外洩。

曹二拐子還真能睡，張著個嘴，鼾聲如雷。

水開了。

老掌櫃的泡了兩碗好茶，端到炕前的八仙桌子上。

「行啦，兄弟，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就別悶着了……」一面坐了下來：「就你們兩個，你說吧！」

沉默了好一陣子，袁菊慶才自嘆了口氣，打量著老掌櫃的這張臉，不由他不實話實說，却是難捺這陣子的焚心之痛的，緩緩的淌下了傷心之淚。

「這……」老掌櫃的可有說慢啦：「兄弟……你慢慢的說吧……慢慢說……」

寒風颯颯，吹在窗戶上，不時傳出「沙沙」聲音，炕頭燈盞，光焰婆婆，搖曳出滿室的淒涼迷離。

袁菊慶終於說完了此行的一段經歷，悲憤時激昂慷慨，傷心時熱淚滾滾，只把桑老頭聽得熱血沸騰。

兄弟在重病之中，亦能有此身手，佩服、佩服！





姓謝的年輕人說：「掌櫃的你真能醫？」

騰，熱一陣冷一陣，不時的咬牙切齒，眉目目張，那樣子就像是得了什麼病，中了邪似的。忽地他站起身來，破口大罵一聲：「洪大略，我操你祖宗八代——」

「輕聲！」袁菊辰一把拉住他，真擔心聲音傳出，被誰聽見了。

所幸還沒有驚動什麼外人。

正在打呼的曹二楞子一驚欲醒，翻了個身子，嘴裡唧唧噥噥，又繼續追尋他的好夢去了。

桑掌櫃的才似警覺的坐了下來，却是氣得臉色發青，當下向袁菊辰抱拳道：

「有眼不識泰山，原來『西山鶴』袁大俠，袁老前輩是你的尊祖，紫流江派身法，世無其雙，怪不得兄弟在重病之中，亦能有此身手，佩服、佩服，請容我一拜——」

站起來一躬到地。

袁菊辰不及禮讓，桑掌櫃的又自說道：「潘侍郎功在社稷，有功不賞，無罪受死，足見昏君無能。可恨劉瑾、馬永成這幫子太監小人，雞犬昇天，唉，這叫什麼世道天日？」

微微一頓，才又接道：「這件事發生得太快，我們這裡還沒聽說，只是前兩天潘夫人小姐問斬，街巷才偶有傳說，却是不知其詳，我正在心裡奇怪，今天聽兄弟這麼一說，才算是明白過來……哎呀兄弟，你能有這番俠骨壯懷，力保忠門之後，千里投親，這番義氣作爲，好生令人敬佩，請受我這第二拜——」

話聲一頓，又是一躬到地。

不等袁菊辰有所反應，老掌櫃的又已說道：「如今潘夫人小姐爲奸人所害，兄弟你抱病奔馳，不畏權勢暴力，仗義復仇，真正義薄雲天，此心可昭天日，我想那屈死九泉的潘氏一家，如果地下有知，定當會保佑你此成功，兄弟你的大仁大勇，好生令人欽佩，請受我這第三拜！」

說拜就拜，一躬倒地，竟自嗚咽着泣了起來。

袁菊辰笑了笑，探出了「吹雪」長劍，以劍鞘插入老掌櫃腋下，硬生生把他架了起來。

桑掌櫃的驚了一驚，止住泣聲道：「好腕力，這是——？」

「紫流氣功！」

「嘿！」老掌櫃的臉現希罕：「看樣子我不知道的可多啦，沒說的，以後老哥哥這個店也不開了，我跟着兄弟你跑，打雜也行，只一樣，你得教我幾手兒！」

「你的功夫已經很不錯了。」袁菊辰深情的看着他：「只是大概有一陣沒練了吧！」

「嘿，一針見血！」老掌櫃的說：「兩年沒下場子啦！你看看——」

拍拍身上的肉，他說：「都長了膘了，不過，兄弟你吆喝一聲，照樣能上陣殺人！」

袁菊辰笑笑說：「你言重了。」

義氣搏義氣。經此一談，二人大是投緣。

妙郎中

老掌櫃的過來坐下，挑動着一雙濃眉道：「這事情經兄弟這麼一說，我算全明白了，天大的事眼前你也先擱着，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現下第一步，你先把身子養好，既然你自通岐黃，那就再好不過，明天起我伺候你，你們藥補食補一起來，多則半月，少則七天，準讓你復元如初。」

袁菊辰微微一笑，真正沒有想到，古道熱腸，在這裡遇見了好人。

他却有懸心之事——

住在客棧馬房的那兩把「刀」。

「飛麒麟」謝天、「小紅蛇」莫飛花。

「老貓」桑樹滿懷自信的說：「這兩口刀子交給我啦，有我看着他們，再說，那個娘兒們膀上著了我的金錢鏢，跟你一樣，總得躺上兩天，明天我瞧瞧他們去——」

袁菊辰想想也是。

老掌櫃的說：「代州城經你這麼一鬧，可熱鬧啦，汪知州那個狗官，素來的膽小如鼠，我看他八成嚇壞了，不用說正在調兵遣將，要捉拿你，可是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你會窩在這裡，你就放心的住着吧！」

袁菊辰心裡想着太原洪家，認定了洪大略是陷害潘氏母女的元凶大惡，只要殺了他，便是爲屈死九泉的潘氏母女報了仇，其他各人，大可不必深究，却是那裡知道，潔姑娘主婢如今猶在人世，根本就沒有死，而且近在咫尺，就在汪知州的後衙。

這却是他無論如何也料想不到的了。

起了個早——

其實根本他就沒有睡。

老掌櫃的踩着腳的稀泥，來到了馬房附近。

裡面男人的聲音，叱了一聲：「誰？」

房門「呼！」地敞開，姓謝的年輕男人一臉警覺的閃了出來，看見了來人之後，臉色才鬆下來。

「是你——老掌櫃！」

「打攪、打攪，昨晚上睡的可好？」

「好！」姓謝的哼了一聲：「你這個地方不乾淨，鬧賊！一宿沒睡！」

「鬧……賊！」

「可不！」姓謝的還真會裝樣子：「三更半夜的，想偷東西，我老婆一嗔呼，叫他給攪了一刀！」

「啊……」

老掌櫃的嚇了一跳：「攪了一刀子？這……要不要緊？這可是……那裡說起……」

「還算好！」姓謝的說：「死不了，你來的正好，這附近有能治刀傷的郎中沒有？」

「這——？」老掌櫃的嘿嘿一笑：「要是你先生不嫌棄，就叫我進去瞧瞧！」

「你——？」姓謝的怔了一怔：「你會治……病？」

「那裡，那裡……」老掌櫃的說：「治病不敢說，早年跟着我爺爺到處跑，專治跌打損傷。」

「啊——那太好了——」

裡面的女人也聽見了，哼着說：「那就麻煩你吧，掌櫃的，請你進來一趟！」

「好說、好說——我就瞧瞧吧！」

喜訊兒

女人半斜着身子歪在柱子上。

下半身蓋着被子，挺講究的湘綢被面兒，襯着她無限嬌柔的俏模樣，真像是那家有錢人家的少奶奶，誰又會想到，竟是個不折不扣的女強盜？

「小紅蛇」莫飛花頭髮蓬鬆，臉色憔悴，即便強擠出來的一絲笑容，也有其風騷。

「瞧瞧這個地方……也就不讓你坐了……」

「好說、好說。」掌櫃的四面打量一眼：「赫！真是新房一樣——我說，這個賊他是打那兒進來的？」

「這——？」女人說：「許是門沒關好？」

姓謝的年輕人說：「掌櫃的你真能醫？」

「看看再說吧！」

怪不好意思的，那個婆娘把身子歪這一邊來，拱起個屁股——拉下來的被子一角，可就現出了她的如雪玉股，上面纏着條白布，却讓血給染滿了。

傷勢可是不輕。

打量着雖不及袁菊辰那麼嚴重，却也不是鬧著玩兒。由於傷處正當後面胯骨，這個部位最麻煩，一點小傷就能讓人直不起腰來，怪道這個娘兒們一直在地方至着。

姓謝的男人扶着地坐直了，爲她解開綁着的布條，血都黏上了，拉扯不清。

女人呻吟一聲，皺着眉毛說：「扯吧！」

一下子拉開來，咕嘟嚙湧出來大片鮮血。

姓謝的好不心疼，不容老掌櫃的招呼，即把備好的一些粉藥給搽了上去。

「不行，這止不住！」

老掌櫃的倒也在行，兩個手指頭分開一按，流血頓止。

「還真有你的！」姓謝的臉現喜色道：「快給瞧瞧吧！」

「嘿——」老掌櫃的一面仔細端詳：「傷的還真不輕！」

手指盤分，傷處頓現——

「啊……」女人疼得全身打顫：「你可是輕着點兒……好疼……」

總算檢查完了。

「不像是刀傷！」老掌櫃的說：「像是飛鏢什麼東西打的！」

姓謝的「赫！」了一聲：「真有你的！你就別管是什麼東西傷的了，看看要不要緊，傷了筋骨沒有？」

老掌櫃的「哼」了一聲：「可是不輕，骨頭沒傷着，筋可是攪着了，大奶奶我看你得在牀上好躺着了。」

姓莫的女人半天沒有吭氣兒，一會才冷冷問道：「要多少時候？」

「最少得半個月——」

「那可不行！」她說：「我不能在這裡留着，我們還有事急着趕路。」

老掌櫃的嘿嘿笑了幾聲，沒有說話，那意思像是在說你們自己看着辦吧！

姓謝的掏了一塊銀子，足有十兩，往老掌櫃的手

「塞：『拿着，你就多費心吧！』」

「那——那用得着這麼多呀！」
敢情是見錢眼開，直樂得老掌櫃的眼前金星亂冒，那雙拿錢的手抖作一團。

姓謝的一笑說：「錢有的是，三天見好，另外還有重賞，快拿藥去！」

老掌櫃的千恩萬謝的走了，回頭拿來了個藥箱子，裡面的名堂還真不少。

經過一番洗滌上藥包紮之後，姓莫的女人傷處果然大見輕鬆，可是也有壞處，她動不了啦。

老掌櫃的給她上藥了，腰上綁了一圈竹籤子，說是保護筋骨，只是這麼一來，莫飛花連彎腰也難了。

○ ○ ○

「怎麼樣，大姑娘妳想好了沒有？」
陸同知脫下了身上的披風，交給一個丫環，大刺刺的自個兒坐下，擺擺手，後者便退了下去。

屋子雖然不大，佈置得却很華麗，特別是窗台上的那盆水仙，襯着盆底五色透明的石子頗見不俗，淡幽幽的一派清香，嗅着舒服極了。

雖說是在服喪之中，潔姑娘却也清麗動人，玉容憔悴，更似惹人憐惜。

只是沒精打采的默默坐着，讓窗外射來的一方陽光整個把她包了起來。

她維持著這樣的姿態已經很久了。

每一大晨起午後，她都愛在這裡坐着，特別是午後的此刻，陽光的溫暖，常常使她覺得她還是在「活」著，否則，生存的意義就很模糊了。

「咳——太冷了，小心著涼！」
陸同知說：「這幾天睡覺可好？彩蓮說妳夜裡老醒，不安寧，大人為此很不放心，要我來看看妳……順便問問……」

說着就嘿嘿的笑了。

下面的話不說也知道——他是來為汪大人打聽婚訊來了。

陸同知又說：「我看過黃曆了，十六號日子挺好，大人也很中意，大姑娘妳看看……？」
忽然，他為對方姑娘所逼視過來的目光驚得一



「怎麼樣，大姑娘妳想好了沒有？」

「前院裡去了。」那丫環說：「給新奶奶拿衣服去了！新做的！」

陸同知點頭笑說了個「好」字。

這裡對「潔姑娘」都已經改了稱呼，雖然還沒有正式過門，忖思著不過是早晚的問題，「新奶奶」三字不脛而走，在州大人的後衙裡，已是無人不

知。

○ ○ ○

陸同知前脚剛走，彩蓮後脚便自回來。

打前院裡回來，手上抱著個包袱，裡面滿是綾羅綢緞的新衣裳。

臉上喜孜孜的，一掃往日的憂鬱，那樣子迫不及待，三脚併兩步的便自跑了進來。

「小姐，小姐……」

一眼睜見面前的那個丫環，忙自吞住，擺擺手說：「這裡用不著妳，妳下去歇著吧，都有我呢！」

小丫環「巧姐兒」是打發來專門服侍「新大奶奶」來的，人很機伶，為了以後有好日子過，這會便得柔順著點兒，答應了一聲「喲！」又甜又嬌，便下去了。

彩蓮過去看看，關上了門。一脚跑過來，神色張惶而喜——

「小姐，喜訊兒——我聽見了個消息，您猜猜誰來了？」

潔姑娘微微一怔，用著冷淡的眼神兒向她看著，注意到她手裡抱著一大堆新衣裳，唇角微牽，露出了不屑。

「哎呀！不是這個！」
甩下了手上的大堆新衣，一跳來到了她的跟前。緊緊握住了她的手，彩蓮說：「您猜是怎麼回事？袁菊辰先生出來了！」

「啊——」
像是忽然吞了個「開心果」樣的——潔姑娘一驚以喜，突地站了起來。

「妳說什麼？」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誰……誰來了？」

……誰來了？」

● 下期待續 ●

蕭遺生醫師自美引進免開刀抽取自體脂肪注射移植美容創新安全手術設備

提供外科名醫盧如雷現代美容婦外科診所獨家行醫 千百年求治無門的半邊臉嚴重凹陷症，可霍然而癒，從此解除人工脂肪陰影痛苦

三年前辭去醫學院主任教授職的蕭遺生醫師，近年在美、日等國七個著名美容外科中心進修，為台灣美容外科第一位具有美國美容外科醫學會會員、美國抽脂協會會員等資格，並獲美國及日本美容學術地位最高機構的實習證書。

蕭遺生醫師，自美國引進的抽取自體多餘脂肪的脂肪，注射移植於自己本身需要豐滿凹陷部位美容，及豐乳美容等等，這項創新美容外科手術，為美

、法等國國際美容外科醫學會會長，及美國抽脂協會會長共同宣布為突破性的成就。

抽取自體脂肪注射移植美容，可為千百年來求治無門的半邊臉嚴重凹陷症患者，一「霍然而癒」(如照片)。(二)並可解除以前長期被人工脂肪(砂液、膠囊、膠囊)用以植入隆乳等等，所遭受的異物陰影困擾的痛苦。

至於，幾十年前國內有位知名年長婦人，因接受舊手術開刀取除脂肪，引



半邊臉萎縮症，手術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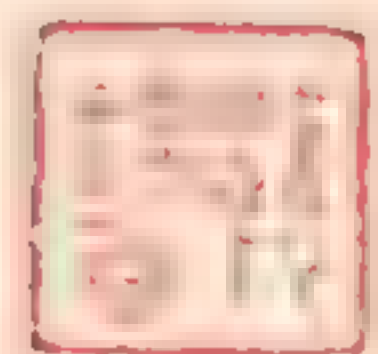


脂肪注射移植手術後八個月

台北市衛醫廣字第七五〇九二號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玉兔東昇



21

• 文 / 蕭逸
• 圖 / 王愷
• 題字 / 韓錦田

《前情提要》袁菊辰中了小紅蛇的梭子鏢，暫時躲藏起來養傷，而他來到代州的消息，彩蓮和潔姑娘都已得知了。



袁菊辰實在憋不住，戴了個斗笠出來走走。

◎蒼天◎

彩蓮說：「袁菊辰，袁先生來了！」
潔姑娘這才聽清楚了。一片笑靨展現在她蒼白的臉上：「在那裡？」

一把抓住了彩蓮的手：「他……在那裡？」
左右顧盼一眼，直像是在眼前一樣。

「不是這裡……」
拉着她坐下。彩蓮才輕輕的說：「袁先生他來到代州了。」

「妳怎麼……知道的？」
「聽前院裡人說的！」彩蓮說：「聽說他殺了人，代州城裡裡外外，現在畫影圖形，正在捉拿他呢……」

潔姑娘呆了一呆，半天才點了一下頭。

「我知道了……他到底是找來了……」

「說是殺了不少的人！」彩蓮左右看了一眼，更小聲的說：「那個汪知州嚇的不得了，連大門都不敢出，特別調來了好些人，這幾天裡裡外外防範的可嚴啦，生怕袁先生飛進來，要他的狗命！」
潘潔冷冷一笑：「活該。」又問：「妳還聽見什麼啦？」

彩蓮說：「就是這些了……啊——」她說：「聽說外面殺了人，三個女人，哼！夫人！小姐您還有我——他們找了三個替身，在菜市口給砍了！」

「真有這回事？」

「真的、真的！那邊的大奶奶還指着我說：『回去告訴你們小姐說，這下子她可以安心了，死不了啦！有人替你們一家三口死了！』酸里酸氣的，真是老不要臉！」彩蓮說：「您是沒瞧見她臉上搽的粉，真有銅錢厚，老妖精！」

潔姑娘默默無聲的走到了窗前——

「糟了！」她喃喃說：「別是袁先生他受騙了！」

「受什麼騙？」

「妳不知道！」潔姑娘臉上驀地興起了愁容一片：「要是他以為我們死了，豈不要急瘋了……唉呀……這可怎麼辦？」

彩蓮登時為之一怔：「怪不得他會亂殺人呢，準是急瘋了……」

潔姑娘躊躇了一下：「要是知道他住在那裡就好了……」

彩蓮搖頭說：「那也沒有用，這裡到處都是人，尤其是我們，被看得死死的，動一動都有人知道。」

潔姑娘神色黯然的點點頭說：「是我急昏了頭……看樣子是跟他難見面了——」

彩蓮說：「想個法子，求求那狗官，讓我們出去一趟……」

「那有什麼用？又到那裡去找他呢？」

——她跺了一下腳說：「不管怎麼，這總是個好消息，只要他人在這裡，總能想個法子……」

彩蓮說：「我們不能去找他，他却可以來找我們——」

這句話使得潘潔心裡一動。

「妳說的不錯——」潔姑娘說：「袁大哥是個有情有義的人……他一定放不下我們，活著有人，死了有屍，若是他能去認認死了的屍體就好了……」



一張新貼的告示——緝拿大盜一名：袁菊辰。

「他……會麼？」
「但願他會……」
一霎間，潔姑娘眼睛裡湧出了淚水。抬頭向著湛湛蒼天她喃喃訴道：「天上的神，我只有依靠你了，求求你把袁大哥帶到我身邊來吧……」
像是起了一陣子風，惹得滿院落葉蕭蕭……

大盜一名

天色轉暗，到處是泥濘一片。
斷垣、瓦脊、溝渠……凡是陽光照射之處，俱都蒸騰著白白的一片霧氣，時有臭味充斥，空氣不佳。

才不過晴了一天，就有人把被子拿出來曬了。街道上滿是貓狗的屍體，死了的老鼠所在猶多。不過是下了一場大雨，便自成了這般模樣，真要是洪水來了又該如何？

實在憋不住，袁菊辰出來走走。
頭上戴著個斗笠，低到遮過了眉毛。
身上不自在，特地借了根「曹二楞子」的「楞子」用用，拄著走倒也方便。

街上滿是閑人，扶老携幼，熙攘一片，要飯花子般的衣衫襤褸，甚是淒涼。

東邊那塊地頭，有個茶樓——「正興」，樓上樓下，生意不惡，門口地方有塊空地，人群最是稠擠。

過去這裡小販雲集，南來北往江湖賣藝的朋友，尤其喜愛在此逗留，鑼聲一響，四方雲集。便是賣個糖人，紮個風箏什麼的，能餬口有餘……這兩天

却是不行。說是犯了「太白金星」，沒給河神娶媳婦，讓一場大水把「風水」給破了。

前推後擠，人頭熙攘……
大家夥爭著在看，袁菊辰便也趕了過去。
一張新貼的告示——
緝拿大盜一名：
姓名：袁菊辰。

「袁菊辰」三字一經入目，直把他嚇了一大跳。他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上了「紅」榜了，再看看畫著的那個人，大長臉、扁鼻子，滿臉于思，簡直和自己一點也不像。

原來他還有點心虛，這會子反倒把頭抬高了。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大張，罪大了，共列有十項大罪，反正是百死有餘，州衙門懸銀二百兩，死活不拘，務期緝拿歸案。

看看所列的罪項，把從北京起一路死傷的人，都算在了自己頭上，想想倒也不差，心裡暗自好笑，隨即轉身步出。

且到「正興」茶樓歇上一歇。
外面鬧水，這裡生意却是不惡——
樓上樓下都坐滿了人，小夥計好心給他找了個座兒，與人拼湊一桌。

座上原有三人，各據一方，像是一夥的，各人穿著一襲灰布高領長衣，紮「萬字巾」，腳下一雙「二蹬腳」的桐油短靴，貌相胖瘦各異，氣味則一。

——這類人頭，不是鏢局的朋友，便是公門當差。

差。

以眼前三人而論，由於衣著一致，倒像是在公門執役的可能更大。

這類人頭，眼前躲之猶恐不及，鬼使神差，竟然安排坐在一了一起，真正不可思議。

有心站起一走！那麼一來不啻更是落了痕跡，倒不如裝著無事，放大方一點的好。

斗笠也不戴了，摘下來放在桌上。木頭椅子夾在檔裡，點了一客「貓耳茶」。未上之前，先來碗「普洱茶」，潤潤喉嚨。

對過的長臉漢子，嘿一笑，鄉音濃重的道：「才來乍到？」

眼睛夠尖，一眼就看出他是外地來的。
「對了！」袁菊辰說：「往南邊去，橋斷了，走不成困在了這裡！」

長臉人嘿一笑，頻頻點頭，把一個夾有羊肉的火燒三口兩口吃下肚裡。

左面這人個頭矮小，像是患有黃疸病樣的一張黃臉，模樣兒甚是陰沉。

另一人，矮小精幹，一臉油滑之氣。
三個人原來正在談說什麼，不期插進來袁菊辰這個外人，不免有些掃興，看樣子雖是公門當差，却不是什麼角色，應是「賤役」之流，頂多混個吃喝，肚子裡既無文墨，毫無氣質排場之可言。

「這件事，張頭兒做得太過，拿了我們的黑錢！」
黃臉人手指敲著桌，滿臉氣憤的道：「明明說好的是三份錢，怎麼成了一份？他個娘的吃鵝們『二錢』！」

（註：北方俗語，吃「二錢」即揀吃油水，佔人好處之意。）
長臉漢子，衝著袁菊辰一笑：「哥兒們，不拿你見外，就當我們是在胡扯，沒你的事兒！」

袁菊辰「哼」了一聲——他的心思沉重，那裡有此雅興？眼皮兒也不抬一下，只管自己喝茶。
黃臉人十分激動，又道：「三副棺材，就算是差差的柳木吧，也值三兩銀子，娘地，七吊錢就打發了？是給要飯的？」

「算了吧！」短小精幹的一個說：「要吵要爭，是當天的事，現在人都埋了個毬，還爭個『卵子』？」

「那倒也不是——」長臉人說：「事情在個理字，只要在理，事過三年也能爭，別說才三天了！」

黃臉人直著眉毛道：「就是這話了，他張頭兒吃肉，咱們連湯也撈不著喝，這也不說了，臨了了，連三副棺材錢也沒落著，這可就太損了點兒！」

矮個子翻了一下眼皮：「那你的意思是——？」
「咱們給他撂下一句話去——三兩銀子，少一個瞞子兒也不行！」

矮子一笑：「姓張的可也不是省油的燈，他要是答應呢？」

「那就給他鬧個娘地！」黃臉漢子口沫橫飛的說：「反正是才埋不久，三副女屍，咱們給他挖出來，叫大家夥看看是蘆席還是棺材？」

「三副女屍」一經入耳，袁菊辰隨地為之一驚，想不聽也是不行的了。

長臉人嘿一笑：「這可太『絕』了點兒，除非哥兒三個以後別在他手裡混了……」

「怕個鳥？」冷著一張黃臉，這人聲音倒是小了：「大不了咱們不吃這行飯，事情一抖開了，別說他姓張的兜不住，就連州大人也得出身冷汗，哼……冒名頂死——這該是多大的罪？」

「啊呀！」——
袁菊辰頭頂雷鳴，心裡大叫一聲，木人也似的楞在當場。

小舅子

長臉漢子面色一凝，瞪向黃臉人道：「你胡說些什麼？嘴裡不清不楚……這種事也是嚷得的？自己掌嘴吧！」
說罷霍地站起，說一聲：「衙門口見！」便自走了。

短小精幹的一個，看了袁菊辰一眼，縮縮脖子，也自站起道：「錢是要的，法子另外再想，先走一步！」也自去了。

只剩下黃臉漢子一個，氣鼓鼓的挺著個肚子，忽地嘆了口氣，埋怨道：「你們都走，留下老子算帳，這個主意不賴，嘿！老子不是笨蛋，這就來個掛帳，兩不吃虧。」

剛要站起，却為袁菊辰出言喚住——
「朋友且慢走一步！」

黃臉人怔了一怔，坐著不動。
袁菊辰說：「一個人無聊。老兄快人快語，如承不棄，願意與老兄交個朋友，這頓吃喝由在下開銷就是。」

末後的句話，大大合了黃臉人的心意。
「好說，好說——」

臉上一笑，便自不走了。
呼來堂官，袁菊辰說：「羊肉燒雞各來一盤，再來壺酒！」

這般排場，更是對了黃臉漢子胃口。
哈哈一笑，他搖手道：「不用、不用！忒破費，忒破費了！」

「一點吃喝，算什麼？」
袁菊辰探手入懷，摸出了五兩紋銀一錠，向對方面前一推，開門見山的道：「實不相瞞，老兄方才的話，對了我的興趣，多有請教，如承實言見告，吃喝不算，這銀子便是老兄的了！」

黃臉漢子怔得一怔，臉上大是驚喜。
——他這般公門賤役，平日只是混個吃喝，那裡見過這般出手？即以先時忿忿，所爭亦不過三兩紋銀而已，且是三人合分，對方這人一出手即是五兩銀錠，真正財神天降。真樂得他眼前金星亂冒，如坐針氈。

這類小人，唯利是圖。利之當前，百無禁忌，還有什麼好說？
「說吧，兄弟交了你這個朋友，只不知……你要問些什麼？」

白花花銀子，刺眼生疼，左右甚是惹眼。腰帶上抽出塊汗巾，先把它蓋上再說——順便用手指戳上一戳，沉甸甸應是真的不假。

心裡一舒服，表情如沐春風。
袁菊辰沉聲道：「剛才老兄說到三具女屍……打理

埋葬之事……

「原來問這個——」
左右看了一眼，一隻手摸着下巴，他說：「你們是那裡說那裡了，出了門兄弟可是撈不認帳，別看你的銀子不少，衙門的話，這可是要掉腦袋瓜子的事情，老弟台，你可要放明白一點！」
袁菊辰道：「這個不用關照，出門各自東西，見面兩不相識！」

「好！」黃臉人一拍桌子：「這才是好朋友，夠意思，問吧，除了我老娘偷野漢子那一宗不便多說，其他知無不言，一定有問必答！」
酒菜來了。

黃臉漢子老實不客氣的撕下隻雞腿，大咬一口，舉壺虛邀了一下，自斟一盅，一仰而淨。
「不就是三個女屍嗎？」長長的吐出一口酒氣，黃臉人不問自說：「三天前才砍的頭，說是賞三口棺材，臨末了却改為蘆蓆一捲，亂屍崗胡亂一埋了事。」

「不是問這個——」
袁菊辰沉聲道：「我是問死者三人的名字——不是潘大人的一門女眷嗎？」

「噢——」黃臉人著實的打量了他一眼，點頭道：「老弟台你這幾句話還是真問到了節骨眼上，全衙上下除了兄弟以外，怕是再無第二個人敢與回答，知道也不敢多說！」

「老兄快人快語，才要就教！」

「好吧！我就實話實說，他娘地，當官的幹這種事，上無天日，下無王法，老子就不慣！」

黃臉漢子夾了塊羊肉放進嘴裏，大嚼兩下，哼了一聲說：「羊肉不錯——老弟台，你今天還是真問對了人，你不是問到死的那三個女人嗎——實在告訴你吧，那是冒名頂替的，不是潘侍郎的家眷！」

「什麼……？」

袁菊辰全身為之一震：「你說什麼……？」

「不是潘大人的官眷，你知道吧，是冒充潘大人的官眷，冤枉被砍了頭！」

「這……又爲了什麼？」
一陣驚喜，發自袁菊辰心底，簡直有點難以置信



黃臉漢子有了吃喝，什麼秘密全抖了出來。

袁菊辰忽地一驚站起，黃臉漢子爲之一怔，前者才似自覺又坐下來。

「你是說潘……夫人她自殺已死？」
「對呀……」黃臉漢子說：「不愧是侍郎夫人，有種！屍首還是我們哥兒三人埋的，嘿——他們當官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那一宗我都知道。比誰都清楚，只是不說罷了！」

袁菊辰低頭一聲不吭，想到了潘夫人的自殺身死，心如刀割，此番心情起伏，悲喜交加，真正難以言宣，原已絕望的心，只因爲潘姑娘的尚在人間，陡然又產生了希望，一霎間的情緒變化，真使他手足失措，簡直坐立難安。

黃臉漢子只顧吃喝，一杯在手，那裡體會對方寸心萬變？

話題可就要聊到了眼前的大熱門兒——
「看見外面的告示沒有？」他說：「大盜袁菊辰——嘿……小夥子還真有種，一個人幹了幾十個……」

黃臉漢子忽地身子前傾：「再給你說件新鮮事兒，這個姓袁的是什麼江洋大盜？他是潘侍郎的一門官親……是他的小舅子……所以……」

「所以怎麼樣？」
「所以咱們大人才非要他的命不可……你知道了吧？」他語焉不詳，八成兒是有些醉了。
丟下了小塊碎銀，袁菊辰站起欲走，却爲黃臉漢子一把抓住——

「別……走……兄弟……」黃臉漢子一面說歪斜着站起來：「說了半天，我連你名字還不知道……你是……到底姓號？叫個號？」

「我姓袁！」

「袁……？」

「袁菊辰！」

「對！……你就是……外面……貼的那個……？」

「對了！」袁菊辰身子前傾：「潘侍郎的小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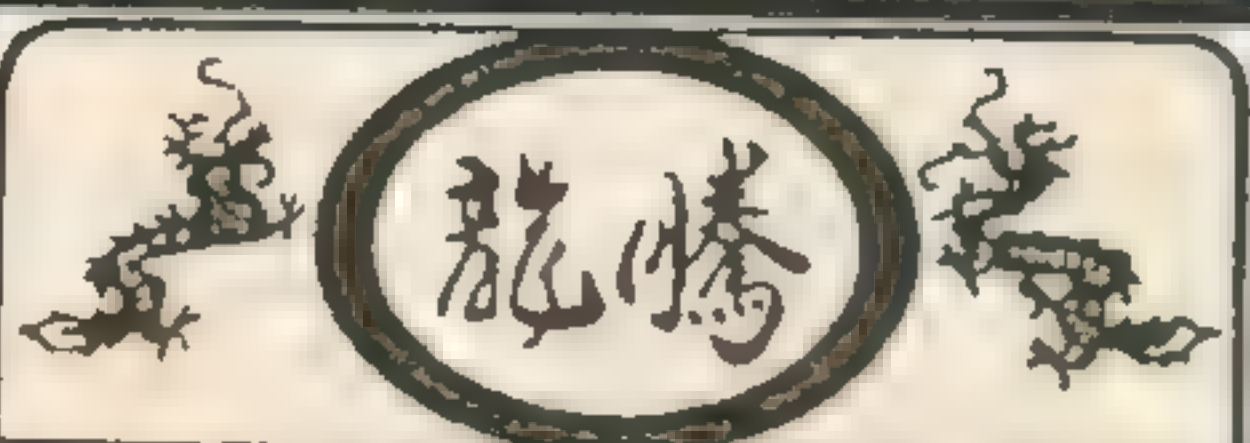
黃臉漢子身子一晃，一個屁股墩兒坐了下來。

● 下期待續 ●

倍增市場學

國際行銷體系

· 多元化收益分享



企管顧問公司

三個案企劃三

企業委訓：六名業務經理



經濟倍增個案企劃訓練

寄自傳、照片 限5日內爲止 註現收入\$5萬 想倍增\$!

創業 最佳典範

成功與收入成正比

不必等待

衆所矚目

“我要愈快愈好。”

龍騰企管顧問公司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2段236號10F之6

三個案企劃三

帶您走入

推薦、國際行銷體系爲何困難重重！

突破、產品銷售，月績穩定成長！

突破預約服務

姓名： 年次： 公司： 職位： 電話： 地址：

突破、複製成功者，組織繼續成長！

成功者與收入爲何不能成正比！

即日開始 請早把握！

令您徹底滿意

倍增市場學

爲什麼能使企業

或

個人經濟倍增

(市場增加幾倍、收入增加幾倍)！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玉兔東昇



22

• 文 / 蕭逸
• 圖 / 王愷
• 題字 / 韓錦田

《前情提要》 丟下了小塊碎銀，袁菊辰站起欲走，却為黃臉漢子一把抓住——「別走，兄弟，你到底姓啥叫啥？」

好消息

強捺着性子，吃藥療傷，這已是第三天了。桑老掌櫃的很夠義氣，每天兩次探視，並施以推拿之術，甚是得力。付思着眼前袁菊辰這個病勢已似好了八成。後肋的鏢傷都結了疤，他已經完全可以自由行動，却不知是否真能離高縱矮、施展輕功？——是以閑着沒事的時候，一個人在八仙桌子上放上一張凳子，不時的穿上跳下練習着玩兒。但只見人影交錯，滿屋子呼呼風聲亂響。袁菊辰求好心切，只是練個不停。幕地風門打開，桑老掌櫃的當門而立，乍見此情景嚇了一大跳——「啞喝！你這是——？」

袁菊辰說：「三天？用不着！」他接着說道：「我這就要動！」「兄弟，使不得！」桑老掌櫃的顯然還不知道他早就出去過了。「外面風聲很緊，到處繪影圖形，都是捉拿你的告示，可是不能動呀！」袁菊辰一笑坐下來，却也不與說破：「你的意思是要我在這裡悶一輩子？」「嘿！」老掌櫃的輕笑兩聲，坐下來，拍着袁菊辰的肩膀：「再忍兩天，忍兩天，有個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訴你，可現在你得沉着點氣兒……要是現在一露臉，可就壞了事啦！」「什麼事？」老掌櫃的笑容裡透着精明：「你不是一心一意想着要去太原找洪大略為潘家報仇嗎？現在機會來了！」

「是怎麼回事？」袁菊辰頓時精神一振。老掌櫃的冷笑了一聲：「這是上天恩典你，太原你也用不着去了——他人來啦！」「誰……來啦？」「還能有誰？」老掌櫃的說：「當然是洪大略那個狗頭，他這就來了！」「啊——！」袁菊辰興奮地站起來，想了想又坐下來，果如老掌櫃所說，這種事却要沉住了氣。「什麼時候？」「再過三天！」桑樹嘿嘿冷笑兩聲：「朝廷來了大員。鎮守中官、巡撫、巡按、總兵都得趕到大同，說是傳聖旨，沒事窮折騰！」「消息可靠？」「那還用說？」老掌櫃的說：「我有個表弟在同鎮上當差，職司傳令，昨天見著了，據他說鎮上鬧事，有人造反，死了個參將，兩個千戶，情勢很緊，監軍太監張化一張狀子告到京裡，這下子可好了，京裡來了人，你說洪大略能不害怕？」

頓了一下，他又接說道：「朝廷來的是個太監，很可能谷大用，指明了洪大略，鎮守中官五憲到大同接旨，共商對策，弄不好洪大略這個總兵就別想再幹下去了，我表弟親自把公文傳到了太原，回程



火星四濺裡，架住了謝天的迎面長刀。



一口鋒利短刀，已自被底揚起。

病美人

路過，咱們哥兒兩個昨天在鎮上喝了一盅，意外的聽到了這個消息，你看不是正好你用了上！」

袁菊辰道：「你表弟說了，洪大略什麼時候到？」

桑老掌櫃的說：「大同接旨是十五號，預計洪大略十號經過代州，算算時間，還有三天。」

「在代州他住在那裡？」

「這——」老掌櫃的說：「我得再打聽一下，反正兄弟，誤不了你的事，你就安心的在這裡等著他，不出三天，一定有消息奉告！」

袁菊辰一句話也沒說，長長的吸了口氣，站起來走到門口，向外面望著——

「皇天有眼，潘夫人，妳這冤死的仇，我給妳報了……」他心裡祈禱著：「願夫人您在天之靈保佑，讓我能見著洪大略這個無義的小人……」

他又想到了潘姑娘……想到她還陷身在汪知州的手上，一時熱血沸騰——

這可又連上了與這個州官的一段仇恨，少不了要大開殺戒了。

關於潘姑娘沒有死的這件事，他還沒有向桑樹說起，原是想就在今夜明天到州官衙後街走走，相機行事。若是老掌櫃的知道了定要阻止，現在聽見了洪大略即將前來的消息，為免打草驚蛇，暫時倒是不宜盲動。

老掌櫃的一笑說：「還忘了件事，小紅蛇那個娘兒們傷勢可比你重多了！」

「怎麼回事？」

「她呀，她好不了啦——」

老掌櫃的嘿嘿笑道：「天不該地不該，她不該找到了我，你說，在我手裡我能讓她好了嗎？」

袁菊辰皺了一下眉：「這倒是個麻煩，你看怎麼對付他們？」

桑樹一笑說：「這件事你就別費心了，這夫婦倆平日神出鬼沒，最會算計人，壞事幹絕，今天犯在了我的手上，豈能便宜了他們……」

「你打算……？」

「瞧我的吧！」老掌櫃的數算著他的妙招：「這叫著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兩口子怎麼也想不到，一向算計別人，今天竟然陰溝裡翻船，落在了我老貓的手裡，我也不殺他們，把他們五花大綁往衙門裡一送，叫那群鷹爪子來對付他們。」

似乎太如意了一點！

想像中「十三把刀」裡的佼佼身手，總不該如此窩囊，怕是老掌櫃的自信過甚，反著他們的道兒，可不妙……

掌燈的時候，老掌櫃的來到了側院馬房。

房子裡剛亮了一盞燈，朦朧燈光透過窗紅布，搖曳出一團暗淡光彩。

那個婆娘一如往日平常模樣，歪著墊高的身子在睡覺。屋子裡燃著一小盆火，總算把四面來的寒氣給壓了下去。

「怎麼樣啦，大奶奶，好點了沒有？」

桑老掌櫃的擱下了手上的藥箱子，同往常一樣的趨前問候。

姓莫的女人哼了一聲，緩緩轉過身子來，模樣兒楚楚可人，透著個「嬌」。

幾天病下來，臉子也消瘦憔悴了，青絲蓬鬆，挽了個一窩絲的「杭州攢」，却在兩眉之間，貼著個「花子」，今人管叫「眉間俏」（註：以小花貼於眉心）。越發顯著病懨懨惹人憐惜。

這女人原有幾分姿色，人又高挑、窈窕，素日在江湖不知迷倒了多少痴情漢子，後來嫁與謝天，倒像是老實了，却是生性輕佻，眉梢眼角，風情萬種，那怕向人看上那麼一眼，也有勾魂攝魄之勢，為此他漢子謝天不知惹了多少閑氣。

「你這個掌櫃的，到底會看不會看……怎麼越看越厲害了呢！」

婦人一隻手支著褥子，半坐了起來，水紅綾子睡裙，鬆咧咧的解開著，露出來腰膀一面的細皮白肉，看得人眼冒金星——

老掌櫃的心裡罵一聲「妖精女人！」慌不迭把眼睛移開別處，却也禁不住心裡通通直跳。

雖說是靠六十的人了，却是打了一輩子的光棍，「女人」誰人不愛！只是這一個却萬萬不能。

心裡發了個狠，老掌櫃的裝著沒事樣的，又回過眼來笑著。

「大奶奶說的，那能呢！來，我再瞧瞧——」

「可小心著點兒。」

纖腰半擰，把個屁股高高翹起，才褪了一半褲子，老掌櫃的已由不住有些臉紅——

心裡付思著：這是怎麼回事？敢莫是中了些魔妖氣？——一念之驚，目光斜也，可就瞧見了婦人的半面酥胸，顫瑩瑩肉光一片。

老掌櫃的心裡「啊呀！」一聲，禁不住一個打顫，後退了一步——

今日此來，原已有了決定，正是要向對方下手——怪在往常看病，謝天總在身邊服侍，極利出手，打算在他為婦人挽衣解帶之間，以快手點其穴道，雙手妙施，舉手之間，可將二人同時就擒。

却是今晚，透著邪門兒。

姓謝的從自己進來之始，壓根兒連移動一下也不會，遠遠地坐在邊上烤火。

桑老掌櫃的原已待向婦人出手，却以謝天的不在跟前，忽然作罷。「怎麼回事！老掌櫃的？」

高架著一雙腿腳，姓謝的眸子裏，意外的透著「冷」，眼神兒大異尋常。

老掌櫃的心裡一動，目光轉處，陡然發覺到謝天手邊的一口長刀。

一驚之下，才知不好——

耳邊上那個生病的女人，忽地一聲冷笑：「什麼狗屁郎中！」

一口鋒利短刀，已自被底揚起。

展得異常花巧，左手加著右手，反手上撩，顫著銀虹，一刀直取對方心窩。

事發突然，變生肘腋。

老掌櫃的大吃一驚，怎麼也沒有料到，病傷中的女人，竟會對自己忽然出手。

雙方距離太近。

老掌櫃的原是打算向對方出手的，却是沒有想到竟讓對方搶了先機。

這一刀不但刺穿了他的美夢，却也為他帶來了殺身之危。

設非是老掌櫃的有些能耐，眼前萬難逃過——隨著老掌櫃的向左面一個快閃，就勢腳下著力，硬生硬拔起來尺許高下。

以眼前情勢論，這般躲閃，實在是高明，却仍然危險萬分。

「咻——」

一片刀光閃過，直把老掌櫃的左面胸衣刺了個透明窟窿，鋒利的刃口，甚至於在他肋邊留下了半尺來長的一道血口。

「啊……」

隨著他轉動的身子「呼！」地閃向一旁。

却是烤火的那個年輕漢子——謝天放他不過。

「呼！」地掠身而前，迎著老掌櫃的身子，一口長刀「刷！」地劃出一道銀光，劈頭帶臉，直向著老掌櫃的招呼過來。

敢情是兩口子早已商量好了，只等著魚兒上鉤，偏偏是老掌櫃的心裡疏忽，不曾料及。

——他却也忙中不亂。

一雙精鋼匕首，原來藏置裏腰兩側，眼前是雙手齊出，「叮噹！」一聲，火星四濺裏，架住了謝天的迎面長刀。

却在這一霎，莫飛花那個婆娘，陡地揮手打出了暗器「梭子鏢」。

這個娘兒們手下可真不含糊，尤其是暗器梭子鏢得有高人傳授，百發百中，出手極見分寸。

「咻——」一下，打老掌櫃的腰際穿了过去，亦是險中之險，給老掌櫃的腰上留下了一道血槽。

「哈哈——」一陣子狂笑。

姓謝的當門而立，長刀在手，滿臉殺氣橫溢。

「老鬼崽子，裝的還真像，爺兒們還真差一點着了你的道兒，今天看你怎麼逃？」

說話的當兒，「小紅蛇」莫飛花「呼哧！」的一個疾轉，已閃向牆角。

——這娘兒們可是真狠！嘴裡咬著隻梭子鏢鏢，一隻手持著短刀，一隻手整理衣襟，嘴裡哼著，咬字不清，不知道在說些什麼。却是模樣兒淩厲潑辣，一掃先時的嬌姿冶豔。

打量著這般陣仗，老掌櫃的忽然覺出了對方的道兒，好一個「扮豬吃虎」，自己已不察，看來竟似着了對方的道兒。

只怪上來不察，方才那一刀，雖沒有真個叫她扎上，却是留下了一道血口子，熱刺刺的還是真疼，滲出來的鮮血，把那面的褂子都染紅了。

「說吧，老鬼崽子！」姓謝的面現陰沉的道：「你們河水不犯井水，住店把錢，又是那一點惹了你，憑什麼設計陷害？」

姓莫的女人倚著個柱子，臉色鐵青的用刀指著他

步入中年的朋友請注意：如果頸部常酸痛、肩頭會僵硬、手脚發麻刺痛、心胸悶酸痛、劇烈性頭痛，這些不正常的現象可能是腦血管病變的前兆，高血壓、血管硬化、中風、腦溢血隨時來襲，請及早檢查預防以免措手不及！

爲了家庭的幸福 爲了幼兒的將來 爸爸不能中風



如果體型過胖、缺乏運動、煙酒過度，攝取過量的膽固醇與油脂或吃太鹹，患上高血壓、血濁、血熱、毒血凝滯、血管硬化，致使全身脈管血液循環不平衡，容易引起血管破裂、造成中風、腦溢血、半身不遂。

嬌柔的妻子、羸弱的幼兒的未來幸福，先生們一旦有個三長兩短，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腦中風固然可怕有效預防才是上策

預防中風良藥仙桃牌保血平丸，具有降血壓、平血氣、清血濁、通血脈之功能，舒筋活絡，促進脈行，能防患於未然，預防腦中風、腦溢血、半身不遂、血管硬化、高血壓等腦血管疾病的侵襲。

老牌子信用好

仙桃牌保血平丸行銷十餘年，不祇歷史悠久，品質佳、藥效好，同時更外銷日本、東南亞。

保血平丸主治效能

預防治療・男女適用
高血壓・中風・腦溢血・血管硬化・口眼歪斜
頭頸硬痛・語言錯亂・頭痛目眩・手脚麻木
舌筋強硬・手脚麻痺・半身不遂・耳聾不眠

(請駕全省藥房購買)



預防中風良藥

仙桃牌保血平丸

內銷成藥字第3696號 商標註冊第7509064號

總經銷：以達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臨沂街27巷8號

電話：(02)3952758~60

「飛麒麟」謝天吃老婆一陣數落，心裡大感不是滋味，冷森森的笑了一笑，眼睛裡怒火閃爍，顯然是怒不可遏——

「他還想走麼？」

說時一雙眸子直逼視過來：「你們把話說清楚了，老掌櫃的，姓袁的把你藏到那去了？窩藏江洋大盜，這個罪名可不輕，你可得想清楚了！」

老掌櫃的「赫赫！」笑了兩聲，一雙眼睛連連轉動，忽地掠身直起，直向莫飛花身邊撲來。

這個婆娘自非易與之輩，無如此刻腰傷未癒，總是行動不便，只要先擒住了她，便不愁「飛麒麟」謝天不束手就擒。

姓謝的却是料到了他有此一著——

桑老掌櫃的身子才一掠起，面前人影一晃，謝天已搶先一步落在了莫飛花當前。

——掌中長刀居中直下，刷地直向他臉上劈來。

救星

說：「說——那個姓袁的小子，是你放走的不是？你把他給窩到那裡去了？」

「那還用說，不是他還能是誰？」

「雲間，這兩口子像是什麼都明白了。」

「不用說，那天夜裡，就是你這個老鬼崽子用『金錢鏢』傷了我……好呀……」

越說越氣，一時間柳眉倒豎，杏眼圓睜——

「你傷了我，還假裝好人……還有臉冒充郎中自己來給我看病……？你個老該死的真是好毒的心眼兒，今天要不把你給抓住，把你心給剖開看是什麼顏色，我這個『莫』字，以後倒着寫……」

越說越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裡，滿是噙着淚。傷心不打一處來，嘴裡罵着老掌櫃的，眼睛卻斜乜着她漢子謝天！

「你個沒用的男人！看看你老婆被人欺侮成什麼樣子了！還在那裡站着，人模人樣的……今天你要是把這個老東西給放走了，就別想我再理你，還不把他給拿下來，碎屍萬斷……」

連氣帶傷心，一時間眼淚滴滴答答淌了一臉都是。



這一脚偏偏又踩在了她的傷處，這個婆娘更不禁尖嘶叫起來。

「叮噹！」一聲，火星四濺。短刀迎着了長刀——桑老掌櫃的可也有兩下子，隨着眼前一架之力，倏地左手一分，掌中刀斜挑着直向謝天肋上撩去。

「飛麒麟」謝天嘴裡「嘿！」了一聲，往側面一倒，桑老掌櫃的這一刀可就刺了個空。

一刀刺空之下，老掌櫃的即覺出了不妙，腳下使勁兒打了個旋風「呼——」地閃出了七尺開外。

却是這一霎，莫飛花「咻！」地發出了梭子鏢鏢，直取老掌櫃的後背脊樑。

暗室裡光度不強，加以桑老頭以一敵二，心裡有些怯虛，對方女人這一鏢手勁兒特強，一閃而至，眼看着便要擊中。

霍地，斜刺裡飛過來一絲尖風，不偏不倚，正好迎着了梭子鏢的尖端——「叮！」的一聲。聲音不大，力道却是十足，鏢身一歪，失了準頭，「篤！」一聲，釘入牆柱。

便在這一霎，房門霍地張開。

疾風吹盪裡，驀地閃進個人來——

一襲長大灰衣，隨同著來人的強大氣勢，在他乍然闖進的一霎，整個房子裡捲起了狂風一陣。

火盆裏炭火噉噉外竄，火星四射。

這一切不啻大大加強了來人聲勢，謝氏夫婦猝驚之下，雙雙向一邊閃了開來。

却是莫飛花腰上不利，貿然著力，吃受不住，「啊啞！」一聲倒了下來，差一點倒在火盆上。

來人一經現身，更不少緩須臾，飛鷹搏兔的一個起落，「撲！」地一脚已踩在了莫飛花後腰上。

這一脚偏偏又踩在了她的傷處，這個婆娘更不禁尖嘶嘶叫起來。

叫聲未已，已吃來人手上長劍比在臉上，莫飛花一驚，便自不再吭聲。

這一手不但制住了莫飛花，她丈夫謝天也一時楞住，瞠目結舌，不知如何才好。

再看來人，不正是自己夫婦所要找尋復仇的那個袁菊辰麼？

事發突然，簡直亂了章法。

● 下期待續 ●

七道彩虹故事之二

玉兔東昇



完

●文 / 蕭逸
●圖 / 王愷
●題字 / 韓錦田

《前情提要》桑老掌櫃暗助袁菊辰，傷了「小紅蛇」及「飛麒麟」，後來又被識破，緊張之際，袁菊辰又出現了……



「藍老二」鍊子槍失手，被袁菊辰的長劍刺穿前心。

白村

「大同總兵」洪大略到底是來了。此一行人數不少，光是親兵衛隊就有五百之家，車次「白村」，由該村富商包永年接待，暫時住在了他的白湖莊院裡，聽說總有一兩天就擱。桑老掌櫃的打聽到了這個消息，心裡盤算着，舉棋不定。初更時分，買來酒菜，來到了袁菊辰房中。

「兄弟，後腰上的傷怎麼樣啦，不礙事了吧？」其實不問可知，前天夜裡對付謝天和那個兇娘兒們莫飛花，雖是小試牛刀，已見其出手。老掌櫃的目睹之下，打心眼兒佩服，自是不在話下。就着燈下，他看了看袁氏的鏢傷，瘡疤猶在，腫已消退，應是無礙行動，一顆心這才完全放下。袁菊辰冷眼瞧着他，哼了一聲道：「別耽心我吧，你自己呢，那一鏢……？」老掌櫃的嘆喟一笑，一面把手上的竹籃擱向桌上。

「我只當你沒瞧見呢，還是被瞧出來了。」他說：「不過是劃破了一層皮，一貼膏藥，也就好了！」說時，他特意的用手在腰上拍了一下，表示無妨。酒菜攤開來，一隻燒雞、一壺酒、六個牛舌燒餅。

袁菊辰肚子正餓，也就不客氣，坐下吃將起來。「你猜我把他們兩個送到那裡了？」老掌櫃的一面慢吞吞的斟着酒，似笑不笑的還眯眼睛瞧着他。袁菊辰怔了一怔：「難道不是送到衙門？」「唉！」老掌櫃的一笑：「你還真以為……實在告訴你吧，俗們這個地方有個規矩，江湖事江湖了，不能假手官府，十三把刀雖是為惡多端，如果傳出去，說是我「老貓」桑樹假公門以自重。嘿！趕明兒個，我就別打算再在這個地方上混了，誰還再住我的店？」袁菊辰點頭道：「這話也是，那你把他們送到那

裡去了？」

桑老掌櫃的一笑說：「俗們這地方，有自己的幫會——老刀會，聽說過沒有？」

袁菊辰奇道：「那不是在山東嗎？」

「山東山西都是一家，共有一百六十八個堂口，遍佈三省，專門處理江湖黑白兩道的糾紛，這裡堂口當家的郭老大，人最正直，我把他們兩個交給了他……」

老掌櫃的喝了口酒，嘿嘿笑了兩聲說：「十三把刀為害多端，老刀會上上下下，恨他們恨得牙癢癢的，聽說他們在山東、冀北犯案多如牛毛，這一下子真是大快人心，郭老大說這兩天就要把他們押到五台山，並且通知各堂口聯合會審，然後公平定罪，哼——看起來，這兩口子活命的機會不大，也是他們罪有應得，兄弟，就衝着你單身瓦解十三把刀這檔子事上，我也得好好敬你一杯，來，乾！」說乾就乾，各人一仰而盡。

老掌櫃的各自斟上一杯，說：「第二杯，為兄弟你健康復元，又是一條好漢，乾！」袁菊辰一笑，各自又乾了一杯。

「第三杯！」袁菊辰搶過酒壺為各人斟滿了，說：「多謝老掌櫃的義薄雲天，乾！」

桑老頭一笑，壓住酒杯道：「不，不……第三杯祝兄弟你能為潘家母女早日復仇，成就大事，乾！」

袁菊辰說了聲：「好！」各人一飲而盡。

袁菊辰取過酒壺，俟到再斟第四杯時，才自發現壺中酒已將空。搖了搖，說：「沒有了？」

「夠了……三杯正好，不喝了！」一面說，老掌櫃的杯底朝天，扣下了杯子，這才說明了心中之事——

「再喝多了，可就要誤了大事……」鹹牙一笑，他忽然正色道：「兄弟，你等的人來啦！」

袁菊辰神情一振：「洪大略……？」

「不錯！」老掌櫃的冷笑道：「剛來的消息，姓洪的在白村落了腳，今明兩天還不致移動，兄弟，你復仇的機會來了……」

「啊……」袁菊辰一笑說：「好消息，所以老哥你特意的買來了酒？而且限定只飲三杯？」

桑老頭一笑道：「難道不好？」

「太好了！」袁菊辰說：「白村在那裡？」

「四十里，不足兄弟你半個時辰的腳程！」他可是有備而來，由摺着的袖口裡拿出來描就的地圖，攤開來，一清二楚。

袁菊辰拿過來細細看了看，摺好收起，忽然向着老掌櫃的深深一拜：「大恩不謝，我這就去了！」

「唉——你……？」

「夜長夢多，事不宜遲，」袁菊辰無限抖擻，滿懷自信道：「四更以前，我一定回來，老哥哥，你準備酒，等着給我慶功吧！」

桑樹怔了一怔：「這……我還打算跟你一塊去呢！」

「人不宜多，一個人就夠了！」話聲一落，他已携劍而出。風門乍開，引進了一室寒風，連帶着八仙桌子上的那盞燈也為之熄滅……



桑樹匆忙之際，抄起鋼叉迎向一片刀風。

失頭

天交三鼓，屋子裡冷得厲害。老掌櫃的獨自個喝着悶酒，久等袁菊辰不回，一個人冷冷清清，只覺着六神無主，坐立不安。這番感觸，前所未見，却是為何？推開窗戶向外看看，陰雲一片，正好遮住了月亮，院子裡黑得緊……今天夜裡比往常都要冷，直彷彿今天提早來臨，有點像要下雪的那種味道。關上窗戶，一個人直納悶兒。

想想袁菊辰去了甚久，以他那般腳程，應是來去有餘，莫非是洪巡撫那邊有了準備，事不稱心？這麼一想，他可就更心裡不寧——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真後悔剛才沒有堅持跟他一塊去，自己一身功夫，雖不如他，但這一帶輕車熟路，行走起來，應是方便多了。

冷得吃不住。

找了件老襖披上，收拾着想去生個火，耳邊上却聽見馬房裡牲口打響鼻的聲音。

敢情是忘了給牲口上料啦。所謂的「馬不食夜草不肥」，餵牲口講究在夜裡。再想着天冷了，也應該給牲口身上蓋上些什麼……

這就轉身站起，找着燈籠，點着了，風門乍開，屋子裡的燈又給滅了。

「我他娘今天夜裡是咋搞的？掉了魂兒！」心裡嘀咕着，腳下一腳深一脚淺，盡是稀泥，大水早就退了，滿屋子的客人走得光光淨淨，一個不剩，寒夜裡備覺淒涼。

牲口猶自不停的打着噴嚏。

老掌櫃的用燈籠照照，兩匹馬一匹驢子，一個不少。

把燈籠掛好，挽起袖子，用鋼叉拌和着草料，剛要往盆子裡盛，猛可裡身後背脊發冷。

「姓桑的，你幹的好事！」一個冰冷聲音說：「爺爺來給你命來啦！」

桑樹陡然心裡一驚，倏地回頭——却是才轉過一半，一片刀風已當頭而落。其勢之快，間不容緩。

桑樹驚地向右面一個閃閃，就勢飛叉以迎，却是慢了一步，來人刀勢絕快，手法迥異。取勢迂迴——「嘿！」地一聲，劈中老掌櫃的右臂。連同手上鋼叉帶着一隻血淋淋的右手臂腕，一併斬落下來。

「啊……」一個咕嚕翻出了七尺開外，只疼得他全身打顫，紅血如注，霎時間染了一身，連同地上的草料都染紅了。

驚惶失魂的一霎，老掌櫃的這才看清了。昏暗燈光裡，眼前小小馬廄，竟藏着三個人——兩男一女——不容他有所辨認，眼前人影乍現，一個人躍身而前。

桑樹空有一身武功，竟是不及施展，一上來失了右臂，更是痛澈心肺，強自着施了個「鯉魚打挺」，還不及躍起一半，已為來人「嘿！」地一脚踏住了前胸，跌了個結實。

「你……你們是……？」

一句話還未說出，已痛得全身打顫。

面前這個人，頭束白巾，黃臉高顴，一身土著打扮，簡直不曾見過。

「老小子，你好的膽子，姓袁的給了你多少好處，你這麼護着他，居然敢暗算我們的人！」話聲未頓，身後持刀的，留有絡腮鬍子的一個已怒聲道：「多說些什麼，打發他上西天算了！」

話聲未已，手起刀落，「嘿！」聲裡，血光怒現，已結果了桑樹性命。

女的一個擰身向前，叱着說：「殺的好，割下他的『瓢子』（註：黑話「人頭」之意）給姓袁的當見面禮！」

隨即掄起七星長劍，咔嚓一聲，斬下了老掌櫃的項上人頭。

遠遠傳來梆子聲音——三更三點。

好淒涼漫長的殺人之夜……

大燒活人

夜色更深。

袁菊辰踏瓦而歸。院子裡一片黝黑，却只見馬廄一燈，迎風打轉，其他各處黑森森，人影也不見一個。此行「白村」邀天之幸，七豎不驚，便自完成了大事。

雞不飛，狗不叫，宛如探囊取物，便自取得洪大略性命。

猶記得洪氏死前耳聆教訓：面失人色，聲聲討饒的一霎，自己幾為之所動，設非是那一聲呼喚，自己還真下不了手。無論如何，總算為屈死九泉的潘夫人報了大仇，接下來事不宜遲，應該是打救潘姑娘主婢的時候到了。

……

房子裡一片黝黑。

桑老掌櫃的敢情是已經睡了？推開門，先就有一股衝鼻的血腥氣味——袁菊辰心裡一動，陡然吃了一驚。

約莫是老掌櫃的背影，伏案而倒——睡着了！

「老哥你睡了，我回來了。」

嘴裡說着，呼哧！亮着了手裡的千里火，火光乍現，人已俱近。

却是桑老頭臥着的身子，動也不動。一種奇怪的感觸，使得他探手對方肩頭，霍地向後一扳——嘿！！

竟是個「無頭之鬼」。

老掌櫃的人頭沒有了。

一驚之下，袁菊辰只嚇得魂飛魄散，嘴裡「啊呀！」一聲，陡地打了個跟頭。

却在這一霎，一個人用着沙啞的喉嚨喝喝了一聲：「拿住！！」

「呼——」地飛過來一團物件。

袁菊辰身子一偏，「砰！」一聲砸着了板牆，整個房子都似乎為之一震。

那物件落地打了個咕嚕——披頭散髮，黃焦焦的形容蠟燭鼻首鵠容，竟是一個血淋淋的人頭。

桑老掌櫃的人頭。

袁菊辰一驚之下，瞠目欲裂。暗影裡忽地閃出個人來，雙刀劈風直下，硬生生直向他身上招呼下來。

刀勢奇快，燦若銀虹。袁菊辰連掌一揮，發動內力，在對方刀鋒未及之先，直向他身上逼了過來。這人若不及時收刀，保不住便將受害，怒吼一聲，騰身一個滾翻，「咣！」爆響聲裡，窗櫺破碎，已自躍身室外。隨即破口大罵起來——

「姓袁的小子——有種的給我滾出來，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爺爺找你算賬來啦！」

房子裡靜悄悄的。

袁菊辰却不急出來……

這一霎，他手捧人頭，就著了幾盞殘燈，只是細細端詳，越打量越經認定，便是桑老掌櫃的那一顆魁陽首無異，一驚之下，冷汗淋漓……

「啊……呀……桑兄……」

彷彿是晴天一個霹靂，禁不住熱淚泉湧而下。真正是噬臍莫及，怎麼也不會料到，才不過小別一個更次，便作人天永別。面對人頭，簡直痛心到無從捉摸，幾至無能自持。

便是鐵打漢子，也無能承受。

一霎間，袁菊辰伏案大慟，痛泣出聲。

哭著、泣著，室內殘燈，隨即為之熄滅，黑黝黝一片，也看不清楚。

這陣仗可是透着邪門兒……

一條人影劃過，落地無聲，現出個細腰剛健的女人，尖額高顴，三角眼，正是昔日五台山道，攔路打劫賊屬「十三把刀」的匪徒之一，人稱「千尾毒蜂」的九姑便是，當時一頭長髮，吃袁菊辰長劍削落，不思退而知過，反倒變本加厲，再次尋仇。頭上用紅布紮着個「三燈彩髻」，襯着白削削的一張瘦臉，模樣兒煞是恐怖。

既號「千尾毒蜂」，當知她的心狠手辣，那日五台山道戀戰之中，袁菊辰不慎為她暗器「細雨飛絲」所傷，這一霎，她有備而來，更不會手下留情。

「裝他媽的什麼孫子，老吳，把你帶來的那個傢伙，賞給他一個吃吃！」

「老吳」其實也不是外人——六十開外的年歲，濃眉細眼，一臉絡腮鬍子，正是那日攔路打劫同伴之一，此人慣使雙刀，其武功雖是不濟，人却極有心機。

除了一雙慣使的「雪花長刀」之外，今天他還帶著個「厲害」傢伙。長長一截，總有杯口粗細，只半長短，像是個特製的「噴筒」傢伙斜插在背——便是江湖黑道，一度盛傳最稱狠毒的暗器——「五雲噴火銃」了。

打量著一屋的漆黑，老吳冷笑一聲，霍地退一步叱道：「小輩，你接傢伙吧！」

豎背低頭，「嘿！」地打出一物——溜子火星劃過，直飛屋內，緊接著轟然一聲大響，火花四濺，整個房間登時火起，為之燃燒起來。

噴火彈一經發出，老吳、九姑姑不約而同，齊向門前撲迎——

向九姑「火上加油」，右手揚出，發出了她的拿手暗器「細雨飛絲」。

「蓬！！」地一聲，爆發出銀星萬點，直向燃燒烈火的房中怒發而入。

只當是袁菊辰萬無活理——眼看著火光爆炙，耀眼生輝，紅通通火光裡，滾動著重重濃煙密霧，却是不見那個「該死」的人兒……

老吳直著眉毛，罵了聲：「媽那巴子——」再次低頭，待將二次發出烈火毒彈，一隻手，忽然落在了他的背上。

耳聽著向九姑一聲尖叫道：「小心！！」——却已是避身不及。

這隻手其實力道萬鈞，一按之下，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老吳背上「五雲噴火銃」噴管上。隨著內力的一吐，只聽得「轟！」地一聲爆響。大股烈焰隨即自老吳背上爆溢橫出，頃刻間已成了個火人。

這個人——袁菊辰，其實早有見地。

掌勢一吐即收，長軀更不曾少緩須臾，隨著掌勢的一收，猛地飛身而起，直認向一邊的向九姑身邊墜落。

向九姑簡直看花了眼——

怎麼也想不通，袁菊辰這個人何方而來？這一霎，情勢緊迫，間不容髮。

向九姑簡直看花了眼——

怎麼也想不通，袁菊辰這個人何方而來？這一霎，情勢緊迫，間不容髮。

西陵電話系列

對不起！

讓您久等了

西陵電話機在行銷世界多年後，決心回饋社會，以行銷歐、美、日多年的經驗，配合政府電信現代化，將品質精良、造型優美的電話機供應國人，請選用高品質的西陵電話機。

售價：1550

戴安娜
KT848T/P

- 電子按鈕 / 撥盤式新舊系統皆可適用，永不淘汰。
- 電子鈴聲，柔和悅耳。
- 最後一組記憶可以重撥

售價：1850

愛之船
KT858T/PM

- 適新舊系統，永不淘汰
- 按保留音樂鍵，即可到分機答話，不用把聽筒放於桌上。
- 最後一組記憶可以重撥
- 電子鈴聲可調大小。

售價：1950

法拉利
KT878T/PM

- 適新舊系統，永不淘汰
- 按保留音樂鍵，即可到分機答話。
- 最後一組記憶可以重撥
- 電子鈴聲可調大小。

售價：890

珠寶盒
KT838P 撥盤式
KT838T 電子按鈕式

- 最後一組記憶可以重撥
- 珠寶盒外型適合臥室使用，贈送女士最佳禮物

售價：2800

法拉利十四組記憶
KT878T/P 14M

- 有三組緊急記憶，可存報警、火警等電話號碼。
- 另可記十組常用之電話號碼。
- 最後一組記憶可以重撥
- 電子式保留音

售價：990

花束
KT880P 撥盤式
KT880T 電子按鈕式

- 最後一組記憶可以重撥
- 夜間鈴聲，有閃光裝置
- 花束造型，贈送女士最佳禮物。

售價：950

小老鼠
KT846P 撥盤式
KT846T 電子按鈕式

- 最後一組記憶可以重撥
- 適兒童臥房，兒子生日時不妨給他一個意外之驚喜。

專利產品 ● 仿冒必究

西陵電話機分別獲台灣電信局、美國FCC、加拿大DOC、日本NTT、瑞典、澳洲PTT檢驗合格。請至全省各大電話器材行及百貨公司指名購買。



西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Kingtel TELECOMMUNICATION CORP.

總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26號12樓
電話：7721380-6 • 7113473 • 7215581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熱河一街442號
電話：(07)3222224 • 3126492

老吳使壞不成，自身為烈焰所焚。原來「噴火銃」內向餘大半硫磺火彈，吃袁菊辰掌力所催，古腦全數爆發，威力自可想知。可憐老吳連對方袁菊辰的模樣都沒有看清，一連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兒，便自陳屍當場。一片火光，引燃自老吳屍身，片刻之間，已是焦黑一團，空氣裡充斥著濃重的油脂爆炙氣息，久久不散……

尚九姑的情形也不見得就好。迎著袁菊辰的自天而降，這個女人誠然是嚇直了眼，却是一瓦瓦脊上，她的另一個同伴「藍老二」，發出了一聲驚呼，抖手打出了暗器「瓦面透風鏢」。他的功力也僅及此，自付著此番的凶多吉少，那裡再敢逗留。暗器出手，轉身就跑，嘩啦啦腳下生響，踏碎了



大車載著潔姑娘和彩蓮取道長城向北而去。

藍老二一脚踏上木橋，「刷！」地掉過身子。袁菊辰有似疾風，已自身後襲近——一撲而上，定若磐石。天色是那樣的昏暗，一輪明月，吃陰雲層層遮住，只是幾顆寒星，散發著微弱光芒，所見一切混淆而朦朧……潺潺流水，飄飄西風，更似為眼前加添了無限恐怖與淒涼。藍老二猿猴那樣的半蹲著身子，鍊子鎗「蛇」樣的盤在右手腕上。那麼焦迫，走退無路的向對方打量著。袁菊辰終於認出他來了——

那一日船泊中途，邂逅的兩個土佬「閻老大」「藍老二」，前者為自己劍傷臉部，料是已成殘廢，這個藍老二竟是陰魂不散，也自追了下來。「小……子……你有種，把我們十三把刀全殺光、殺絕……我就服……服了你！」

藍老二一脚踏上木橋，「刷！」地掉過身子。袁菊辰有似疾風，已自身後襲近——一撲而上，定若磐石。天色是那樣的昏暗，一輪明月，吃陰雲層層遮住，只是幾顆寒星，散發著微弱光芒，所見一切混淆而朦朧……潺潺流水，飄飄西風，更似為眼前加添了無限恐怖與淒涼。藍老二猿猴那樣的半蹲著身子，鍊子鎗「蛇」樣的盤在右手腕上。那麼焦迫，走退無路的向對方打量著。袁菊辰終於認出他來了——

有生以來，他從不曾殺過人，這一次竟然……想著想著，不禁有毛髮悚然的感觉。暗暗的告誡著自己：今後不再殺人……

烏雲終為天風吹散。一輪皓月復出雲表——是那種極其強烈的「東昇」運勢，再無一物所能掩飾。其時天近五鼓，距離著光明的明天已是不遠。像是這黎明前的黑夜，更深邃、更詭譎，却已不再使人可怖，畢竟光明已然在望。車行顛簸，潔姑娘和彩蓮兩個女人都睡著了。袁菊辰緊繫依偎在她們身邊——潔姑娘的半邊臉，甚至於還枕在他的肩上，那種發自睡夢中的安適微笑，顯示著她底內心這一次是真正的有所歸屬了。

大車取道長城，往北面去，先到大同、歇上兩天，然後再動身，出關直奔「張垣」，那就是袁菊辰的老家了。看著手裏的吹雪古劍，袁菊辰真個感慨系之，似乎他已不復能再記憶——即是在一個更次以前，這口劍還曾刺殺了許多人，像代州的州官汪昭、同知陸謙，再往上推，山西巡撫洪大略，以及「十三把刀」那許多數不清的黑道人物，一一都作了劍下之鬼。

玉兔東昇

話聲一頓，人已騰身而起。鍊子鎗刷拉一響，一式撥風盤打，擡頭直下，同時左手箕開，以「二龍探珠」之勢，直取對方雙瞳。却是部位有差。鍊子鎗「叭！」地打了個空，手指頭滑著對方額邊擦了过去，一經失手，反顯無能。即吃袁菊辰冷森森的長劍，自側方斜穿前心。——像是一隻無腰的大海蝦。即在袁菊辰拔劍的同時，翻身跌落橋下。「噗通！」水花四濺，便自消逝不見。

大堆瓦片。一路飛縱著直向南面而遁。袁菊辰既然看見了他，便不愁他插翅而遁。却是眼前這個兇婆娘尚九姑，萬萬不容她再逃開手下。身勢方轉，長劍「吹雪」陡地捲起一片銀光，直向尚九姑喉上掠去。尚九姑嚇得怪叫一聲，施出生平之力，向側面飛縱而出——兩個夥伴一死一逃，只剩下了她一個，如何能是對方敵手？身子方自一落，袁菊辰鬼影子似的又自來到。「你——好個小子！」

七星劍施出全力，一劍穿心直刺而出。袁菊辰身子略偏，宛似風擺殘荷，尚九姑的這一劍，便自刺了個空，却是力道用過了頭，身子一衝，直向前栽了過來——不偏不倚，正好迎著了袁菊辰倒捲的劍鋒。

「噗哧——」怒血四溢。尚九姑一頭扎下，便自再也爬不起來。這一劍由前而後，直把對方刺了個倒穿窟窿。一劍得手，更不停留。有似輕煙一縷，倏直認著藍老二遁身之處，快速追去。

藍老二一脚踏上木橋，「刷！」地掉過身子。袁菊辰有似疾風，已自身後襲近——一撲而上，定若磐石。天色是那樣的昏暗，一輪明月，吃陰雲層層遮住，只是幾顆寒星，散發著微弱光芒，所見一切混淆而朦朧……潺潺流水，飄飄西風，更似為眼前加添了無限恐怖與淒涼。藍老二猿猴那樣的半蹲著身子，鍊子鎗「蛇」樣的盤在右手腕上。那麼焦迫，走退無路的向對方打量著。袁菊辰終於認出他來了——